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西北視察記

陳賡雅著

附：江河水災視察記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出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六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元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三四一六九二八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西北視察記

(上册)

緣起

陳君慶雅性喜遊耐勞苦尤長於記遊文字。前此攷察皖贛等省所至輒留意於地方政教民間疾苦與夫一切經濟狀況故其書出不脛而走者數萬。此次西北之遊目的在新疆行前與余商行程討論視察要目。因談至夜半余以新疆回漢相爭俄勢外侵而盜賊又藉起君隻身遠遊宜處處留意勿蹈危機勸之而陳君夷然若不措意其冒險進取堅決若此不意甫至新邊即得新省主席電告謂新省匪亂未平恐保護難周囑緩來容後歡迎。陳君不得已乃始改道攷察從甘陝等省折回此新疆視察記所以改爲西北視察記之緣起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六日蘊相識。

馬 序

斯編所集，乃陳君廣雅考察西北之所得，而曾陸續發表於申報之通信也。方廣雅赴西北以前，先有贛皖湘鄂之行。維時兼膺中山文化教育館之委託，前往四省調查，辭別友好，跋涉於萑苻遍野之境，出入於赤焰甫息之區。所至訪求天災人禍，民間疾苦之實況，政治良窳與夫文化經濟建設之新猷。他如山川地理之形勢，河渠道路之興廢，亦莫不悉心致意。以觀察之所得，著爲通信，載之申報，使國人瞭然於赤區收復後之詳情。時經一載，始告言旋。本其堅苦卓絕之精神，所獲得之新聞材料，以視僅僅得諸耳食者，霄壤懸殊！其贛皖湘鄂視察記單行本之風行，豈偶然哉！

然而贛皖湘鄂，猶中國本部之腹地也。所至尙少風俗言語之不同，氣候習慣之殊異。至若西北邊區，地瘠民貧，人種複雜，其境况與內地大相逕庭，更非親歷其境，不易深悉其情狀。是以廣雅復於民國廿三年三月由本館邀作西北之旅遊。夫登絕塞，涉沙漠，與旅行腹地，固大異其趣。蓋當

颺迴垠野，輒有進退維谷之虞；暴起榛莽，更凜呼救乏援之患。至於塵沙撲面，白日寢光，道路崎嶇，蹊徑靡測，蓋猶其餘事耳。是以廣雅越長城，東起居庸，西迄哈密，僕僕長途，信爲艱險之旅行也。廣雅足跡所至，見官吏則詳詢政治軍事；遇民兵則與談當地軼事；而於國防形勢，民情風俗，亦多所考察。所著通信，一一披露於本報。本報讀者，每多來函，屬爲彙刊者。爰商之廣雅，南歸以還，整理全稿，都二十餘萬言，重付鉛槧。誠能藉此以引起國人對於西北各地之注意與研究之興趣，則是經之印行，於社會或亦不無貢獻乎。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九日馬蔭良序。

自序

作者於西北此行視察之目的、經過、及其所得，張蘊和馬蔭良兩先生，已賜爲弁言，載之卷首，讀者自已得其梗概矣。然尙有不能已於言者，試再申述之：

昔者太史公好遊名山大川，所撰史記，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千載以降，奉爲圭臬。蘇子由更謂其文跌宕有奇氣，實得江山之助。其後詩人墨客，躡躡擔簦，探奇選勝者，亦復代不乏人。而詠歎遊賞之詩文，尤至不勝枚舉。然類皆模範山水，寄興抒懷之作，而絕少涉及其地其時社會組織之利弊，人民生活之苦樂者。作者仰冀曩哲，踵武前修，此遭斬荆榛，犯風雪，歷程數萬里，而所持之旨趣，則異乎是。舉凡各地民俗風土，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均在采訪考察之列。名山大川，古蹟勝境，假以機緣，固往登陟，而荒陬廢壘，破窰羊圈，亦多加造訪。當地名流，地方當局，自往訊以社會之情事，設施之概要，而農夫力役，編戶墾工，亦就以探索生活環境之實際資料，俾轉以公諸社會，並供負責治理及探討學術者之參考。信能循茲以爲興革政俗，改進社會之張本，則作者開闢跋涉之勞，庶

幾其不等諸虛托，而足以自慰於萬一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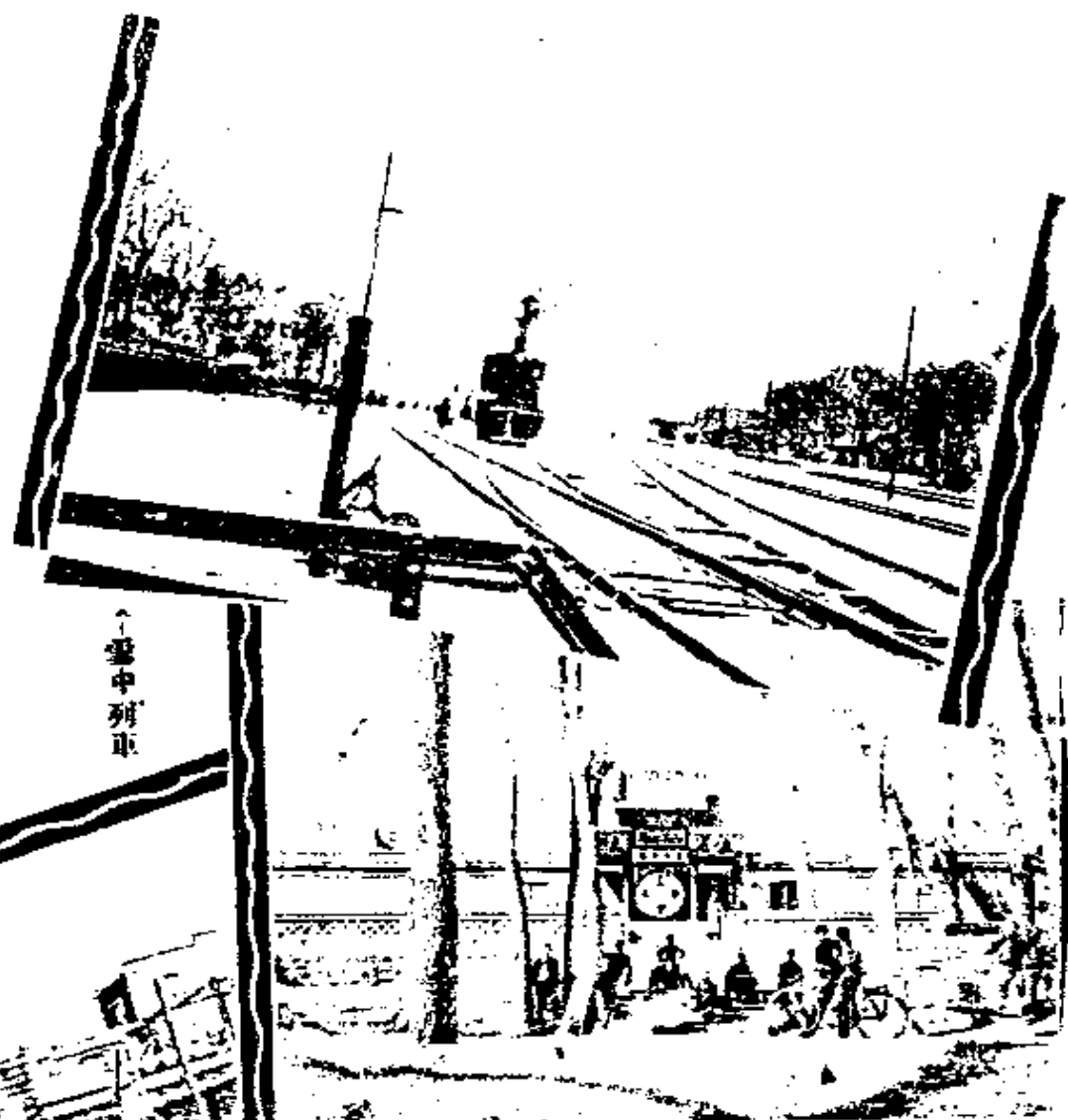
中國邊疆之多事，殊爲不可掩飾之事實。特自九一八事變後，而日益顯著。其原因一方固由於強鄰之虎視鷹瞵，相互角逐，操之益亟；一方則由於國家對於邊務，素取懷柔政策，即用討伐，羈縻，聯絡諸法，以求其不內犯爲已足。名義同隸版圖，實際徒擁虛號，一遇外來威誘，不免卽陷於離貳之狀態。且國民對邊疆問題之理解，在昔雖有「立功異域」之佳話，但裹屍言還，生入玉門之令詞，終復爲之氣短。尤其「胡天八月卽飛雪」，「塞外秋風寒」，「腥羶之鄉」，「不毛之地」，「諸歌詠，皆易養成人民視邊疆爲畏途，唯願「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之觀念。末流之弊，遂致邊事廢弛，大好河山，棄貨於地，轉以誨盜而莫之能禦也。今者時迫勢危，更非昔比，亟應掃除錯誤觀念，積極從事墾殖，開發交通，移民實邊，宣傳文化，充實邊防，始能杜絕覬覦，固圉安內。一往者三矣，來者可追。二三復知言，願與讀本書者，惕厲愛勤，共勉之焉。

年來或者感於國難之嚴重，因以高揭開發西北口號，着手建設交通水利，此誠救亡圖存之要務，無待詞費。然若避重就輕，矯枉過正，酷信僅僅部署西北之建設，卽足爲復興國族之淵源，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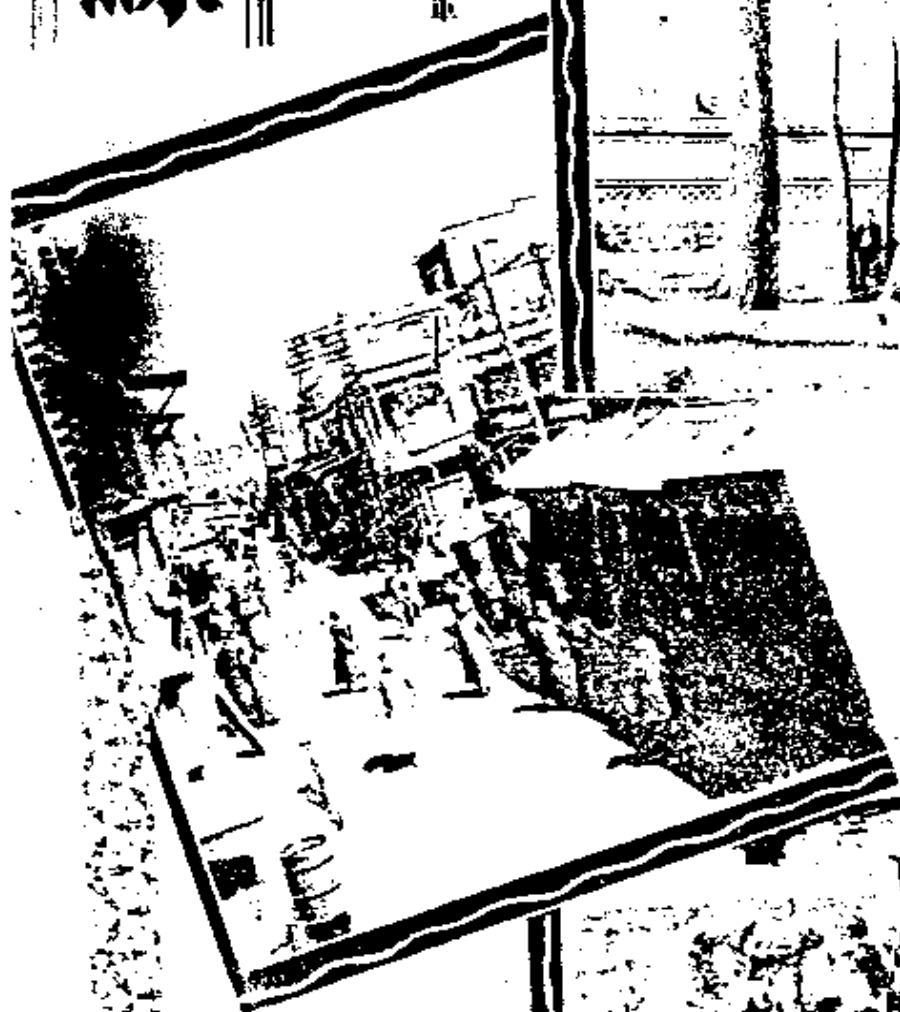
主轉移沿海國防之視線，認爲魯蘇浙閩，苟遇壓迫，難與爭衡，因而對沿海隱存於不得已時放棄之心理，是則期期以爲萬不可行者。何則？蓋吾國經濟重心，無一而非偏於沿海各省；言農產，沿海區所產米棉棉花，佔全國總額半數以上；言工業，則棉紡織麵粉等重要工業之在沿海岸線者，更佔什九；言鐵產，沿海區亦佔十之四；言交通，則鐵路佔十之四五，公路佔十之三，水道更非內地西北所能擬及；言金融機關，以及國家一切之稅源，沿海省區，更均佔百分之八十強。循是以觀，倚重倚輕，已可概見。譬之軀幹，正如蒼萃血液之心臟，一旦不幸而偶感外叛，徐施醫術，散其血液，潤其四肢，俾獲康復，則可；苟誤以心臟爲肢體，毒虺所據，違同壯士之斷腕，則捨本以逐末，戕賊以求生，天下寧復有此治理？吾故曰：以沿海有餘之財力人力，開發西北，固屬當務之急；若借開發之名，而作退守之計，則開發未易完成，引退終難倖守，初非謀國之至計也。

再記者甫於西北視察言旋之秋，適值霖雨連綿，江河泛濫，遂至災侵。因又續往視察，專重溝洫，故將所得附錄本文之後，以作建設水利之參考。恐於此道，初少研究，但據見聞，就教讀考，不辭疏陋，幸正是之。

平緩沿線



↑ 雲中列車



↑ 包頭風茶(轉龍藏)

← 張家口街口市

↓ 綏遠之胡台



內蒙喇嘛教剪影

喇嘛廟中佛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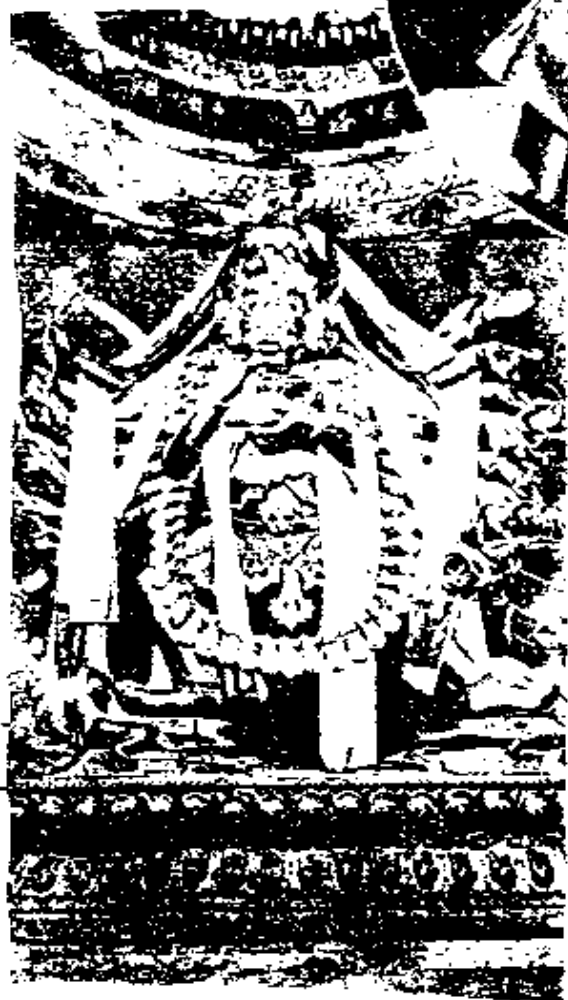


活佛之裝束
大建之塔白



大喇嘛寺

喇嘛朝中佛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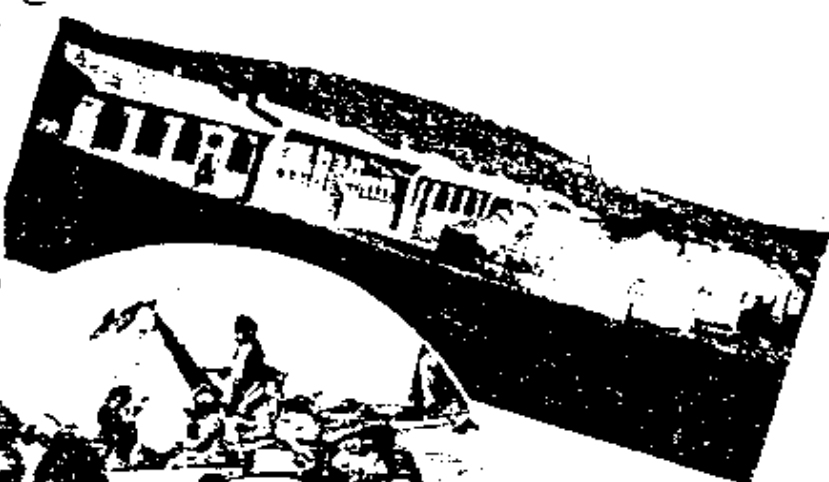


喇嘛音樂隊



內蒙人民生活

行相見禮(互易及烟而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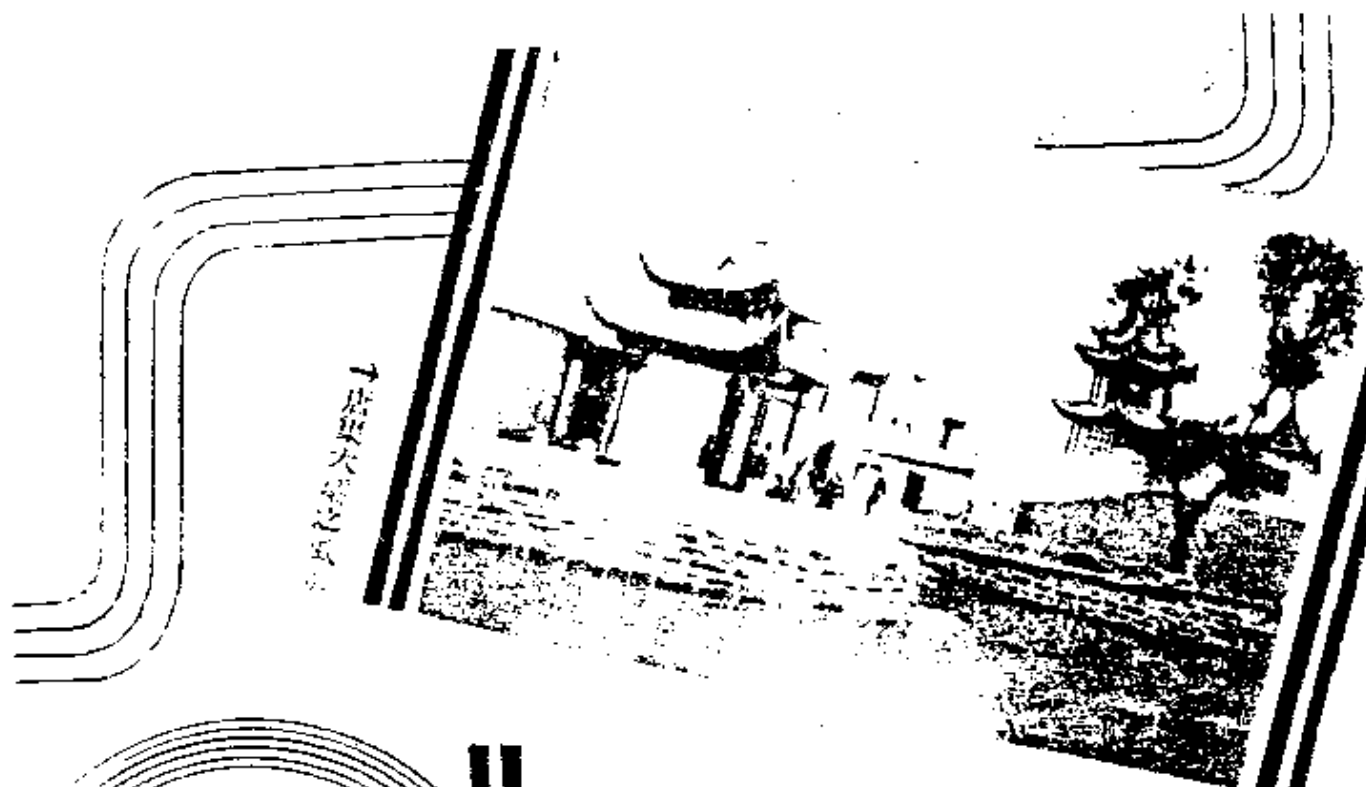
个(屋居部)申板與包古
← 况盛含集
末裝女婦族貴 ↓

↓ 乳羊橋



探問親眷 ←





→ 唐皇大帝之宮

寧夏
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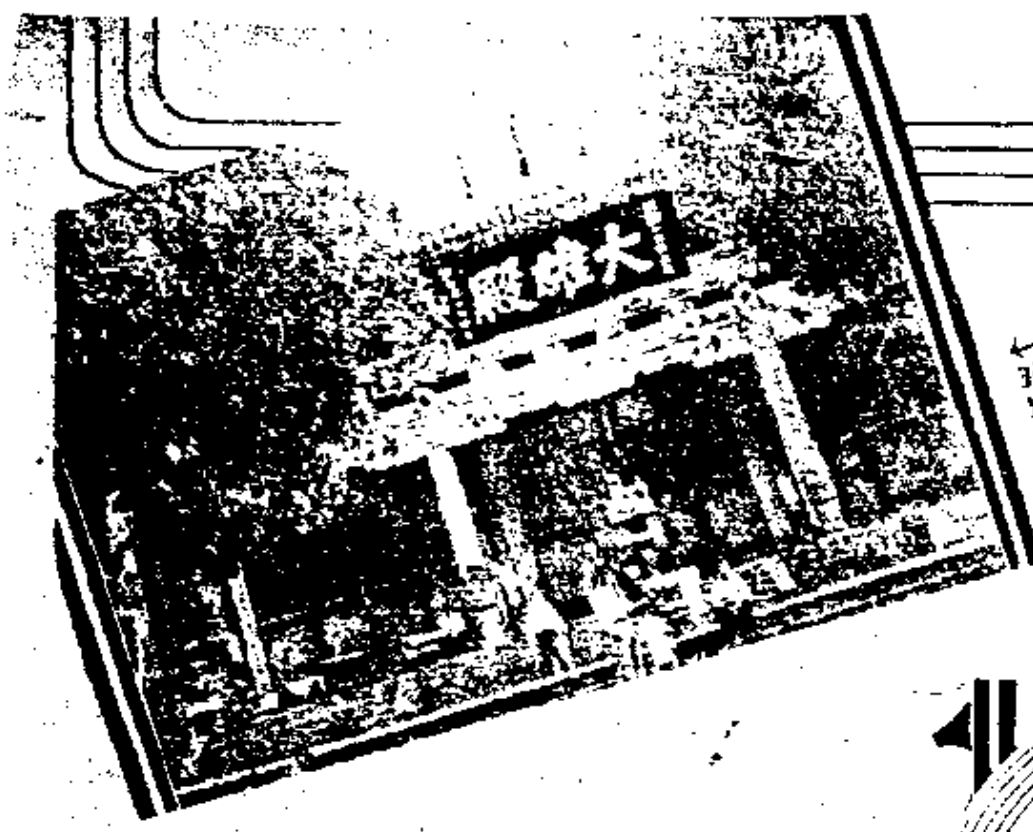


青銅峽古塔(傳即天門陣故址與金沙)
↓(相相)被提之黃羊(即野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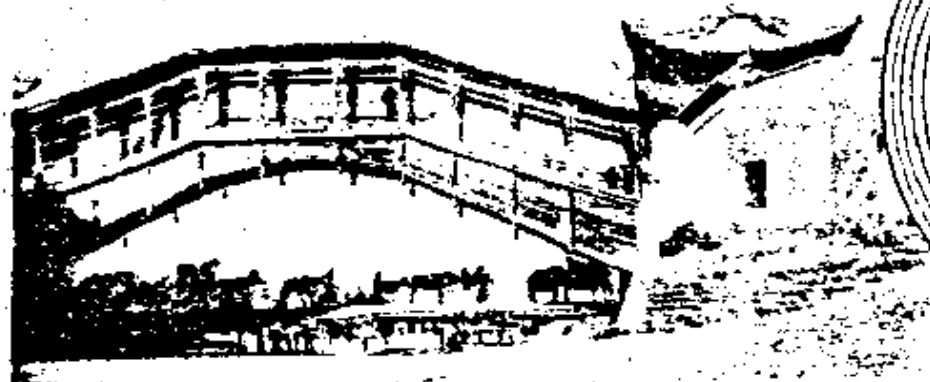
↑ 草場地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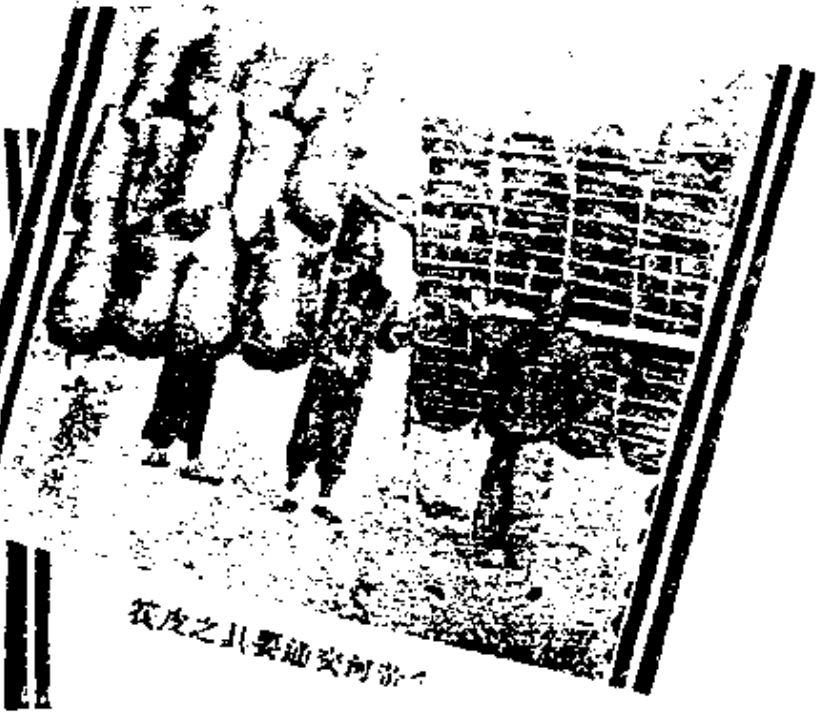


十五水山之勝景

隴省景物



个雷壩之橋(上橋人行下橋行)
黃河水車(利用水力旋轉)



个游河交其之皮农

青海藏民習俗



↑ 甘肅交界之享堂橋
(甘肅為西橋 青海為東橋)

↓ 藏民戎裝



← 藏民婦女之裝束



嘉峪關外

城長一



（即漢代
武帝天
子所）

西下鐘樓安
下鐘樓安
下鐘樓安
下鐘樓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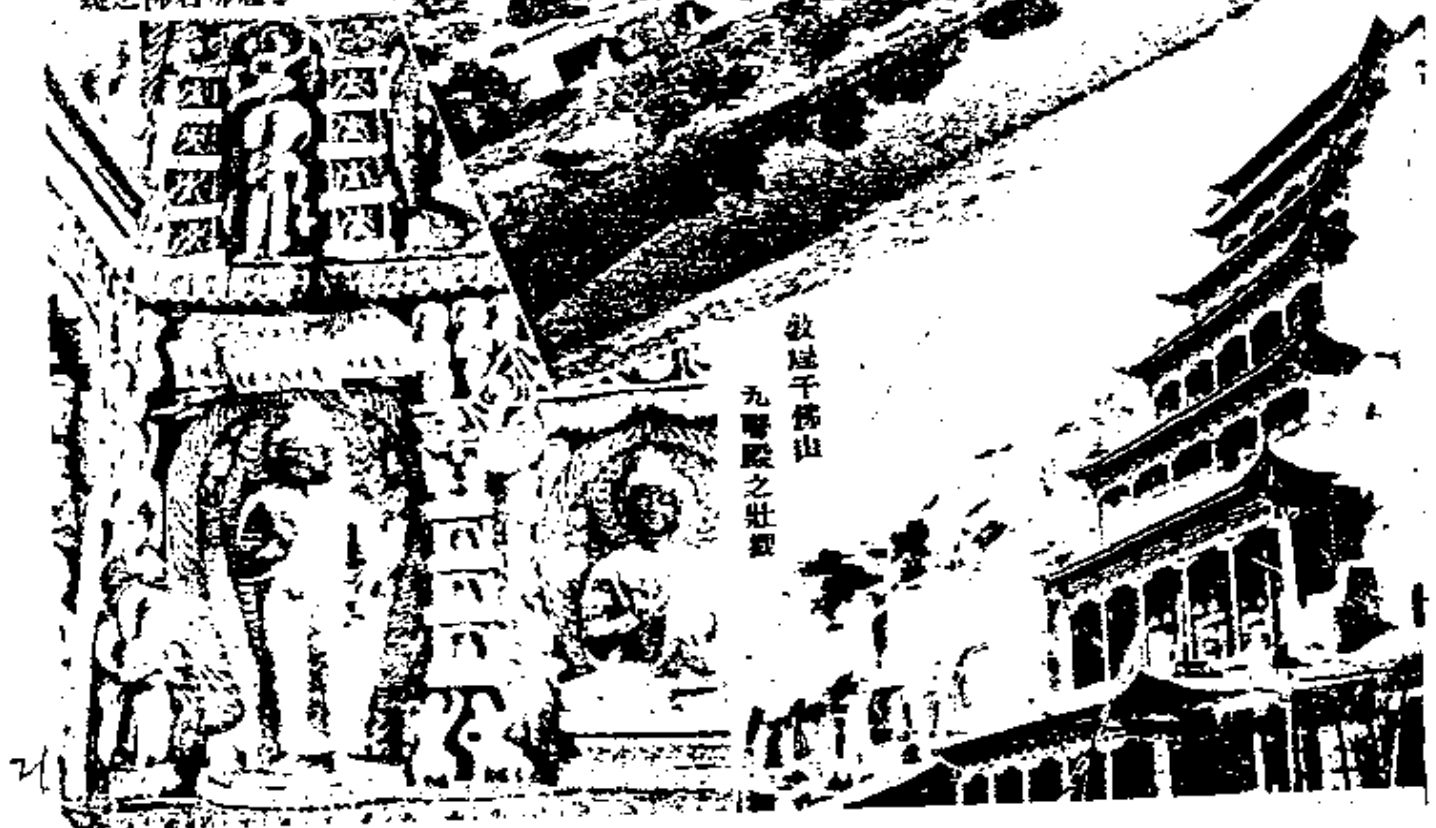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千佛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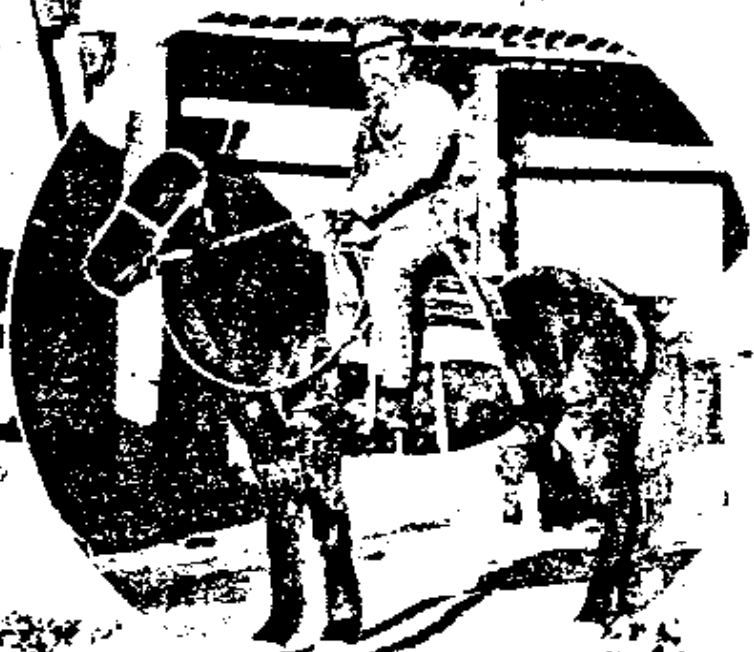
千佛山

九層殿之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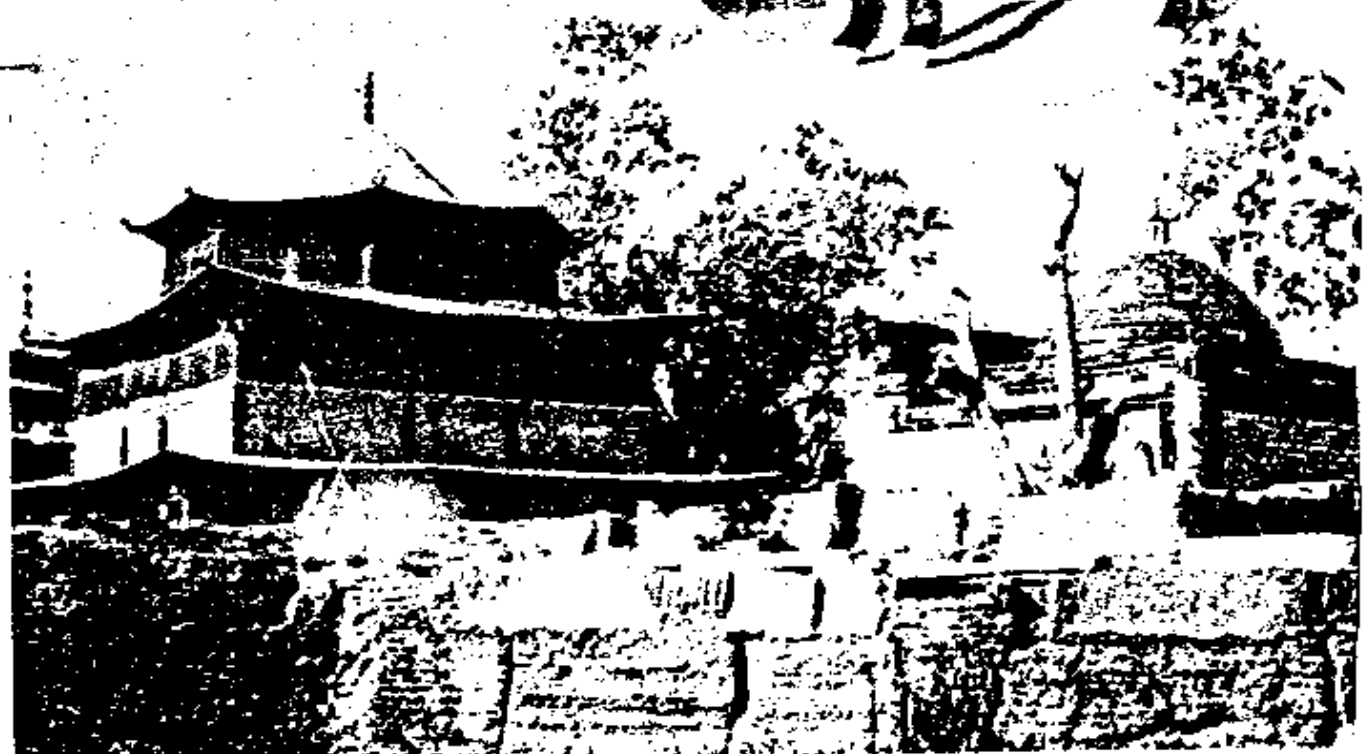
新疆 拾零

← 婦女裝束 氏 →



→ 哈密警備司令部樂世士(纏頭袖)

→ 哈密上陸(琉璃磚瓦)成爲湖對岸壯麗之建築



西北視察記

(下冊)

西北視察記目錄

終起
馬序
目序

插

圖

平綏沿線	(四幅)	赴新路線	一一
內蒙對喇嘛教之信仰	(六幅)	到張家口	二三
內蒙人民生活	(六幅)	察哈爾省建設狀況	二七
寧夏風光	(四幅)	塞北習俗一斑	三一
陝省景物	(四幅)	大同活農地與大佛寺	三五
青海羣民習俗	(五幅)	綏遠建設近況	三九
嘉峪關外	(五幅)	改進中之綏省教育	四三
新編拾遺	(三幅)	新綏公路沿線景象	四七
出京動機	一	包頭商業興衰觀	五〇
歸還晉京領護照	二	綏區屯墾與包頭實業	五五
由京北上	六	包頭雜訊一束	五九
新產物產出超	一〇	黃河水勢與草地景色	六四
遷居故都古物	一七	草地與五原之租稅比較	六九
		租耕蒙地之辦法	七四
		「蒙古包」與「板車」	七八
		蒙人摩頂結婚及天火葬	八二

駝馬性真人心常假	八六	甘省特產與蘭市勝景	一六八
欣然遙望祁連山	九〇	由蘭州赴西寧	一七四
事權大於男子之蒙婦	九四	橫穿甘青省界之享堂橋	一七九
夏寧到人笑影亦笑	九八	青省林產豐美	一八二
寧省當局談政况	一〇二	青省不種毒卉	一八七
寧夏水利農墾之富源	一〇六	青海省概況	一九〇
寧夏教育概況	一一一	青省民政情况	一九六
寧夏戰事趣聞	一一六	青海之生產事業	一九九
寧蘭道中	一二〇	西寧教育與青海風光	二〇二
小場與大場	一二四	青海藏族生活概述(上、中、下)	二〇七
青銅峽之險要	一二八	黃教始祖誕生地之塔爾寺(上、下)	二二一
中衛劃分新縣	一三三	樂都縣之騾馬大會	二二七
西北驛道行路	一三七	甘新驛道首途後	二二九
天災人禍之遺跡	一四一	武威城市鄉村之一瞥	二三三
怕的就是老天不賞雨	一四六	各自為壘之鄉居	二三七
砂地作用與蘭州夜景	一五〇	繞過張掖	二四一
甘省民政概況	一五五	裸體兒女之姿態	二四五
甘省教育情形	一五九	變相賣兒女之悲劇	二五〇
甘省建設事業	一六三	盛暑下之酒泉風景	二五三

酒泉之放足運動	二五七	哈密概況	三三八
嘉峪關外之石油與煤	二六二	概述新疆近年變亂之經過	三四五
過玉門而抵安西	二六六	新疆政制與金融	三七二
安西縣城之景色	二七〇	新疆軍隊與教育	三七五
安西農村概況	二七五	新疆交通情形	三七九
瀚海奇觀	二八〇	新疆豐美之物產	三八二
敦煌農村經濟與撥款制度	二八五	新疆繹民生活狀況	三八六
敦煌商業職務及民風	二八九	歸途隨筆	三九二
敦煌月牙泉與千佛洞	二九三	甘肅牧業前途有望	三九五
從安西到白墩子	二九七	祁濟納及阿拉善之金銀礦	三九九
紅柳園聞匪警	三〇一	武威惡俗與西路概況	四〇三
西北交通要具之旱船	三〇五	朱紹良氏之禁烟種棉談	四〇七
草木青葱之馬蓮井	三一〇	亟待開發之甘省水利	四一一
邊陲程峽後之駭遇	三一四	甘陝途中	四一五
望天山無限歡感	三一九	平生第一次遇盜	四一九
舊城墩新烟墩全毀兵燹	三二二	陸德六盤山與三關口	四二二
新葺坎井之水利	三二六	陸東首邑之平涼	四二六
小天山與哈密瓜	三三〇	甘陝要衝之長武縣	四二九
吐哈密境	三三四	大佛寺與左公柳	四三二

由乾縣經咸陽至長安	四三五	洛陽教育及商縣商業趨勢	四六九
欣欣向榮之四京市	四三九	鄭縣風俗及其關係歌謠	四七四
長安縣政俗之一斑	四四四	平漢路風光及定縣狀況	四七八
陝西建設事業及其計劃(上、下)	四四八	平教會定縣實驗工作	四八二
陝西省教育之概況	四五六	北平兒童節剪影	四九〇
陝西物產之概況	四六〇	歸遊濟南三勝與孔林	四九六
由西安至華陰	四六五		

附錄 江河災情視察記目錄

從上海到漢口(上、下)	一	黃河水災之序幕	四二
險哉張公堤慘哉金銀潭	九	偃師全城覆沒決遷縣治	四七
溯襄河而上	一四	由洛陽到開封	五四
江襄兩水交擊下之漢川	一七	黃河劉莊防汛之經過	五八
官民合作救災之沙陽	二二	董莊決口及其趨勢	六四
黃家橋之一夜	二六	由董莊到徐州	七〇
城堤淪陷之天門	三一	徐州水災概述	七四
由平漢路北	三七	江河水災觀感	七九

西北視察記

出發動機

自九一八事變爆發，日人強佔我東北四省以來，國人感於民族前途危機之日迫，始高瞻遠矚，轉移目光於邊疆方面。於是「開發西北」呼聲洋溢雲表。昔梁任公有言：「沿海膏腴，羣虎競噬，一有兵事，則江浙閩粵首當其衝，不及五載，悉爲台灣，割棄倉卒，呼號莫聞。雖有堅銳，祇增盜糧；雖有智勇，束手坐斃。然則居東南而談富強，其猶過屠門大嚼，雖稍快意，終不得肉。惟西北腹地，遠距海岸，外跡尙罕，地利未闢，垂涎稍遲，而鑛脈之盛，物產之饒，隨舉一省，皆可自立。」左宗棠亦云：「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甘陝晉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西北爲我國堂奧府庫，新疆尤爲中部屏藩，蒙藏依畀，讀兩氏言，已可概見。且新省在昔曾爲東西文明之交

易所，今後亦將重啓其歐亞交通孔道之意義，土地遼闊，物產豐盛，面積凡二、五五一、七四一方公里，當中部十八省面積五分之一，較遼吉黑三省猶大倍半，較蘇省大十四倍，較浙更大十五倍。人口數爲二、五五一、七四一人。分佈密度，平均每方公里，始得一·五人（即每二公里三人）。若與蘇省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三〇五人相比，則小至相差二百倍有奇，較浙亦小百三十一倍。以全國各縣面積人口論，其中亦以新疆之塔城縣最大，計二、三四四、六一八市方里，以冀新鎮縣最小，計二、九二市方里；人口最多爲湘邵陽縣，共一、五六八、四九二人，新疆七角井設治局最少，僅九五人。內地人口愈繁密，生計愈窮蹙；而新省則地廣人稀，易啓外人之侵略，情勢岌岌，殆若朝不保夕。吾人際此河山破碎，邊疆日蹙之秋，懲前毖後，不禁毛骨悚然！茲爲亟圖補牢，各盡職責計，本報特派記者，前往新疆視察，期以所得，貢獻國人，以資確切認識邊疆狀況，并促開發計劃之早日實現，想爲親愛讀者所歡迎，抑亦西北人士所樂許贊助者也。

離滬晉京領護照

國人考察邊境，按照二十年春內政部公佈獎勵辦法，無論個人或團體，均應向該部領取考察護照。二月二十二日，本報總管理處，曾具考察申請書，連同記者半身相片，郵託本報駐京辦事處，就近代領護照。嗣以手續不合，復折由上海市府轉呈內部。記者則先於三月六日晉京，候領護照北上。

將動身日，分訪對西北問題素極注意之各界人士，備承啓示嘉勉，益我良多。東北抗日將領李杜先生，尙眷眷不忘遠戍西北之將士，據稱絕域不通音訊已三月，囑爲寄語云：「東北未復，而南顧西康，又告多事，瞻望前途，不勝杞憂。我諸同志，戰後餘生，遠戍西北，尤復使人憂心如熾，寢食不安，回憶前塵，兩地當有同情也。今國難方殷，凡我袍澤，仍以禦侮精神，努力國家，杜與同志，應共勉之！」一片憂時愛國之熱忱，躍然紙上。

當夜十二時，乘上海北開之滬平通車出發，車中備有暖氣管，夜闌風吼，毫無寒意。三等座位，亦甚整潔，窗下且有小檯，可供飲茶寫字之用，頭二等更較舒適，勿待論已。此似足予旅客以滿意也。既抵下關，下車出站，見新闢廣場，中有小園植花木，旁列汽車馬車及人力車，秩序尙佳，惟車夫

拉客，勢甚凶勇。若搭所謂野鷄汽車（車夫自稱小汽車，示與公共汽車別），聚客四五人，每人化洋二角，即可遠送新街口以至夫子廟。若乘他車，化錢反較此為多。車站附近地帶，以及由熱河路轉中山路，直到新街口，昔日頹垣敗墟，今多變為金碧交輝之官署，洋樓高聳之銀行。其他空地菜園，亦多樹有「某某銀行新屋基地」或「某某建築公司營造」之木牌。京市氣象日新，人口激增（自定都迄今，人口由二十五萬增至七十二萬六千餘人，至本書付印時，已超出百萬），銀行業特為發達，茲可概見。京市井泉鹹澁，江水價昂，且未澄清，故飲料素感缺乏，甚有不顧衛生汲用塘水者。今市府已創設官辦自來水，並於中南部各熱鬧街口，分設水站七十五，每水一担（兩洋油桶）收銅元三枚。城東城西，街巷狹小，不便敷設水管，約占全城二分之一，刻正逐步推辦，不久即可普及。此事實與民生有益，人甚稱之。年來官署大興土木，要人競修別墅，畫棟飛雲，珠簾捲雨，氣象翻新，極為壯觀。惟類此新排場，多係國難期間之作品，衡其緩急輕重，似不無別有所感也。

行裝卸於大同公寓，趨訪內政部，見秘書姜遂士，詢本人護照事，知以手續未合，尙未轉到，乃特函滬市府科長李大超，託為催詢。繼訪新省駐京辦事處處長宮碧澄，承殷殷招待，並謂「此行

深有意義，極表贊同。惟新省情況，與內地略異，前往考察，事先須經本處調查認可，同電省府當局，俟得歡迎覆電，始便入境，通行無阻。云云。當向宮氏表示照辦，致謝與辭。旋訪國府參事王汝翼、王恕、考試院銓叙部馬鶴天、軍政部參議李小川、實業部科長蔣敬齋、西北建委會執委安漢等，對西北問題，暢談要點：（一）開發西北，乃救國救民族之根本要圖，鎮定新疆，又為開發西北之第一要務。（二）新省今日之危機，不亞於九一八前之東北。（三）新省民族複雜，萬一有失，較收復東北更難。（四）有志西北工作者，必具傳教士某種程度之博愛精神，切不可存有貪官污吏之刮地皮思想。

考察邊境，應備護照，赴新省尤須先向該省當局，電請核准，始可成行。此種手續，均須預為辦妥，以免途中延擱，滯礙不淺也。茲將內政部獎勵國人考察邊境辦法十七條，摘錄如下，以為後往者告：（一）凡本國人考察邊境，（暫以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甘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西康、雲南、廣西為範圍），無論個人或團體，須依式填具考察申請書三份，連同二寸半身相片四張，送請所在地方政府，轉請內部審查。（二）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或教授，申請考察時，得由所在學校校長

直接送內部辦理。(三)審查如有疑意，得令來部面詢，路遠者得由地方政府傳詢呈復。(四)審查呈准，即由內部頒給考察護照暨報告表式，並咨行鐵道部發給乘車半價證。(五)內部發給考察護照後，應即咨行邊境考察區域行政長官，轉飭所屬保護，並協助之。(六)考察者到達邊境時，應報告當地官署，呈驗護照，并報告內部查核。如在考察中，欲延展考察區域或期限時，應另呈請邊地最高官署核准，同時亦應呈報內部。(七)考察完竣，應將考察情形、考察意見，呈送內部審核，認為確有特殊成績者，得呈請獎勵。

由京北上

十一日下午，離京渡江，由浦口乘七時特快車北上，人少位鬆，與滬平通車路似，惟新潔不如耳。車行三十五分鐘，抵安徽滁縣，見賣簾簾、提籃、活鷄者甚衆，各販燈火，照耀如晝。滁人張德崇君上車，談城中有省立第八中學，學生數達五百餘，設備亦較完整，惟女子不得同學，隣縣亦無女中，故女子小學畢業，絕少繼受中等教育之機會，此殆江北大致相同之學風也。張君現任全椒縣官

廠辦事處

半數，每畝

明晨

業素稱發

北，銅元祇

枚。銀角子

魯境

萬頃麥畦，

雅非南國

然停止之

信不謬也！

魯境

治理，竟未發現一勞永逸之善法。故田地灌溉，多恃井水，用人力或牛力絞汲之，事倍功半。井數甚多，井口砌石置杆，占地面亦復不少。此外耕地，雜埋墳墓，壘土如邱陵，附栽土地神碑，皆足以使耕地逐步減少。有謂田野葬墓，若干年後，經風雨剝蝕，大可變小，小可變為平地。但究須年代久遠，且石碑仍舊屹立，確非改良不可。

十一點三刻抵兗州，站築津浦花園，有池有山，惟少林景。縣城雉堞圯毀，但甚高，城內屋頂不見，可見曲阜有孔林、周公廟、至聖廟、顏子廟、啓聖王墓、周魯泮池諸名勝，距站甚遠，一無所見。唯有嶮峻黑山，綿亘不斷，且移且高，以示泰山將臨。無何至泰安，人多爭觀秦岱，一鄉人竟忘玻璃透視，欲探首窗外，砰然碎玻璃一塊，既駭且慚，額角亦已流血。出藥庫為敷傷處，他人且勸其移座他車，以避賠償。秦岱為中國五嶽之首，嵯峨百里，俯視衆山，中有玉皇閣、王母池、觀瀑亭、丈人峯、日觀峯、秦皇無字碑等勝蹟，誠為宇內巨觀。該鄉人「仰止高山，一碰頭流血，非無故也。嘗憶去春北上，正值長城戰興，沿途所見抗日標語，愈北愈多，且愈激烈，今則適得其反。泰安站前，馬鴻逵氏紀念十九年之役，新建「第十五路討逆軍陣亡將士紀念碑」，及號令山上之一紀念亭，一當以滿貼標語，

未識廬山真面，今復過之，始悉爲此。又去歲所見廣貼各種標語之各城牆上，新舊漆有斗大字跡之仁丹等廣告，復已大放異彩，殊覺刺目！

此去各站，上車者漸多，什八皆爲農民，傳往津滬探親，實則仍欲濟赴東北謀生也。嘗詢一初登車之鄉人曰：「魯境童山濯濯，何不種樹？」曰：「山不宜樹，種亦不發。」一車詣嶺山，路東土石夾雜之層巒，滿種高僅三四尺之柏林，蒼翠欲滴，彼鄉人亦瞥見之，相視默然。

薄暮到濟南，上車者先候欄外，以讓下者，徐徐而出，詎料啓欄門時，竟一擁而入，至路傷婦孺五六人，國人之不顧社會秩序，宜速痛改。濟市當膠濟津浦二路之會，工商教育，均頗發達，名勝以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三者爲著，餘爲舜井、秦叔寶住宅、省立圖書館等。幼年讀國文「濟南三勝」課，仙傳千佛山有石佛千尊，故名，袞嘗遊之，并無其事，是乃顧名思義之誤，或謂千佛二字，乃仙祇二字訛音云。城內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大明湖爲七十二泉之總匯，風景如畫，趵突泉爲七十二泉之巨擘，池底湧泉，汨汨有聲，翻出水面，高二尺許，昔僅三股，今人工添鑿六股，藻苔蝦魚，各具幽緻，誠非筆墨所能形容，語稱「耳聞不及目睹」，卽在此等處。

夜來風聲狂吼，時覺有物，飄觸車窗，微作碎玉音。一夢醒來，晨光稀微中，忽見紛飛雪花，反光炯灼萬點，宛如玲瓏透明之水晶。柏樹枝頭着雪，狀似乍開棉花，下落石階鐵軌者，亦堆而未化。視車站標牌，知到天津，因欲向駐津新綏長途汽車公司接洽匯兌事，且所執滬平通票，在京耽擱，至此亦已失效，故即下車，住南開校友樓。

新疆物產出超

天津爲河北省會，亦即我國四大貿易港之一，在政治上經濟上，均爲華北之重心。新綏長途汽車公司，創自二十一年冬，總車站雖在綏遠，究以營業經濟關係，特設總公司於天津，總經理朱西亭先生，眼光遠大，擘劃有方，股本初創僅三十萬元，今增爲百萬元，茲承宮弼澄王鷺洲黃警頑三先生函介拜訪，爲告各情如次：

新疆孤懸塞外，交通梗阻，旅行維艱，致蘊藏富源，無法開發，文化商業，交受不良影響。茲特創設新綏長途汽車公司，用以敏捷塞上行旅，且俾內地經濟文化，易於灌輸邊疆。公司資本，初創爲

三十萬元，今增爲百萬元，總站設綏遠省垣，分站設烏蘭愛里根、哈密、古城子、迪化各處。全綫共長五千九百八十華里（二千九百十七公里）共計大小站七十二處，除總分站外尚有休歇站八處，油站十二處。關於補助西北文化事業者：（一）願將每年盈餘，提出十分之一，作爲西北教育基金，專用於補助西北留學內地子弟，不分種族，一律待遇，惟最近暫只適用於新疆籍貧生，基金增鉅，再推及青、甘、寧、綏、內蒙各旗生。（二）特別低價，承運往新之文化物品，如學校圖書、新聞紙類。（三）新省來內地求學之學生，乘車概收半價，貧苦者則全免費。（四）如內地被聘赴新辦教育者，亦概免車費，預計此路，爲內地入新之第一捷徑，若無戰事之阻，在唯一必要之交通意義上，營業自可日增發達，但公司毫無壟斷思想，將來經過若干時日，政府力量，能顧及於此，可在使公司無若何犧牲情形下，將全路收歸公有，擴大其規模，完善其經營，則所收功效，更爲偉大，此尤同人之所引領切望者云云。嗣與商此行匯兌辦法，承其熱忱贊助，至爲欣慰。該公司統計負責人，爲告新疆輸出入主要貨物數額，略紀如次：

甲 新疆主要貨物，年運綏遠轉天津出口數額約爲：

西北觀察記

羊鬍子三百萬根	總價二百四十萬元
羔莊皮十五萬張	七十五萬元
庫庫黑羔皮六萬四千張	二十二萬四千元
古城黑羔皮二萬張	二萬六千元
油溪獺皮四十五萬張	四十萬零五千元
狐皮三萬張	二十七萬元
狼皮四千張	四萬八千元
貂皮三百張	一萬三千五百元
掃雪皮七百張	二萬八千元
灰鼠皮三萬張	二萬四千元
猞猁皮一千二百張	二萬一千六百元
野狸子皮二萬五千張	三萬七千五百元
野獾子皮三千張	一千五百元
狐鼠子二萬二千對	一萬七千六百元
鹿茸四千斤	八萬元
羚羊角四百五十斤	二十七萬元
總計十六種	共價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七百元

以上各物，係據駝運時代之調查，將來汽車通行，皆可適於轉運，數額當可驟增也。

乙 此外新疆主要產物，仍由甲項路轉出口，倘有紙適用於駝運者，爲：

馬糞馬尾十二萬斤	總價八萬四千元
巴哈白羔皮四萬五千張	四萬零五百元
庫車白羔皮三萬張	二萬四千元
古城白羔皮二萬二千張	一萬九千二百元
哈薩紅羔皮六萬四千張	二萬五千六百元
青山羊皮二千五百張	二千五百元
山羊板皮一萬四千張	四千二百元
狗皮三千張	五千一百元
駝毛二十五萬斤	十二萬五千元
美稜棉花二十二萬斤	三萬六千元
白羊毛八十二萬斤	一萬六千四百元
雜羊毛一百十五萬斤	十七萬二千五百元
乾鹿角四千斤	二千元
葡萄乾十八萬斤	五萬四千元

貝母六萬五千斤

一萬三千元

枸杞一萬三千斤

四千二百元

蘑菇二萬斤

一萬八千元

白宰羊皮二萬四千張

三萬六千元

總計十八種

共價六十八萬二千二百元

上列甲乙兩項，新疆主要物產輸出數量，係據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年市況最不景氣期間之調查。查貝母、枸杞、蘑菇三項，在十六十七兩年，最暢旺時期，其輸出額曾超過現在之十倍以上，他如皮毛、棉花、葡萄乾等，每年輸出綏遠一帶之數量，較前則減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其與年來到處發生之經濟恐慌，物價低落，出口停滯，固屬不無影響；但其主要原因，則以蘇聯自土西鐵路完成之後，環繞新疆數千里，處處與我邊疆接壤，運輸極為便利，故對新疆，不但認為唯一之成品推銷市場，且認為原料之充分取給地，每年種種經濟侵略之企圖，進行不遺餘力，且值新省內亂頻仍，東部交通斷絕，更予以一絕好機會，故此刻新省原料產品出口，與夫成品之入口，已完全被蘇聯操縱，甯非可惜！國人倘再不通力合作，急起直追，使西北交通，日趨發展，藉以挽回既失之權利，則

前途隱憂，誠方興未艾也！

丙 每年由津綏駝運新疆之主要物價爲：

捲烟	七十六萬元	上等呢絨	六萬八千八百元
中等呢絨	三萬五千七百五十元	普通綢緞	十二萬六千元
次種綢緞	九萬七千六百元	蘇絲疋頭	二十八萬五千二百元
棉料絨呢	九萬三千元	中等西藥	三萬一千六百元
國產丸散	二萬八千零八十元	普通文具	三千元
皮件成品	六千八百元	鞋帽服着品	九萬九千元
中等化妝品	一萬四千一百元	書籍印刷品	六萬元
毛織及成品	一萬零四百元	絲綢及成品	四千八百元
(以上可適用於車運)			
米心茶	四十六萬元	紅茶	二十萬零八千元
三九大茶	十九萬五千元	龍井香片茶	三千二百元
普洱茶	二千六百五十二元	漢烟	六千七百二十元
次等捲烟	四萬二千元	青藍市布	一萬二千元

粗細藥材	二萬七千五百元	次等丸散	七千八百元
次等四藥	二萬一千三百五十元	次等化妝品	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元
油墨顏料	一千二百元	五金	二千一百六十元
海味	四千一百元	細紙張	三千二百元
國產綢緞	一千五百六十元	國產筆墨	四千五百元
國產雜貨	二千二百四十元		

總計新省最近三年由新綏路每年輸入物價，平均為二百七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二元，與同路同時，每年輸出總額五百二十四萬四千九百元相較，計每年出超為二百五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八元。

新疆物產豐富，由上列出超數字，已可見其一斑。往年土希鐵路未建築之先，其數字當較此為更大。蓋自該路建築成功以來，上列各輸入貨物，除捲煙、茶葉、呢絨、綢緞、書籍、國藥等，與近年無甚出入。其他各貨，靡不大受俄貨排擠，日趨減落，乃至百分之七十以上者。此外如煤油、汽油、臘燭、火柴、砂糖、鋼鐵、五金、棉布、平布、瓷器、玻璃等，銷額年達數千萬元之大宗貨，今已全由俄貨取而代

之。於此可見蘇聯在新經濟勢力之鉅大。然皆由交通便利有以成之也。

憑弔故都古物

在津勾留，趨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承示「赴新亟應注意之點，就新省環境言，首爲交通實況，次經濟狀況，復次政情以及其他。蓋交通便捷，經濟活潑，然後政治以及其他，始有辦法。所謂經濟爲萬事之先決條件，亦卽一切問題之核心問題，將來之世界，必更演進而爲經濟之世界也無疑。」繼詢該校經費狀況，學生人數，略答：「學生人數，大學部四百餘人，男中千三百五十八，女中三百人，女附小二百餘人。經費年需六十多萬元，大學占四十萬元，其來源：一、本校基金，二、社會捐助，三、政府補助，往年既皆不敷用，將來亦必難免拮据。學校愈發達，需費愈浩大，主因在於一本教育要旨，顧慮學生程度，不能多收投考者，妄冀學費收入之增加。個中情形，殆無異新聞界，爲欲盡社會教育職責，卽不能不有所犧牲」云云。南大在市南八里臺，喧嘈市聲，遠不可聞，景物幽靜，甚宜讀書，面積遼闊，將來頗可發展。

由津赴平

載日軍官數人

不操剪，亦未聞

國人月薪若干

元，九十元者亦

務處某月爲一

因乘客中，有某

王君又繼

典人考古家批

成績到京云

不明真相，標照

移視窗

旋起旋落。田野雖已耕種，但毫無綠意。蓋黃河以北，氣候較南甚寒。作物爲麥、高粱、小米及玉蜀黍，若雨水調勻，兩年可種三次。去秋白露下種之麥，本已出土二三寸，祇因冬寒枯萎，須俟春暖復生。夏時成熟，自較春種爲快。車過廊房，渾圓大地，不見山影，此種平原景象，一越黃河卽然，日薄崦嵫，遍地曬出粉層，潔白如霜，想其質料，非鹽卽鹹也。晚抵故都，宿北宸宮。

嘗遊琉璃廠及東西單各市場，市面覺較前數年爲熱鬧，但日貨充斥，尤以兒童玩具耀目。某君聞報見「京市抗日會查焚夫子廟日貨」新聞，爲之駭然。怪問其故，渠答：「國防第一綫的平津環境特殊，適如近日大風，將土飛颺，風助土勢，土助風威，黃天灰地，當之者，實有說不出之苦悶在也。」

平市灰土遍地，大風尤甚，各街道爲免行人墮於五里霧中，不斷由清道夫灑水，風吹日曬，頓時失效，且僻街小巷，多爲煤灰所堆集，宣內東順城街一帶，堆土高與城齊，致過去有「非十二年不能運完」之統計。現市府爲整頓市容計，已與各局計議辦理，架設輕便軌道，以便運除，他處積土尙多，當能繼往掃除，根本尤在急修堅路，取締隨地堆置穢土，庶使東交民巷，唯我獨尊之驕態，

不得永邁千古。

步遊前門外先農壇及天壇，宮殿臺階，偉壯可觀，而古柏參天，尤爲罕觀。柏樹因係元明時代所植，概係二三人合圍之活樹，有關古物風景市容，均屬不淺。近被盜伐，爲數甚多，趨前審視，唯一根兩株，鋸其一株者可見。若於某邊行，或某整塊，連根挖去，則殊難發現矣。聞各壇盜柏，總計三百三十餘株，價值十五萬元以上云。先農壇內有一觀耕臺，明代爲木架，清乾隆改用磚石，以供皇帝親耕後御臺時，觀望臣庶從耕終畝之用。臺前有「親耕遺址」，傳明清兩代皇帝，每歲享先農禮畢，親耕於此。儀式爲順天府老農，披簪戴笠牽牛，皇帝黃龍袍，右扶犁，左執鞭，明代三推三返，清雍正後，四推四返。順天府尹攜青箱，戶部侍郎播種，禮畢皇帝御「觀耕臺」觀望，仍須農夫終畝，亦幻而趣矣。天壇規模，較先農壇偉大，內設「二十一中學」一所，尙有駐軍，分宿殿宇。爲時已晚，僅遊祈年門、祈年殿、皇穹宇等處。祈年殿建於一圓形高臺上，臺分三級，共二十七階，正面階級，中嵌彫石三大方，下級爲雲，中級鳳，上級龍，均極工緻。前樹木牌，曰「保護彫石，請走兩旁」，一時有日，人男女四，一人偏踏彫石而登。嘗憶民十九遊瀋陽「北陵」時，亦曾見日人類此行爲，撫今追昔，

不勝慨然

赴新路線

在平因候內部執照，新省覆電，便中曾訪中委朱霽青、察主席宋哲元、暨民廳長秦德純，新閩界趙惜夢、徐茂先、郎嘯蒼，教育界陳仲益等諸先生，談話要點：（一）日人實行貫徹其田中政策，東北既被擄去，日俄風雲又復緊張，華北局勢更益危殆，實力缺乏，應付維艱。（二）處中國現狀之下，無論從任何方面觀察，開發西北實為要圖，惟實行愈早愈妙，再延恐亦將不救。

甘肅回族約占全省人口之半數，至新省境內，回人更占十之七八。未入其境，先問其俗，特訪中國回教促進會，見李雲亭及土耳其使館秘書馬醒東諸先生，略謂：「處中國今日風飄雨搖之局勢，五族真正合作，猶恐不能救國，倘仍各懷疑貳，前途更不堪設想。」云云。醒東先生爽性熱忱，為介成達師範校長馬松亭先生，略告該校宗旨沿革云：「敝校以造就健全師資，發揚伊斯蘭（回）教為宗旨。經費由董事會負責籌集，不收膳宿學費。成立源起，係同人鑒於吾教之衰落，因念

欲發達教義，提高教民地位，非先造就健全師資，整理寺政，喚醒教民，不足謀吾伊斯蘭民族整個之進步。特於民十四開創敝校於濟南，採用師範三三制，開始招生。其間曾因「五三二」慘案等，故兩度停頓。經同人慘淡經營，復承馬鴻逵先生等極力贊助，恢復校務，日躋發達。民十八，因移校址於北平。嗣參觀禮堂講室及宿舍，均頗整潔焉。

赴新路線，最便捷者，爲由京乘飛機，經西安、蘭州、哈密到迪化，需時三日，費約二千元。次爲由平赴綏，乘新綏長途汽車，經烏蘭愛里根、哈密、古城子，而抵迪化，全綫共長計五千九百八十華里（二千九百十七公里），需時十四天，費三百三十五元，食宿由車供給。此道原爲商道，所過盡硬戈壁，偶有輕沙，亦易設法，路平好行，改修公路，頗爲適當。駱駝運行，至少七十餘日，沿途取給困難，所費自較車運爲廉。第三路線，取道西伯利亞鐵路，目前不能由東北直去，須搭輪經日本（因津直開海參崴之輪船甚少），轉海參崴，便搭火車，至阿伊姑斯，換乘汽車，入塔城而達迪化，需時四十餘日，費在四百元以上。第四路線，即由隴海路，經陝甘、哈密，而達迪化，需時約八十日。由哈密至迪化一段，不乘汽車，駝運步行，須二十日。冬春兩季，氣候嚴寒，則由天山南路，經鄯善、吐魯番，夏秋則

由天山北路，過木壘河，奇台而達迪化。上列各路線，乘飛機及繞道西伯利亞非所願望，新綏長途汽車，最近尚無車往，爲沿途得作較詳盡的視察計，決取道平綏路，至包頭轉寧夏，插入第四路線，并先繞道青海，始入新疆。

到張家口

四月一日晨十時，離平西行，詣西直門外平綏路車站門前，十餘路警，正忙洒掃，頗呈特殊緊張之景象，詢乃「全國鐵路衛生運動大會」之正式工作也。入站，購票者，按先來後到之次序，列隊成行，除已入月臺者外，列隊候購人，數爲三十四，全無擁擠喧嘩之弊。若攜笨重行李可置隊側，路警代爲照顧，已目亦可注視，不致誤亂遺失。婦女或軍人，雖爲後到，亦可通融，准其越次先購。實際上軍人乘車，多憑護照，而不購票，間有購者，攜帶家眷故也。他如「過磅」「打行李」「問詢處」「查票員」等服務人，類多能在不損路局利益之原則下，充分予客商以各方面之便利。聞平綏路車軌腐朽，收入欠佳，意必辦事隨便，今觀此情，殊出料外。尤其路警維護有方，購票秩序井然。

一點，確爲他路所未有之好現象。「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他路負責維護秩序者，其有意於此否耶？

平綏路局，最近爲扶助發展，開發西北農工兩業，并便利客商起見，特將每週對開三四次之平包特快，加開二次。東運糧食雜貨，西運輸出國茶，如茶葉、茶磚、茶末等運費，均已特爲減低，各商往來既便，路方收入亦增。該路全長，計八百餘公里，民國十三四年，收各一千一百餘萬元，後因戰事影響，災禍頻仍，以致年收遞減，幾瀕破產。迨至二十二年，忽增收至九百多萬元，前途起色，頗可樂觀。局長沈昌，聞已擬就復興計劃，屬於工務者，首爲抽換枕木，全綫枕木一百五十三萬根，多半早逾耐用年齡，至少應抽換三十六萬三千五百根，次爲籌購鋼梁、鋼軌二項。屬於機務者，爲裝置風閘、添購機車車輛配件，擴充車房三項。屬於車務者，爲籌設長途電話及電氣路籤兩項。總計工務、機務、車務三部分，計應需費二百五十五萬餘元。又以關溝段坡度峻險，情形特殊（實情詳下），尙有改道之議，新綫亦已勘好，較舊軌迂長，工程浩大，惟恐不易實現耳。

十一時，振鈴開車，計掛車十二輛，頭等車一輛，乘客較三等擁擠，及查票後，始悉原因：一則軍

人攜有護照，可乘頭等；二則適值學校放假，旅行學生甚多；三則軍人眷屬及常往來之商人，雖祇購有三等票，但藉口三等人擠無座，權借頭等坐下，故實際購頭等票者少，爭坐頭等車者多。清華園站，清華大學在望。昌平站，見背鞍小驢二十餘頭，驢夫執鞭，擁前接客，無人下車，乃咸蹲視車輪之復前展。城距站十餘里，雉堞殘缺，可於黑黃色之柳梢間，依稀見之。

南口站，設有火車機廠一所，軌道交錯，雜陳大小車頭，皆升火以待。小車頭用輪五對或七對，供行平道。大車頭用輪十對或十四對，機件體積及氣力，倍大於小車頭。此去坡道，即換小爲大。來時掛車十二輛，截留其半，先行六輛，置大車頭在後，用力頂行。離站初見「國民軍南口戰役陣亡將士紀念塔」，高約三丈餘，可於數十里外見之，係馮玉祥氏所建者。不五里，車入峻拔千仞之山口內，徐徐仰上。東園站坡道愈斜，上而復下，升足火力，始復挺上。聞車頭在後，所需火力，須倍大於在前；惟在前則恐後車牽引脫斷，發生極大危險也。過居庸關山洞，萬里長城蜿蜒其上，形勢險要，可想見舊時「一夫當之，萬夫難過」之價值。前直奉聯軍大破國民軍於南口，國民軍已遠退兩日，聯軍猶隆隆砲轟，不敢追入，即以此天險可畏也。再過一山洞，到青龍橋，自南口抵此，計需時三

刻。站上豎有是路創辦人詹天佑銅像。疊複蜿蜒之長城上，坐憩旅行男女大學生數十人，間有對對男女，離羣他去，或戲石於澗邊，或共話於松下，似頗有樂趣焉。

此去路漸低平，車頭已換爲小。氣候似亦較寒，澗冰厚積未化，平郊柳梢嫩黃，草地微青之春意，尙不可復見。過八達嶺山洞，需時五分；洞外一小城，建築堅固，惟荒涼無人。康莊全屬坦地，車停半時，候接前留南口之餘車，而始齊發。懷來城憑山坡，頗擅形勢之勝，中駐馮占海軍萬七千人。下花園有架綫如電杆，遠自高山來，聞係運煤機架，憾未得觀作用。道旁河冰漸化，潢水湍急，忽翻浪於沙面，忽暗流於冰底，冰塊互撞，鏗鏘作聲。土雜沙礫，草木甚少。日暮炊烟四起，寒氣襲人。各站東運糧食甚多，足見西北物產之盛。

座有俄人五，聞係張家口德華洋行之經理人。張口自民三與多倫歸綏，同時開爲商埠，商業日增發達，其運出輸入貨物之各地，首推庫倫，次多倫。民十八庫倫事變，國人在該地經商，資本一二百萬元者，頗不乏人，事變全被沒收，統計在數千萬元以上，人欲求歸，備感困難，交通既斷，我方商業關係，於以中止。俄人初在張垣，設有西合公司，嗣因中俄絕交，改名德華洋行，獨家壟斷庫張

間之商業來貨爲麻、菇、水晶、皮毛等，去貨爲茶葉，每年經營約在七八百萬元。中俄復交，活動益力，國商欲與庫倫恢復商情，直與庫倫交涉，則無效力，轉與蘇俄交涉，又云權不在彼，延宕至今，多倫又爲日僞所陷，而張垣商業，尤感一落千丈，張商私相計議，咸欲請求政府設法補救云。時已九時，車抵張垣，旅館接客，手執紙燈，排列站外，如過燈市，殊有別趣。下車宿新旅館。

察哈爾省建設狀況

張家口位察哈爾南站，民十七察區改省，建省垣於此，改縣名爲全，市分上堡、下堡、口外及商埠四區，口外爲蒙商及少數俄人所居，餘爲漢人市廛。全市面積，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人口約十二萬，北通外蒙，入西伯利亞，東經多倫，入東四省，西走綏、甯、新疆，爲內地入邊一大鎖鑰。外蒙獨立，四省失陷，繼以多倫、張口危機四伏，按照日本田中政策，東四省入其掌握後，則東內蒙如察哈爾，西內蒙如綏遠等地，又將視爲禁樹，可勿煩言。最近熱河日軍第八十師團調回日本，以第七十師團瓜代，司令部有設多倫消息，除張多汽車路外，日僞並將多（倫）沽（源）路修通，且於各要地築

有飛機場，屯積食糧，張口近旬日間，日人忽來創設一日華洋行，用意不僅在商業可知。次日往訪察省主席宋哲元，暨民廳長秦德純，略悉察省政情如次：

華北戰事結束，宋氏調主察政，第一步整頓雜牌駐軍，即奉中央命，整理改編湯玉麟（熱河亡省主席）、黃守中、李忠義（東北義勇軍）等各部，約二十萬人，使就地籌糧派草等民間擔負，完全解除，以資息民靖境。第二步察吏安民，凡官吏貪污，以及公安局長區長等，倘有罰款干政，不法行爲，一經查獲，立即予以重處。凡利益在民者，無不力爲。治安方面，宣化十縣，閭閻安靖，張北五縣（多倫及沽源二四兩區，已爲日僞軍所佔），略有匪警。駐軍三十二師趙師長，已將該匪完全肅清，孫殿英殘部楊小猴子，有由綏甯邊界，東竄企圖，戒備截擊，尙易爲力。倘不幸而有邊警外患，宋氏職責所在，當遵中央意旨，妥爲應付也。察省全境，共計十六縣（多倫在內），口外六縣，高原平原，交通便利，口內十縣，崇山峻嶺，道路崎嶇，舉凡交通、水利、農工、礦墾等，均有亟待建設之必要。

建廳科長李翼山，爲告建廳成立以來建設情形甚詳，茲特簡要紀次：

交通方面，已完成之公路，計有張（垣）庫（倫）路，張百（靈廟）路，張多（倫）路，張貝（子廟）路，

張平（北平）路各綫，張平路因受平綏鐵路影響，實無貨運。張庫、張多兩路，自庫多兩地事變，已不通。電話有張寶（昌）、宣（化）、延（慶）、張沽（源）、張柴（溝堡）、洗（馬林）、懷（安）、宣陽（原）、下（花園）、蔚（縣）等七綫。

水利方面，察省位處塞北，荒山起伏，雨澤稀少，亟應設法開渠鑿井，以補雨量之不足。全省僅懷來、萬全、涿鹿等縣，間有開渠導水，藉以灌溉田畝。最近又將萬懷兩縣交界渠道開鑿完工，餘以自然人力兩缺，未克倡辦。鑿井一項，建廳購置鑿井機器，分發各縣開鑿，均以地質係礫石，未能獲效。懷來鑿成新井十七眼，水位低至十餘丈，乃至二十餘丈，汲取頗難，然為灌溉計，又非繼鑿不可。

農業方面，察省北接蒙古高原，土質多砂，氣候春夏則亢旱少雨，秋冬則風雪凝寒，農事最難發達，尤其口外耕種，純取自然主義，種植之後，即任其生長，栽培保護，漫不講求，故收穫恆較口內為歉。現正整頓擴張省立農林試驗場，規劃辦理農業推廣事業，改良籽種，肥料、土壤等項，督令各縣設立籽種交換所，分期舉行農產品評論會，研究病蟲防範及治療方法。

林業方面，察省天然森林，近數十年來，採伐罄盡，且因氣候土質不良，植樹不易成活，造林一

事，向不注意，以致童山秃岑，滿目荒涼。現已督令各地，每人每年，務須植樹一株，春枯秋補，加意保護，統計各縣去今兩年，植成活樹，平均約有百萬株。今後並按全省十六縣之地勢，劃分林場爲三區，擴充縣區苗圃數十處。

墾務方面，察省口外荒地，自清末墾務大臣貽穀放墾起，至民十六裁撤墾務總局止，已將內八旗大段生荒，及普通荒地，丈放殆盡。當時人民承領荒地，按照等則繳價，發給部照，產權始行確定。其他未墾荒地，俟調查清楚後，即續行分別丈放，以闢地利，而福邊民。

牧畜方面，察省口外六縣，暨錫林果勒盟各地，人稀地廣，水草豐美，爲牧畜天然繁盛區域，前清牧業最盛時代，每年約產羊五百餘萬頭以上，名馬四十餘萬匹，即口內各縣所養羊數，平均亦各在二三萬頭以上。近年地方不靖，兵匪頻仍，影響牧業，日就衰落，現已設立省立第一種畜場於張北縣，飼育優良種畜，依法繁殖，以備推廣改良。

鑛業方面，煤鑛以宣化、蔚縣、懷來、張北等四縣，產量最豐，次爲懷安、沽源等縣。據調查統計全省煤鑛區，面積約共十三萬五千三百五十公畝，鐵鑛蘊藏於宣化、龍關等縣亦甚多，迄未正式開

探礦礦亦然。改進方法：（一）組設鑛事詢問處；（二）調查鑛產；（三）提倡新法開採；（四）開發主要鑛藏。

工業方面，察省工業幼稚，出產原料，雖極豐備，惜不能利用，前僅有製造毡毯、毡帽等粗笨之手工產品，其已成立登記之小工廠，亦祇有宣化裕民打蛋工廠、蔚縣新民織工廠兩處而已。建廳現已督飭各縣，設立民生工廠，分別提倡家庭手工業，勸導開會展覽，獎勵專門技術人才。

商業方面，因省境與蒙地接壤，商業素趨重與蒙人交易，進口行銷各地者，皮毛、蘑菇、水晶等爲大宗，出口行銷蒙地者，則以內地茶葉、布匹、雜貨，居多數。當張多通商之際，商業極盛一時，泊庫倫獨立，交通梗塞，商業遂一蹶不振。去年抗日軍事之後，多倫失陷，張多路亦復阻塞，商業又受一重大打擊，於是百業蕭條，益形凋敝矣。今後欲期振興恢復，首宜整理交通，懷柔蒙人，以廣招徠，次爲修培省垣市面街道，推行各地度量衡新制，提倡國貨等等，商業前途，始有希望。

塞北習俗一斑

四日晚九時發張垣，詣車站，東來車誤點未到，候於月台，送行友人杜善卿君等，爲告察省教育近况。察省地區各殊，教育所表現之精神，頗不一致，口內十縣，尙多近代教育，口外六縣，則如中古教育，蒙邊各旗，更如上古教育矣。張垣設有中等學校三所，卽一中、省師、女師，是舊設農業專校，已辦畢業本科一班，高中三班，初中六班，今忽奉令停辦，校址爲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司令部借用，雖有改辦畜牧學校之倡議，但迄尙無籌辦消息。停辦時所餘第七班肄業生，歸併省師，又爲省師學生所反對，致多有未獲安心上課者云。省師學生反對農專歸併生，具呈教廳，記者昨過教廳門前，曾見教廳批詞所錄該呈摘要，理由殊欠充分，幸教廳未予批准。意者，察省學校不多，不幸農專停辦，以學界立場言，深予以復校運動上之同情與援助，且不遑，何尙發生具呈反對歸併生之不幸事。此外省立民衆教育館對於陳列品之蒐求，圖書館及民衆學校之興辦，以有限之經費，尙能盡力而爲之，館長自動減薪，簡費添書，尤有足多者。嘗遊該館，設立於中山公園之閱報室，閱書報者任意痰唾及談話，似應添置痰盂，并對閱報人之不守規則者，加以指導焉。

九時半車到，隨開，人多無坐，擠入飯車，座高無靠，尤感疲倦。車無暖氣，夜闌寒甚，朔風隙入，裘

爲不暖。座有某商，想爲黑籍中人，常以物捺入紙煙頭，頻頻深吸之，然猶輾轉反側，似未厭其所慾，繼以欠伸涕零，醜態畢現。記者因向一懸掛徽章之趙君，請問塞北烟禍情形，趙君不禁喟然嘆曰：「甚矣！塞北烟禍之爲害也！余（趙君自稱）係本路服務人，請以本路所獲關於烟禍例證爲言：民十七年九月起，至二十年五月底止，本路查獲無主烟土一萬六千八百餘兩，曾由北平地方法院公開焚燬之，以後卽未見有其他獲毒統計數字，是豈烟運絕跡？抑爲別有幽逕？以及吸種程度如何？皆不難推知也。」云云。

翌晨四時，到大同，下站入客棧，生爐煮炕，略臥，天卽大亮。所謂「炕」之設置，卽就室砌台中，空可燃煤炭，磚面席褥，遂生熱力，人卽橫臥其上，寬容多至十餘人不等，頭外腳迤，如排忽然，南人無此習慣，初以如受炮烙之刑。白晝褶疊臥具，上置高尺許，寬二尺，長三四尺之小方棹，可供飲食及寫字之用。客至或右坐，或棄鞋盤膝炕上，與隔桌主人相對面談。舊俗盤膝坐炕，非尊親家人，縱座席褥，亦不可妄自脫鞋，否則有侮辱主人妻室之嫌，立遭主婦之白眼。今各地多已不計之。

當日適逢清明，當地上墳燒紙者，婦女多哭泣；入晚各家門前，亦多哭聲不止。因詢其他節序

情形，據稱元旦堆熾炭於門或院中，如浮圖狀，名曰「壘旺火」；富有者，炭多火大，尤爲慶幸。五日剪綵紙爲人，以雞蛋爲其頭，小兒擁抱戲通衢，互相搶奪，曰「送窮」；有攫而去者，曰「得富」。八日爲諸星降辰，僧道誦經祭之。元宵（十五日）前三日起，城市張燈結綵，壘旺火（城西南口泉一帶，盛產煤，質最佳，每元可購四百餘斤，故壘旺火及燒爐蒸坑，多不惜之）郡城四大街尤盛，各鄉村扮燈、秧歌、躍高躑、玩雜耍，入城遊戲，鑼鼓喧天，澈夜不息。十六日郊遊，云「除百病」；是夜并祭祖先。二十日爲「小添倉」；二十五日爲「大添倉」；添買米麵柴炭等物，燃燈於貯所，曰「照虛耗」。二月二日，各村疇社，釀饅獻牲，謂之「扶龍頭」；又曰「龍抬頭」；提壺汲井水，注之曰「引青龍」。三月三日造醋胚，清明打鞦韆戲，是月多賽會於龍神廟，爲春祈，八月秋報亦如之。四月八日爲佛誕，赴北嶽進香。六月六日東外郊遊，曰踏青，是日及初伏日，并曝衣、晒麵、造酒醬。二十三日獻供關帝廟，抬閣花盤，觀者塞途。七月十五日蒸麵人，爲小兒戲。中秋節賞月，雜陳瓜果糖食，并相饋遺。先是四鄉載西瓜入城者，日數十車，俱堆貯四大街，碧顆山積，不可枚數，至是晚担運一空。九月害藏蔬菜以禦冬。十月一日剪紙作衣形，焚化之，爲「送冬衣」；或於墳墓，或於門外，婦女夜哭。

如清明十五日，文士多具酒肴，夜半觀月如中秋。十二月八日，作臘醋藏冰。他如冬至元旦賀年節，清明十月朔掃墓，端午飲雄磺酒，佩辟兵符，七夕乞巧，中秋賞月，重九登高，除夕守歲之類，與各處略同，皆以舊曆計。

大同活潑地與大佛寺

大同爲北魏拓跋珪故都，遼金稱西京，前清爲府，今改縣，屬山西。城據雲化河與御河匯流之北，範圍高大南北兩關，各爲土城二座，形勢宏壯，俗有鳳凰城之稱。地當內外長城之間，交通扼平綏路中心，據晉北直貫晉南公路之起點，塞北重鎮，今古同倚。全縣人口二十九萬，城居佔五萬，商工繁盛，向爲晉省第二大都會。民十九發生戰役，籌墊戰費二百萬元。繼以山西省銀行鈔票狂跌至二十元，祇換現洋一元，人民曾受極大損失，迄未恢復元氣。現該行另發新幣，信用尙佳。

居民什九務農，薄施糞壅，田土多雜砂礫礮礮，風高霜早，清明前後始種麥豆，再兩三月後種穀、粟、蕎麥、莜麥等，豐歲畝不滿斛，故日僅再食。至邊外種地，農民兼事畜牧，春來冬去，若候雁然，率

非土著暫穴土爲室，以蔽風雨，近多改建平屋，漸成村落矣。

物產豐富，值價低廉，米每元（以下概以元計）十七斤（西貢米祇七斤，飯館宴會多用之）細麵十九斤，混麵二十二斤，小米三十五斤，莜麥麵四十四斤，津鹽六斤餘，綏鹽（質味劣於津鹽）十五斤，豬肉七斤，牛羊肉八斤，香油四斤，洋油六斤，棉花二斤，煤炭四百五十斤（口泉產，燒之無惡臭，後餘灰如燒木炭然，附近村民親往礦廠購運，每元可得千斤）民國十九年間，物價較此約高四倍，惟當時謀生尙易，勉可豐衣足食。今雖物價低落，但農村經濟已瀕破產，農民胼手胝足，工商朝夕經營，反難一求溫飽，蕭條慘苦之狀，城鄉皆可隨見。

學校有省立三中、三師及第五女師，縣立有鄉師一所，各區村小學五百所；此外有教會中小學三四所。教師待遇，中等者月薪六十元以上，小學則按村之大小，分爲甲乙丙丁戊五等，甲等月薪祇十元，以下遞減至六元。教師均須按章鑒定，於舊歷正月二十日開學前，由縣府通知各村，按等選聘，譬爲丙等校，須聘丙等師，若聘甲乙等者聽之，聘丁戊等則不可。過期不聘，則由縣府會同教局，按教師鑒定名次，直接委任，但各村人民多稱衣食無着，與學讀書，實無其力，苦求緩辦，此係

縣府所告者。另據公立圖書館鞏子登君所談：各村延不開學，係因經濟困難者固有之，但向不相信新學制，尤爲癡結之所在。此蓋大多數之村民，仍念念不忘「三百千千」故也。所謂「三百千千」卽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是，現各村庭訓或私塾，鮮不以此「三百千千」爲私相授受之衣鉢者。此「三百千千」一日不打倒，教育卽一日不獲到「普及」之成效云云。

在縣府甫聞人民好以細故聚訟不息，出縣府卽見數人捲袖相罵，勢將動武；入飯館，所見食客，又多披裘袒胸，左臂依桌，右足踏凳，謾罵叱咤，悍態不可嚮邇。古稱幽并之俗，好勇任俠，豈得水士剛急之氣多歟？抑地處塞北，負險用武，其民習兵，遂沿爲風俗歟？然末俗流風，而至於此，似又不可不起而矯正之也。

城中南街，有所謂「活潑地」者，聞卽銷售「官烟」之總樞。辦法分全城作四區，每區每日，限銷烟數，起碼二十五兩，每兩價二元五角左右。雖有法令限制，但質味不如私煙醇厚，一般癮君子，仍多暗中兼購私貨，混合吸之，結果私煙銷數，恆較官煙爲優。官遊雲岡大佛寺，雇馬驕代步，山僧留餐，馬夫請給「洋煙」例錢，叱其無狀，彼請暫爲支借。私煙遺禍，程度如何，窺此一斑，卽不難

推想全豹矣。

雲岡石佛，爲大同武周山最大建築，亦卽古代東方美術之偉績。工程創自後魏拓跋氏，歷經遼金明清，代有修理。康熙三十六年，御書匾額，有「莊嚴法相」四字。寺在大同城西三十餘里，途經望雲寺，牆宇倒塌，佛像全露，鄉民恐爲雨淋，搬聚殿角之下，跼踖倚斜，狀至可笑，亦復可憐！十五里觀音堂，廟倚坡建，路通其下，如城門洞然。洞口一題「珞珈」一題「潮音」，門前照壁，係以琉璃瓦，砌作龍戲珠之圖樣，活潑景緻，與城中「九龍壁」無二。

聞某國人嘗以重金，圖購北平故宮九龍壁而不得，轉而圖此，亦知難而止。近村亦名觀音堂，民皆土屋，有井深達十七八丈，絞汲甚難，遊人及運煤夫馬，多就飲焉。

再十餘里雲岡堡（村名，約二十餘戶），後有山崖，石窟千百，遠望如窰洞，疑無足觀；近視則每窟各有大石佛，巍然中立，窟壁窗頂，滿鑿小佛，無慮千萬。仰觀俯察，敬佩古人之心，油然而生，卽我目的地之大佛寺也。寺門南向，額曰「石佛古寺」。入爲關帝殿，額「威鎮乾坤」。再入卽正殿，高四層，依崖建廈，就石刻佛。殿西五洞：一刻釋迦，二藥師，三接引佛，四文殊菩薩，五觀音。觀音赤足，

量其一趾，長二尺五寸，其全體及餘四洞大佛，即可依此而測知其偉大。第三洞頂壁，鐫「北魏太和七年」碑一塊，極有價值，惟位高不易刷印。殿東阿彌陀佛，高五丈二尺五寸，莊嚴法相四字，即題於此。再東或再西，皆有佛洞無數，長凡四五里，均爲渾然一崖所刻成，惟久經風雨剝蝕，朽壞較有殿宇之處爲甚。然此自然現象之消失，或爲人力防避所難及。最可憾者多數小佛頭，已爲無知鄉愚，盜賣於某國人，雖經泥補，雅不相稱，而今佛身殿壁，又多爲遊人題詞所污，如「某省第幾女師範遊此紀念，民國二十二年校長某某」之類，或用墨塗，或用刀挖，刺目痛心，有負古人多矣！

綏遠建設近况

八日晨三時，發大同，仍乘西開平綏車。天曙抵平地泉，啓窗視之，一片白色，始知頃已大雪，行愈西，雪愈厚，兩旁雪柳，尤晶瑩耀目，洵有一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之雅緻。沿途土地平曠，一河綏流，水草豐美，極宜耕牧。偶見人烟，半爲穴居，門牆多繪白圈或白虎，聞係夜以駭狼者。福生莊有一穴居，削土成牆，中通爲門，右書「八股繩店」，左書「茶水方便」，並繪一人擔物。

旁書「劉（想爲留誤）人」二字，其爲客棧可知；至其店名「八股繩」者，則以來往路人，多係肩夫，皆不能或離此物也。

初見雪柳，漸已無之，道右童山濯濯，時見羊羣，或遠或近，蠕蠕而動。野村土屋，頂作平臺，上堆牛糞，備爲燃料。白塔境有沙灘，一望無際，有似墾者，有尙荒者。平綏沿綫兩旁，空閒餘地，經路局依據概碼，分別勘明，除已租耕者外，尙有三千二百餘畝，曾以最低租價，每畝五角招租，猶無往應命者。西北地曠人稀，於此已見端倪。

午後一時，歸綏下車，雪後寒風，吹耳作奇痛。站前轎車十餘輛，馭馬類多肥碩可愛，察綏多產良駒，信不虛傳。城有新舊二座，相距約四五里，官廳多在新城，商工業則全在舊城，來往所經「新城馬路」，堅築坦面，道樹高達三丈餘，區劃整然，夏日蔭濃，定快精神。正建築中之「一九一八紀念堂」，緊鄰道北，記者北上以來，似未覩「一九一八」字樣，今忽於塞外見此，予我刺激不少！

趨訪綏省建設廳廳長馮曦氏，承談綏省建設事業，甚爲重要，紀述如次：

西北建設，綏省係一基地，欲圖開發西北，須自綏遠始，惟欲凡百并舉，爲財力時間所不許，祇

好先將交通、公路、電信、水利、農業、畜物、造林等項，依次漸進。綏省本係文化落後之區，一切建設計劃，首宜使民了解，次須訓練試驗，然後始能見諸實施。近年工作效益，有如下述各端：

綏遠地多沙漠，交通素稱阻滯，修治公路，極爲要圖。其已成公路，爲包頭至烏拉河七百里，橋梁四十二，集甯至陶林百二十里，豐鎮至興和二百里，綏遠至百靈廟三百四十里，清水河至和林百五十里，托克托至歸綏百四十里，霸王河橋及歸包兩市馬路三十里，並建築甲子橋，綏遠橋，公安橋，大通橋等，各公路並在擴展中。

電話完成縣份，有豐鎮、興和、涼城、和林、薩縣、通區等縣，餘如歸綏、武川、固陽、五原、安北、托克托、臨河等處環綫，亦全溝通。

鑛產，以煤最多，惟無官辦者，商辦如石拐溝、營盤灣、公鷄板等處，儲藏量皆甚豐富。惟僅行銷本省，未有大宗輸出，如有資本，以作大規模之開採，利益不可限量。

建廳爲欲改進農業，特辦農民訓練所，已至八期，共畢業四百八十人，並委託農民，試種美國改良小麥，暨遼甯黃豆，代縣煙葉，廣靈大蕨。每年舉行農產比賽，現已辦至四次，各縣組成農村信

用合作社七十二社，社員將及千人，此外對於工藝作物，亦極力提倡。

牧畜事業，在武川、淖爾梁，設有牧羊場，購置美利奴羊百頭，現有改良羊與本地種，共六百餘頭，本年擴大組織種畜場一處，改良羊場數十處。自二十一年起，每年舉行產馬比賽，擴大馬市，春秋兩季體育比賽，又購獲外國種馬百四十餘匹，分撥武川、固陽等處，改良馬種。

農林事業，特設農林試驗場於省垣，以資提倡。又在武川、豐鎮、集甯設立苗圃，廣為宣傳。造林分紀念林、人民自造林、渠岸造林各項，每年活樹約二百萬株。

水利情況，綏遠佔黃河上游，所謂「黃河惟富一套」，水利可見。官辦大幹渠有十曰：永濟、豐濟、黃托拉亥河、楊家河、沙河、義河、長濟、通濟、塔布、剛濟，皆長百五十里。烏家河蜿蜒數百里，流域面積三十萬頃，可為最大水利區，惟工程浩大，財力有限，不能達到完成目的。如能以數百萬鉅款興修，利益不可限量。其他人民自開渠，不下二百餘道，均苦於經濟問題，未盡全功。包頭境之三湖河、薩縣之民生渠，歸綏薩托之大黑河，各長二百里，水利區均面積廣闊，土質肥美，惟其缺點，皆未完成，且人口太少，不能發展，亦為一大原因。其他各縣，於水利之外，再加鑿井。如能依次完成，綏境即

可免旱荒之虞矣。

改進中之綏省教育

綏遠教育情況，據教廳長閻致遠談：全省計省立中等教育七校，內有中學、男師、女師、各二校，及職業學校一所，二中在包頭，二師在集甯，餘與小學五校，均在省垣。小學部近已成立童子軍，惟因學生家境困難，校費支絀，組織推進，稍感困難。高中學生，實行軍訓，業已領發槍械，從事操演。五月間擬舉行獎學金考試，各校學生，成績七十分以上者，皆可與考。全省教育行政會議，亦將繼續舉行。最近并已擬定整理各級教育方案，務期按步實施如下：

中等教育 (甲) 師範學校 經費已佔中等教費百分之六十，超出部定應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以後不求量的增加，先求質的改良。辦法：(一) 確定學制，即自二十三年度起，定省立一師，為完全師範，師範附中，各辦三班，第二師範，定為四年制簡易師範，完成四班規模，女師亦然，中山學院 (五族學院改辦) 師範班，畢業後不再續招，改辦職校，至二十五年，完足班次，為必成量；

(一)充實設備，即籌措經費，令各校儘先購買圖書、儀器、標本等物，以期增加教學上之效率。(二)增加鄉村師範學校，即在鄉村設立鄉師數處，如用省款超出比例數更多時，則令各縣聯合興辦，以設立三處爲必成量。(乙)中學校 綏省設立中學，爲時最久，學生程度，初中較內地各省，尙無大差，惟校數太少，高中則太淺。其改進辦法：(一)擴充初中，現有初中三處，每年畢業三班，不敷高中及師範職業等招生之用，擬自二十三年度，於省立一師內，附設初中一所，限滿三班，二十五年，度女師及二師，均各設附中，亦以三班爲限，至二十七年，度每年可畢業初中六班，是爲必成量。(二)改進高中，暫不增加班次，先求充實內容，庶免赴平津升學者不及格之慮，至如學風囂張，時起風潮，動輒停課，亦爲應行整飭改進之一端也。(丙)職業學校 舊有初級職業一校，內有農科四班，擬即逐漸擴充，廣儲生產人才，以爲經濟建設之用。其辦法：(一)整理舊有職校，即自二十三年度起，添設畜牧科，并在省垣近村，置設農牧工場，建築校舍，校址移入，以便學生實習，教學上所用儀器、標本、圖書等物，逐年添補之。(二)添設工科職校，因綏省爲出產毛革之區，每年以原料輸出外國，復將製成呢絨皮貨，來省銷售，實非經濟之道，擬自二十三年度，於中山學院內，籌辦

工科職校內設高級毛織科二班，初級製革科二班，以養成生產人才爲必成事項，并抽出教育基金一部，開辦毛織製革工廠，以本省人才製本省原料，而將製成品輸運於外，以建造本省經濟基礎；(二)設立各種職業補習班，上述職校以農工兩科爲主體，他如家畜、烹飪、洗濯、縫紉、修理鐘表、安置電話、助產、測量、造胰等簡易職業班，視各地需要，遞次舉辦。中以造胰、助產、安置電話等班，提先開辦。

高等教育 綏省高中畢業生，爲數甚少，設立專科以上學校，暫時尙無必要，爲培養專門人才計，先規定留學津貼額，以獎勵學生升學及出洋，辦法：(一)留學指定國內各大學生至二十五年度以前，暫定津貼爲一百元，以培養農工理醫四科爲目標，定額共五十六名，次教育十二名，文科十名，餘科共二十二名，以年級較高，儘先補領，同年級者，以成績較優者儘先遞補；(二)爲國外留學，暫定爲西洋五名，每名每年給津貼二千四百元，亦以造就農工理醫四科優越人才爲目的；(三)籌設專科學校，在需要上，似可暫作緩圖。

小學教育 甲改進小學校，綏省公私立小學校，大半設備不完，課本複雜，經費漫無標準，擬

自二十三年度起，規定整理辦法：(一)劃一經費標準，即令各縣教育局，對於所屬小學經費，平均為原則，教員待遇，應以當地普通一人生活費之二倍至四倍，為教育最高最低薪。(二)統一課程，廳設編審委員會，專事審查小學所用課本，合於部定標準者，方准應用，否以期增加教育效率。(三)檢定教師。(四)甄別私立小學，綏省私立小學，多由教堂設立，名實則以傳教為宗旨，兒童畢業，知有宗教，對於國家觀念，民族思想，概非所知，亟宜詳加考程，不合部定，實係傳教者，即嚴行取締，以重國民教育。

此外創設幼稚園，自二十三年度，先在省會創設二處，漸次推及各縣，其師資暫由外社會教育，則實施成年補習教育，籌辦民衆補習學校，充實推廣民衆教育館及圖書館，務二年之內，使全省十九歲以上，五十歲以下之失學民衆，用最經濟之金錢與時間，均得受一二教育，最低限度，亦須達到能閱讀通俗書報之目的云。

嗣在省府會晤秘書長，曾厚載，得悉綏省政費，月需不到七八萬元，軍費月需，約達二、三元，賦稅收入，不敷甚大，彌補維艱，力從緊縮，但對改進教育，所需經費，自應照通過預算，儘

云云。然則綏省教育，苟得照敎廳改進計劃實施，必有長足之進展也。

新綏公路沿綫景象

在新疆與內地，新近開發交通意義上，成績卓著，極負時譽之新綏長途汽車公司，總站即在綏遠，趨訪該站主任牟彭齡，承其熱烈歡迎，暢談甚久。牟君原在東北辦教育，加入公司後，曾往新疆一行，爲述沿途情況，殊有價值。據談：新疆土地博大，局勢岌岌，非親身前往考察，絕難得到深刻之認識。新綏汽車交通綫，以商業經濟言，固有重大之價值，若以國防立場論，則又遠遜於甘新綫矣。此因新綏綫逼近外蒙，易感外力威脅，甘新綫不啻心腹動脈，更有亟待疎通之必要。新綏綫由綏遠至迪化，共長五千九百八十華里，沿途所經各地，大都平坦可行。惟武工壩，坡度甚高，百靈廟、海雅阿馬圖、賽虎頓、黑沙圖等地，多有軟沙沙河、麥稜根等地，多芟芟草墩；察汗典禮俗、克克陶賴蓋等地，多山谷溝窪；克克陶賴蓋西行，水甚缺乏，味且苦澀，車行較難，但皆可以人力克服之。離綫而西，所經各地，武川居民，半農半牧，農多漢族，牧多蒙人。再西北至百靈廟，有蒙漢商舖十餘家，乃

西北出入內蒙之門戶也。此去，則不復見村落，人烟絕少，每行七八百里，或能發現一次游牧的農民，寥寥二三家。途中則荒陬漫野，連山絕壑，沙磧縱橫，迂繞崎嶇，其行車與設備上之困難，概可想見。迨至哈密後，則隨處可見村落市鎮，再至古城子、迪化等處，均為商業輻輳之區，人口亦較他地為多。路中崎嶇險峻之山道，無法繞越之綿沙磧，與流沙隨貫之河道，均應分別先後，提前修築，然後并遞及其他，務期完成一堅實之公路云云。

該公司董事白旭初，新疆人，時亦在座，據談：西北各省，亢旱少雨，惟新疆天山積雪，融化灌田如湧泉，水草豐美，耕牧兩宜。主要鑛產，僅就北疆言，金、銀、鐵、錫、煤、石油、水晶、食鹽等物，無不豐備。至如南疆和闐之玉，更馳名中外。此一大好河山，無量富藏，國人再不羣起圖之，其不重蹈東北覆轍者，幾希云云。嗣該公司堅為設議，并邀新聞界，惠聘之林超然、楊令德、王錫周等十餘人作陪，席間詞意誠懇，諸承關照。

綏遠新聞事業，尙稱發達。計大報有綏遠日報（政報）、綏遠民國日報（黨報）二家。小報有社會日報（教育廳）、朝報（黨部有關）及最近出版之實業報。通訊社則有綏遠通訊社、綏

遠新聞報、塞北通訊社、西北通訊社、歸化通訊社數家，以上均在省垣。他縣僅包頭有包頭日報，及邊聞通訊社而已。個中人頗有欲另辦一報，純以代表真正之民意，究因經費困難，一時無法實現耳。

綏遠自民三關爲商埠，繼以平綏全部通車，商業日增繁榮，自不待言。惟自外蒙事變，交通斷絕，茶布運銷無地，皮毛閉塞來源，商業所受打擊，殆與張垣無殊。所幸物價低落，平民謀生尙易。楊令德君（綏遠通訊社主編）先後以本地風味招飲，豐美可口，價廉物美，實足當之，且無平津張垣濫用女招待之惡習。嘗乘人力車，坐墊靠背乃呢絨製，脚踏板上，且鋪絨氈，方諸上海私用包車，倍顯闊綽，整日租價僅二三角，車夫日賺二三角，五口之家，即可敷用。如平津學生，月需六七元之伙食，在此三元卽足矣。

漢明妃昭君墓，在城南二十里，地濱大黑河，附近田野多肥沃，出城五六里，途經沙地，車行無聲，幅起沙瀉，如磨吐粉。遙瞻前面，一青冢一隆然在望，其色蒼翠，然尙有十餘里之程也。墓高八九丈，作圓形，南向平地上，立石碑六，皆清末及民國以來所建者。西向有曲徑可登，上有土洞，懸鐘并

供土偶，曰大仙廟（即狐仙）村童膜拜之。墓地時見破瓦斷磚，度前代必在邊第一泉（古無量寺）及其他喇嘛廟數處。情形略與北平雍和宮、南京七日「召」就廈設肆，商務不盛。「大召」前有井，凡八口，名玉泉水（即康皆取汲於此。泉東曰南大街，則甚熱鬧。嚮導皆楊令德君，一力承當，厚誼

新綏長途汽車公司，近已籌備第三次西開，惟日期尚未確定，故記者惠聘之先生聞之，特為枉顧，承告此行多荒涼之區，極為勞苦，然亦殊無土匪踪出沒，萬一渴之，應付最宜機警，第一要義，在使彼勿疑我抵抗，致遭騷擾，各地氣候寒燥，服裝藥品，均須妥為預備云云。內部所發考察邊疆護照，當請省府蓋戳，決赴包頭。

包頭商業興衰觀

十四日發綏遠，午十一時赴車站，東來車誤點約三時餘，牟彭齡白如

到，堅請先返。站陽平地，滿坐候車人，婦女多纏「小」足，紅鞋綠口，古謂「蓮鈎」「三寸」，實非過甚其詞，甚欲趨前勸導，請其先將自身解放，再勿以此虐刑，施諸幼輩，究以客地不便，欲行復止。適見老嫗攜羣兒，散步閒遊，有一紅襖女孩，年約七八歲，亦已纏足，舉步維艱，若不勝痛，乃叩老嫗，何忍乃爾？據答：「彼（紅襖女孩）本地人也，勸彼勿纏，父母不許，無可奈何。」予塘沽人，隨外子服務鐵道，始來此，年甫五十，兩足即因纏故，時作冰冷，故余之孫女輩，已不令再受此活罪矣！提倡放足，這二十餘年，七八齡幼女，尙未脫此苦厄，勿怪外人旅行西北，常以男辨女足，攝製影片，指爲劣等民族，負有指導社會責任者，安可熟視無睹乎？

四時開車，北有大青山脈，屏峙並行，南則渾圓大地，一望無際。偶見陷坑深溝，剖面砂土相間，作勻稱之多層狀。大青山，澗冰未融，若垂白練。台閣牧，畢克齊、薩拉齊等站，均見衣帽不整之兵士，中雜騾馬，夫役甚多，知爲孫殿英部之遺散軍。車停未達站階，小足婦女，下車極難，路警扶接而下，赧然急行，不敢仰視。出站，馬夫執鞭爭迎，騎則攬轡自如，步亦珊珊健行。北人體強善騎，雖婦女亦無遜色，倘不纏足，甯不更增其健康美耶？

前路，漸漸逼近河套，兩旁田土，北有山泉，南有渠利，腴沃無可比擬，有村落處，且多樹林阡陌，連接，溝渠縱橫，農人駕牛犁地，從事春耕。距村較遠之地，地面作魚鱗狀，蔓草荒烟，似已耕而復廢，車行數十里，望之猶浩浩弗盡，坐棄地利，良可惜也！

十時到包頭，入城二三里，青年脚夫，爭攜行李，以麻繩緊緊於肩膀，固知力本不勝，繫措亦不自然，但彼深恐生意爲人所奪，急急掙扎而行，未及數百武，即在嚴寒中，額汗下流如雨，倘能易措爲擔，或能稍減其勞也。城門已閉，呼而復開，守兵數人，未予檢查。街道寬仄不整，舖店伸縮相錯，塵灰撲面，電燈失明。宿泰安棧，隔號房間，爲某部編遣處，被編軍官，尙在前方，眷屬流落於此，爲生活所迫，急待東歸，特來領取編遣費，以便明朝成行；但該處以虛實待證，未便遽發，兩方爭持，以致喧聒達旦。

包頭土城，同治年築，周十九里，原爲薩拉齊縣之一鎮，民十二成立設治局，民十五改設縣治。地當黃河北岸八里，平綏路終點，水陸兩便，平津陝甘內外蒙古之貨物，皆聚散於此，在軍事上商業上均極重要。二十二年春，復組設市政府籌備處，究以新市府之經費，無有統盤計劃，至今猶未

成立。全縣面積，四萬七千四百方里，人口一萬七千三百餘戶，約共七萬人，城居約二萬數千人。當設縣治之初，各商營業狀況，蓬蓬勃勃，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詎其後因（一）外蒙獨立；（二）西路不通；（三）晉鈔跌價；（四）中日戰起，於是商務連受巨大打擊，營業一落千丈，倒閉歇停，日有所聞。茲將包頭各商業盛衰情況，特向商會探詢，表列如次：

業別	盛衰時期	家數	資本共額
絲業	民十五 今年春	一五 一三	二五（單位萬元） 七·二
皮毛	民十四 今年春	二八 一四	一二·五 五·五
雜貨	民十五 今年春	一四〇 九九	三五 二五
飯店	民十五 今年春	一五 八	五 二·五
蒙古	外蒙未失	五〇〇	未詳

外蒙既失	一一	四	
米麵	民十五 今年春	一二〇 三五	未詳 四·五
抽糧	民十五 今年春	二三 八	未詳 六·五
牲畜	未詳 今年春	未詳 七	未詳 〇·五
布業	民十五 今年春	七五 二二	未詳 六·五
運輸	民十八 今年春	一七 一〇	二·五 一·一

(註)「貨店」指批發莊言「蒙古」指專做蒙古買賣言。

自外蒙獨立後，該「蒙古業」由五百家，倒閉迄今，僅餘十一家。目前除做內蒙買賣外，尚與邊地外蒙人暗地交易，謂之「偷做」，惟利益有限，且時有被獲充公之虞。故包頭商業衰落，原因雖多，而外蒙交與斷絕，實為一最大致命傷，此不僅包頭一地為然，沿平綏綏張家口，歸綏各埠，殆

莫不然也。雖然，包頭實兼握西北水陸交通之優越點，亦即爲開發西北之策源地。值此開發西北，建設伊始之秋，一切需要，須賴包頭供給；將來出產，亦仰包頭輸出。前途希望，不但極易恢復數年前之盛況，甚且可進臻平津滬漢之繁榮。當地官商，若能一致齊向建設目標，共同努力，則庶幾矣。

綏區屯墾與包頭實業

「黃河百害，惟利一套，一河套土沃水利，世人皆悉。惟實際從事有計劃有規模之開墾者，則以綏區屯墾督辦處，在「寓兵於農，開發西北，鞏固邊疆」目標下，正積極進行中之一「兵墾」，成績可嘉，希望最大。綏西屯墾，開始工作，乃最近二三年事，去年一年，計墾地一千三百頃，今年預計，至少可墾地一千七百頃，墾後三年，必有鉅大收穫，成績當更驚人，不待能著可知。綏區屯墾委員會設太原，屯墾督辦辦事處在包頭，晉綏綏靖主任在閻錫山氏，自兼督辦，北平市前市長張蔭梧，綏遠主席傅作義，七十師師長王靖國爲會辦，石華嚴爲坐辦，昨趨訪該辦事處，承秘書李幹卿及科

長劉超一接見，詳述墾務概況如次：

二十年春，七十師師長王靖國，率編餘官兵八十餘人，組爲墾殖隊，在五原出資購地數十頃，遣往耕種，是爲兵墾試辦之初步。一年耕種所得，維持生活有餘，官兵對其工作，益感興趣。次年春，復得傅作義、李舒民、石華嚴諸氏同情，由七十、七十二、七十三各師，各撥兵士一連，名爲試辦兵墾隊，並成立墾殖聯合辦事處，在臨河覓地三百餘頃，除耕作外，並從事開渠、築堡、建設新村等工作。九一八事發後，閻主任東山再起，抱定「造產救國」之旨，認爲非盡力於生產事業，不足以救危亡，乃以編餘軍官五百人，組爲軍官屯墾隊，設兵墾試辦處於包頭，即在五原實行耕作。既而綏區墾務委員會暨督辦辦事處，亦於二十一年夏，先後成立於太原及包頭。工作實施計劃，約分三期：同年七月至十月，爲調查期，凡土地之履勘，地勢之測量，及土壤、物產、農事習慣之調查等，均已分組實施。十月至次年（二十二年）二月爲籌備期，即辦理疎通河渠、購置農具、採製牛具、籽種、建築材料等事，即於是年春，以三團兵士，開始耕作，至秋後收穫，爲試辦期，並同時開始成立新村，提倡合作，以及牧畜、造林、築路等工作，計墾地一千三百頃。雖因初辦，並值天災兵禍，收穫不豐，然大體

已可謂試辦成功。故今年再行擴大範圍，正式舉辦，而步入屯墾實行期，一切已有頭緒，進行自較便利。擬墾一千七百頃地，不難實行辦到云云。

中山先生洞燭中國兵多，且無辦法之危險，曾提倡兵工政策，主張裁兵。今綏西實行屯墾，化兵爲農，將來成功如何，姑置勿論，惟目前能使兵少，能使兵有辦法，化不事生產之人，而爲能生產之人，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兵墾政策之成功，不僅在其結果已也。」

包市工業，素不發達，機器工廠僅二家，皆出麵粉，中有一家，曰電器麵粉公司，且兼營全市電燈，規模較大。聞該公司負責常委段繩武，對包市社會公益，及開發西北問題，素具熱忱，專誠造訪，備承招待。據談：該公司資本爲三十萬元，初辦三年未贏利，今已漸呈佳象，職工共計百人，工人工資，最高七十元，最低二十元，練習生十元，暇時尙可讀書，待遇如此，從無工潮。日產麵粉五百袋，每袋四十九磅，以機器力量，晝夜開工，可九百袋，惟尙無此消費量耳。

段氏原係馮玉祥部師長，因澈悟「當中國軍人不事職業之非辦法」，一故毅然擺脫軍務，來此投身實業界，除經營電器麵粉公司外，尙以餘力，從事三項有意義之工作：（一）研究黃河試辦

行輪，包頭寧夏間水道，已經實測，作有報告一冊，認為包西黃河形勢，恰與長江上游相伯仲，實可行輪，刻正擬進一步作行輪籌備工作。(一)研究河套農業實況，國人經營河套農業，先後失敗，計有二十餘團體之多，癥結所在，非土地勞力資本條件之不具備，實以負責經營之主管人，營私自肥而壞事。(限於篇幅例證從略)為欲明瞭農村實況，常往鄉村作實地調查。(二)組織西北實業互助社，宗旨在聯絡研究西北實際問題之同志，交換知識，發揮互助精神，共謀西北實業之改進。段氏和藹樸實，初見之，鮮有能識其曾為軍人者。

中委朱霽青氏，暨綏遠省府安科長，赴五原臨河一帶，視察墾地，返包，先後晤談於段繩武先生處，座中尚有深悉後套實況者數人，暢談各情如次：

後套土質，細膩如麵，惜多未開闢，地棄其利。按章購買蒙地，應由綏遠墾務局經手，詎一般地皮投機商，竟取捷徑，暗向蒙人，送禮輸資，任意圈購大塊，待價而沽，仍聽荒蕪。去歲清查，地主坐擁大地，竟有上四千頃者。其地有生荒，亦有熟荒，叩其地主，尚遠在津平也。

地價極賤，普通大洋百元，即可購地一頃，在他處恐難得其一畝也。綏西屯墾督辦處所墾地

區，每頃最高價百二十元，最低六十元，普通皆爲八十元。一經賣出，則墾務總局與蒙人地主，各得百分之三十五，餘百分之三十，留爲包頭辦事處之用。河套土質既佳，地價復廉，荒地反日益增多者，原因雖甚繁雜，主因則唯捐稅苛繁。此間稅收，特異他處，有所謂「丈青收稅」者，意即種則收稅，否則不收，稅收標準，實難顯然確定，經收人恆得上下其手，魚肉鄉民。農人除納丈青稅外，且有各色各樣之附加，因緣而來，如沽源之青苗款，每頃竟納至七十元，故農多棄耕，散之四方。

包頭雜訊一束

包頭日報主編李孕育君，按日贈閱該報一份，時承枉顧，爲告風物人情。嘗導遊包市惟一名勝之「轉龍藏」，步出東郊，迎面一坡，中部低凹，殿角巍峨，高聳森林間，是卽轉龍藏也。北向登坡，見一無綫電台遺址，係馮玉祥建而復毀者，過一戲台平地，入「龍泉寺」大門，院有湧泉自地出，其力幾可推磨，味甘色清，全城飲料也。升階入「小南海」一門，牆貼「婦女無故不准進寺」字條。曩過大同遊雲崗，北平學生旅行團之女生，偶攀石佛，村婦遠見之，輒驚呼曰：「彼女子也，何敢晉

寺瀆佛一足見塞外「輕女」之風尙盛。正殿中塑佛像三尊，殿旁豎一放賑石碑，略謂：包頭十五年大軍過境，地方儲蓄一空，十六十七兩年，遭遇大旱，普及綏區，加之萑苻不靖，人民流離失所，王廷瑛放賑三月，化洋四千餘元云云。住持法名西來和尙，聞對佛經，頗有心得。出山門憑眺全藏風景，盡入眼簾，雅如天然畫圖；而黃河魚舟蕩漾，歷歷在目，清爽之氣，未足方喻也。

相傳包頭在清代，一片沙漠，人烟稀少，集五家或十家爲一村，居民多爲蒙人，純以游牧爲生活。間有貿易者，風毛麟角，均以腦包爲商場，蒙漢通商，造端於斯。當時有大青山中鹿，時來「轉龍藏」一飲泉水，蒙人玩賞，觸景生情，漸呼東郊一帶爲「包骨圖」。包骨圖者，卽包頭命名之根源也。時有西藏喇嘛來包，掛錫轉龍藏，醫卜問世，名噪一時。會康熙征噶爾丹，返經腦包，備致欽仰，爲建五當山廣覺寺以居之。同時居民飲水思源，復爲喇嘛建廣德寺於轉龍藏，商賈日多，逐漸進化，始開包頭。

福徵寺在城東北隅，純爲蒙人喇嘛廟。殿門窄扁，鎖鑰暗置門檻中；啓局而入，殿矮而深，中桌供班禪小照及經卷，酌水銅盃十餘，旁置膜拜墊具甚多。桌後斜角，各設經架，黃綾包藏，似甚尊貴。

就牆砌台塑佛，類皆猙獰可怖，黃綾蔽之，室暗難窺底細。導遊喇嘛，皆就桌鞠躬，觸桌作聲，轉顧吾人，連云「摩洛哥，一意央吾人，如法行禮」，出殿，邀喇嘛共攝影，初甚堅辭，後見相機著然展開，銅架長伸，乃各奔禪房，重整衣冠而出。五當召大喇嘛某，在此候迎宣化使章嘉，亦操漢語，自願加入攝影矣。豈蒙人交與，亦如治民，一難與圖始，易與樂成一也耶？

喇嘛原係佛教之一種，唐貞觀時，佛教輸入西藏，神鬼邪說爲所躡難，故廟內塑像多神怪，且爲適應環境，身爲喇嘛，所食牛羊肉仍如故，此亦與釋教迥然不同。蒙人迷信喇嘛教，爲喇嘛者，其榮殆如清時之科舉，生子至少必有一人爲喇嘛，否則活佛將降病殃，故生殖率日低。子爲喇嘛，如進學校，有時且賴家人供給費用。彼成千成萬之喇嘛，皆不事生產，而以化緣爲生，尙以政教之手腕，取得人民之供養。美人安得利斯謂：「蒙古民族之滅亡，全由於喇嘛教，倘能廢除喇嘛教，再受政府相當教化，蒙古尙有希望。」此言頗含至理。綏人有倡蒙地普及教育，以代喇嘛教之議，蒙人如扈士默特總管公署總管滿泰，蒙邊司令部祕書長榮祥等，聞皆學養俱深之士，與其他曾受學校教育之蒙古青年，曷不努力爲之。

蒙人以磚茶代貨幣，除皮毛直接易米布外，餘悉以磚茶定其值，此風相沿迄今，仍未全改。茶有「三九」「二七」「二四」之別；所謂「二四」者，即每箱可置二十四塊之茶磚也。「二四」每箱約值三十三元，每塊重五斤半，值一元二三角，色紅葉肥，內夾枝棍，經泡甚久之「二四」為普通蒙人所最喜，持換皮毛等物，可當二元幣用。三九茶約值六角左右，亦可當一元之通行幣。此外尙有千兩茶，似以柳樹模型所製成，故形酷像柳幹，售時復橫鋸如砧板，暢銷寧甘各地。

包頭學校，有綏遠省立二中（僅辦初中）在焉，男女同學共四班，數約五百六十人。縣立小學五所，鄉村則全無學校，師資缺乏，多由外聘，經書私塾，多於學校。「某某學館」定於正月十六開學，之紙條，到處皆是。然願送子弟入學（無論新舊）者，為數寥寥。學齡兒童，不知讀書，多在街頭巷尾，就地取泥，捏如盃形，撲地作砲聲，以驚路人，甚可惜也。

此間房屋，全為單層，入門見照壁，洞壁作小廟，供土神。再入重門，四房合院，天井甚寬，屋頂多為平土台，上下甚易，可供晒物。嘗見某院，婦姑勃谿，四鄰聞之，各登屋頂而俛觀，然皆小足婦女也。路行間聞犬聲，亦多自高處來。

市中店舖招牌，兼用漢篆文字。就地設肆者，非賣俠義四書，必爲抽烟燈具。「開燈烟館」收買烟灰一之紙燈籠，尤散見各處，實比飯館多數倍。城內西南隅之空地，刻已墾粟下種，每夏紅白花開，遊人絡繹不絕，勿怪市民二萬餘，癡君子幾達其半也。

街人聚賭相棋，輸贏甚大，羨其熱鬧，擠入觀之。某兵出一金，欲與一穿羊皮者共賭。「頭家」婉言勸之曰：「非贏卽輸，軍人來錢匪易，請勿爾！」彼兵堅欲之，不幸而負，復奪金而退。頭家及贏者，均無敢語。日前劉繩武先生招飲，席次客談「屯墾軍好強借農民耕具，役使農民，代己耕作，既荒農民耕時，并以重利盤剝之一等事，初未敢信，今觀相棋，而始信之。」

河套農產物，大米以外，雜糧蔬菜，類多有之。中以每苗重三四十斤之白菜，素負「頂心白」盛名之瓜子，尤膾炙人口。憾地曠人稀，全套不及十萬人，平均人可得地兩頃，勿怪多坐視其荒也。舊時物價甚廉，白麵一元可買四十斤，小米三十餘斤，莜麥五六十斤，鷄四五隻，雞蛋百餘枚，牛羊豬魚肉十斤以上，蔬菜便宜，更無論矣。故雖鄉村人，亦莫不以肉麵蔬菜爲普通食物。今因軍亂，則已大非昔比，牛馬駱駝豬羊，均已殺食而盡，骨堆如山，不忍側目。肉食甚難，麵食亦奇貴，每元祇得

七八斤，餘可類推。沿途聞散官兵，向民兜售貨物，駱駝每頭五六角，騾馬二三元，甚有以其槍械，求易一飽，或換雞蛋五六枚者。

由包頭赴寧夏，經五原臨河，乘汽車而往，最快四日即達。惟近因冰融水漲，汽車不通，且寧夏戰事甫息，沿途遊勇散兵，時有不法行爲，故行人裹足，多繞道他處。或由平綏路至大同，乘汽車轉隴海路西行，需時約十日；或雇黃河小船，人力逆拖而上，需時二三十日；或騎駱駝，由河西草地而往，需時亦二十日，沿途多經沙漠，絕少人烟，遇人亦非善類。故有「願遇駱駝勿遇人」之諺。記者不願走回頭路，而繞道晉陝，并欲賞識沙漠風物，真象如何，故妥備行色，加入駝運商幫，決取草地前往寧夏。

黃河水勢與草地景色

四月二十一日留包頭，午前駝伕（北人稱駝戶）來運箱物，云「今日僅及河邊，預備明日渡河，河邊離此十五里，乘客可於明日出發。」同行原爲四人，後又加入二人，因復留城，添購食物。

晚七時，友人王玉如君，堅邀赴四勝茶園看戲，以代餞行。入園票價二角，捐二分，座墊錢數分，戲台設備簡陋，觀衆男女分坐，聞者高呼「大令到」，台上即奏歡迎樂，乃十餘憲兵，手捧「中華民國萬歲」之令牌，熄燈入座，維持秩序，戲畢始返。戲目爲閻王晉京、巴州陰魂陣、保德州四齣，皆以秦腔唱之。演員多齒黑似漆，年邁無力之黑籍民。有裝兩頭鬼者，藏假首於髻下，倒立椅上，以脚作洗巾揩面，捲袖（卽袴管）揖拜之狀，皆甚肖，惟俗不可耐。觀衆女賓，多着紅衣，帶紅帽，男亦多穿紅汗衫，而優伶尤多名「七歲紅」「九歲紅」者；聞過舊曆新年時，各家廚房，亦多貼有兩性互調之大紅裸畫，此間以紅爲喜色，殆無疑也。場中男女分座，男賓中，竟有向素昧生平之女賓，直接餽贈水菓者，女賓無奈之何，旁觀者且作冷笑，喇嘛亦有來觀者，然多反剪其手，徘徊片時即去。王君謂「此間婦女，好結識軍政「紅人」，而家長亦默許暗助，非爲財色，實欲占勢也。」予答揆以餽菓例證，殆非婦人之好結識，要因利誘威嚇之外力，迫之使然也。

次日上午八時，發包頭，馬車出城，過電燈麵粉公司，大風颺沙蔽日，車人全染灰塵，繼而有風無沙，旋被吹淨。十五里王大漢碼頭，有船三艘，來回擺渡。包頭財務局爲欲防匪偷過，兼裕財政計，

特於各渡口，設卡徵費，人各一角，駝馬驢牛，各二角五，每口月收三四百元，馱捐尙不在內。記者所搭駝隊，計駝九十餘頭，駝貨一一渡河，爲時已晚，因在河濱，設帳就宿。同行有朱輯五、范心齋、周新民、羅鳴、王世祿諸君，圍爐烹餐，以駝糞爲燃料，奇無臭氣。駝伏謂：「駝糞無臭，乃康熙王爺征西時，取糞於畜糞，御封無臭所致。」談時尙握梳髮辮，令人厭之。初飲沸水，色如醬油，疑爲紅茶，到口無味，且微感泥沙，始悉黃河水也。

黃河雖在上游，河面不若下游寬大，但水流湍急，勢頗浩森，河底鬆沙，時與奔流俱下，「河無清日」卽以此故。尙遇所謂「翻河底」之秋，河水特別混濁，以器盛之，澄泥可得其半；魚類之被混水嗆死者，時飄水面，惟非經見之事而已。正流無定，駕駛極難，據老於船務者云：下行易擇正流，漂行甚速，上行須擇流勢迅急，水色混濁，通身一致，始爲正流，尙須繩牽而行，不能撥槳而進；若水勢稍緩，清濁現痕，卽爲上游淤淺之徵，縱深亦勿鼓進。故察水面波紋色澤，以判流路通塞，凡爲船家，均宜注意。包寧間之河運，每年約於清明開凍，小雪封河，行船期，恆在清明後，以至立冬前，有時立冬近前，西北風暴作，河水驟冰，船筏凍滯，無法起運。每年自國曆四月半，至十一月半，均可航行。

過此卽爲冰期「春汎」後，水位漸落，至七月初而復漲。七月中至八月底爲「伏汎」，水位最高，破河泛濫，全無歸宿，支汊分歧，航行極難，上水挽纜，尤覺費力。九月破河之水，漸歸正流，俗謂「八月踰窠」，冬河卽不再變，「意卽舊曆八月，河水自尋窠巢也。要之，黃河船行，伏汎最難，春秋水位雖低，而正流歸納河槽，船行反較夏漲爲易。

翌晨八時，發王大漢渡口，駝行高視闊步，動搖劇烈，初騎前屈後仰，爲之酸脊痛腰。十五里大樹灣，有堡曰平安，居民十餘家，包頭第四區公所在焉。區分八鄉十四閭七十鄰，占地約四百方里，原屬內蒙伊克昭盟之達拉土司轄境，地價每頃數十元，開墾者未及什之一二。區民約有一萬二千人，蒙人占十分之七，染有烟癖者亦十分之七。區立初小一所，人數二十，問讀何書，答曰綱鑑。及啓視之，乃紅墨三字經也。購食小舖，多遇烟窟，一炕之上，羣聚村人，非吸鴉片，卽賭紙牌，烟氣喧聲，充溢滿室。近村婚姻，純屬舊式，娶媳禮銀，普通爲二百元，首飾衣物，隨身帶還男家，豐吝尙可不計。是日因候他駝同行，卽留大樹灣。入夜，區保衛團來收賦捐，每駝一元，空駝減半，騎客三角，夜不清繳，晨卽倍罰。

二十四日晨五時，發大樹灣，西南行三十餘里，地皆墾而復棄之，熟荒，連生枯白蘆草，野火燒處，萌芽寸許，中藏兔雉甚多，突聞「噹浪」鈴聲，飛奔出逃。十里驗方塘，下馱放駝，掘地爲灶，撮糞爲火，烹食麪條。土屋四五家，不見一人。有一小廟，聯曰「春前有雨花開早，秋後無霜葉落遲」，實則已春無花，未秋落葉，正此間特殊氣候之常態也。十餘里外之老婦二人，來此賣鞋，一云「彼之老漢，不幸一鬧狐子」（卽爲狐仙作祟），橫身顛慄，狀如發狂，索食米麪不飽，常圖懸樑自殺。鄰家婦女，亦嘗有爲昭君墳上之小白龍所祟者，百治不效，幾至瘵死」云云。欲覘其實，途遠未果。按昭君墓，實爲歸綏之青冢，距此二十餘里，有一青石嶙峋之小山，船行可見之，傳係昭君衣冠冢，老婦所言卽指此，未足據也。

金烏西墜，駕駝續進，遍地白皚，溽滑難行。凡遇溝渠水灘，駝伋卽攀駝頸而過，無何駝影在地，皓月當空，氣候乍寒，水結薄冰，晝夜氣候，判若兩帶。三十里塔照，一喇嘛廟也，惜月夜未能窺其全景。所行沙灘草地，崎嶇不平。三十里柴磴，張帳而宿，日行兩程，共計百里，時鍼正指三字，斜月亦將西沉。居民漢蒙雜處，會地則有民排之分，所謂「排地」，卽蒙人每縣每區之意，每排有官曰「甲

浪，「職權大如縣長轄地全未開放，仍事牧畜，「民地」則居漢人，多與蒙人交易，務農者則甚少，蒙人居屋，一同漢人，惟門前例豎神旗，始覺稍異，蒙古包刻尙未見。

草地與五原之租稅比較

二十五日上午放駝，下午二時發柴橙。瀕行先下帳棚，駝遠見之，竟有自行歸場，伏地就食料袋者，亦云奇矣！初行，甘草遍野，掘者日得三十斤，可售價四角。有泉伴路長流，岸堆鹼質，白如敷粉，道左楊柳二三株，爲兩日來所僅見之高樹，鴉雀架巢其上，密如春繭在簇。過數沙嶺，不草不樹，色白面平，有如羣女裸臥，近視盡跡波紋，交織如錦，起伏伸削，形狀千變。駝隊迤邐而行，勝似游龍。嶺行三十餘里，駝伏有爲睡魔所纏者，乃抱犬卧於沙面，迨至駝鈴邈遠不聞，犬必掙扎起追，人亦爲之驚醒。嶺下過一淺河，兩岸綠草如茵，四圍沙嶺，屏障天成，再行恐無水源，因宿溪邊。是日行程僅五十里，月下就溪濯足，突有水鳥一羣，格格飛起，是否野鴨？不能辨也。

次日朝曦入帳，起見羊羣二百餘頭，俯食青草，馴服可愛，牧女年已及笄，披裘垂簾，舉止大方。

自稱「姓白名大進，原籍口內，三年前隨親來此，向韃子（俗稱蒙人）租地一頃，種小米一季，收穫四十餘石，租錢十千文，須先繳清。今父歿母在，爲人牧羊，年工二十元，勉以渡日」云云。詢以牧羊生產狀況，則答：「羊二百頭，年剪毛二次，約值四十元。牝羊年產三次，每產山羊二三頭，綿羊則一二頭，年可售大羊約百頭，約值三百數十元。」談畢，贈以一餅，彼笑而受之，隨解糧袋，傾玉蜀黍炸花以酬我，粒粒咀嚼，如食香豆。午餐後，由溪邊整隊出發，忽遇大雨，其來也疾，其晴也驟，地雖濕，但不深，駝行蹄起，卽見乾沙。溯溪五里，水源卽涸。沙嶺斷面，高四五丈，作層狀，上數層爲白沙，中數層雜碎石，微帶紅色，底數層色變深黃，凝聚堅固，料爲上古沖積物，且可藉測當時之黃河，色必真黃，而不似今之絳紅也。離河登嶺，雖仍砂磧，然已遍生蓬蒿，土筆、苦蕒之屬，根際鼠穴特多，繁殖滋盛。二十里嶺盡地平，破屋七八所，散居各處，近地已被耕種，地隅掘窖，用藏穀糧，有羊搗食窖草，一婦驅之。足小衣短，因料村人必漢族也。

過村里許，遇一天塹，寬僅丈五，深則倍之，剖面皆黃色粘土，遠非嶺東凝砂可比。駝隊灣轉繞過，形如扁「之」，隊首已登彼岸，隊中尙行塹內，隊尾尤拖此邊。周君輪司伙食，乃乘機傳餅，上投

下接，便捷有趣。全隊過完，迎面來駝百餘頭，滿載羊毛，讓立道左。再西南行，草萊蔓延，一望無際，土質甚佳，可闢耕地。連遇叉道五六條，足跡重疊，料有村居，寫不可見。九時抵大井，就沙灘而宿，計行六十里。井爲石砌圓形，口徑約七尺，深不及丈，卽得清水。旁置石槽柳桶，以供飲駝。隔井里許，有村因名大井，蒙騎兵安寶子，晚向駝伏，索供麵料，攜宿村中。

翌晨四時，睡夢中，乍爲隆隆雷聲所驚醒，披衣出帳，烏雲蔽天，斜月黯然，倉猝移蓋箱物，剗沙堆壓帳葉，大雨旋於雷電交作中，滂沱而至，舊夢難續，坐待天明。另隊有客三人，以伴少未備帳棚，剗始奔避於此，衣服淋漓不已。迄午雨猶未晴，糞濕不能燃火，往村烙餅，入一「馬營長小店」，馬正轉臥吸煙，形容枯槁，衣裘污朽，令人不可嚮邇。據談：彼係蒙人，名曰馬什八音，曾任達拉特旗騎兵第四營營長，兼護路保安隊長，從戎三十餘年，未遇一戰，編制頗似正式軍隊，惟月餉則甚少，計每兵月得二元，伍長三元，十長四元，排長六元，連長八元，至營長亦祇十二元。惟追匪所得洋財，證賂所得賞銀，概不上繳，可作均分。現任營長爲森蓋麟，兵數三百人，辦法仍如舊規云云。

炕隅兀坐一老翁，壽逾八十，一家五代同堂，共三十餘口。原籍秦省，到此業農，已五十餘載。其

子孫輩分往五原（距此四百里）租耕者，頃適逃捐而歸。老翁爲告草地農業情形如下：「草地主權原歸蒙古民人（亦稱莊稼人）到此業農，須向王爺租耕。租地面積不計頃畝，乃以地物爲標識，即如東自那匹梁子（即山嶺）西至這個疙瘩，南自那條阱溝，北達這顆矮樹是也。附近數百里內之墾地，均先有大地戶，直向達拉（旗）王爺，誌領大塊，不知其爲若干頃畝，惟祇言明每年租錢爲若干千文。嗣莊稼人又向大地戶分租，計地納租，辦法同前。惟近年晉陝災禍頻仍，難民逃此租耕者日衆，大地戶乘機加租，改千爲元（前約納租錢十千文，今改爲納租銀十元）。達拉王爺除收大地戶之總租外，亦派蒙兵，直接向莊稼人酌收糧草。計每元地（納租銀一元，謂之一元地，餘類推）納糧五升，草五十斤，銀三角。若牧羊百頭，春納水草捐三元，秋送犒勞羊二隻，皆爲王爺所獨享。草地既經開墾，以種糜子（一名黃米）、蕎、小米、麻子（可榨油）、山藥蛋（馬鈴薯）等，均能生產。惟收穫數量，年各不同，雨水調勻，即占大有，否則廣種薄收，甚至顆粒不獲，「靠天吃飯」此之謂也。」

翁之長子，亦已鬚髮頽白。據談：「五原水利土肥，實非他縣所及；而捐稅苛繁，殆亦爲他縣所

無子種地十餘年，所得唯一之深刻印象，即「一年不如一年。」惟此語非謂地利天時，今不如昔，乃指捐稅苛繁，年增一年，農民負擔，日重一日。予種糜子一頃，常年可收六十石左右，去年恰收六十石，每石以一元八角售出，得價百零八元；今年三四月，每石高漲至十六元，但已無糧可賣矣。至所納之害（五原臨河農民稱捐稅曰害，如云地畝害，屠宰害等是）計地租六十元，縣府攤款二十五元，獄糧（俗稱白糧，給犯人吃）二石，值三元六角，軍糧二石七斗，值四元八角六分，軍草五十斤，暫不計價，縣政府費三元七角，區公所費二元五角，水利局水租十六元，共計一百一十五元六角六分。入出兩抵，已不敷七元六角六分；而人工、吃食、種子、肥料等，尙概無着落。今春孫馬戰事，被派駱駝及大車，駝馬被殺而吃，車具被燃取煖，予家計損失馬二頭，大車一輛。無車馬者，派款派伙，受害同屬不淺。此外尙有牲畜害，牛馬駝羸，每頭年納六角六分，驢三角三分，豬收屠宰害，每頭五角五分，豬鬃害四角六分。豬鬃不值如許錢，宰主多戲送收捐者，拒而不收，即棄地辱之。去年烟捐，全縣擬徵九萬元，後因災荒，實收六萬元。徵收辦法：六七月間，縣長會同區村長，勘察烟苗，評訂優劣，上地每畝收十二元，中地八元，下地四元，下下二元，弊資良多，一言難盡。五縣臨河一帶之

莊稼人，大部分來自晉陝等省，耕地住屋，概爲租用，既無恒產，又無廬墓，受害如此，不逃奚圖！言下歎噓不已。

租耕蒙地之辦法

二十七日，上午二時，雲霧天晴，由大井啓行，寒星數點，伴月西斜，鳥鳴嗚嗚，景象清淒！時值風歇雨止，氣寒河冰，裘衣爲之失暖，步行以增體溫。柴磴護路隊，所派護送騎兵安寶子，亦下馬共話。安係蒙人，能操漢語，惟不識字。父名安苦布魯，曾任營長，兄安生南木，現充伍長，與安同營。安結婚僅兩月，詢以「親迎時曾送女家財禮若干？」據答：「蒙人婚禮，一如漢人，稱家有無，殊不一致。子則曾送牛馬各二頭，羊八隻，旗袍料十件，（內分機布六件，斜紋布四件），喜銀八十元，新婦帽一頂，購價十元。新婦帽蒙稱「多衣麻拉」，爲新婦平生所最重視之裝飾，貴族富室，上嵌珠玉，價達千元。岳父所贈者，爲男帽二頂，衣、鞋、汗巾各四件。」再詢「儀式如何？」安遂顧而言他。

日落天黑，不辨途徑，時有小石觸足，天曉視之，五色斑斕，光彩奪目，俯拾把翫，覺與雨花台產

相似，惟透明如水晶，碧綠似美玉者，則遠非雨花石所能及。叩其地名，答爲白石頭溝。「彩石」曰「白石」，一寬河而曰「溝」，地靈負屈，毋乃過甚？五十里放駝打尖，地名坂加烏蘇，乃白石頭溝之上游。沙灘上，堆有新死魚蝦甚多，此殆昨夜暴風，始由河中連水捲吹而來者。尖後續行，晴天驟雲，且降大雪，約半時而止。日現雪融，沙途尙不難行，惟河水時而暗流於沙底，時而氾溢於路心，紆迴繞越，殊費時力。二十里保秦廟，路由斜坡上，河源亦自此而涸。三十里宿格透蓋壑，時已夜半，早晚兩程，共行百里，自保秦廟到格透蓋壑，地面平坦，土質輕鬆，拔茅而耕，卽成天然膏壤。民國十七年，天旱草枯，餓斃牲畜甚多，黃蓋（蒙旗名與達拉旗接壤）王府，計擬改牧爲耕，乃按貴族等級，蒙民人口，分管地面，會令自墾自耕，以達目的，究以習俗難改，蒙人絕少自耕，晉陝人轉徙於此，互介租佃者日衆，而附近熟地面積，因亦日益增多，惟欲作杜契，則蒙人不許。

黃蓋王府，養騎兵四百，訓練較好，槍械亦利，楊猴小盤據綏西數載，達拉旗已被蹂躪，但至黃蓋地界，卽不敢妄越雷池。且蒙律治盜極嚴，素稱道不拾遺。（蒙人財產爲牛羊，盜亦不易）今旣開放租地，故多樂往租耕。租地辦法如下：

(一)直向王府請求租耕，地面不以頃畝計，祇要己力能及，并無他人領種時，可自由展耕，秋收不論豐歉，概按王府三成，己落七成之標準，公平分之。

(二)有人介紹，得知某地面屬於某貴族，或某蒙人，亦可依照上法，直向該貴族或蒙人租耕，惟事先須酌備小禮，如茶磚、羊肉之類，以爲引進，始可望其成功，倘向王府送禮，全羊最博歡心。

(三)荒山曠野，亦可先行墾種，有人追究，迅送小禮，徐圖納租，即可了事。

(四)借地造屋，無論一間或若干間，每年納租一律七元，耕牛一對，年納官種糜子三斗五升，豬無大小，每頭納一元，羊百抓二，五十抓一，大磨一付納五元，碾子一個納九元，皆由王府派兵收之，收租謂之「啓害」，佃戶亦須微送水禮，以結兵心，而求續租。

租耕蒙地，雖亦納租上捐，但與口內相較，輕重大殊。故凡逃草地業農之口內人，皆有樂不思蜀之態。但至老死時，子孫恐鄉人笑罵，不惜傾其所有，千里運柩，歸葬先塋，此種成見，未免太迂。

普通種地一頃，可以收糜子四十石，無法運賣，人畜共食，布疋雜貨，則賣羊毛、羊皮以購之物，價甚低，糜子一石，不到二元，羊肉每元十斤，豬肉五斤，雞二三隻，麻油十斤，鹽二十八斤，鹽池雖此

百餘里，乃天然之結晶體。蒙人撈自湖中，以易茶米。漢人可往參觀，不得染指。

次日上午放駝，下午二時，由格迭蓋壑啓行。沿途多爲肥沃之土地，豐盛之水草，既可畜牧，復宜耕種。迎面駝隊三四起，所載貨物，羊毛占什之四，羊皮什之一，土膏什之二，空馱什之三。土膏商販，多騎馬騾，三五成羣，日夜兼行，以趕善價。護送兵安寶子，原須再送兩站，中途彼忽請返，并向乘客駝戶，共索賞銀五元。記者初以爲前方恐有險地，故彼倉惶退縮，嗣始詢悉，因甫過之烟商，餌以重金，託其返護也。該護路隊兵餉銀，月祇二元，高擢營長，亦祇十二元，前經大樹灣及柴磴等地，見該伍官兵，多聚賭吸煙於店舖，揮霍無度，今始知其來源由此。無怪當派護送兵時，駝戶懇請「勿派」而不獲也。

入夜，月明如晝，草深沒腹，蒼翠可愛。長行四五十哩，不見一屋，僅一合抱如椅之砂垠中，兩牛軋軋吃草，旁置大車，有人斂臥其上而已。嗣抵水壑子，下駝而止，是日行程，計七十里。此地亦無人家，惟草可供牧，水可供飲。泉自平地湧出，清可數魚。流溪深淺不一，邊沙且易下梭，中浸羊羔，犢牛各一頭，想爲飲水墮溺者。

草地旅行，除備食品，臥具（欲避臥濕地，須用行軍牀）燈燭雨具等物外，尚須酌帶銅子及銀元，以備不時之需。紙幣角票，則云「從未見過」，拒而不用。嘗借村灶烙餅，略給火錢，銀元一元，走遍村鄰，無法找兌，多以雞蛋及山藥蛋爲抵補，又難攜行。又所到各地，不居漢蒙，屢以治病爲由，懇索白糖及人丹一類之藥品，茶糖贈人，最爲可貴之禮品，惜未多帶。

「蒙古包」與「板申」

二十九日午，有一蕃辦蒙人，來帳棚閒談，操艱澀漢語，久坐不去，請其午餐，歡然就席。無何，突聞「色剎諾」之聲，帳後又轉出一紅衣喇嘛，出鼻烟爲敬。（蒙人見面，以交聞鼻烟爲禮，雖無聞烟嗜好，亦須隨時佩帶。）同行皆無之，先來一客，乃出己烟與之換聞，並云：「色——色，加達色剎諾。」嗣邀喇嘛共食，隨亦坐下。食畢，筯底皆酌留餘食。駝伏謂：「口內（內地漢人）某處，主人央請茶食，來賓食後，以少留餘食爲敬，此習或爲蒙人所知，故今未敢盡食。」色剎諾」及「色——色」等語，乃蒙人見面互相道好。蒙人飲食，外賓餓而見之，可與分羹，倘彼見食，主不請之，彼將深恨，所

謂「記吃不記打」是也。」

下午二時，發轍水壑子，二十里大牯子嶺，坡度稍陡，頂成平地，鑿井可飲，路右高嶺，殿角翼然，想爲一大喇嘛廟，惟距遠未能參觀。忽聞「咩咩」哀鳴聲，詢乃駝隊攜犬咬傷羔羊。沿途羊羣甚多，令繩繫犬，但該犬所以咬羊，實因追兔所養成之惡習。金烏西墜，黑夜茫茫，駝伏借電炬認途，以鈴聲聯絡。十時月升，皎潔如晝。行抵四眼井，止而不進，是日行程六十里。朱周兩君叱駝伏云：「如此良夜，曷不再走一程？」駝伏答言不遜，爭鬧幾至動武。予以駝伏未受教育，終日勞碌，性氣粗暴，不無可原，且彼衆我寡，經途爭執，實非所宜，力勸始罷。後駝伏不爲生火汲水，夜半始將晚餐煮熟，忽有駝糞在內，另煮麵條，所費時力尤大，疲倦凍餓，共萃一身，私衷憤急，言語難喻。此雖明知駝伏搗鬼，但亦無如之何。俗云：「車船店脚牙，無罪也當殺。」此之謂歟？

宿處爲嶺上廣場，有井四，地因得名。各井相距七八丈，深約三丈，水僅尺許，潢如泥漿，且相戒僅供人用，駝則不得飲之。駝因胃部構造不同，可五六日不飲水。

翌日清晨，蒙婦自騎白馬，驅一駕桶之牛，來井運水，並出羔皮一張，請易糖、茶、人丹，予等所攜

無多，略分贈之，惟須以導觀「蒙古包」(蒙人所居之毡廬)爲條件。彼婦允之，導行二三里，卽至其處。拔山蒿(沙地多年草本，主幹粗如拱木，連枝共高二尺餘)橫砌成牆，作圓形，以爲羊牢，或牛圈，牛圈較小而蓋頂，羊牢較大而露天。蒿牆上曝牛糞，以充燃料。後側另作蒿牆，或以柳爲籬，亦圓形。中有物，如鍋，仆地，是卽蒙古包也。包下圓上尖，內以柳枝編排牢固，形似鳥籠。其外上下周圍，覆以毛毡；南向開門，厚毡爲簾，內形如窰，高約八尺，頂開天窗，通氣透光，雨則蓋之。地爲包範，自作圓形，直徑約丈五，食臥傢具，咸納其中。其佈置略爲：入門左爲賓位(卽包之西部)，來賓可席地東向，左前方(卽西北隅)爲拱神處，置一較小而高之櫃，櫃中部抽屜，雜置零件要物，家長司數錢、銀元，則或窖埋於包外，各作暗號以爲記。櫃上另置木匣，普通供「關老爺」「灶王爺爺」「北斗七星」三神，家人有爲喇嘛者，兼供活佛，及其他雜神，皆以蒙文標之。對方(卽正北部)爲主位，臥時主賓各就原地，頭對神位。未婚兒女，卽與父母同臥於主位，若無已婚子媳及來賓，則可分臥他處。右方(卽東部)爲婦女位，烹飪女紅，皆席地而坐於此，入夜兒媳亦臥於此，頭向父母，足部禮也。有云：「賓至留臥，置棍爲界，天明棍移，主必疑賓，夜有戲侮婦女之嫌。」實則並無其事。所餘近門空地，

(即東南隅)則置糧缸糞倉(燃料)中央爲灶，夏用土砌以防熱，冬換鐵爐以取煖。婦女內急人前不差，但與男子各有定所，普通包東數十步，可棄爐灰，亦即婦女之露天廁所，包西縛馬處，即爲男子便溺之地。男女所穿布衣羊裘，入夜即多藉爲蓋被。抓食羊肉，油揩衣襟，至發亮光。地墊毡毯，亦多滲透沙土。不衛生自易染病，病時引爲大辱，羞告他人，不求醫藥，唯知念經。居近交通便利處者，今亦粗知藥用人丹而已。

蒙人居處，蒙古包(蒙語稱哥勒)外，尙有所謂「板申」(亦蒙古語)建築一如土屋，此乃仿自漢室，居者恆爲較有之家，且不欲擅移他處者。該蒙婦導觀板申一處，土炕器物，幾全漢化。內坐年近四十之婦人，爲一十四五齡之女子剪髮，驟見客至，殊不驚駭，問之則答，不問亦不語，俛首仍操舊式鐵剪，憂憂剪髮如故，似有特別定性也者。女則明眸皓齒，欲笑不笑；另一較幼者，跑跪客前，謫視弗去。後請攝影，彼等躊躇良久，頗似心殊不願，但又碍難却命，俟換另衣出，亦非新物，且多縫補處。攝後女即掃髮，遠埋沙中。

下午二時，由四眼井啓行，過一圓形廣場，較上海跑馬場大十數倍，蒿草茸茸，形似黃氈，近邊

處，微有耕地。行四小時，始盡廣場，而漸下坡。遇有遷家者，牛羊約百頭，傢具極簡單，男爲漢裝，女則蒙飾。問其「何處人？」答曰「中國人。」再問「何省何縣？」答「卽草地。」問「然則汝固蒙人也？」彼笑曰：「蒙古亦中國，中國亦蒙古也。」此答雖有語病，尙具國家觀念。夜十一時，宿如來極靈昭，計行七十里，雷電交作，密雲未雨。附近有井數眼，水甚清旺。

蒙人摩頂結婚及天火葬

五月一日上午八時，參觀如來極靈廟，廟距宿地二三里，殿宇塔台，概爲白沙泥所建，皎然如粉堊，遠在十數里外，卽可見之。中有蒙古包，以供喇嘛藏糧，有東西大殿二，東殿供如來等佛像，尙莊嚴，陳設亦多貴品。西殿供伽藍、牛頭、馬面一類之神怪像，中有所謂歡喜佛（蒙名「德謨雀克」）者，乃一四臉八臂，揚眉露齒之男佛，抱一玉面披髮之女神，皆裸體作猥褻狀，下蔽黃綾，喇嘛囑勿掀視，但其個中淫態，必甚於誨淫春畫無疑。叩供該佛來歷，喇嘛瞠目莫對。意者，此殆象徵混沌原始，造物生人，亦如伏羲八卦，陰陽配合之理，不過後者意會較雅，前者像形特俗乎？然果如此，塑置

寺廟喇嘛朝夕晤對，究非所宜也。

導遊喇嘛名吟，初疑我輩爲外人，堅不啓唇，隔窗與語，概以「莫得貴」（卽不知道）爲答。後經朱君詳告來意，彼始操漢語問曰：「是打『南政府』來的嗎？」旋開門以迓，并自道其一九歲當喇嘛，二十五歲到過北京，弟兄三人，伯仲皆爲喇嘛，惟季子居俗，在廟所需肉食，（蒙古喇嘛不忌口）多爲家中源源供給，在廟日唸經一次曰小唸，舊歷每月初一十五及諸佛誕日曰大唸，大唸喇嘛衆多，開消全用廟款，鐘鼓喧天，熱鬧非常」云云。其臥炕上，置有紅漆木盒，啓蓋視之內乃炒米、酥油、茶磚等物，并供班禪小照。有泥水匠數人，原籍陝西，到此受苦，（做工曰受苦，乃草地俗稱）垂十餘載，爲談蒙人習俗甚詳，喇嘛環立靜聽，言誤卽予以更正。所談各節，略紀如下：

蒙人性勇敢，不事農耕，專以游牧爲生，男女皆善騎，男子尤好競馳，上下山谷，疾如迅風。病則燒石自斃，私不告人。食品羊肉酪漿，係己所有，炒米及所衣布匹，多以羊易。與內地近邊處，食住已漸漢化。舊歷元旦，王府貴族，所居若非蒙古包，仍用蒙文春聯。普通人民，則赴昭廟，向喇嘛叩頭，回包吃茶畢，祈福或求病愈者，又往廟外，繞行十餘週。親友相見，拜賀者少，不拜賀者多。是日最忌以

火給人，食肉特較平時爲豐，若尊長或喇嘛，贈以哈達（一種絲織品）或餉以馬首羊尾，受之者，將視爲無上之尊榮吉利。十五日，請大喇嘛摩頂，喇嘛以木竿繫紅布，環擊各頂，中則喜，否則久候不去。各廟喇嘛，自元旦至十五，大唸十五日。六月亦然。大喇嘛亦云活佛，端坐殿中誦經，其餘喇嘛三十二人，蟒袍彩服，首帶假面具，分裝天王菩薩，牛頭馬面諸像，擊鼓震鐃，大吹號筒，時作對舞，時爲合跳。有一鬼物，以酥油麵和而捏成，其色土紅，置三角木盤內，下襯三角綢幅，天王一人盤放地上，喇嘛所裝諸神像，皆一一向彼作法鎮壓，後以木劍支解之，誦誦經咒，鼓樂鳴鑼，遠送廟外而還。是日執事喇嘛，大收民人佈施。（此種「大唸」儀式，北平雍和宮，於每年舊曆二月二十九日亦舉行之，觀者塞途，咸稱「打鬼」亦云「跳鬼」。）

父母歿，男女哀哭，請喇嘛卜葬，委尸沙漠或邱陵，并唸經祝死者超昇。翌日，或隔三日往視，禽獸（多爲畜犬）食之則吉，否則另請喇嘛祝禱，移尸他處，必至禽獸果腹而後已。此之謂「天葬」。若係大喇嘛，或較富有之家，則馱尸於灶坑，以火焚之，名曰「火葬」。死者之男女，解散髮辮，反穿衣服，一月卽止。每逢忌日，亦請喇嘛誦經，除夕且有哭泣者，惟不上墳墓祭。

婚姻有以媒妁而定者，有以私合而成者，有以跑馬賭勝，以資取舍者。婚年男多十七八，女爲十五六，迎禮賄賂，豐儉無定。親迎多在日落時，新郎騎馬至女家，岳父迎之入，跪拜岳父母，并點送禮品。新婦以布蒙面，端坐另室；媒人乃導新郎至，解散二人髮辮，同沐一盆。嗣新郎將烹熟羊腩，一折爲二，與新婦分食已，復出就岳父酒席。席罷告歸，新婦偕往，皆騎善走之馬。至則包外設火，夫婦下馬同拜之，曰：「拜灶火神。」次及翁姑尊長，旋設饌款賓，互相笑謔，乃至天明。次夜另闢一包，同居三日。歸甯娘家，新郎陪居三日，後又同返。男女自結婚後，無論對內對外，女子責任恆較大於男子，男多游惰，女多勤苦，此殆普通之現象。牛羊財物，有合辦者，有各自經守者，若夫婦不合，則揚土以離婚。

下午二時，由如來極靈廟啓行，天候驟熱，披襟當風。老蒿初吐新葉，長四五分，馬蓮花亦已盛開，遍地皆是。三十里過一山坡，黃石層疊突縮，狀似秋雲。石下有井，深十餘丈，距井三里處，見板中三四間，羊羣二百餘頭，白馬數十匹。道西窪地，一湖渙然，周約二十里，湖濱沙灘，白礫如霜。入夜，過一長約八里之鹽灘，表層皚然，裏爲軟土稀泥，駝蹄滑陷，踣伏不起者數頭，輾之則作長鳴，哀

不忍聞。駝載重三四百斤，長行五六十里，黑夜泥灘，甯不困憊？鹽本人生素素，無人採取，貨棄於地，反見其害，不勝惋惜！後費九牛二虎之力，始盡灘而達旱地，曰棗樹，因宿焉。是日計行七十里。有井甚深，地名棗樹，意必有樹，實則濯濯一如前幾日，大失所望！

駝馬性真人心常假

二日朝曦初昇，近居三四里內之蒙婦女，騎馬驅牛，來井汲水，皮鞭旗袍，動作矯捷，駝伏與之攀談，不輕言笑，蒙古包多建於斜坡上，以圖向日，并便望羊，井則多就平地而掘，相距數里，故須以馬運水。一蒙叟執皮易麵，駝伏抑皮昂麵，故爲刁難。叟操漢語云：「駝馬性真，人心常假。」此殆蒙人格言，殊覺傲揚。叟解開腰帶（蒙人穿長裳，腰繫布帶，行時則揣衣角於內，帶空且可置物）傾出鹽粒一升，舉贈駝伏，請酬白麵少許。駝伏謂：「長途攜食無多，時虞難以自給，青鹽乃此間土產，既贈何尙望報耶？」叟喟然嘆曰：「包頭駝伏，真不好交與啦！吃人的油，比吃牲口的肉，更厲害啦！」聞之，不禁粲然！昨夜駝深陷泥灘，爲之跛足者計三頭，彼叟自稱獸醫，錐股流血，醫好其二；

餘一另有他病，豈願留而醫之，愈則給酬二元，死則一元，惟須駝之嘴皮，以爲憑信。

下午三時，由棗樹啓行，沙土平坦，約百里，遍生野苜蓿，不雜蒿草，如曾經耕耨者然。但無犁痕，亦無人烟，料非熟荒。七十里，鹹湖，設帳而宿。有井無梁，駝糞吹入甚多，色黃味苦，駝伏汲飲如故，然亦不得已也。

內蒙盛產鹽，尤多出鹹，僅鄂托克旗一旗，鹹湖大者達四，蒙人不知開採，久任貨棄於地。寧夏閩人鄭海峯，善與鄂托克交，鄭貸王款，本利計達八十餘萬元。前清光緒二十年，款數雖僅二十餘萬，王卽無力清償，乃將察汗、那林、哈馬、圪汰、淖三鹹湖質鄭。餘一湖面積較小，鹹質最佳，惟王迷信其爲神湖，禁止開採。否將禍及全旗牛羊，遭瘟而死，故極力保護之。鄭得王湖，慘淡經營，同時開採，暢銷甘、寧、青等地，垂三十餘年，大有取之不竭之勢。鹹場曰大興公司，對王欠款八十餘萬元，除優待不再起利外，每年并供給王府，約值三千元之日常用品。察汗鹹湖，離宿地十五里，適在明日所經路旁，決往參觀。

次晨，約伴先行，步至察汗鹹湖。湖面南北長凡二十里，東西四五里，一片白色，燭灼眩目，皆數

尺厚之天然結晶蠟也。開採之法，輕而易舉。冬春兩季，挖剖成塊，重一二百斤，堆砌湖濱，巍然如山。厥名生蠟，百斤值洋二元。細塊碎屑，煉為熟蠟，每百斤則售二元四角。駝運寧夏，生者五元，熟者六元餘。煉蠟純用土法，先將生蠟浸水融解，去其沉澱沙土，熬濃取出，範以長方模型，曬至半乾，藏諸地窖，須防太乾，又成粉碎也。公司有灶十六口，工人四，日出熟蠟十六塊，工資每人月得六元，搬運生蠟者三元，皆供食。斧削生蠟者，每塊六分，日可共得一元左右，但不供食。食為糜米，平日無菜，年節朔望，酌給肉麵。衣褲內夾駝毛，綻露於外，蓄髮垂辮，殊不像人。有數青年工人，朱君問其一願否同往寧夏。彼等率爾應曰：「縱死不願，恐被『拾』去當兵也！」細詢之，則云：「兩月前，某工將屆婚期，赴寧夏購物，忽失蹤。其父探實，乃在某營充兵，詣營請釋。咸曰：『此乃途中『拾』來，云係爾子，其誰信之？』其父哭歸，幾成狂病。」談畢，予甚覺其『拾』之一字，妙用無窮，大笑不已。白君原寧夏人，乃頻書 *There* 於地，殆疑予不之信也。

午後三時，駝隊來至，見所載洋蠟甚多，不禁深有感覺。蒙地產蠟，如此豐富，而西北廣牧牛羊，產油特多，此皆為精製胰子肥皂之原料。惜無人提倡製造，遂使天津洋蠟大批輸入，利源外溢，生

計日艱，金盃討飯，可哀亦復可憐！入夜，黑雲四起，密蔽星光。前客「手照」電光，誤觸後駝之眼，後駝大驚逃散，棄貨遍野。後至駝貨尋齊，趕至目的地——石坂井時，途程不過七十里，而東方行將發白矣。井計三眼，相離不遠，兩苦一甜，殊爲可奇。

翌日上午九時，蒙女二人來井飲羊，一年可十七，一僅十齡，眉黝齒皓，體格健美。運轆駝伏，操蒙語，與談，始悉兩女非姊妹，然皆幼失怙恃，特爲鄂托王爺（王府距此約四里，王爺赴召拜佛，三日未歸，故未趨訪）牧羊供衣食，無工資，業經五載矣。王爺畜羊四千數百頭，馬五百匹，均派本旗人民輪流牧放。衙門及王府所用差役，亦爲人民輪充，人各一月，俗稱「差事」。又王府所養之羊，多徵自民間，所謂五十抓一，一百抓二是也。

白君出畫報與觀，二女手指口語，意甚歡喜。見飛機、腳踏車、照像機諸圖，長女則操漢語，稱爲「飛機」、「汽車」、「無線電」，一中兩悞，清晰可聽。衆謂彼殆能操流利之漢言，實則不然，因此數物，非蒙地固有，其名稱，乃由漢語轉傳於內，故仍襲用外語也。後范君執缸作示，詢其有否羊乳可賣，長者解意，令幼女牽一牝羊至，已則跪地擠乳，頃卽滿缸。予乘機攝影，爲彼所見，堅請立即洗贈一

張態可掬，嗣又續來蒙婦二人，舉止莊重，不笑不言，毫無二女之天真，此殆嫁後禮教束縛使然歟？

下午二時，由石坂井啓行，遙見鄂托王府（私邸）及衙門，前後相隔約一箭，皆爲中式四合瓦房。薄暮，過一高崗，瓦房三所，傳爲兵營，實無一卒，夜黑雲濃，迷途失向，駝隊分爲數截，無法聯絡，因就一河邊而止，帳棚甫張，大雨旋至。是日計行六十里，距目的地乾井，尙有二十里。

欣然遙望賀蘭山

五日，天雨未晴，仍留原地。同行諸君，終日悶坐，無以爲樂，有講笑話者，有飲酒行令者，有補縫衣服者。駝夫吟曲唱調，梳頭結髮，將所拾駝毛（天氣漸熱，駝毛漸脫，盛暑脫盡，不能運載，卽須放場）搓捻繩線，各適性好，不一而足。記者不耐烟熏聲嘈，戴笠外出，樵採野蔥，聊資消遣。有二紅纓頂帽，蹄袖長袍之蒙人，由西南奔馳而來，料爲王府官吏，要路向彼問好。彼等能操漢語，云「乃鄂托旗衙門之司爺」，知我遠從東南來，旋下馬與談，開口卽稱「五族共和，咱們都是一家」，繼則

般般致問「東三省着小日本抓去啦，中央好拿回來嗎？」奉軍遠在北京嗎？「你們（指記者）公爺和好嗎？」宣統是日本人的外甥，聽說他又聽他舅爺的話，又討日本女人了。真的嗎？」記者一簡答後，略詢王府治民情形如下：

據談王爺一脈相傳，下轄「甲郎」（若縣長）四，每甲郎又管「酥穆漲格」五六人，每酥穆漲格又管若干蒙古包，若干民人，財產（牛羊）情形，遷住何處，均有冊簿可查，以便徵取糧草。人民犯法，盜罪極重，偷羊，體罰已屬不輕，偷馬，每因重責致死。且沙地偷畜，易尋踪跡，而喇嘛亦可卜盜之所去，破獲極易，人無敢犯。此外，人民各事游牧，交與關係甚少，糾紛事件，自亦因之而減。所徵一逢百抓二，五十抓一」之犒勞羊，按財產多寡，略收二三元之蒙古包款（孤老赤貧，概行蠲免，孤兒獨女，王府尙設法扶養）皆爲人民力量所能及，不致追繳監罰。故衙門幾等虛設，官吏如吃白俸也。王府係老王爺及小王爺之私邸，衙門爲辦公之所，設官管理，舉凡大小公事，均須經過衙門，然後轉呈王府，吏民參謁王爺，接見貴賓，請安跪拜之儀式，一如遜清。王府衙門，門甬庭堂，花苑照壁，純取中式之局勢，惟門楹所貼春聯，非漢文特蒙字而已。小王爺已能帶兵，老王爺漸不問事，

當赴新昭拜佛新昭爲鄂托克旗之大廟，殿宇禪房，俱中式建築，宏壯可觀。正殿三層，中置銅質包金之佛像二尊，各高丈許。昭建已數百年，十餘年前裝修一次，化銀三萬餘兩，每值大唵喇嘛多至數百云云。

嗣與蒙吏告別，緣溪而行，兩岸清草如茵，且有小花無數，香芳鬥豔，不知其名。忽見怪羊二三十頭，毛黃紅，頸長腿細，略似麋鹿。正俯首吃草，聞聲然足音，忽掉頭相向，角銳目炯，狀至可駭。予乃微退數武，彼仍昂首不動，投之以石，閃然而逃，躍進如飛，瞬達里許，又羣立昂視如初。奔返以告駝夫，據談：「此曰黃羊，一名野羊，爲數既多，必有幼者，盍速獵之。」乃分執鐵剗火槍，奔往原處，羊羣已不復見，惟有無數蹄跡，深陷沙際而已。內蒙地曠人稀，蒿深草豐，黃羊繁殖其間，千百成羣，性靈行敏，弋人何慕，以生以息，可謂自得其所矣。

此次長征十餘日，不見一樹，草地森林，可謂全無。聞黃河近岸，盛產紅柳，細枝叢生，高達丈餘，凡蒙古包所用格條，以及編製筐羅羊圈之屬，皆取給於紅柳，惜未見之。此外漫山遍野，時觸眼靡者，多爲（一）雉鷄草，叢生，高六七尺，莖堅韌，可作繩，草內多產雉鷄，或以此得名，牲畜可食。（二）苦

槐子，根味甚苦，爲治喉症良藥，即山豆根也，葉似槐，故俗以爲名。(三)山蒿，夏秋綠色，冬春黃色，大半皆爲山蒿，駝喜食之。(四)枸杞，亦藥品也，多叢生，枝長三四尺。(五)甘草，形似苦槐，蔓生遍地，細辨始知。(六)野麥子，形如小麥，葉細而穗小，爲最良之牧草，尙有所謂「乳草」者，牲畜食之，極富滋養料，日人某博士，爲欲研究此草，曾作蒙古之行，同行無人認識，未獲辨認爲憾。(七)布袋干，亦叢生，高不盈尺，形如蓬。(八)肉蓯蓉，形狀如魚，不現枝葉於外，土鬆觸起，可挖得之。(九)鎮陽，味甘，形似小紅蘿蔔，爲壯陽用，惟產量遠不如甘草、黃柏等物之豐。

六日，上午陰而不雨，大風颼颼，寒氣逼人，草地平闊，無物障蔽，風來一往無阻，自較內地迅速。午後，風歇雲霽，整裝啓行，初遇三蒙人，紅頂黃馬，急馳而過，瞬息卽逝。十里白水河，水淺而寬，過河緩行沙滾，軟而動盪，如襯彈簧，殊覺有趣。但駝蹄砰然深陷，卽有白漿高噴，騎者突受驚駭，衣服且爲泥污，旁有沙嶺，風吹沙颼，飛流如瀑布，殊爲美觀。夜宿烏蘭樹，計行七十里。有一獨株樹，巍立高崗，幢然如傘，葉鍼或闊，遠不可視，地因得名。井水可飲。

七日下午啓程過烏蘭坦子，其地蒿草被火燒去，膏壤千頃，無人問耕。二十里雙井子，井深六

尺。此去，遠在三百里外之賀蘭山，一綫蔚藍，已隱約可見，俗稱「見山如見曙夏」，不覺欣然而喜，四十五里苦水井子，設帳而宿，是日計行六十五里。井深味苦，勉可飲之。途中尚有麻水及礬水，水味澀苦，誤宿該兩站，不但人難入口，即駝亦不能飲，我等早已越過，殊爲慶幸。

事權大於男子之蒙婦

八日上午，因駝夫屢請購羊，以犒彼等，予與朱君，特赴蒙古包一處，有犬碩大如小驢，狂吠而不傷人，主人出視，吠聲卽止。主人係一女喇嘛，不諳語言，朱君指羊計金，以示購意，彼則佯裝不懂，轉身入包。予等空返，犬不追吠。下午二時，發苦水井子，所經沙地漸少，粘土增多，駝行塵颶如放烟砲。中途遇蒙叟，自云「有羊願賣，實價每頭八元。」偕往牧場，見其婦女，席地袒臥，客至整襟以遊，婦首環佩瑯璫，重恐逾斤，女無裝飾，僅垂雙辮。朱君贈女糖餅，母女各食其一，餘則持奔包內，蓋欲分贈他人也。予等以驢載羊，甫欲牽行，該婦以遠賓，請此不易，復返一金以爲壽，較彼晨遇之女喇嘛，面冷心鐵，令人不信其同爲一民族。朱君與予，俟追及駝隊，已迂行十餘里，汗流如雨，而白君猶

以鄭伯見譏。

夜十一時，行抵白土井，見先到駝隊，已將平場占盡，特另尋一蒿地，設帳而宿。是日途程計七十里，此地土白如石灰，有井八，相距數丈，其味一甜七苦，殊爲可怪！

九日上午八時，綏遠沃野設治局，派槍兵四人，便衣六人，來收駝捐，每駝二角，我隊貨駝七十餘，應納捐十四元。周君曾任某縣公安局長，從中關說，八元了事，惟不填發捐票。其餘駝隊，有出麩者，有繳銀者，有開票者，亦有不開票者。觀收捐人所帶袖章，一爲綏遠省政府稽查處沃野分處，一爲沃野設治局，當有運毛東往之某駝隊，私運土膏，暗藏於布皮草心之駝鞍中，稽查人以鐵條探而獲之。

據寧夏石連清君所談：沃野設治局，卽在陶樂湖灘，該灘昔爲黃河正流，光緒年間，河向西傾，澄淤成灘，俗傳陶樂兩姓，牧畜其地，故名。河再西移，平羅縣東永惠村、五堆子地方，完全沖置河東，居民從而移墾，旋因耕牧關係，發生漢蒙爭灘問題，交涉結果，立碑爲界，碑東爲鄂托克旗牧地，碑西爲寧夏平羅縣屬，居民約百餘家，什九爲平羅人，先後十餘年，墾地不過數百頃，地介黃河與東

山間南北狹長七十餘里，東西寬窄不一，平均約三里許，與甯夏相距僅百餘里。每年甯省出產羊毛、蔬、甘草、枸杞、髮菜及其他藥材，大部由此灘運出，而平、津、滬、漢來貨，亦多經此入甯，無論何時，車馬不絕，入冬尤甚，實爲草地交通之要衝。十八年十月，甯夏省府擬具設治辦法，業經內部轉行政院，照准設治。詎綏遠省府亦於十一月間，咨內部轉行鄂托克旗境內，增設沃野設治局，並謂陶樂灘包括其行政區域範圍內，應將甯夏陶樂灘設治局撤銷，雙方迭經爭執，結果卒歸沃野設治，現甯省平羅民衆，尙以「陶樂爲平羅淤出之地，應歸甯省管轄，綏寧兩省分疆，應以東山界碑爲界，不能以水流無定之黃河爲憑」等理由，時出反對呼聲云云。（按沃野設治局，即在陶樂，離甯夏僅百餘里，地圖所載位置每多沿誤。）

白土井距黃河渡口，尙百餘里，有人送信至，云「通昌渡口，平靜可渡。」送信者蒙裝騎馬，年已四十二，原爲陝西人，自十五歲到此做工，勤苦二十餘載，血汗所積，計有羊百五十頭，馬六匹，已可稱小康之家矣。惟彼欲娶蒙婦，格於禮例，久未成功，最近王府所轄甲郎名布英鼠者，會商酥穆漲格（官名）白英丟領（人名）賜彼蒙名，曰倒頭馬，並爲指一孀婦，囑娶爲室，惟所索財禮甚多，僅

該婦首飾，兩幅珥環，一雙珠串，垂肩寶山，需費即達三十餘元，尚爲中下品，若佩以珍珠，（普通多以羊骨染色製成），其價更無限量。故計蒙人之財產，首看牧羊多寡，次觀婦飾貴賤，則思過半矣。有問「倒頭馬」取意云何？彼答「意爲「站得住」，至布英鼠與白英丟領兩名，則有「老財主」與「一生有錢」之意。」

蒙人日常生活，早六時起，略食炒米、油茶畢，即將牲畜驅往飲水，牧於草野。午後三四時，歸飲茶米一次，或早帶乾糧亦可。直至六七時，一鞭殘照，呵羊入圈，擠乳汲水，忙碌晚餐，羊肉煮糜，多於此次食之。冬日大雪，深居簡出，大多僅飽食羊肉一餐，暢飲雪融濃茶數盃。普通婦女責任大於男子，所以一切實權，亦多操自婦女。舉凡尋柴汲水，縫紉烹食，牧羊擠乳，皆自婦女任之。男子則多尋親訪友，遠遊拜佛，馳騁百里，數日不歸。每年七月十四至十六三日，更不遠千里，豐裹餼糧，聚會昭廟，人山人海，以爲跳鬼、賽騎、摔角之競賽，王爺並備銀元茶磚，以賞勝者。此誠爲蒙人終歲散居，一朝樂聚之盛會也。

蒙人主要食品，除羊肉、糜米及茶而外，卽爲酥油。其製法，每日擠取牛羊之乳，盛以缸瓶，酸酵

即成。若嫩鮮乳，上結薄層，曰乳皮，質良價昂。餘湯即供茶飲，下沉濃質，曰老蛋子，亦稱乳渣，味酸難食。下午二時，由白土井啓行，宿站無水，特向蒙人借皮囊四個，裝運而往。行七十里，擇地而宿。地名俗稱官靈都途中曾遇大風，飛蓬滿天，流沙蔽日，景象駭人！

到寧夏人笑影亦笑

十日上午八時，發官靈渡，綏（遠）寧（夏）駝行，各有界限，包頭來寧者多抵河卸駝，另行雇腳入城，駝即速返草地。若過河，須另起寧省駝捐，每頭化銀，多至三元餘，有時且有藉無駝捐，發生抓差之事。而當地駝行，爲營業競爭起見，亦必予以種種不便。此種情形，不僅綏駝爲然，即寧駝赴包，亦莫不然。駝伏欲逃避捐差，本擬昨夜趕至河邊，未曙即返，又恐駝力不勝，改擬今夜行之。嗣朱周兩君，告以素與稅界相識，晝行不致發生意外，又改今晨早發。然駝夫鑒於前車，終不釋懷，除遣人先往觀察外，并將駝鈴收藏，悄行無聲。情同偷營，行三十里，至草地盡頭，而此際遠兼旬之黃河，已澄然在望。又十里山巒起伏，澗壑深陷，巉巖濯濯，不生草木，宛轉繞下，即抵河邊。貨駝卸堆如山，勢

雖今晚完全渡過，予與周白二君，先行渡往通昌堡，另雇騾馬，以便明日入寧。

堡距河八里，沿途樹林彌望，溝渠縱橫，麥地鋪青，野花爭豔，夏意濃濃，不似河東草地，白沙黃草，猶是三冬氣味，得非「一河分東西，寒燠兩不同」歟？夜宿一回人所開之餅店，壁懸對聯數付，上款賀句，一無所有，下款僅書某人恭賀，亦缺斜不堪。詢之乃悉「纓餽潤資，猶無人代書也。」實用禮品，多不勝舉，沾沾徒務虛表於此，足見因襲性之牢不可破也。主人爲備晚餐，味尙可口。先飲「蓋盃茶」，內置磚茶、紅白糖、棗子、柿餅各物，香甜解渴。若娶新婦，尙加蓮子、杏仁、葡萄、芝蔴、桂圓、荔枝諸品，厥名「花茶」，傳係西夏赫連勃勃某妃所發明。後人歡譙嘉賓，照例僅飲糖水，不能盡食茶心，茶心隨烹隨棄，亦謔會中之浪費也。

翌晨就堡略作小遊，居民屋宇齊嚴，體幹健壯，什九皆爲回族；若門戶舊壞，精神萎靡者，不問亦可料其必爲漢民也。蓋回人多勤苦，無烟癖，漢人則「無烟不吸，有錢便懶。」其在生活上之表現，自各迥然不同。此不僅個人觀察如此，寧人亦多承認之。吾漢族乎，旣自覺矣，尙不自振，更待何時！一清真寺，孫殿英犯寧佈告，尙貼其門，略謂「凡我官兵不准入內，以維軍譽，并免傷民族感情。」

知孫軍已進抵於此，惟未在此接火，幸免城魚之殃。此間田地，可灌唐渠之水，質味膏腴，產量素豐。普通地價，每畝六十方丈，值價百元，此則稱「能種雅片之上上地」，若僅可種糧食，則貶價六十元矣。向地主租耕，不納壓租，所繳租數，多為主四佃六之標準。田隅地角，叢葬回塚，形作長方，高出地面尺許，頂平邊級，以土壘成，旁植柳樹，絮花正紛紛落地。

堡立小學一所，門爲西式建築，上題「化雨春風」。入爲平屋三四間，學生手執國語常識論語孟子三字經百家姓等書，自由誦讀。問「教員何在？」一生手指一室曰：「在那裏，李老師。」入見二長衾者，皆垂首抱膝，假寐炕上，學生呼醒，因先問一老者：「尊姓？」答曰：「不敢，姓李。」次及年青者，所答亦然。問「是否一爲校長，一爲校員？」老者答：「教員僅我一人，彼（指年青者）乃小犬，助打紅墨，校長乃百家姓之頭一姓，若無要事，不輕到校。」問「教科如何？」答：「學生四十餘人，程度至爲不齊，不教四書，家長又不歡迎，全教四書，又與教局章程抵觸，故新舊各科，混合教授，唱歌也有，體操也有，倘廢除舊書，全讀新書，不但說話，連文彩沒有，卽朋友初見，互談姓氏，亦往往格不相入。請教先生（指記者）到寧貴幹，聽是南方口音，寧省財教兩廳長，亦南方人，若往求事，必

有好差！談至此，店主來呼，出見留河行李，刻已運至，乃整裝而發。

五里，通貴堡，戶口七八十，同居什九。漢居什一，孫軍犯寧時，曾搜糧於此，後彼失敗，似因有通敵嫌疑之窮戶，忽被面部蒙有白巾之人，仇殺數家，幸當局迅予注意，此一不幸事，遂潛消於無形。此去堡舍益多，雞犬相聞，水利土肥，甲於西北。溪梅園桃，結實累累，大如拇指，望生酸涎。倘於三春過此，碧波良田，落英繽紛，必興置身桃源之感。一寧夏爲塞北之江南。一斯言信不我欺！農場作物，粟約占百分之三十五，麥及雜糧，約占百分之三十。未種閒地，約占百分之三十五，大部份係候種秋糧，小部份已成三數年未種之熟荒。農夫農婦，頭帶笈笈草帽，手握數寸小鋤，膝行罌粟畦中，從事耘草工作。

二十里，遠見雙塔，傲然插霄。白君告以「此爲北塔，孫軍攻城，卽敗北於其下；彼爲西塔，係在城中，曾受地震之害。雙塔一見，寧城亦將至矣！」再行十五里，經一鹽沼，并正在拆除中之高台寺，卽抵寧夏東門。城高三丈許，外層磚石，因防孫軍攻扒，已被拆加雉堞之上，內土外裸，甚爲堅固，不易透下。守城槍兵三，令下驢檢查，并將護照，呈排長驗視。排長高坐城樓，戰傷未愈，策杖倚堞，俯詢

數言，始准入城。城中僅有旅館一處，傷兵尙未移出，白君邀宿其家，款待周至，盛情可感。晚應周君「第一池」沐浴之約，攬鏡自照，鬚髮皆長，面目全非，不覺人笑影亦笑。

寧省當局談政况

寧夏古雍州地，漢武帝驅逐匈奴，收河南北，立朔方郡，開渠屯田，生聚教訓，遂蔚爲西北一大都會。唐建節度使於靈武，經營擊割，不遺餘力。安祿山叛，肅宗避亂靈武，復定中興之基。宋初爲元昊所竊據，稱興慶府。元改寧夏路，明置寧夏衛，清置寧夏道，更添置將軍於滿城（一名新城，距寧夏十里，全住旗人，今之衰落景象，甚於湖北荊州）以資鎮懾。民國多因其舊，稱寧夏府，屬於甘肅。至十七年秋，南北統一，國府以甘肅幅員遼闊，劃分甘寧、青三省，爲縮小範圍，易於敷治，兼爲開發藏計也。十八年一月，頒佈寧夏建省命令，主席首爲門致中，繼吉鴻昌、馬鴻賓，今馬鴻逵氏甫逾一年，全省面積，據民政廳調查，爲九一一、六〇〇方里，人口一、三五三、八〇三人，惟以連年災禍，人民逃亡甚多，據熟習地方詳情者估計，本省人口，至多不過六十餘萬。阿拉善、額濟納兩蒙

旗均未計入。建省初分九縣，即現有之寧夏、寧朔、中衛、平羅、磴口、預旺、鹽池、金積、靈武，與新設中寧縣（去年爲中衛縣所分設，縣城在甯安堡）共爲十縣。人口以甯朔、靈武、中衛、中甯占多數，平羅、鹽池、預旺、中衛兩旗尤較稀少。全省可耕地，納賦者爲九十餘萬畝，隱而無賦者，尙有五十萬畝之譜。

省會即寧夏城，作長方形，南北凡三里，東西五里餘，周十六里。西負賀蘭山，東帶黃河，頗擅形勢之勝。人口八萬，聚居東南北三城，東西正街，商舖櫛比，貿易尤稱繁盛。西北隅綠園潮濕，空曠幾可闢飛機場，而中山公園、西北運動場及練兵場等在焉。省府房院寬敞，民財教建各廳，先後遷入合署辦公。財務特派員辦事處、省道管理處、各渠辦公處、墾殖局、電話局及各中小學校，則散居各街市中。居室惟官廳官族覆瓦，民皆板屋覆土，猶秦風之遺。中堂供先祖，或懸佛像。茲將分訪各機關當局，關於寧省政况，重要談話，摘紀如次：

省主席馬鴻逵氏云：當此國難嚴重期間，孫殿英軍大舉犯寧，迫而抗戰，實不應該。幸承各方贊助，解決迅速，禍亂未至擴大，但地方公私損失，直接間接，總計已達二千多萬元，思之良可痛心。

國人好將一己利益，重視於他人，國家倒置，卽以此故。今已迭受教訓，當知所自儆矣。寧省範圍小，人口亦少，惟土肥水沃，不但西北少有，卽內地亦罕見，故有天下黃河惟富寧夏之稱。惜自民十四以來，迭遭變故，整理改進，責無旁貸。雖因人力財力限制，一時無以自見，但有志學好做好，並致力於地方福利，此敢自信，亦敢告人。目前寧省要政：（一）爲清丈地畝，平均人民苦樂，減輕人民負擔，並進而謀土地問題之解決。（二）注重教育，廣興人才，以應時勢之需要，而造地方之福益。（三）希望東南各界，能以財力人力之餘裕，源源補益西北之不足，以從事開發西北之實際工作。要之「建設新寧夏」，凡事由好處去做，一乃服務桑梓以來向所懸示之鵠的。假以時日，此一鵠的，可望由一部分之成功，進展至全部分之成功也。

省府祕書長葉向榮氏談討孫戰後工作略云：此次討孫，除戰區夏、朔、平、磴四縣被災慘重外，其他間接受戰事影響者，亦屬至爲痛苦。此後非縣長得人，不足以辦理善後，救濟農村破產。乃會同民廳，調換縣長，另委富有政治經驗，辦事熱心者，以期增進效率，補救劫後元氣。又迭令各縣，不得任用私人。其他工作：（一）調查災情，孫軍以號稱八萬之衆，抗命西犯，於二十三年一月十一日

襲佔磴口，進攻平羅，二十六日迫進省垣，盤據各村寨，任意搜索財物，其逃奔賀蘭山者，凍餓以死，滿谷滿坑，該軍於三月十九日潰退，計盤據兩月有餘，蹂躪慘狀，一言難盡。現災民紛往田野，挖掘麥草根葉（俗名黑菓子）充飢，又採食苦蕒及其他野菜樹葉，但災民衆多，足供採食之草根樹葉甚少，苟不籌賑，更何以堪。（一）籌賑情形，民廳兼辦之賑務會，先後撥洋四千元，並麥子一百五十石，交戰區救濟會發放，另奉中央發給賑款五萬元，正在分配領放中。惟災區廣大，災情奇重，非有鉅款，不足普濟，只好繼續呼籲，爲數十萬災黎請命也。

民政廳長馮澄園氏，談地方情形略云：寧夏自十八年建省後，災禍頻仍，政治方面，殊無良好基礎。去歲省府改組，主席及同人，均以最大決心，改進一切，頗現勃勃生氣，不意孫軍西犯，計畫步驟，曾爲所阻。本省出產豐富，如花馬池、吉郎太之鹽，西山及中衛靈武之炭，均質美量豐。皮毛尤爲大宗出產。荒地約有百萬畝，河渠灌溉，土質肥美，如能移民開發，前途實有莫大之希望。惟交通不便，一切產物，未能暢運出境。人民風氣閉塞，文化落伍。以本省力量，只得於可能範圍內努力，其規模較大之建設與開展，實無力推動，誠屬可憂。至施政計劃，本省當頻年災後之後，又遇討孫大戰，

所損地方元氣，非三五年不能恢復。此後政治設施，不敢好高騖遠，祇將繁細政令，概行摒除，力求清簡，以期休養生息。慎選縣長，訓練區長，以養成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之能力。並抽暇巡視各縣，參酌各地實情，隨時擬定施政計畫。他若興復農村一事，寧省農村經濟破產，無可諱言，挽救之方，惟有希望中央在開發西北聲中，建築包寧、寧蘭幹路（鐵路或公路），並撥鉅款修渠，以免時派渠工塌料，則民力可以稍紓。並望中央接濟本省相當款項，俾能裁免繁重稅捐，減輕人民負擔，並舉辦農民借貸所，或農民銀行，使人民不致受重利盤剝之苦，然後農村經濟，可望復興。此次戰事之損失，經實地調查，夏、朔、平、磴四縣，被災七萬五千餘戶，災民四十五萬八十餘人，砲火創傷，凍餓而死者，五千三百八十四人，牲畜農具，米糧財物，房屋等項之損失，計達千萬元以上，無種仔牛具，耽誤春耕之地，計九十七萬餘畝，刻正多方設法，繼續賑濟。

寧夏水利農礦之富源

寧夏賀山雄峙，可阻寒氣流沙，河流高地，而有灌溉利益，土壤肥沃，物產豐饒，自來得天獨厚；

而人工建設，猶不斷努力，「塞上天府」之稱，遂日益增進其價值。茲據建設廳長余介彝氏，爲該省水利農林工商物產，略如下述：

寧夏自漢唐以還，開渠引水，闢地殖民，一變邊瘠之地，而爲沃壤之區。惟地含鹹質，宜灌溉不宜霖雨。蓋霖雨則鹹質上浮，質堅性劣，有損禾苗。灌溉則河水夾有泥沙，而將鹹質壓沉，略施蒿肥，卽成膏壤。民十八陝甘旱災，餓殍遍野，寧夏獨歌大有，職是故耳。全省大渠有十，曰漢延渠，開自漢代，不知年月，長一百九十五里，經寧朔寧夏二縣，灌田十二萬八千餘畝。曰唐徠渠，開自唐朝，長三百二十里，經寧朔寧夏平羅三縣，灌田十七萬九千餘畝。曰惠農渠，開於清雍正四年，長二百六十二里，經寧朔寧夏平羅三縣，灌田十一萬一千四百餘畝。曰大清渠，開於清康熙四十七年，長七十一里，經寧朔，灌田一萬六千二百餘畝。曰天水渠，開自光緒三十四年，長三十餘里，經寧夏，灌田六千餘畝。（以上五渠係在黃河西岸。）曰秦渠，創於秦代，長一百五十里，經靈武縣，灌田七百餘畝。曰漢渠，創始於漢，重修於清，長一百餘里，經金積，灌地十二萬五千八百畝。曰美利渠，開於明嘉靖壬戌年，經中衛，長二百里，灌田四萬五千餘畝。曰七星渠，開於明代，長一百四十里，經中寧，灌田二萬

七千八百餘畝。曰昌潤渠，開於清雍正四年，長一百三十餘里，經平羅，灌田一千六百九十餘畝，共計灌田約七十一萬一千餘畝。

寧夏肥田良地，雖如上鉅數，而亟待開發之荒野，則不知尚有若干倍蓰。最近墾殖總局調查極使開墾並宜耕種之荒地，計達八十七萬畝之多。其分佈區域如下：

(一)磴口縣。該縣自磴口以東，烏拉河以西，賀蘭以南，黃河以北，除沙漠渠道外，面積約有千餘方里，合五十餘萬畝，向歸阿拉善旗直轄。自庚子變動，教堂賠款未深，竟歸外人整理，開渠放墾，已得良田十餘萬畝，每年僅向阿旗王府納包租銀一萬餘元，而收入乃達四十萬元左右。教堂庚子賠款，不過數百元，且條約期限，已於民十九屆滿，亟應交涉收回，並向王府續租，既可挽回利權，復可增加收入。該縣除有渠可灌之熟田外，未墾荒地，尚有三十餘萬畝，擬開渠溝，一成事實，立變膏壤。

(二)平羅縣之鎮湖堡。該堡居淇恩渠（唐傑渠支渠）近地，東自雙墩子，西至沖口堡，南自二道渠（淇恩渠小支），北至觀湖墩，面積約四百方里，可墾荒地約二十萬畝，倘再引長淇恩渠，穿過

鎮朔堡。至石咀山入河，長約二百餘里，又可墾荒地三十餘萬畝，共計五十餘萬畝。

(三)寧朔縣之河中堡，該堡東自秦渠，西至黃河，長約十五里，南自新接堡，北至黃河，長約二十里，除沙漠、渠道、建築物及已耕地萬餘畝外，尚可墾荒地約七百畝。

總計以上可墾荒地，爲八十七萬畝，按每人墾荒二十畝，可納四萬三千五百人，如數墾成熟地，每歲公私收入，以每畝六元計，可得五百餘萬元。惟開墾時，所需開渠、建村、購置耕具等費，共計三百六十餘萬元，此非政府與地方統盤計畫，通力合作不爲功。

寧夏天然森林，賀蘭山各山口，約計二十萬株，平羅十六萬株，寧朔十萬株，前清歸綠營保護，民國以來，砍伐隨意，日漸稀少。人造森林，嚮未舉辦。民十八改建行省，建廳兼辦河渠水利，始對渠堤樹株，保存擴充，並於沿河淤地，創設苗圃，推廣造林。自余廳長蒞任，每值植樹節期，必督率在廳職員，並令行各縣，一律種栽，嚴飭建設局，逐段逡巡，年來成活之樹，日益蔚然可觀，舊日荒涼情形，漸變葱蘢氣象矣。

省境沃野千里，物產豐富，非僅宜於耕牧，抑且便於工商，如鹽、鹼、皮毛、硝石、甘草、藥材等，每年

均有大宗產量，實亦天賦之工業區也。牛羊駝馬，到處蕃殖；灘羊皮裘，譽滿全國；毛織地氈，亦與包頭產品，同負盛名。惟各種畜皮，年產約一萬四千張，除供本地製箱零用外，其餘大部份，與年產約百餘萬斤之駝羊毛，向來均由商販運至綏津，轉售外商，製成熟貨，再返售中國，漏卮之大，莫此為甚。建廳初設工業試驗場，今更力加擴充，分製皮革、靴鞋、栽毯、紡毛線、編織、肥皂、漂染等料，其中皮革靴鞋等項，出品日多，銷售漸廣。甘草年產約二百萬斤，運銷外國（如日本、仁丹、烟草及芬蘭德國藥用），約三四十萬斤。芬蘭商人維利俄斯，曾發明機器，就地熬膏，運銷外國，獲利甚鉅，後因稅重而歇。現尚有商辦裕甯甘草公司，設機熬之，惟外銷不若前暢。

鑛產以煤為最多，而他項鑛產均未試探，其在阿爾兩蒙旗境，聞五金皆有，究因缺乏專門人才之指導，及資本家之企業，遂致貨棄於地，無法開掘。鹽係天然結晶，產量甚豐，花馬池、惠安池、狗池、燻泥池、蓮花池等，每年結晶成鹽一次，其在蒙地阿拉善、定遠營、察汗、那林、哈馬圪法、淖等各大鹽湖，亦為天然生成，惟顆粒大，而產量多耳。以上各地，每年產鹽總計二三十萬萬斤，天然鹹湖為數尤多，開採之法，僅於冬春兩季，遣工往湖鑿取，每塊重數百斤，運銷本省及陝甘各地，若能採用新

法製成純潔無渣之鹹塊，可望抵制洋鹹之輸入。再用化學方法，提取碳酸曹達與苛性曹達則更可供化學工業原料之需用。計鄂托克旗三大鹹湖（詳見前草地通訊）年可產鹹約二千萬斤，白即納爾，年產約六萬斤，餘多自結自化，無人探問。甚或蒙人認爲神湖，未准開採者亦有之。

寧省四大特產，有指湖鹽、湖鹹、皮毛、甘草者，有指枸杞、甘草、灘羊皮、磉子者，雖略有差異，皆各有其理由在。鹽鹹爲天然富產，枸杞、甘草爲溫補聖藥，灘羊皮毛之灣曲，多至十三道。磉子乃煤礦之一種也，性質絕似木炭，極易燃燒，以灰覆之，時久不熄，若以大塊埋燃於臥炕，更可熱至數十日；惟初燃薰人，須略避之。藥材除枸杞、甘草著名者外，尚有黃耆、黨參、當歸、麝香等。菓品有葡萄、梨、桃、棗、石榴、胡桃等。農產品，麥、玉蜀黍、胡麻、豌豆、高粱、糜子，皆產原地。稻則產於水田，可運銷隴省。

寧夏教育概況

寧省教育，從教部優待寧生升學通令（寧省學生得比照優待蒙藏生章程第三、四條參酌辦理），知較內地學校，不無落伍之處。去歲省府改組，當局對改進教育，頗具決心。惜因經費掣肘，

成績尙難顯著。教廳秘書主任金律和談寧省教育情形如次：

愚與窮，乃國人之通病，而西北人之愚窮，尤較他省爲甚。寧人素以當兵、出門、讀書爲三怕，近因頻年災害，農村經濟破產，不送子弟讀書，非專以可怕，實亦無力也。蓋一般人民，尤其鄉村民衆，咸認讀書爲消費，不如放牛找菜，甚至閒過之爲得計。所謂耕讀傳家也者，亦多迷信私塾經書，苟欲嚴加取締，在環境上，似亦不宜施之過驟。故寧省教育，推進迂滯之因，蓋不僅在教育本身健全與否已也。

去歲省府改組，當局重視教育，小學方面，已有顯著改進，如統一地方教育經費，甄別小學教師，訓練小學校長等是。中等教育，除與學校當局，對原有校數，力謀充實內容外，尙擬籌辦農工職業學校一所，以培養農工業之技術人才；推廣簡易的科學生產方法，以裕社會生產。高等教育，省內尙未籌設，惟對國內留學生，酌給補助費，藉資勵進深造，養成高等教育人材，俾得設施普及教育云。

寧省教育經費，省縣各別收支。縣教費經營下之教育：（一）初等教育，計一八一校，（初級一

四〇校，完全四一校，學生數男九、一九六，女五〇四，合計九、七〇〇，教職員數五〇八，經費數一四三、七二二元。(二)社會教育，社教機關數一三，全年經費數二四、七二八元。

省教費經營下之教育：(一)中等教育，校數四（男中女中師範三校，均在寧夏，餘一初中在中衛），學生數男四〇四，女二三，合計四二七，教職員數七一，全年經費數四、二二六元，戰事結束，政費困難，各機關裁員減薪外，教費曾減至「對成又打八折」，今又改增為「兩個八折」，例如月薪五十元，兩個八折，即得三十二元也。(二)高等教育，國內留學生數，大學二七，專科二，合計二九，全年補助費六、九六〇元，每生每年補助二四〇元。(三)社會教育，社教機關數六，職員數四，全年經費數二、八八〇元，現照八成發給。(四)教育廳，職員數二二，全年經費數三〇〇、七九二元。現合署辦公，職員已減至十三人，薪照本人原額計折，簡任七折，薦任八折，委任九折，然本年一二三月薪，除樞連局、善後局、經徵局、省公安局外，其餘各廳各機關，縱打折扣，尚無照發希望，財政奇窘，可以概見。

據商會及財廳人談：寧夏未建省以前，人民負擔較輕，自建省以後，土地仍舊，出產無增，但機

關林立，政費浩繁，人民負擔，因以日增。捐稅類繁，計其名目，約爲：清鄉費（即烟款捐改稱）、百貨特稅、煙酒公賣、紙煙特稅、牲畜稅、屠宰稅、羊腸稅、地丁銀、地丁糧、駝捐、船捐、斗行捐、木捐、行捐（油醋、磨紙、香牙、銅鐵皮各行）、以上歸財政廳徵收；渠工、墾料、罰夫，以上歸建設廳。善後捐、烟膏捐，以上歸財廳代辦。煙燈捐（寧夏城內，全年共收四萬餘元，其餘未詳，然亦可測煙禍之烈矣）、房捐（市房每間每月二角，住房一角）、花戶捐、路燈捐、菜灘捐、水車捐、店簿捐、飛機場捐、飛機捐、修汽車路捐，以上歸公安局。此外尚有權運局官鹽分銷稅（每年售蒙鹽十六萬包，每包售價十元零五角，權運局年可收四十餘萬元）、墾殖局清丈註冊登記費及各縣羊捐（每頭全年三角五分，由縣府收之）作戰期間，城糧會徵用二千餘石，各縣亦派四萬餘石，尚有慰勞、抬傷兵、提燈、布匹、棉花等費，因之城居人民，燒食兩絕，曾備受凍餒之苦。

再三十五師馬鴻賓部，共有官兵七千二百餘名，每月已由中央撥款七萬元，但官長維持費，月僅得五元、四元、三元不等，士兵則一元五角，而糧秣、炭三項軍需，猶由駐防各縣徵發，各縣有交糧者，有照市價折加現款者（如金積糧價，每年二元之譜，曾以四元折收）炭款亦多如之。馬鴻

資治軍，傳尚嚴明，然究不免有苛索地方之處，其他更當注意矣。

省府主席馬鴻逵氏，鑒諸總理「土地問題能解決，民生問題就可解決六七分」之言，認定庶政之最爲重要者，首爲清丈地畝。去年開始擇縣舉辦，今復繼續推行。雖有無知疑猜，亦不稍假游移。此種精神，良堪贊佩。預料全省土地清丈完畢之時，亦卽人民達到平均苦樂，減輕負擔希望之時。考其原因，計有（一）各縣豪強，兼併田地，每多有田無賦；（二）狡詐土劣，往往捏報水崩、砂壓、雹災、蝗害，豁免正糧；（三）富強剝削貧弱，購買田地，往往不帶糧賦，以致賣主有糧無地，買主有地無糧；（四）私墾荒地，每多隱抗國課；（五）學田、廟田、水手田等，漫無限制，任意避免糧差；（六）自清乾隆清丈後，各縣糧戶紅冊歷時既久，多因死亡逃絕，而錯失其實數；（七）地「糧」既不相隨，則每次按照糧銀數目，攤派差款時，有地無糧之富戶，攤款自少，有糧無地之貧戶，所出反多，遂益造成不均之勢。今既毅然決然，實行清丈，種種弊竇，自可豁清。假定某區，實有耕地十萬畝，現在糧地僅五萬畝，每年所攤捐差，共爲二十萬元，每畝均攤應爲四元。若清丈後，以十萬畝計算，則每畝只攤二元，此卽減輕負擔之一證。聞中衛清丈之成績，實已得到此種良效。倘因糧地倍增，再能酌減

賦稅，是尤人民之馨祝者也。

寧夏戰事趣聞

寧夏物產，雖號豐富，但以交通不便，輸出入均感困難；且因災害頻繁，多難安心生產，以故物價昂貴。至超京滬以上，廿三年夏，因受戰事影響，日常食品，銀幣一元，可購米六斤半，麵本地者六斤，洋麵五斤，肉兩斤，花生兩斤，香油一斤十二兩，青菜七八斤，布疋及其他工業品之價值，恆高平津二倍以上。滬襪原價二角者，到此貴至八角。學校所用書籍文具，價昂更不近情。若向原產地直接購取，往往學期終了，應用書具，尙嫻嫻於千里之外，交通不便，影響如此。寧夏誌載：「食主稻稷，間以麥，貧者飯粟，中人之家，恆以一釜，并炊稻粟，稻奉尊老，稻食卑賤，一似寧夏食品，昔日即未低廉，不過未如目前之昂甚，致使劫後災黎，採食苦蕒也！」

或云：採食苦蕒，要可勉以充飢。若當孫軍攻寧，城門久閉，糧炭兩乏，人民飢寒交迫，生死間不容髮時，乃鉅商（前民廳長兼代主席）馬福壽，特將屯煤居奇，提高十餘倍之價，以致無力購買之

平民窗具燃完之後，只好任聽凜冽寒風，砭骨刺心而已。若彼鉅商，非忍心人乎？戰時冰天凍地，青海援軍，每將甫埋地下之陣亡兵所用棺木，啓出燒燃；若遇紅卍字會之掩屍隊，亦棄屍奪棺而去。寧夏十五路軍，原多直魯豫人，孫殿英部，亦多直魯豫人，嚴陣對壘，往往互呼：「老鄉！你們有大米洋麵麼？若不有，請勿客氣！」老鄉快繳槍繳彈，大家合攏一塊來幹！」老鄉好好準備吧，今夜我們要總攻擊了！」對方應曰：「好好好！歡迎歡迎！」此種羊杜遺風，至今戰區小孩，猶仿學其詞，互呼爲戲，雖曰趣聞，然亦笑裏含悲之慘劇也。

白貢甫氏談寧夏礦業豐富，惜無人實地探採。磴口大英山之鉛，石嘴山之煤與鐵，均甚有名。渣子煤爲極好之燃料，耐燒力可達一晝夜以上。烟煤在石嘴山河拐子一帶所產者，可提煤油百分之十一，中衛產者，可提百分之十五。曩者，馬福祥氏曾擬向德商購機提油，價須六十萬元，而建藥及運費，尙超二倍，故又未果。賀蘭山之石油，石棉及紫晶（卽紫水晶，色如葡萄，極美觀，惟蒙人迷信山靈，未許開採。）石嘴山東之掉子山，廣武西山，皆產鉛鑛。馬氏曾聘一德礦師來寧考察，驟見西山上滿坑滿谷之白石，不禁欣羨曰：「此石可鍊白顏料，善製之，可圖富也；若產敵國，絕無棄

理，何況煤鐵鉛鹽，質良量鉅者哉。」

賀蘭山後，定遠營之鹽池，有名者如吉蘭泰、大青池、和同池等，凡四十餘池，無名者更無其數。最大一池，長九十里，寬四五十里，鹽水浸後，約二十日，卽有天然之結晶鹽，形作方體，較蠶豆微小，亦有作不規則之顆粒者，皆累累然堆砌於湖灘。水由地中冒出，以器盛之，亦能自結鹽晶。池邊駝糞，尤易附着鹽粒，大顆小顆，有如蚌珠。或以繩線，繞編花形於竹枝，以浸鹽水中，隔日取出，鹽晶卽依紋結集，光潔晶滢，煞是可愛。有從鹽池來者，卽多以此賄人。

「賀蘭石硯，＝紫端」最佳，豬肝色者，價無定，次爲羊肝色、豆綠色者。石工有名嚴油子者，能相石，并善刻；然每得一石，必就商於白貢甫氏。白亦硯癖者也，家藏硯譜，可資參照，工獲尤物，不惜善價收藏。此次宋子文氏蒞寧，馬主席特向白處索硯三方，轉贈宋氏，備受歡迎。該硯予嘗見之一，爲紫蟹爪玉池，栩栩如生；一爲青葉托百蓮，雅有香遠益清之幽縵；其餘一硯，似較平平。然徵諸硯譜，皆各具典雅名色，惜未記之。

省立圖書館，設在玉皇閣。閣高三層，登臨憑眺，則萬家全在眼底。閣之三層樓，空無所有，所稱

圖書館蓋尚在籌備期間，中層供闕帝，旁置大鼓，適見一童，踮頂紅布，反覆進退於其下，兩婦手執燃香，頻頻以茶米撒童身，并呼其名，旋呼旋應，聞係「招魂」。寧俗又有客至久不去，主人厭之，暗將鐵錐燒紅，以戳帚柄，盛稱其效勝於「逐客令」，亦可謂迷信之甚矣。

年節禮俗，正月元旦，閨中以花茶，（見前文）奉翁姑及尊客，以爲特敬。四日之午夜，熾鐵或炭，盛盆沃醋，或加松柏，持繞屋行，道吉語，以除不祥，覆之於門外，曰「打醋鏝」。又曰「送五窮」。五日亦有一送五窮者，是日拘忌，非至戚不相往來。七日黃昏後，弱女幼子，懷餅焚香，赴街相呼，名曰「招魂」，或有於七日行之者。上元節，預以泥塑秦檜，夫婦像於通衢，中實柴炭，竟日燒之，曰「燒秦檜」。口臭皆冒烟，觀者大快。（此事與北平火神廟，每舊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燒判官相似。）至夕，婦女遊觀，皆以手摸長舌，名曰「遊百病」。此事今已少舉行，不然，漢奸者流，當可藉以爲傲。二十三日，焚蒺藜於門外，撒以鹽，老幼越跳，名曰「燒疳」。一刷揚其灰，名曰「六穀花」。一以占豐年。二月二日，將元旦所作爐餅，集老幼於庭，食之名「團圓餅」。一取一年團圓之意；或炒豆、黍、麥、各花，啖之，俗謂「炸臭蟲」。中秋瓜果祭月，如有孕婦，閨中用祀月之瓜，從中信手切如

雉堞形，遇單卜男，遇雙卜女，冬至日祀先祖，肉雜粉糜以爲羹，和酒啜之，曰「頭腦酒」。冬至一陽生，取作事有頭腦意。他如元旦拜年，清明掃墓，端午食粽，中秋賞月，重陽登高峯，則全與東南相同。

省府門東，置岳武穆碑，原在縣東忠武廟，地震失而復得，乃武穆自書，送張紫巖北伐者。詩曰：「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幽燕；馬喋關氏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民主，恢復舊神州。」碑寬三尺，高六尺餘，共五行，每字大約四五寸，首行「送紫巖張先生北伐」，末行「紹興五年秋日岳飛」，一筆力雄健，與所書出師表同刊建，始末無從考。城北海寶塔（即北塔），相傳爲赫連勃勃重修，高十四丈五尺，門窗玲瓏透視，洵鉅觀也。

寧蘭道中

由寧夏赴蘭州，原有汽車可達，今無汽油，停開彌月。記者亟欲抵蘭，特向商號設法購油，轉請寧夏省道管理處，賣票開車。據稱：「此程長逾千里，約需汽油十六桶，前開蘭州車，無油駛歸者，尙有三輛，今欲駛往，往返汽油，須概由乘客負擔，計汽油每桶二十六元，往返合價八百餘元，同行不

滿十人，乘坐殊不經濟。一云：聞平日單程票價，祇三十餘元，今超出二倍有奇，且無汽油可買，乃與新約赴蘭侶伴杜玉田、徐登青、羅震中三君計議，改雇轎車二輛，每輛九十元，連車伕可乘三人，行李食糧，亦可同載而行。

五月二十一日晨七時，發寧夏。轎車出南門，各納捐五元，視車伕所得捐票，載僱價爲八十五元。詢乃一若實報僱價九十元，則納捐當達六元餘矣。一車伕并云：一疇昔菜菓小販入城，亦須各繳重捐，嗣馬老太太（意指馬鴻逵太夫人）遊中山公園，購水菓，驚其值昂，詢因捐故，令卽免除，小販甚德感之。一白少甫君送行至五里橋曰：一西行若遇烈風猛雨，卽須迅止高地，以防山洪暴發，流沙捲至。一隨致謝而握別。十五里王元橋飲茶稍息，又十五里大官橋，有於外牆上繪犁耙形，或於門上懸餅及粽，以示屋內出賣其物。初生嬰孩，則懸紅布於門楣，見者須退避，否則主人責其挾邪祟以入，有意害其嬰孩也。五里楊和堡，屋宇櫛比，舊曆每逢一、四、七日，鄉人咸集此以交易。一打尖（中途茶點謂之打尖）時，聞鄉人聚談「抓兵」一駭聞二則，略紀如下：

一昨（十九日）王泰係王二，忽爲某連長反縛來此（卽楊和堡）入其戚家云：尋其弟一逃

兵「王三」後未獲，連長疑其詐。王二亟請另尋他處，足甫跨門，砰然巨聲，腦漿四濺，立即仰斃於地。長悻悻而逸，迄今屍未入棺。又廿三年三月間，曾岡堡有一老翁，亦因子係逃兵，為某部所追究，其子拐槍值洋百元，另雇替兵亦須百元，倘翁不獻原人原槍，須出二百金以了事。翁以子實未歸，或戰時陣亡亦未可知，懇請從緩查辦，出金則絕無其力。追究人乃苦打之，慘聲遠聞。時中央第一師住王洪堡，購糧於曾岡堡，適遇其事，乃釋翁，而因追究人於部，旋為三十五師來片要回云云。馬鴻逵治軍素嚴，如近日（十八日）因公赴平羅，途有某連官兵，以低價強購民煤，正欲進城高販，車運絡繹，避讓不及，馬獵得其情，當即將該官（內有營長）兵等，送交軍法處，體罰後，并定徒刑數年。倘聞類此處置失當之「抓兵」一事，必更將予以相當之裁制也無疑。

復前行，迎面見空牛車二十餘輛，聞係將供某部軍運差事者，伏皆蹙額現愁容。過楊姓堡，堡高二丈八，周約二十餘丈，槍垛牆樓，可供守衛。楊姓有田三百畝，約種雅片十之二，餘種雜糧，平均麥每畝可收五斗，納糧二斗，餘三斗，作價十元，除納清鄉（烟花）費二元三角，渠工壩料一元，雜差費約一元七角，其餘五元，以償種籽肥料人工各費，不敷實甚。種田無利有害，上等田以三十元賣

出尚無人買種雅片雖較有利可圖，惟所需成本甚大（田地須肥沃，手續麻煩）不幸收時逢雨，終年辛勤，即付東流，實亦大害也。

沿途有惠漢雨渠，并行左右。惠渠低於漢渠，惠左高地，欲借用漢水，乃於渠上架槽通之，名曰「飛槽」。又漢水嫌多，欲左洩於黃河，中經惠水，乃於渠底作洞通之，名曰「暗洞」。渠溝槽洞，縱橫相屬，野林村樹，彌望不絕。抵王洪堡而宿，計行程六十里，堡戶口二百餘，中有商舖八家，餘多務農，屬寧朔縣。縣府原在寧夏城內，以東西正街爲界，北爲寧夏，南爲寧朔。民十八，馬仲英攻寧夏，縣府初移滿城（離寧夏十里）民二十，再移於此（即王洪堡）現正建築中。霖雨四十二日，河漲渠漏，堡地卑濕，縣府復南遷二三里，孤立田野中。地面購自民間，每畝不過三十元，已將寨堡街道，劃分清楚，面積約占百畝，屢令附近商民，前往領地蓋屋，每畝收價五十五元，即充築堡之用。商民不聽，將課重稅，迄今兩年餘，竟無一遷附者，殆以商民不舍舊居，且無力另築新屋也。縣府購地清丈時，隱捏漏稅之地面，一被發現，農民深恐受罰，遂置地價不問，咸以「兩免」稱之。

日前宋子文氏蒞寧，赴大壩視察水利，取道於此。縣府恐其往觀黃河渡口，特令鄉民遠赴渡

口，不惜資力，趕搭彩棚，後則宋未往觀，民怨官府。又製長寬二三尺之國旗數百，分發堡民，令於宋經過時，懸示歡迎，每旗工料，不過五角，後按懸戶，各收二元，退則不可，償則無力，民尤嘖有煩言，互呼「吃虧」不已！附近水土，尤較豐沃，農民應納糧賦，每畝爲二斗四，其餘清鄉費及渠工墾料等，與他處略同。

店旁爲「官鹽銷所」，據辦事人談：「人民食鹽，先領執照，照分甲乙丙三等，詳載買鹽人名、住址、家人數、鹽價、鹽重、鹽別，以及幾日吃完等項，每票購鹽重量，不得過五斤，改名移地及過期，均作無效。私鹽一升，罰款二十元以上，六成報上，四成留所給獎；充公之鹽亦如之。鹽產蒙地定遠營，初辦時，嘗有奸商，納賄於稽查，每馬月納五元，私運私販，稽查將往甲堡，彼則繞赴乙堡，雙方預知，從未巧遇。現因查禁嚴密，偷運弊竇，已屢被揭發，無敢爲者。惟官銷所鹽質駁雜，稱量不足，窮鄉僻壤，在所難免。」

小壩與大壩

二十二日晨三時，發王洪堡，晨光稀微中，車掠寧湖縣府而過，僅見平屋數間，照壁一堵，土頂土牆，稍墜白灰而已。郵差驅驢急行過我，下車步行共話。據談：彼當郵差，屈計十年，月得二十餘金，從未拖欠；惟年漸高邁，深恐被辭耳。家住大壩，妻子業農，自耕田地十畝，收麥五石，值價百五十元，除納清鄉費二十五元，渠料壩工十元，糧二石四斗，合七十二元，僅餘四十三元，以充工種肥料，尙可勉強保本。惟遇雜差災害，遂致時虞凍餒。嗣問「種烟與否？」彼答：種烟須擇上地，用好糞，資本甚大，無處借貸；且收時易被人竊，向不種之。然烟雖不種，清鄉費則不可不繳。計寧湖一縣，本年應繳清鄉費，定額三十五萬元，應自五月一日起以五個月爲期，六月底收足三成，八月底再收一次，本月底全數收清。本縣地畝，原額十八萬一千二百畝，去年被災地面，本年尙難耕種，應剔除二萬四千四十餘畝，實存十五萬七千一百五十畝，應照額款，計畝均攤，每畝應繳洋二元二角二分七厘二毫。此外附徵區費若干，刻尙未定，然至少恐亦必在去年徵數二元五角之上。河東金積縣，每畝派至三元三角餘。催徵者除收正數外，尙迫取小費四五角（催差收糧之縣役，多無薪餉）若不與之，則曳以蓆衣物而去。

十五里「惠農渠辦公處」，建堡如方城，牆貼「歡迎以經濟實力開發西北的宋委員長」，「青海軍是西北的活佛」等新舊標語。渠堤掘菜之野叟，殆異吾等行色（同行中有着西服者），拱手與問：「是否與宋同來？」復喃喃自云：「宋將到寧之先一二日，聞將視察大壩，沿途可供休憩處，亦即招待處之農商，曾被區鄉長家喻戶曉，謂『會奉上命，倘宋訪問民情，祇能說好話，切勿說壞話，否則降罪！』」宋在民衆歡迎大會演講，嘗曳杖往聽，見宋面有不愉之色，且演詞不多，得勿我民疾苦，被其覺察，而地方差事苛繁，亦有人冒險上告耶？」要人言行顏色，邊氓注意如此，倘不實際察其疾苦，真正釋其重負，箪食壺漿以迎，豈不大負若心乎？

前行數里，途與漢渠並行。渠垠鼠穴，燕藉爲巢，白卵黃雛，俯探可得；老燕羣飛撲面，似不畏人。過李俊堡、葉昇堡等處，見二三墓地，墳以土坯爲誌，迥與腹地壘土立碑者不同。小壩一水汪然，渠道退溝，橋樑水準諸建築，均得地勢之宜。壩上有亭曰「吸瑞」，聯爲「水滿池塘春草綠，天開圖畫晚山青」。一亭之對岸，爲「漢延渠辦事處」，及其附設之苗圃，龍神祠亦併列焉。渠辦事處內設小學一所，合授科學經書，教師書總理遺囑，「致力革命」爲「致立革命」，「凡四十年」爲「已四

十年。一寧省民廳前廳長某，去年所發登記證書，內載總理訓詞，亦誤「吾黨所宗」之宗爲遵，「主義是從一」之是爲斯，商號久懸不覺，殆亦熟視無覩也。

沿途所經李俊堡、王洪堡、葉昇堡等地，皆以人名得名。渠道縱橫，密如阡陌，土沃產豐，草木幽秀，在在皆非他處所能兼有。下午三時，抵大壩而宿，計行七十里。大壩昔爲西北要衝，後因屢經兵燹，閭閻墟人，烟遂漸稀少。環壩建築，則有唐徠渠辦事處、青來亭、滄浪亭、文昌宮、龍王廟、牛王廟等，壯麗可觀。牛王廟供牛馬二王及蘇武像，香火素旺，修壩開渠，唱戲敬神，遠近聚觀，途爲之塞。今因歲時不稔，災害頻仍，人力自贍不及，香火日見頽廢，無錢唱戲，台遂拆除，住持談及，唏噓不已！

大壩戶口十七家，無商店，皆業農，惟男女多染烟癖。烟燈數達二十餘，有官烟包鎊一所，月納包捐三十六元。河邊盛產蒿草，可作肥料，無資種地者，日採蒿草爲生，計每百斤，可售二毛五分。耕種法甚簡單，翻土於上，鋪蒿於下，播種澆水，卽望收成。牛馬糞則充燃料。春秋糧，每畝共納斗二，夏爲青豆小糜，秋爲麥子豌豆，各配三升。窮農無本下種，糧草仍須照繳，故「逃戶」勝於「絕戶」，荒地已達十之二三。

道聽歌曲甚多，選紀數首如下：一爲「大烟一兩值千金，弟兄幾個誰沒癮，烟葫蘆挖的聲淅淅，半明燈熬的夜沉沉！」二爲「四四方方一塊地，連種了三年的芥子，端起飯盆想起你，手顫了抓不住筷子！」——此曲唱時，如泣如訴，大有「粒粒真辛苦」之意，足見吃飯難，農人吃飯尤難！三爲「妹妹腰細脚又小，大年下的餃子比不了。」舊曆元旦，套地吃餃，以小爲佳，此歌乃喻婦女纏足，較年餃猶小也。按寧省纏足之風，除城市女生逐漸解放外，餘多仍沿陋俗，尤以鄉村回女爲甚。普通放足女子的婚姻問題，往往不若纏足者之易於解決。省會軍政界人，多喜迫納女生爲妾，致引起女生發出聯合反抗之呼聲。而普通人，又多好蓄天足婢，娶媳則又多喜舊式女子，云其能處家庭，而任瑣務，是誠意外事也！

青銅峽之險要

二十三日早三時，發大塢。路北二十里，有地名青銅峽，扼黃河之要隘，與石嘴山同爲寧夏之天險，乃古今戰事之必爭地。該地有圓形尖塔一百零八座，甘肅通志圖，謂爲天門鎮。後人傳說附

會云該塔今尙變幻無窮，即塔數屢經計算，非百零七，即百零九，絕難得其實數。某軍官率兵過此，甚疑其說，特令隨從百零八人，各依一塔而報數，忽失一人，再添一人而數之，又得百零九，此無他，乃先少之人，解以而復醒也。記者殊不信之，特請杜君等代照轎車，仍由大路，過分水嶺，至廣武侯晤予與徐君，另請嚮導，繞道往觀。初沿渠至黃河，時而振衣登崗，時而脫褲涉水，丹崖高掛，狀如西式樓閣，鴉鷲羣棲，可謂得所。及至目的地，河濱上建有龍王廟一座，空無一物，春工浚漢渠口時，工人可食宿於此。一斜坡上，白塔密排如犬牙，因高下之勢，分列十二級，最低級塔數十九，自卑登高，塔數遞減，迨至最高級，僅有一塔，遠視全局，雅似二等邊三角形。最高一塔，高約一丈，周約五抱，作圓錐形，中供泥像，傳即穆桂英。民國十九年，馬仲英陷寧夏，退而據此，門致中攻之，馬先勝後敗，其士兵殆疑神之不佑，乃將穆桂英泥像面目挖去，不可復辨，且衣冠甚似觀音裝，傳云穆像尙屬疑問。塔後古廟，壁繪神像甚多，中有破陶器一件，似爲佛像座台，上鐫「千佛寶殿，嘉靖三十年」八字。餘塔形狀較小，一一數之，祇得百零六，而最高一塔，亦已在內，中有一塔，單底雙頂，殆即疑數之所由起。又三邊中點，外約丈許，各有一塔，此或百零九數之所由來，至云「百零八」之數，或指將

最高級主塔，除去而言。地勢後倚牛頭高嶺，前俛黃河巨川，對岸危崖削壁，飛鳥莫過，是即古戰場金沙灘也。土人類多能誦「走到青銅峽，古塔百零八，大壩走小壩，越走越害怕」之句，細詢詳情，又皆瞠目莫對，惟地勢險峻，可得測知矣。

峽有渡口，兩岸村民，各四五家，以操渡、燒石灰爲業。河自中衛入峽，行峽中十餘里，河身逼仄，水流湍急。漢延渠口，適當峽之盡處，河面漸寬，約達三百米遠。渠口磊石爲堦，中塞泥草，其寬約占河身五分之一，逼水入渠，寬度漸小，名曰「迎水堦」。其餘五分之四之河身，則有順流而下之皮筏，絡繹不絕。「皮筏」云者，即將牛羊皮，整個脫剝而下，結其四肢首尾，鼓以氣，名曰「渾圓」，排縛棍架之上，小者曰筏子，運貨千斤，或坐六七人，大者稱大筏，亦曰皮筏，可運二三萬斤，浮行甚速，日得二三百里，惟不能逆上，若舟楫過峽，更無法可返。牛皮所製之皮筏，內可裝貨，及卸貨後，可將皮囊折裝，駝載而歸。若係小筏，一人即可肩行，殊屬輕便。黃河冰期，年約四月，淺阻時又約三四月，一年之中，筏運暢行時期，不過四五月而已。

此外尙有所謂「毛筏」與「木筏」，亦青、甘、寧間之順流運具。毛筏，係皮囊內裝羊皮駝毛

等物，上載皮毛、水烟、土膏等，普通尤多載毛，故稱合數筏，成一大筏，俟到寧綏各地，將貨物及貫連木筏則以黃河上游，盛產木材，居民編木爲筏，附需建築木料，卽多仰給於青、甘來此之毛木筏。

嗣離青銅峽，繞歸大道時，中經羊腸幽徑，兩石徑中，殆聞足音，蛩然登時縮入石洞，作呱呱鳴，原黃渠青時，肥沃可愛，隨抵廣武堡，行程計達五、有用人工鋤鋤者，數日尙難種地一畝，問其牛畜元，今因差捐苛繁，欲售五元，猶無顧主。

三十里潭口堡，屬中甯縣，民居土屋，舊朽不之特色。國人厚祀神，薄人生，蓋不僅一地爲然也。帝萬歲萬歲之牌位，下坐學生五人，翻讀孟子。

多被徵借，民無可食，各率子弟，分赴四郊，尋食苦菜；且時值春耕，學生亦多被家長叫歸，補助農忙，故在校學生，特別稀少云云。後沿途果見攜篋負糶之婦孺，或鷹集於田塋，或膝行於阡陌，爭覓苦菜豆葉，慘狀不忍卒睹！

十五里鐵桶堡，地雜砂石，難種雅片，民甚惜之。種麥，每畝祇收三五斗，納糧三升，僅及夏朔兩縣腹地糧數八分之一。二十五里棗園，擇店而宿，是日計行程百二十里，園多棗樹，葱蘢可愛。每畝棗子年收一石，去歲價值爲十七元，合計全園年收四五百石，每石乾重二百五十斤，濕重三百斤，在農業附產上，實占一大收入。戶口約四百家，人口約千七百人，各因田園所在，散居附近。教育有完全小學一所，私塾五六處，公私學生，共達三百人，約占學齡兒童數之半。學校不收學費，貧家子弟多從學。私塾每人學金，普通年禮三元，外加四大節水禮，以及雜派筆墨費二角，柴炭二角，香油一升，米麵一升，合年禮計之，共達六元之譜。鄉民迷信私塾，嘗謂四書熟，五經通，不讀教科書，亦絕無不曉之事理；故鶩趨私塾，不辭重金。且在校學生，亦多曾讀四書者，故年大身高，有如大中學生。常抵棗園，分往擇店時，家家戶戶，正食晚餐，計其主要食品，首爲苦菜一筍箕，次爲麵湯或綠

豆湯一盃，醋一盆，鹽一碟，加食饅頭糜粥者，十不一觀。苦菜多稱「苦苦菜」，尤爲主要食品中之主要食品，其形甚似罌粟及蒲公英，煮熟醃醋，味猶帶苦，幼童不食，停箸而泣。外縣糧販，時被搶劫，本地商人，被搶即殺，匪類矚首塗面，多爲本地飢民，可知有錢買糧，亦絕非易事也。寧夏爲塞北之江南，豐年民無食糧，慘况如此，戰禍厲階，豈勝言哉！

中衛劃分新縣

二十四日，自棗園堡出發，行十里，途經關帝廟，該處有一小學，徐君趨與學生談話，詢以「讀書畢業，作何事業？」答曰：「作區長或鄉長，爲地方服務。」斯時，教師自外歸，情狀倉惶，牽徐君袖，頻呼「老爺，請至舍下用飯。」徐君婉謝之，並詢其辦學情形，知該校有學田四十餘畝，年可收學款三百二十餘元，教員二人，每人年可獲薪金一百六十餘元。學生除自備書籍文具外，並須納學費三元至五元，所讀課本，皆三字經、百家姓、詩書之類。行砂途十五里，至下營子，土肥水利，較棗園堡爲佳，蔬圃棗園，都頗茂盛。村外青草遍野，婦女攜筐提籃，挖苦菜或摘豆葉爲活，情狀至爲淒涼。

迎面來空車數輛，詢之乃自寧省運貨南下，行抵大壩，爲某部迫令卸貨，牽其牲口，爲載傷兵至中衛，不給腳費，以故空車而返。

行四十里，至石空堡，稍息。遇寧湖墾殖總局推款員，談及清丈地畝事。據云：「先自寧湖、金積、靈武、中衛、中寧五縣入手，是爲第一期，限八月底完成；其餘各縣爲第二期，限本年底完成。登記、註冊證書等費，每畝八分，全省收齊，可三四十萬元。」云。石空堡枸杞園甚多，每畝可收八斗，每株可收一升，利益甚厚。再行二十餘里，至聖井關，左倚峻嶺，右傍河渠，在昔曾爲軍事要地，今則關口頹圯不堪矣。因天氣炎熱，同徐君等就河沐浴，以該處水多鹹性，故去穢潔體，堪稱絕佳。傍晚七時，抵中衛縣城，借宿玉華醫院。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日，皆居中衛縣城。此因由寧至中，所用短軸車，至此須改用長軸，始合赴蘭之輒；且此去各站，甚缺飲料，二十六、二十七兩日，皆有青海傷兵啓行，故多候二日，以免彼此擁擠，同感渴虞。二十五日午後往觀高廟（即玉皇閣），內容分上帝、五岳、三清、四天、文昌、關帝、觀音等閣，凡五六層，每層以七楹、五楹、三楹計，共殿閣不下數十間。結構精緻，裝璜雄偉，丹青黝瑩，金

碧輝煌，氣脈貫通之中，復饒紆迴曲折之緻，登高憑眺，悠然神往。廟中現駐紮十五路第三旅旅部，陪該旅副官長，據談：師部爲維持地方風化，實行禁娼禁賭，曾會同公安局調查戶口，城內暗娼著名者達三四百家，皆爲生計所迫，操此皮肉生涯，然亦有藉此拉攏軍政界之有勢力者，以便有事說項圖利焉。副經副官長報知旅長，承接見，相談甚歡。旅長馬英才，身體魁梧，精神極佳，彼謂：一擬於最近期間，設立本部讀書研究會，着士兵官佐，於學術與操練外，隨時切磋琢磨，使智識不致落伍。對於地方公益事業，分爲（一）修築街道；（二）修建城牆；（三）設民衆圖書館；（四）辦民衆學校；（五）興築公共運動場。一切工作，均由本部官佐士兵分擔之。馬旅長所述各事，除民衆學校尙在籌辦中外，餘皆爲事實，誠屬難能可佩！

城郊時疫流行，死亡甚衆，蓋以盛夏天氣，而不講究公共衛生也。如虎列拉、傷寒等傳染病，藥品甚缺，患之者，治療困難，時有生命之危。赤痢、白喉等症亦然。據玉華醫院胡醫師談，一上述各症，年常流行一次，以係內科，患者多不就診西醫，而中藥價亦昂貴，無力購買，不藥而死者爲數不少」云。

中衛 中寧 本屬一縣，長莫及之概，乃建議省委則設甯安堡。茲將兩縣劃

中衛縣境面積四千

近金積、聖井關及山河橋，八百餘方里。荒地可墾殖各處，每年出產總額在四右，惜係人工開採，產額有

中寧縣成立於二十

百里，平原可耕者約計九井關，南至海原，北至大壩，千五百擔左右（每擔二百

元次爲魁元，每斗六十元，再次爲匯貨（即普通者），每斗三十元。縣屬石空堡，每年產煤約二千噸，每噸價值五元至六元，全縣年產髮菜百餘擔，甘草百餘擔，全年農業副產所值，不下三十餘萬元。

中衛中甯兩縣，在寧夏素稱富庶區，惟農民負擔過重，農村經濟，仍一蹶不振。據中衛農民及縣府某科長所云：縣政府常日雇有催徵委員十餘人，縣役六十餘名，專任各鄉催款事務。委員縣役每次下鄉催款，農民須供給車馬費及飲食等項，稍一招待不周，即遭辱罵。目前農民負擔，平均每人年納雜稅九元以上云。

由中衛至營盤水，途程三日，多爲沙嶺，馬車陷蹄滯輪，難行勝於蜀道。縣府因接民電電話，爲加雇健騾一頭，并派護兵二名，盛意良可感也。

西北驛道行路難

二十八日發中衛，行數十武遇負煤之父子兩人詢其生活狀況，據答：自下河沿背煤三百斤，

至縣城可售大洋一元。但縣城雖下河沿尚有三十餘里之遙，父子二人，每日只能往返一次，每次僅能背煤一百五十斤，約值洋五角，以供全家五口之食用，故時感不足之虞。猶幸煤爲露天產，挖取甚易云云。老者語畢，嘆息不已。十里石家莊，牡丹芍藥甚多，姚紫魏黃，艷麗奪目，園丁折賣，每束五六朵，祇售洋五分。再十里至河灘，沿途高低不平，墩坑橫阻，人車均告疲乏。策鞭勵行，溯太平渠西上，沙頗深厚，車輪半徑，幾至全沒。沙中雜大小石塊，車廂顛簸，坐不能安。兩馬一騾，氣喘汗流，五步一歇，十步一停。

渠盡至河，對岸高峯，名曰煤山。煤量甚豐，黑層露外，油然發光，河岸亦然。山下有兩村，卽下河沿與上河沿，相距里許，各有住民五十餘家。高山屹立於後，黃河奔流於前，不耕不牧，專以採煤爲生，間亦有燒畝者，但銷路不廣耳。逆河再行二十里，忽爲一大沙坡，擋住去路，停車打尖。地名沙埠頭，有住戶兩家，以渡船爲業，兼種菜圃五畝，免納租稅，生活裕如。

寧夏高等法院院長蘇建三氏，扈從甚衆，先余而至。渠此行，係啣省府命，赴青甘陝三省，向各該省當局，致謝贊助，解決孫軍盛意。據談：寧夏高等法院未成立前，縣長兼理司法，公安局長及區

長等亦多越權，受理民刑訴訟。縣長判決之案件，局區長等竟敢推翻，紊亂司法，莫此為甚。嗣去歲組設縣司法委員公署，幷成立最高司法法院，一切始有條理。省府倘以實力推動之，司法獨立精神不難完全實現。寧省兵劫之後，亟待休養民力，兵貴精不在多，十五路軍擬為縮編，不久可望成事實云云。然默察當局心理，向以擁軍為爪牙，不擴充已為大好，縮編云乎哉！

嗣復談及甘肅漢回情感融洽問題。蘇氏謂：欲去回漢間隔，唯一辦法，即普及教育，以藥治彼此偏激之民性，並提高全民文化程度，則情感當日趨融洽矣。（甲）漢族民性之短處，比較上說，約為（一）無團結力；（二）鮮知衛生；（三）多嗜烟酒；（四）習性怠惰。應以回民之（一）有團結力；（二）合理的教義，如每日遵崇禮拜，務須「早起」「沐浴」「淨心」「運動」，一及不沾染任何「嗜好」；（三）冒險精神；（四）勤奮儉樸等美德，以彌補其缺陷。（乙）回教民性之短處，亦比較上說，計有（一）文化落後，知識欠缺；（二）思想狹隘；（三）性情剛暴。宜以漢族「博大」「仁愛」等精神，用教育方式，以救濟之。初施教育，須酌取變通方法，而用緩和手段，於應授各科中，酌加回教典禮，每週放假日無妨採用回教禮拜日，然後徐圖改進，不難獲到良果。馬振武、馬福祥諸前輩治甘時，曾用

此法培植回教人才不少。予（蘇自稱）爲曾受此等強迫教育之一人，至今猶心感不衰云云。

前途既有沙嶺阻道，乃卸車物於船，以便騾馬單身越過。人及車物，船載而行。左右顧盼，危崖千丈，風吹沙流，形如瀑布。騾馬經過之沙嶺，最高處有寺院一所，半爲沙埋，乃慈善家建以專設茶湯，以濟行人解渴。行船之時，船夫攀崖攬纜，緩緩曳行於岸者六人，船首撥槳者二人，船尾把舵者一人，前後呼應，均極費力。蓋黃河水流激急，非此不能使船逆進也。船夫來往擺渡，水小時，日可三五次，水大時，日僅一二次。水程不出十里，每次逆行，需二時餘，渡資無定，乘客目睹苦况，自願多給。寧蘭汽車道，則繞行他處。

既而舍船登岸，轉入西阱（卽長流水阱），沿途煤山叢疊，煤苗暴露。有一岩洞，深不可測，投石其中，迴聲隆隆者久之。途中拾獲水晶數枚，晶瑩可愛，大者中空有水，傾測流動，雅如寒暑表中之水銀焉。十五里孟家灣子，村居四五家，兼事耕牧，白晝無水，夜晚始由長流水而下。日落天黑，車輒迷離，摸索前進。余因沿途考查煤苗，玩弄水晶，不前不後，獨人落中。步行五里，忽遇水流，潺潺而來，路途爲之淹沒。時明月東昇，山林蒼鬱，只以路綫曲折紆迴，致覺月鏡懸掛無定。俄而上空黑雲

滿佈，雷電交作，夜深途長，心驚胆悸，微聞犬吠之聲，如送福音，甫入村中，大雨遂至，夜闌更深，呼門無應，幸蘇院長及徐君等，已代覓就農家一角之地，羅杜諸君到時，衣已淋濕矣。該地住戶僅八家，傍有一河，故名長流水。因軍隊來往，房屋多被拆毀，以作燃料。炕上臭蟲特多，俟雨止月明，乃以門扇爲榻，露天仰月而臥。個中泱然情趣，只可爲過來人道，難爲未經者言。

途中據中衛所派縣役談，該縣縣役，共有六十名，分作三隊。平日無餉糧，全恃派赴各鄉，催款收糧，所給小費，維持生活。此種情形，恐不僅一縣爲然也。又翻越沙嶺時，驛馬已用力過甚，迨抵長流水時，尚須仰上百十步之一斜坡，致難掙扎而上，雖車夫屢加鞭策，終亦旋進旋退。最後借用蘇院長二驛，始得健步而登，「西北驛道行路難」誠不虛言也。

天災人禍之遺跡

二十九日黎明，發長流水沙窩（俗稱死娃娃坑）滯輪，較昨尤甚，輪起輻沙下瀉，有如水車傾水。途作斜坡上，欲減車重，相約步行。三十里達坡頂，有寺曰斗母宮，休息二時，馬車始至。附近沙窩

中經大風後，常有石棒出現，狀如蜿蜒斷蛇，鄉人調等症，廟主出售之，獲利頗厚。審視其物，形紋如無疑，「愈病如神」之說，乃廟主假詞斂錢也。宮吉鴻昌部修理一次，今猶嶄新。來往行人，數十里已。廟中亦不出水，往返坡下汲運，途程共計四十餘里，飲令禁烹飯飲馬，猶勞死連驢數頭。水之可貴，豈

再平行十餘里，抵一勾泉而宿。時昨夜宿此，不一，皆足酸心，被輩以駝隊騎連，夜行曉宿，不顧屢受兵燹之災，聞亦將移他地。漏室破廐，皆爲傷，乃一小勤務兵，奉醫官命，尋水不獲，遭鞭擊，斷右十四歲。民國十八年，父因兵役陣亡，母改嫁，時結隨軍遷至寧夏。今春遇孫軍西犯戰事，寧省擴去

就所派醫院，幼者充勤務兵，長者充醫兵。嗣傷兵醫院結束，災童又失歸所，該兵更無依處，會青軍傷兵返青，乃追隨而行，不料中途遭此，殊爲慘痛。該兵言時，淚珠不斷下墜，忽見一軍官至，迅以左掌拭淚，行一立正禮，該官似尙訝其何不舉手，斜睨而過之。聞者多怪彼醫官之殘忍，抑知戰禍之遺毒，無不如是，既已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社會又非健全組織，無以教養此輩顛連無告之人，始發現類此或更甚此之慘狀，是豈彼醫官個人之罪過乎？

一、勺泉居民三家，皆營客棧業。予等初暫留西家一店，午後四時，傷兵啓程，東店較寬潔，乃遷就焉。詎西店囚首喪面之主婦，向東店主，與師問罪，言語粗俗，唾沫四溢，不堪見聞。後經蘇院長之槍兵百般勸解，并略施恐嚇之詞，始飲泣而去。據該兩店主原係一家，第因生活競爭，不惜演此悲劇。經濟魔力，其大如此，蓋亦現社會必有之產物也！

三十日發一、勺泉，與徐君先行，途仍沙窩，惟較平坦。三十里乾塘子，殘餘空屋二三院，闕無人跡，惟屋脊呆立貓頭鴛數頭，院落灰鴿一羣而已。人至急飛，徐君乍見一小黃羊，驚竄殘炕中，烟薰捕獲之，乃一野兔也。屋內埋缸數十隻，聞係設置藏水者。須臾，杜羅二君隨車至，即取乾饅頭而食。

每人限制飲茶一杯，因水流距此二十餘里，無法汲飲也。

尖後續行，六十里至營盤水，遠望破屋數幢，疑無人居。村東有關帝廟，正殿空洞無物，兩廊椽椽亦都拆除，瓦礫遍地，更疑無人。忽有鴉片氣味，隱約自村屋送來，進而察之，一婦蓬頭垢面，正在吸烟作樂也。天井之間，馬糞堆集，小豬數頭，爭食一羊胎，血肉狼藉。另至一家，房頂洞穿，瓦椽拆毀，徒有四壁，詢乃大軍過境時，取為燃料，露天住宿，實不得已也。村西林立墓碑，多為前清「武騎校尉」「承德郎」等誌銘，可知村人尚為官家之後裔，而今衰敗至此，實因不事耕種，且為鴉片所害耳。村民多以採「頭髮菜」為生，每人日採半斤至一斤，平均可獲三角錢，但年僅數月，而非長期生產也。採頭髮菜之法，係以鐵鉞就地抓之，三四七八月甚多，五六月次之，雨水過多，不易扒抓，雨水過少，亦不生長。前年收買者多，每斤漲至一元二角，今則每元三斤，亦無法脫售，村民生活，日感窮蹙。髮菜一物，舉凡商號開張，商界酬酢宴客，皆以先充冷盤，食時舉箸相讓，連呼「髮菜」芳名不已，蓋取其字音與「發財」相同也。

該處村民，生活既甚維艱，風俗因以墮落，又加婦女習染煙癖，行為多不檢焉。予等宿處，係一

較整潔之室，然其陳設，一目了然，計有土灶一個，糞草一堆，沙缸一對，中置髮菜數捲，並無鼠耗之糧。缺角土炕一個，置破麻袋二條，小黃羊皮三張，是即居停之臥具，餘無長物。居停以炕讓客，自臥地上，僞促之狀，兩感不安！

三十一日，天明出視，道途泥濘，山洪澎湃，始知昨夜大雨，祇以土屋無瓦，故未得聽雨聲也。車不能行，仍住昨夜宿處，三毛錢購一樑木，以石擊碎，乃得炊飯午餐。午後雜談，咸謂如此村莊，即初民時代之部落，或亦較長於此。初民能鑿穴架木爲巢，或而居，獵獸而食，今此間村民，焉得肉食？土屋不能禦風雨，亦不及初民之穴居林居爲快。主人聞之，喟然嘆曰：「余爲大金縣人，原有良田百畝，族居百數十戶，人丁幾及千口。不幸十八年，西北旱荒，余無生計，乃率妻子，逃荒至此，日採野菜爲食，飲冷水，居士穴，彼時生活情況，較今更苦十百倍。今大金已恢復原狀，倘有盤費，即將返鄉矣。」繼詢知其妻爲儒家女，有姊妹三，伊行二，名二姑，少賢慧，略識字，爲鄉人稱讚，惜其命薄，甫嫁農家，即遭旱災，伊之大姊三妹，一嫁紳士，一嫁商人，皆豐衣足食，惟客而無以助，尙有一弱弟，亦因旱災逃荒，並見棄于大姊及三妹，伊獨慰留之，今已長大，能助操作。二姑自述身世時，意態頗爲莊

靜。營盤水附近各站，在昔均爲甘寧驛道之繁盛區。有經商開店者，有掘取煤鹽各礦者，有務農或樵採山蔬者，皆可自給自贍，以滋以息。今則人烟稀少，房屋傾圮，至如乾塘子、青崖街等處，更全淪爲廢墟，闕無人跡，景象淒涼，有如置身鬼域。甚矣哉！天災人禍之爲虐也。

怕的就是老天不賞雨

六月一日，發營盤水，天寒如冬，換單披裘，猶不勝寒。盛夏氣候如此，誠隴北之怪象也。行三十里，過一廢墟，破墻舊址約七八家，現無人烟。天風狂起，流沙撲面。二十里青崖街，有古祠，供三聖，曰關帝，曰火祖，曰馬王，係清道光二十六年修造者，規模宏大。碑誌該地產白鹽，市廛繁密，今皆倒塌，冲毀，全成丘墟矣。蘇院長謂：「予等先到時，見此山頭，站有七八人，四下張望，若找物然，知非善類，開槍擊之，始遁山後。現護兵尙放哨未歸，望速打尖，以便同行。」云云。回憶前數日，皆吾儕先蘇院長而行，今日特後，誠幸事也。蘇院長一行十四人，携有手槍六枝，步槍四枝，子彈充足，即有小股土匪，亦不足畏。中衛所派縣役，及代雇之騾，因已至界，折筭遣返。

尖後復行，地勢漸平。二十里，見有土墩數十，綿延十餘里，北微並有長無限度之土垣，詢爲萬里長城之邊垣。垣北荒漠一片，垣南綠草如茵，且牧駱駝牛馬數百頭，甚肥碩，此天然之一大牧場也。三十里，抵一條山而宿，是日計行程一百十里。一條山有住戶五十家，人口二百餘，計其成分，約爲農戶占十分之一，鹽倉夫役占十分之五，鹽池工人占十分之二，小商人及其他占十分之二。該地井水甘冽，爲附近數站所未有。

一條山本一鄉鎮，屬甘肅景泰縣，名較縣城爲大，即因出鹽之故。鹽池有擦汗池、天然池等處，皆爲蒙人產業。池距一條山尙有五站，蒙人以駝運至，按約年須三萬馱，每馱重三四百斤，每百斤照收池租三角（係阿拉善王府所得），運費一元八角（駝戶所得），概由甘肅鹽務權運局一條山分局承受。然後由分局照原價二元一角，加上包運費（即食戶捐）七角五分，稅款三元，鎊虧（外國以金鎊爲本位，中國以銀元爲本位，中國借外款辦鹽務，借時金貴，還時金賤，則視借得之銀數有虧折，名曰鎊虧）三角，印花一角五分，共計六元三角。由局據爲標準，發賣於鹽商，轉銷蘭州、隴南、陝南一帶，年約四百萬斤，稅收十餘萬元。（甘寧青鹽稅，年收百三十萬元，中甘省爲五

十萬元，寧七十萬元，青十萬元。）近日鹽未運來，已達旬餘，此不僅一條山爲然，卽雅布賴、白墩子等分局亦然。據乃寧省中衛鹽局，以紙票付池租及運費，蒙人不受，遂不與運，而專運一條山中衛局。乃於鹽運必經之地，大蘆葦河之三叉口，強收駝捐，每頭三元。蒙人拒納，棄鹽而返，迄今未至。猶幸鹽倉積鹽尙多，一時不至發生鹽荒，現并已由甘省總局與寧省電商解決辦法矣。

時令盛夏，嚴寒未却，嘗訪鹽局及電報局，所遇人士多着皮袍，夜臥亦須燒炕取暖。昨日微雨，寒風凜烈，傷兵過而宿此，尙凍斃牲口兩隻。環顧村外碧柳，依然欣欣向榮，度爲暫時間之氣候變態，終無大害於草木之滋生也。

二日發一條山，初見方圓二百里之廣場，不耕不牧，任其荒蕪，不勝惋惜。問有麥地，賴雨播種，十年內可望二三年之收成，故無賦稅。地下泉水甚旺，尙多掘水井以灌地，未始不可變荒場爲良田。二十里索漢堡，借蘇院長攝影留念。蓋明日彼將西走武威，吾則南下皇蘭也。數日前有英籍教士二人，中服漢言，至此散佈傳單，宣傳耶教。此間小學生，反對甚烈，多於傳單上添字云：「外國人，你說得好聽，我們可再不受你們的騙術了！我們相信外人嘴裏的外話，真不如崇敬我們孔夫子。」

的遺教呢。」詞淺意深，饒有意義。十里謝家水，約有住戶三五家，車行砂河，石含鑛質，烟光耀日。兩岸石山，風雨剝蝕，孔竅繁密。羊羣飲水河濱，某兵捉其一頭，虛意問價。牧者云：「老爺可憐可憐我媽吧！」某兵怒曰：「給你錢買，不是白吃，一塊來錢，媽的！」旋牽羊行，忽見吾儕後至，似有所慮，旋復縱之。三十五里，張家店，據耘罌粟之農人云：「每畝年納清鄉費二元五角，維持費、糧款、雜差等約六元。烟苗好時可收煙四十兩，最低收十兩，平均每畝收二十兩，除出賣納款外，所餘自吸，以酬辛苦，祇三五兩而已。」五里達拉牌，漢回雜居約十餘家，有賣茶麵者，竿懸木牌於屋角，上畫茶壺、茶碗，並麵條一束，以示招徠。過此道旁山坡，黑煤裸露，間有開採洞穴，旋又廢焉。頭髮菜、地窠子菜等類，可作涼蔬，尤遍地皆是。

山田谷地，耕耘農夫，日操耒耜，夜宿山洞，皆非本地人，乃遠自百里外來，春至秋返，如候鳥然。地稱砂地，上蓋卵石，以種罌粟或蕎麥，概不另施肥料。有整種罌粟十畝者，據談：「初納稅自六十元，今漲至百元，年收烟土五百兩，可值二百五十元，易而種麥，可收四石，僅值一百六十元，稅率仍如上數。故一般農人，甚願舍麥種烟。鴉片砂地產者，曰砂貨，質脆而香清，土地產者，曰土貨，性軟而

香濃，故砂貨之價值恆高，土貨十分之一二。一他農又曰：「祇要莊稼好，不怕鴉雀吵，倘若老天爺肯賞雨水，莊稼得收，雖遭兵燹，多納捐稅，也都不怕，怕的就是老天爺不賞雨！」之數言者，可見隴農之渾厚矣。

翻山過一小阱，地平草青，無人墾耕。時已夜黑，山林石徑，殊難細辨，心煩力乏，渴望棲息，勉行三十里，始抵石拐子，叫門投宿。是日計行百三十里。此地耕種，所鋪砂石，須掘深井至五六丈下，始得採用，亦云苦矣。新鋪砂地，第一年例種糜子，然後始及其他，否則概不生長。

居民正堂，多供「關帝」與「醋神娘娘」。一供關帝與他處無異，惟醋神娘娘之聯曰：「四五百年酸猶在，二十一日酉時生。」顯切酸醋二字，究不知娘娘神何所從出也。甘寧青人，亦特好食酸物，如陳醋、酸乳、酸漿、酸麵等，不一而足。俗謂國人嗜味，可大別而為南甜北鹹，東辣西酸，以今證之，實非無據也。

砂地作用與蘭州夜景

六月三日，發石拐子，五里砂河井，因昨趕站，馬乏不行，另雇一匹，送到蘭州，給價四元。此處土地，因養地力，須隔年一種，甚有隔二三年者，否則徒勞無益。二十里甘露池，與老農考究壓砂種地，可當肥料之理，略爲（一）石有潤濕之氣，原可滋生作物；（二）雨後可含蓄水分，歷久不乾；（三）暴風雨時，可鎮壓作物之根部；（四）土質堅燥，肥料缺乏，非鋪砂石，難望收成。惟鋪砂工程浩繁，每畝地面，鋪厚三四寸，須費六十金以上，且新鋪效微，年久力衰，興旺時期，不過二三十年，至多五六十一年，即須棄舊換新，故有「苦死老子，脹死兒子，餓死孫子」之謠。他省耕種，遇有砂石，務須檢去，此則反是，雖曰地宜，終非善法。且云「砂有多厚，即耕多厚」，藉非砂地，亦僅淺耕二三寸，顯與深耕之意，大相逕庭。隴省田地，大半廣種少收，不知深耕，要爲一大原因，蓋不僅水澤缺乏已也。

村中人口，原甚繁密，十八年旱災，活活餓死者，幾達半數。今田地荒蕪，年甚一年，一面因由於人口之稀少，他面則由於耕種資本之缺乏。十八年以前，普通利貸，雖已高達五分至十分，痛感剝削，然尚有可借之處，乃自十八年以後，全民一貧如洗，果稍有貯蓄者，爲避免窮困之覬覦，差事之多，亦無不裝出種種窮相，塞人告借之門。農人爲欲購種子及其他救急用，縱壓契抵產，高出利

貸數倍，終亦無敢應命者。因而坐失農時，逼死人命，所在多有，欲使興復，信用合作社尙矣。

二十里六墩子，住戶六七十家，井深十二丈，有人專司絞汲之職。其法：井上置一簡單之滑溜車，以綆繫桶，轆轤放入井中，他端以牲畜挽行，遠至十二丈路，昇桶傾水後，復返原處，一人司桶，一人驅畜，往返循環，殊費時力。村人飲水，每年每人與麥一升，牲畜一頭，月給一合，約值二角五分，過路飲馬者，每頭每次銅元五枚，若天旱泉涸，更貴如瓊漿玉液，故欲振興農業，水利實爲先決問題，或蓄用山洪，或機絞井泉，非有鉅資，均不易舉。

地土面積，多以垧計。每垧約當二畝半，值價四五十元。以種麥子，年收二三斗，約值十四五元，以種罌粟，可收土膏五六十兩，約值三十元左右；惟較種麥，須多用肥料五元，工資十一二元，或少收或跌價，反不如種麥之爲得計。上述收穫量，均指普通新砂地言，若爲老砂地，尙恐無此收成。田賦計每垧納糧五合，約值洋三角，附加清鄉費一元，差事雜款年約三元，出入兩抵，多爲不敷。故當地有一農人不算賬，算賬肚子脹一之說也。

三十里三墩子，日沒而宿，是日計行七十五里。住戶六七十家，耕牧歸來，時已天黑，多就簷前

星光下，捧盃喝麵湯，有街橫貫東西，長約里許，屋宇櫛比，但燃燈火者，只見三家。宿爲馬店，土槽糞草，與室逼近，臥無窗戶，臭氣襲人。炕堆灰塵，壁燈黯然。有人戲詠此景云：「土炕石枕頭，燈油壁上流，一破盃底作燈盞，高置壁洞，油溢下流，壁溜黑溝，地坑盛之，復可取用。」一夜捫虱臭，終宵聽馬洩，可稱一幅活畫。

四日因欲趕至蘭州，於上午三時發三墩子，初入羣山中，久行未覩曠地。途分公路與驛道，公路高廣平坦，驛道低回崎嶇，車馬多舍驛道，擅行公路，路局無法禁止，乃於公路中途，深掘排坑，汽車仍得通行，馬車進退維谷，必至陷輪或蹣馬。予等即中其計，無以自拔，深憾坑不掘於路首，而掘於路中，已長行十餘里，欲返而不得，且不將驛道修好，致車夫避難就易，往往誤陷深坑，殊非仁人之心也。道旁地面，遍鑿鼠穴，測其距離，每二平方尺，即得一洞，洞口皆新置麥苗或蒿草，乃鼠啣食所餘也。倘作物多爲罌粟，中有一二畝之麥穗初熟，鼠即千百成羣，竟能於一晝夜中，將麥穗摧殘盡淨，此不僅供其當時裹腹，且多被曳穴中，貯作冬食，故鼠害之烈，甚於蟲蝗遠矣。嘗有隲距鮮紅之鳥鴉，羣飛空中，聞能與鴉捕食小鼠，但效力甚微。

七十里水阜河，居民五六十家，溪清柳綠，風景宜人，爲入甘境以來所僅見。午食「涼粉」，每小碗，售價一角，若在北平，僅值二三分。因問一小食價高如此，民食將何以堪？據答：「村民多食麥麩、野菜或山藥蛋，製此涼粉涼麵，所用豆類麥粉及醬醋等，概自皋蘭購來，村民實無力購食也。」同行諸君，捧食炒米，垂涎圍觀者，愈聚愈多，食者難以爲情，將欲束袋作罷，一叟竟作慘笑曰：「吾境自大旱以來，不見米樣，將及十年，矧欲得食乎？」炒米原自中衛携來，以備四沙站無處購食之用，今沙站已過，且皋蘭在望，尙何攜爲？乃分贈各圍觀者，莫不歡然稱謝。或曰：此不足爲慘也。若西路各縣，冬日以熱沙堆炕，人即埋臥取暖，女及十餘齡，尙裸腿無穿褲，昔年窮賣兒女，尙有人買，今則否否，蓋昔買人之兒女者，今亦欲求售己之兒女，而正苦無門矣！然則救濟急於開發，謂爲對整個西北爲然，對隴省爲尤然，誰曰不宜？

十五里三道峴，坡路三上三下，陡峭如步天梯。二道峴峰迴路轉，尤嚮爲暴客所據險。坡下過一山村，罌粟含苞將放，麥苗已吐穗花，墳墓雜植林木，高幹參天，涼蔭匝地。至於村居山地，反濯濯然無一綠樹，策馬折鞭，欲尋一枝不可得。十五里中堡子，皋蘭山橫亘雲際，巍然可見。村民二十餘

家，穴居約占十四，出棗園，沿阱下，兩岸危壁，穴居尤夥。有將牛羊糞，製成塊狀，貼壁曬日，以充燃料者。十五里抵蘭州（卽皋蘭）時已入夜，電燈火光，交燦如晝；黃河流聲甚大，反覺人間默不一語。城門已閉，宿金城關，是日計行程一百四十里，翌晨入城，卜居中華旅館。總計自寧抵蘭，途長千三百餘里，計十四馬站，汽車通時，四日即達，寧蘭航空通達，尤稱便利矣。

甘省民政概況

甘肅自鼎革以還，即爲軍閥割據之地，歷年橫征暴斂，惟供內戰消耗；加以水旱各災，貨幣紛亂，農村經濟，遂一蹶不振。民衆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舉凡地方庶政，如教育建設等，在昔軍閥時代，只有摧殘破壞，未有一二建樹，如馬廷賢、雷中田之變亂，西北軍之蹂躪，僅紙幣一項，全省人民負擔至數千萬元，餘如每月負擔軍費八十餘萬元，軍隊就地徵發糧秣，使全省六百餘萬人民之生機，日見短促。即近至二十一年邵力子氏主席省府時期，當地軍人，尙有包圍省府，強索軍費之舉。二十二年省府改組，中央派朱紹良氏接充省府主席，兼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並派

第一師全部，捍衛甘境南部，於是百凡待革之甘局，始漸入正軌。茲先將民政近况，略述如次。

本省警政，過去殊少成績，民應近以本省連年災患，地方瘡痍滿目，爲減輕民衆負擔計，特擬定各縣公安局裁留暫行辦法，將全年公安經費，不滿五千元者，或無經費，係向人民臨時攤派者，暫行裁撤改科，併歸縣政府辦理。計上項被裁之公安局，隴南爲甘谷、兩當、隴東爲合水、莊浪、隴西（卽河西）爲玉門、敦煌等二十六縣。餘如武都、成縣、文縣、康縣等十一縣，因接近匪區，特將公安局改組爲縣保衛團常備隊，以減輕民衆擔負。至於省會公安局附設之長警訓練所，因係學術機關，准其展延時期，以養成警察人才。

本省保衛團之設施，亦自本年開始，昔日各縣民衆，雖有自備槍械，捍衛地方者，但無訓練，無組織，如領導不得其人，往往走入歧途，而爲地方之害。民廳爲地方綏靖計，乃於各縣先後設立保衛團常備隊，造成民衆武力，使閭閻有自衛之準備，盜匪無所施其狡技。其辦法以縣長兼任常備軍隊大隊長，另委大隊附襄助之。自各縣設立常備隊之後，匪患漸靖，秩序亦臻安定。

本省地方自治，尙乏善可述，惟最近各縣區長，更以自治人員訓練所畢業學員，改編區以下

各級自治組織。調查戶口，各縣已次第進行。但各縣自治經費，參差不齊，工作方面，亦不能一致進展。關於調查事項，各縣鮮有詳細明晰之報告，而事實上，區鄉長僅為縣政府之收款人，或稱經徵員，故關於地方公共事業，如教育、衛生等，欲期區以下自治機關為發動機，不啻緣木求魚也。推進自治，務須先訓練民衆，養成民衆之自治能力，否則徒有自治機關，而無自治作用，甚或使其機關，徒供地方土劣之把持，以魚肉民衆，民間疾苦，於是日深，而自治遂適得其反矣。本省僻處邊陲，種族龐雜，鄉村民衆，百分之九十餘，皆為不識字者。且以年來災患頻仍，地方窮困，已達極點，自治機關，本為積極的建設的，但民衆意識薄弱，智識落後，以為自治機關，即縣政府之裔系，專為抽稅催糧而設立者，而未知督促自身之向上，逆料地方自治之成功，尙屬遙遙無期。

本省衛生事業，初無設施，除省市方面，由省會公安局，負全市衛生責任外，各縣則由縣公安局負責辦理。惟公安局方面，並無衛生專門人才，及衛生器材藥品之備置，平時其所作衛生工作，大率尙限於清潔街道，運送垃圾，暑期雖有診病所之附設，但限於經費人才，辦理未必完善，即對於全市醫生資格之審查，發售藥品之檢驗，亦少妥善之辦法。幸最近中央注重西北各省之衛生

事業，特於蘭州市設立防疫處。據負責籌備人談：該處內分兩部，曰人醫部，曰獸醫部，每部各設若干組，每組設主任一人，負責該組全部事業。現處所正在建築中，約五個月可以告竣。最近省府方面，又設立甘肅省衛生檢驗處，協同防疫處，辦理全省衛生事業。歷來認為不能救治之獸疫、時疫、傳染病等，從此將得根本辦法矣。

本省年來迭遭巨災，人民流亡，不知其數，故救濟事業急須設施。現民廳除頒佈各縣府，促照內部頒發地方倉儲管理規則通令照辦外，並提請省府，准撥經常費，於省城方面，設立救濟院，借貸所等救濟機關，及蠲免被災稅銀田糧。最近各縣政府，違令征收被災蠲免銀糧者，亦經省府查明，記過示懲。

吏治之良窳，須視得人與否，主持各地縣政之人，能潔身自好，矢志為好官者，固未嘗絕無其人，特惜鳳毛麟角，不可多得耳。餘如思想腐舊，或備員苟祿，時存五日京兆之念，甚且以環境不良，終日攤款派捐，逢迎上官之不遑，更安有注意興革要政之餘暇？如此情形，殆為各地通病，今日欲求吏治早入軌道，自非痛加鞭策不可也。

甘省教育情形

甘省教育，年來經費拮据，僅能維持現狀。在客觀需要上，學校數量，年有遞增，而設備方面，尙嫌簡陋。學生中學畢業，甚少力能升學，故專門人才，頗感缺乏。即各縣中學，多由當地士紳，負校長之責，以致各縣教育，未能平均發展。

省垣學校教育，頗爲發達。高等教育，計有甘肅學院一所，內分大學高中兩部。大學部又分法律、醫科、文學科、農科、專修科四系，高中分三級，全校學生人數二百五十餘名，每月經費七、三、五三・〇〇元。中等教育，計有第一師範學校，分高初二級，師範科一班，初中科六班，附小八班，學生約四百餘人（附小不計），每月經費五、〇八五・六五元。第一中學，分高初兩級，初中六班，高中二班，學生約五百餘人，每月經費四、七三九・八〇元。第一農業學校，普通科三班，學生約一百六十餘名，每月經費三、六九〇・六五元。第五中學，初中五班，附小六班，學生約一百四十餘名（附小不計），每月經費二、五一一・九七元。第一工業學校，普通科三班，學生約一百一十餘名。

每月經費三、六九〇・六五元。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高中師範科一班，初中四班，幼稚師範一班，職業科一班，附小六班，幼稚園二組，學生約一百二十餘名（附小幼稚園不計）每月經費三、六七〇・五六元。

以上中高七校，每月經費，共計三萬零七百四十二元二角八分，以一千五百二十餘學生分配，每生每月約佔經費數二十元有餘，而設備費尚不在內。此輩中高畢業生，除學雜書籍等費不計外，其歷年所佔經費總數，在一千四百餘元以上，畢業生卒業後，倘無門路以從事社會生產事業，則社會與畢業生，更將交受不良之影響，是豈教育之本意歟？

本省教育行政（甲）高等教育，改國內留學學費為獎學金。教廳昔為培養專門人才起見，特於國內各大學及學院或專科學校，設有省費名額，嗣以省費生之能考入國立大學者少，而考私立大學者多，能入自然科系者少，而入社會科系者多，以致所學不能適應本省需要，教廳為矯正此弊，特將國內留學生學費，改為獎學金，按學生成績之優劣，酌給省費，以增進留學效率。

（乙）中等教育，通令各中等學校加授番文（即藏文），並令第五中學添辦蒙藏特別班。教廳

前奉教育部令，准中等學校外國語科目，增加蒙藏語，於設蒙藏特別班外，並令飭各縣各級中學校，加授藏文，以

(丙)初等教育，目前之重要行政工作，為恢復各縣災，教育經費，瀕於破產，以致各級小學校，停頓者甚多。初復，現教廳已令飭各縣教育局，切實遵照恢復辦法辦理

(丁)社會教育，設立民衆教育館暨社教推廣處。民計劃呈請省府將甘肅省教育館，劃歸教育廳，改辦民衆處三所，內設宣傳、調查、體育三股，月支經費二百四十三元。

(戊)教育經費，撥全甘捲菸特稅為教育補助費。省臨時維持會議決，將甘肅權運局全部收入，劃作各該校期收足，而各縣中等各校除舊欠外，應領二十一年上期

狀計，提案省府，請准將捲菸特稅局收入，一併劃作教育經費，以資協助，並會同財政廳議定保障是項教育專款辦法三條經省會議決通過施行，於是歷年以積欠彌補之甘省教育經費，始得有的款維持。如於各級學校增加設置費，減縮經常費，提高教員待遇，則甘肅教育前途，大有希望也。

教育廳長水楚琴氏，自二十一年接辦以來，對於教育設施，雖稱維持現狀，但於可能範圍中，亦能盡力亟圖改進，故成績日著，聲譽頗好。據談：甘省民族複雜，人民向來不重讀書，民元以前，回藏兩族同胞，更絕對不使子弟入學。近年回教領袖，已知提倡教育，而藏民之知讀書者，仍屬寥寥。所謂開發西北，無論水利、交通、農田、礦產、文化方面，均非先有詳密計劃，以謀等量發展，不可以教育言。對現有普通學校，宜謀充實與改進固矣，但對於大多數之藏回同胞，不另設特殊方法，使受教育，並提高其文化程度，實為理勢所不許。故本省對於回藏教育，今已特別注視，幸回藏領袖，亦極力贊成，或另設回藏學校，或於各校附設特別班均可。惟各地連年災害，民生凋敝，無論對任何方面之開發與建設，非賴中央及東南人士之實力贊助，殊難以言效果也！

甘省新聞事業，在清光緒末年間，少數知識分子，始間有知閱覽報紙者。民元光復，國民黨首

在蘭州，創刊大河日報，同時共和黨亦有蘭州日報之刊行，旋相繼停刊。民國五六年間，有河聲及隴右公報出版，亦僅曇花一現。民國七年，邊聲週報刊發，宗旨在融洽漢回種族意見，資金困難，遂年停刊。十四五年國民軍入甘，有新隴日報，與省黨部主辦之民國日報。新隴日報十八年停刊，民國日報持續至今。迨至二十年以來，始驟形發達，出版報紙及通訊社，有如雨後春筍。日報計有民國日報、西北日報、新隴日報、隴南民聲日報四種。日刊計有五涼之聲、烏蘭日刊二種。週報計有徽光週報、邊聞週報、隴西民聲、河西週報、甘州民聲、民言報、河陽週報七種。通訊計有民間通訊、民興通訊、正聞通訊、臨夏通訊、武陽通訊、航電通訊、隴民通訊、景泰通訊、農村通訊、西和通訊、三隴通訊、邊聞通訊十二種。此外尚有各機關學校之刊物，名目繁多，不及備載，然對社會文化，皆各有供獻焉。

甘省建設事業

甘省建設事業，亟待積極進行，如水利交通，開礦墾牧，皆須用大量之資源，始足以謀實力之

開發。但以甘省財政而言，則因軍政各費之浩繁，省庫歷年之虧空，對諸建設事業，實難發展裕如。惟省境爲西北之重心，攸關國防大計，中央高瞻遠矚，急需開發西北，協助建設，自爲當今要圖。茲將甘省建設事業，過去現在情形，與將來計劃，分述如左：

蘭州市爲甘肅省會，且居國境中心，人口逐年增加，廿三年據公安局調查，共計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三戶，九萬六千零九人，內男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丁，女三萬六千零十九口。徒以交通阻塞，各事較爲落後。自歐亞航空路線，設站於此，而全省公路，六大幹綫之計劃，亦定此地爲中心點，陸空交通，可望日漸發達。於是改進市路，整頓市容，在需要上，實難再緩矣。建廳修築市路規劃，大概有如下述：

(一) 道路系統，將舊有之街道擇要拓寬，爲棋盤式，並於可能範圍內，多引射出綫，使其由中心向外擴張。其幹綫，擬以中山大街北口廣場爲中心，四向推展，東至大教場，西達小西湖，南通五泉山，北迄黃河南岸，經南關東關兩正街，與甘陝公路幹綫相啣接，而達飛機場，又於其間，酌闢支綫，以爲聯絡。(二) 工程計劃，材料以就地採取爲原則，本市所產之磚石，可作全部基礎，條磚及長

方形小石條，爲鋪行人道及急行道之最佳材料，但限於經濟，改以碎石鋪面，車道兩旁開明渠，排除污水。全市幹支綫長四十三公里，共約需工程費一百零七萬七千二百餘元。此外臨河創一自來水公司，官商亦正在計議進行中。

甘省有一織呢廠，原稱織呢總局，爲清光緒初年左宗棠督甘時所創設，開辦費爲銀二百萬兩，後歸蘭山道彭英甲繼辦，以生產不旺，開支過鉅，逐漸虧蝕，竟至停辦，嗣由地方紳士鄧隆等集資組織，官商合辦，改爲織呢公司，但無切實之整頓方法，未久又告歇業。民國十五年，省政府收回續辦，產銷兩不發達，至十九年，又告結束，並將該廠機件，劃歸建廳保管。二十年四月，省府擬撥款恢復之，終以省庫支絀，未能實現。二十一年曾由建設廳擬訂招商合辦之法，又以受地方金融影響，殷戶鉅商，未敢投資，使該廠生機頓絕，恢復難期。今建廳以本省牧畜蕃殖，羊毛產量豐富，織呢廠之恢復，爲事實上之要圖，日前除呈請省府撥款復興外，並委派技術人員，督匠修理機件，俾得早時恢復，以資振興實業。

交通爲一切建設之肇始，故開發西北，羣論所歸，仍多側重於交通。甘省交通，素稱閉塞，舉凡

工商各業，皆因而落後。當局爲積極推進建設起見，特先擬定修築全省公路計劃，計分六大幹綫：
一曰甘陝綫，自臯蘭經榆中、定西、靜甯、隆德、平涼、涇川至窰店；二曰甘新綫，自臯蘭經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張掖、臨澤、高台、酒泉、玉門、安西至猩猩峽；三曰甘青綫，自臯蘭至享堂；四曰甘寧綫，自臯蘭經靖遠至中衛；五曰甘川第一幹綫，自臯蘭沿甘陝綫之孟家堡，經通渭、秦安、天水、成縣至成都；六曰甘陝第二幹綫，自臯蘭經洮沙、臨澤、岷縣、西固、武都至碧口等是。現除蘭州至西安、至西甯、至安西、至寧夏，勉可通行汽車外，餘多借用大車道，亟須根本興築。

甘省居黃河上流，土地廣闊，惟以高原苦旱，無法灌溉，荒漠千里，補救維難。甘省人口六百數十萬，務農者當佔十之八九，此輩無辜良民，無怪時感旱災。顧救濟之道，不外濬河渠，治溝洞，使仰高之地，得受灌溉，於是磽瘠均成沃壤，民生得以解決，而於治理黃河前途，亦不無補益也。茲將甘省水利概況，分述如次：

(一)雨量，甘省氣候枯燥，旱災頻仍，全年雨量，雖無精確測定，然就最近調查所得，中路各地約十八吋，(蘭州全年雨量據實測約只十一吋)東路約十五吋，南路約二十吋，西路約十六吋。但

據上海徐家匯天文台委託測候之蘭州天主教負責人云：甘肅每年平均雨量，只三吋。（按普通雨量在十八英吋以下者，已不能豐收，須以灌溉補助。）其不敷農田之用，至爲明顯。倘不從事水利灌溉，多種森林，以調和氣候，增加雨量，則甘省農田，將成赤地也無疑。

（二）河流，長江以北各巨川，皆經過甘肅省境，如黃河、涇、渭、洮、漢、漳、汭、黨、沙、清水、黑水、大通、莊渡、龍潭、疏勒、臨、郭、白亭、環江、東、北諸河，以及嘉陵、白龍兩江等，縱橫參差，幾若蛛網。惟水流湍急，易於開渠引水，故秦漢以後，屯田渠道之遺跡，在在可考。

（三）水車，甘省附近各縣，間有建造水車，以作引水灌溉工具者，然費力既鉅，成效甚微。各縣現有水車數，爲永靖五三輛，灌田九六三九畝，靖遠二四輛，灌田一〇八〇〇畝，皇蘭一七六輛，灌田二九七一〇畝，洮沙一輛，灌田一〇〇畝。總計二五四輛，灌田五〇二四九畝。

（四）已成水渠，臨洮縣計有德遠、工賑、永甯、富民、新民、洮惠、柳林、好水、結河、改河、北洋、崔灣等十二渠，天水縣僅有通惠渠，由該縣上峽口南灣，設閘開渠，引導渭水，至下峽口黑窩灣止，長六千公尺，灌田一千餘畝。其他各縣，因係小渠，其名未詳。總計全省已成水渠約有一百七十餘道，灌田

約二百餘萬畝。

(五)未成水渠，臨洮縣計有溥濟、濟生、抹挪、東峪等四渠，永靖縣計有永豐川、喇嘛川等渠。此項未成水渠，將來開濬完成，可灌溉農田九萬餘畝。

(六)擬開濬水渠，臨洮縣計有民生、安川等渠，臯蘭有新古、達家川等渠，武威有洶蠡、硯泔二河渠，隴西縣有隴西南渠，景泰有黑馬圈河渠，永登有紅古城渠，平涼有平涼川渠，涇川有涇河、汭河兩渠，天水有渭河河堤，導引隴河，靜甯有苦水河渠。以上各縣未成及擬築各渠，若能全部完成，總計約需工程費一百七十萬元之譜，可灌溉六十餘萬畝之農地。每畝每年以增益三元計算，每年農民收益總數，在二百萬元以上。對此農村經濟，日益凋敝之趨勢，何殊得一起死回生之良藥，而復使其欣欣向榮也。

甘省特產與蘭市勝景

甘肅幅員遼闊，寶藏極豐，特產物品，尤為繁夥。最著名者：(一)犛牛，產於岷縣、臨潭、永登等縣，

鄉民索捕而食，尾可作纓，行銷北平、天津等地，每年獲利頗鉅。(二)白羔羊，產於阜蘭、靖遠、紅水各地，羔皮輕暖，可作皮衣，每年夏秋間，由黃河皮筏，運往寧夏、包頭一帶銷售，為阜蘭各地大宗收入。(三)黑羔羊，產於臨潭，其皮可以作衣，較白羔羊皮耐用，價值亦較昂貴，運銷天津、上海各地。(四)山羊，甘省各大森林中均有山羊，性最烈，其血可製藥，肉多腥，並可製假麝香。(五)羚羊，產於阜蘭、北山，羚羊為藥材貴品。(六)麝，產於平涼、慶陽、武威及隴南各地，麝腦與麝香為極上藥品，醫病效驗最速，價值亦極貴；其皮有天馬、烏雲豹、吉祥豹之別，用作皮衣，極其輕暖。(八)金錢猴，產於文縣。(九)豹，產於臨潭、岷縣、合水等地，皮分金錢、艾葉二種，皮用最廣。(十)狍，產於臨潭、岷縣、玉門、敦煌，分羊狍、馬狍、草狍三種，其皮亦可用作皮襖，惟價值昂貴，每年銷行京津滬漢等地。(七)沙狐，產永登。(十一)熊，產於文縣，其毛帶金色為佳，其掌為珍食藥品。(十二)鹿，隴南各縣最多，其茸可作藥品，每年銷行省內省外，實隴南一大收入也。(十三)馬雞，產於臨潭，其尾可作翎絨，故頗行銷中外。(十四)蜜蜂，平涼、涇川、慶陽、固原、武都、天水等地最多，蜜分紅白二種，白蜜味最甜。(十五)冬蟲草，產於文縣，為好藥品。(十六)牛黃，產於臨潭，亦為最要藥品，每年行銷各省者，為數頗

多。(十七)鴿子魚，產於靖遠河口，冬季鑿冰捕得，其形似鴿，故名；俗謂真鴿投水所變，乃附會之說也。惟味甚佳，當地人常用以餉客，別具風味。(十八)那孩豆，產於張掖，狀似櫻桃，紅白色，味香。(十九)醉瓜，產於臯蘭，味甘，微有酒氣，故名；又曰哈密瓜，傳其種來自哈密也。(二十)蕨菜，產臯蘭、隴西、平涼、慶陽，根可搗粉，莖可作羹作菜。(廿一)蕪菜，產臯蘭，菜苔肥大，味甘，甲於全省。(廿二)軟梨，產臯蘭，嚴冬時，皮黑肉軟，能解煤毒，味極甘美。(廿三)菸，產臯蘭之紅泥溝者最美；此外如臨洮、榆中、洮沙亦有之，惟較臯蘭菸遜色，每年銷行東南各省，實為各該縣之最大收入。

甘省每年出入口貨物數目，據商會調查出口者為：(一)臯蘭、榆中、臨洮、靖遠各縣產造條棉水菸，三萬五千擔，每擔價值一百元，共值三百五十萬元，運銷津滬川新等處。(二)臨潭、岷縣各縣，產大黃、當歸三千四百擔，每擔價值二百四十元，共值八十一萬六千元，運銷津滬等地。(三)永昌、海源、夏河各縣，產羊皮八千擔，內二毛約三千擔，老羊皮約五千擔，價值每擔二毛八百元，老羊皮一百二十元，共值三百萬元，運銷平津滬漢各埠。(四)羊毛，概不成莊，無從確查。即青海羊毛，由甘過境運往津綏者，年約四百萬斤，每百斤價值二十元，共值八十萬元。以上甘省每年出口貨物，共

值七百三十一萬六千元，加上青海過境之羊毛，總值八百零十一萬六千元。

入口者爲（一）津滬運入毛麻織品，約六千疋，毛織品占四千疋，麻織品占二千疋，毛織品每疋值一百四十元，麻織品每疋值十二元，共值五十六萬元。（二）蘇杭川等處運入綢緞，約五百疋，內綢二百疋，緞三百疋，綢每疋價三十元，緞每疋價五十元，共值二萬一千元。（三）津滬晉等處，運入各種棉織品，四千六百疋，每疋價十三元，共值五萬九千八百元。（四）冀鄂陝等處，運入大布二千五百捲，每捲價八十元，共值二十萬元。（五）陝新運入棉花一千擔，每擔八十元，共值八萬元。（六）青海運入小麥，雜糧一萬石，內麥占六千石，雜糧占四千石，小麥每石重一千二百斤，價值六十五元，雜糧每石重一千一百斤，價值五十元，共值五十九萬元。（七）津滬運入紙烟，五百五十擔，內分三砲台、哈德門、美龍三種，每擔價值五百元，共值二十七萬五千元。（八）湖南官茶，過境運銷青海新疆二百三十票，每票價值一千七百元，共值三十九萬一千元。以上甘省每年入口貨物，共值一百七十八萬五千八百元，加上湖南過境之官茶，總值二百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元。

森林，甘省地廣人稀，山脈縱橫，在明清時代，各地森林甚多；自民國以來，提倡乏人，保護不周，

遂將多數天然森林，被當地人民，斫伐殆盡，致有窮山餓水之稱。近年建廳雖為全國造林運動之震盪，逐漸注意及此，一再提倡種植，究以過去經費困難，政局變遷，所謂植林運動，徒成儀式。今後倘不嚴令各縣，對已成森林，嚴加保護，并腳踏實地，積極增植新林，則前途危機，不僅木材缺乏，而素稱旱燥之氣候，亦恐更增其強烈性矣。

鑛產，蘊藏豐富，已被調查確實，并間有經人開採者：(一)曰金鑛，產地為敦煌、酒泉、安西、永登、皇蘭、平涼、天水、清水、莊浪、東樂、靖遠、臨洮、西固、成縣等。(二)曰銀鑛，產地為山丹、永登、甯定、臨洮、皇蘭、文縣、成縣、兩當等。(三)曰水銀，產地為文縣、武都等。(四)曰石油，產地為玉門、酒泉、敦煌等。(五)曰煤礦，分佈各地，幾遍全省，居民掘地丈許，即見煤質，旋掘旋廢，殊為可惜。(六)曰鹽礦，敦煌、高台、民勤、紅水、永登、靖遠、西和等縣均產之。(七)曰銅鑛，皇蘭、洮沙、臨潭、紅水、玉門等縣均產之。(八)曰鐵鑛，永登、古浪、會甯、成縣、兩當、岷縣、臨潭等縣均產之。(九)曰鉛鑛，永登、武威、靖遠、岷成等縣均產之。(十)曰石棉，武威、永昌、華亭、天水等縣均產之。此外皇蘭、永登等縣，尚產錳鑛，高台、永登、皇蘭、華亭等縣，尚產陶瓷。要之，甘省有此寶藏，尤其金銀等鑛，到手即是現金，值此高呼開發西北聲中，當

不能再任寶藏久棄於地也。

蘭州南依皇蘭，北控黃河，遠觀山環水抱，殊具緊嚴之象；近察高關奔流，又極雄壯之勢，氣候溫和，尤多林泉美景。昨承友人郭世芬、杜玉田諸君，導遊五泉山、小西湖、北塔、金山寺、莊嚴寺等，殿閣飛雲，松柏交翠，到處表現蘭市不僅爲西陲重鎮，抑且爲西北一有名勝境。惟舊曆五月，所謂城隍聖誕，各善社爭相唸經獻戲，至達十餘日之久，大殿千百燭光，不斷熊熊燃燒，且民國已二十三年，猶高誦前清康熙聖諭，又未免迷信太甚。「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都市如此大捧城隍，鄉村更怕小鬼無疑！

北城俯瞰黃河，嘗見沿岸捕魚者，先以小網捕獲，後以大網養諸河中，即有所謂善士，前往購買。普通每網蓄魚百餘尾，其價恆在二十元以上，是日所見之生意，兩網共價五十六元。據云小魚多於大魚，即待救之生命較多，善士喃喃唸經，親手解網，縱魚於河中，名曰「放生」。但下游漁夫，又已張網待捕矣。迴顧圍觀大衆，多爲四鄉逃耕之貧農，衣食無着，其生命之危殆，實不異於網中之魚。愚憶善士者流，倘能將其對魚放生之金錢，隨時移作辦貧民工廠，或救濟農村之費用，即以

佛法論，「救人一命，如造七層浮屠」，蓋亦不僅社會獨得實益已也。又聞蘭州本地人，不善食魚，食者多異鄉客，故蘭城雖臨天然魚池之黃河，但在城中，欲求一魚市而不可得也。

蘭州金融機關，現有（一）中央銀行蘭州分行，僅營國內匯兌。（二）甘肅平市官錢局營業存放款及匯兌，財廳擬加擴充，改爲甘肅農民銀行。（三）錢莊及銀號，營業尙較銀行廣泛。次爲輔助金融機關之不及，而與平民有直接關係之典當業，大當月息三分，贖期三年，無法維持而倒閉；小當利息無定，限期最長，已被取締無遺；中當月息五分，贖期一年，聞財廳正擬設法，規定典業減息延期之計劃，普通借貸利息，約在二三分左右。貨幣有（一）現大洋，即袁頭孫頭幣；銅輔幣爲當十當二十之銅元。（二）紙幣，中央銀行之各種紙票，官錢局所發十枚、二十枚、五十枚、一百枚之四種銅元票，皆通用。普通銀幣一元，可換當十銅元六百枚，即六千文，若換銅元票，只得四千文，即市面銅元票之價格，高於銅元價格三分之一也。外縣紙票，尙少通行。

由蘭州赴西甯

五月二十一日晨發蘭州，雇天成店駕窩子；駕窩子一名杉子，乃以二騾先後廣行，背負雙杆，中駕轎窩，上爲篾蓬，下爲繩兜，可鋪箱物茵褥，人卽坐臥其上。同行轎窩五，馬馱十餘，係英美烟公司運銷紙烟者，因脚夫加貨誤時，遂爲公司中人所不滿，大鬧不已，十時始成行。出城過雷壇橋，碑後隙地，有四乞丐，臥吸大烟，鳩形鵠面，情狀醜陋。田中罌粟花謝，滿結果實，中間夾種菸葉，高已二三寸。麥穗已翻黃浪，不久卽可收穫。所行凹道，兩旁土岸壁立，道上塵埃，深積四五寸，風至塵颺，迷眼窒息，乃步行兩旁岸路，與英美烟公司職員談話，悉彼等一行六人，中有二英人，一爲皇室旅長之子，一爲大資本家，二人現分任天津及張家口分公司之經理，彼輩不避長途跋涉之苦，而願盡職於推銷該公司之出品，雖云職責所在，但其對於我內地情形之注意與調查，實非吾國商賈所能望其項背也！

沿途各村，飲用井水，井深八九丈，分二層絞汲，先挖一直徑約二丈之圓坑，深三四丈；然後再於坑之底心，掘井及泉，深四五丈，以石砌邊成長三尺，寬二尺之長方形，口上置旋轉木輪兩個，一豎一平，輪齒相啣，以馬力轉動平輪，豎輪因亦旋轉，水卽車汲而上。上層平地，須另置車馬如狀，連

費手續兩次，水始上昇平地，溝引澆田。可知掘井既甚費工，汲水亦頗不易，隴省水源缺乏如此，實亦農業凋敝之一大原因也。

十里崔家崖，有寺曰白雲觀，殿閣拔地而起，層疊堆砌，直達山巔，氣象高昂，殊足仰止。甘肅陸地測量局測量隊在焉。該局內分地形、製圖、尋常等三科，地形科又分經界、水準等組。甘肅全省測量工程，原計十年完成，現因經費困難，誠恐未能如期告竣云。崔家崖有住戶三百餘家，人多地少，每人平均，只佔半畝，每畝約收一斗（每斗重一百念斤）不敷食用，皆以做工、划筏、或做小販，以調劑農困。再行至陳官營，古城一帶，沿黃河置水車，輪徑約五丈，利用河水流力，激輪旋轉不已，輪緣斜繫小桶，納水轉上，注入槽內，灌溉田畝，頗稱便利。該處砂田種烟，土地種麥，例可豐收，誠隴省之沃壤也。古城多棗園，綠蔭蔽日，途經其間，涼爽舒適！

三十里西柳溝，村人正傾資竭力，大興土木，建一高寺，楹貼新聯曰：「爲補天穴，衆心修就三官閣；因續地脈，合意造成五層樓。」讀之不但見其用心虛誕，且可想其樓閣之高，如此迷信不破，卽農村經濟，多一無形漏卮，可斷言也。且所見青年男女，仍多蓄辮纏足，欲其剪除解放，似非一

紙佈告所能奏效。緣黃河西行，南北高山，綿亘數十里，距離由寬而仄，抱合成峽口。河水東瀉，聲如萬馬奔騰，過口復闊，爲一大平原。沿河菓園，雜植胡桃、棗、杏、梅、梨等類，結實繁榮，望可止渴。晚抵新城而宿，計行七十里。英人巴迪二君，及其同行者晚餐，食品繁多，豪奢一如平日；鄉人聚觀，似將垂涎。實則彼等所食之豐饗盛饌，亦我好嗜外國紙烟同胞之膏血也！新城計有住戶二百家，以自耕農爲最多，次爲小本經營商業者。

二十二日發新城。五里青石關，左靠危崖，右臨深淵，在西防上，頗爲重要。該處因係水田，每年可耕兩季，春爲罌粟及麥，秋爲穀子、菸、糜子、棉花等類，惟棉花須隔年一種。地力始及。每畝春季納銀五角，秋季納糧三升，向人租種，每年納洋十元。晨見河水爲淡黃色，午突變紅，料爲上游大雨，山洪暴發故也。河面越上越小，竟有小至僅三五丈者，但因山崖抱合，水流異常湍急。二十里山寺溝，對岸達家川，於此過渡，船資每人四十大（銅元），駝馬一千，驢一百，每船人馬兼載，每月約收二百餘元。據船人云：一新城紳士閣允亭，借口公用額估渡費，殊爲可恨！黃河渡口，七八月間，水急不能過渡，冬季春初，冰結不能行船，每年擺渡期間，至多五六個月，除工友開銷之外，所餘實屬甚微。而

閩某不勞吹灰之力，得蒞厚利，所謂受苦不賺錢，賺錢不受苦，天下不平事，甯有逾於此者乎？船近彼岸，英人以紙煙贈船夫，頻問好否，船夫互相爭吸，問價贊美不已。予默看良久，心中微作隱痛。達家川有住戶二百家，皆達姓。每年舊歷二月二日，上一大花戶墳一次，殺豬宰羊，致祭祖塋，老幼聚食，漫山遍野，是謂「清明節酒」，乃全村每年必舉之盛會。近年多因村長頭人，狐假上命，徵收款項，浮報開支，時興訴訟，感情日已惡劣矣。

據當地農人云：該村旱地，隔年一種，且十種九不收焉。計自十六年至今，概未得收。一莊稼，一糧款仍舊照納，每一斗地，約納十元左右。田無所出，多以工資爲償，甚以借貸爲活。普通二三月借洋一元，六七月還煙四兩（市價每元二兩）。放款者爲土豪劣紳，被剝削者，乃中小貧農。村設小學一所，學生約四十餘人，每生學費，自一元至五元不等，教師每年約得薪金百元。所授課本，雜用經書及國文，學生但知唸句，不識字義。

又有一農自述曰：一有地七畝，若種麥子，祇收一石四斗，值洋七十餘元；若種罌粟，可收五百兩，計值二百五十元，除糧稅五十元，購麻渣（肥料之一）兩千個，計六十元外，尙餘一百四十元；故

農人多種煙，而不種麥。」又曰：「普通農戶，倘遇年成不好，即忍受飢寒，強健者，皆外出做工，或當兵，所謂乃人養地，非地養人是也。」

橫穿甘青省界之享堂橋

從達家川前進十餘里，至平安堡（俗呼麻回子）為永登縣轄境。有區立國民小學一所，校址假用寺院，無有教室之設備，學生盤足坐於地上，二人共一矮桌，以為寫讀之用。桌乃學生自備，早則攜校，晚則攜家，尤為費力。桌上置書，全為論語及孟子。壁間貼功課表一張，首行僅寫「上午背誦，下午認字」，中寫學生姓名，如云：「包發財」「王家五德」「房家六姓」等十八人；末行則語「勿謂言之不預也」七字。祇以教師高臥土炕，未便率爾請教，以致高深所在，令人莫測也。據某生曰：「老師怕我們遲到早歸，每天一到點名時候，就要唸着『勿謂言之不預也』七字，來恫嚇我們，唸罷他自家却打盹睡去了，我們呢，頑皮的則跑到大殿上去捉迷藏，用功的死抱着課本亂哼，這麼讀書，還不如在家種莊稼的好」云云。該處食舖，皆回人所設，專售涼麵及大餅，麵三十

(銅元)一碗，餅一角一斤，所售食物，尙稱潔淨。漢人務農者甚多，經商者則絕少，有之亦僅開小宿店而已。回商善經營，因以日富，漢農受剝削，因以日貧。自隴北到蘭州，又由蘭州抵此，各站居民生活狀況，類多相似，有如明文特爲規定也者。堡外高山，洞穴甚多，遠視如蜂房，揣爲先民居時或爲平原，後因年代遼遠，河流日低，遂高懸崖上矣。十里黑嘴子，日暮而宿，村人堆石曰「墩」，一名「石壘」，高達丈餘，上插紅旗二面，旁豎刀鎗各十餘，明晃耀目，且以犬羊之血，遍洒墩上。叩何用意？則答「以擋暴風雨之降臨」，神權時代之精神，至今殘骸尙留，遺毒民間，莫此爲甚！

二十三日發黑嘴子，五里飛石崖，上有危崖亂石，時虞崩墜，下則激流洶湧，波濤澎湃，中僅一條之路，可通往來，行旅至此，無不惴惴然深存戒心。此路同治年間，曾修築一次，並公攤土地六垧（每垧二畝半），每年酌收租銀，以充修路費用，法善意良，行人稱之。五里有土坡，道路始漸平坦，十里修家溝，地須隔年一種，只可種麥及玉蜀黍之類。麥田耘草農婦，多裸上身，工作頗爲敏捷，雖在烈日赤炎之下，汗如雨珠，然見人輒作微笑，似不以爲苦。一農家之樂樂何如！於此可見一斑。十里新莊子，河水朱標色，隔岸棗園麥地，一碧萬頃，殊爲美觀。沿河小徑，危崖高懸，似欲崩墜，迨

經古城，雖爲土築，但甚高堅，而居民亦多。出城，途爲凹道，長四五里，雨後泥濘，驟行冉冉，蚊蟻飛揚，跋扈，追隨人後，揮之不去，吮人項背，奇癢而痛。三十里水車灣，人聲複雜，市廛繁茂，青海閒農，負糧曳杖，來隴划煙刈麥者，絡繹不絕。據談：「每工日得四十大至六十大，月積三四元，若做包工，可得十數元，庶歸家還債，可冀餘裕矣。」云云。

甘青之天然界線，爲連城河，河水清冽，有橋曰享堂橋，東端額曰：「隴海通達。」西曰：「令居古塞。」皆馬步芳題。聯爲：「一灣清水澄明鏡，兩岸青山架彩虹。」外視危岩突奇，俯瞰一泓凝碧，上聯寫景，可謂據實矣。橋長四十四步，圍欄蓋瓦，安步其上，竟忘駕空而行。東爲隴界，毒花盛開，紅白相間；西屬青境，麥綠瓜青，一碧萬畝。前者種煙，後者則否，相形之下，別有情趣。又甘界水深土厚，青境地味肥腴，又有甘肅乾，青海青之諺。橋西二里有鎮，名曰享堂，屬民和縣，縣城離此五里，卽前之水口也。該處交通四達，人口繁多，渠流縱橫，農產富饒，金融狀況，現洋一元可換得青省財廳維持券十二角，銅元六千文，銅元當十，當二十者均通用，川省新造當百，當二百者，須得財廳打上「TS」二字（按卽青海英譯省文）始可使用，物價甚低，每元可購牛羊肉五斤，香油六斤，鹽十八

斤，煤炭二百斤，雞蛋百八十枚，以與蘭州生活程度相較，低廉多矣。

甘青兩省之鄉村，民間居屋，大多覆土而不蓋瓦。建築之法，亦較簡單：柱樑架椽，椽上鋪草；草上墾泥，厚約三寸即成。屋頂微作傾斜，其平若坪，以限馬牛羊之糞，乾則墾洞於坪，掃入灶房，以充燃料。該洞平時可充煙囪，雨時亦可蓋之。據談建築土屋，雖可省費，但少則三年多則五年，即須掃除舊土，另置新泥，否則微雨即透，動成漏室矣。又稱民國以前，有功名者，造屋始得覆瓦，否則雖富，峙石崇，亦須屈居士屋，今雖不論，但亦無敢破例，尤其僻靜鄉村，深恐劣紳藉爲口實，罰以無謂之重款也。

青省林產豐美

二十四日發享堂。五里石納，約有住戶四五十家，豆麥豐肥，菜花高逾半丈。隔河可望民和縣城，屋舍稀疎，市面諒不繁榮；惟菜花鋪黃，豆麥油綠，樹林成蔭，渠流不斷，景色宜人，一如江南。石納一帶之土地，俗曰一大水田，一阡陌之上，則栽榆楊等樹，田中亦多疏植菓木，下種豆、麥、馬鈴薯等。

皆其肥美，地沃水利，甲於他處。十里楊家店，坡道崎嶇難行，道左湟河（黃河上流之一支源，自青海東北之湟源縣來）近以久旱不雨，水流驟小，以致木筏皮囊，中途攔淺者為數甚多。河岸岩石，爛灼有光，碎之微有韌性，似含鉛鋅等質。青海沿河各縣村落，多能利用河水灌溉田畝，如施肥料，蓋以河水含有礦物鹽基及黏性土也。河水東流入甘，水勢增大，如能渠引灌田，增進生產，復興農村經濟，可立而待也。

十里蓮花台，寺塔巍建高崗，植樹葱蘢，人謂甘青童山，絕不生長樹林，可證純屬妄論也。民和樂都兩縣分界碑誌，即立台下，惜以字跡模糊，不易辨識。再行至鑿石崖，道右石壁峭峻，高入雲霄，道左深淵千丈，危險驚人。有人鑿崖曰：「一條龍，」其路婉轉險狹，可以想見。對岸石壁，又題「勿忘國恥」四大字，險道危心，讀之尤覺警惕！一崖長伸，遮住赤日，陰下兀坐十餘人，皆將往甘省做工者，憩與攀談，彼等大都殷殷問曰：「你上來（由甘赴青，俗謂上來，反之，則稱下來）看見花划了沒有？」答以「四分之中，划了一分。」彼等又曰：「哦，那還早着呢。不過聽說今年新烟銷路鈍，我們受苦（即做工）的，也要吃點虧啦。往年每個花節，也可划上二十來塊錢，今年可不成了吧！」

另一個工人說：「阿三大前天病回來說他往年的老主顧，今年都自家動手划了，連他家裏那個嬌養慣了的大丫頭（稱女兒）也露着雪白的皮膚，在火一般的熱頭（日之俗稱）底下划起花來了。」又一人曰：「這麼說，我們要挨餓了！」先一人答曰：「可不是嗎？」彼輩所說之話，多爲有關農村經濟，民衆生活之實際材料，惜以風塵僕僕，無暇再作其他談話。

自「一條龍」西去二十里之地段，目前在興工修路，工人係按地畝攤派。該段最難修築之路，莫如鸚鵡嘴、老鴉隘等處，其路曲折而狹小，石嘴嶙峋而高聳，填補坍塌，須自河底砌石層，累級而上，高達十餘丈，培寬狹隘，則須穿岩鑿石，事倍功半，費力尤多。三十里老鴉城，途旁柳蔭濃厚，蔽天日，行人疑在廬山避暑，頓忘三夏遠征之辛苦。城有住戶八九十家，時忽大雨，久旱逢甘霖，農民皆喜形於色，無何雲散雨止，空氣異常清新。嗣歷白崖村、普家墩、長里鎮等地，尤富胡桃、花紅、梨、棗等類之菓產，惜以交通不便，無法遠輸他處，以博高價耳。且也樹林之下，必有清泉，清泉下流，卽爲良田，旅行其間，旣蔭且飲，尙不忍遽爾賦別，尙得耕牧其地，鄉土之懷，更不知其將何如也！

晚宿高廟鎮，共計行程八十里。該地居民約三百戶，乃樂都縣屬之第一大鎮，商舖油雜、布匹、

糧食等店，無不一應俱全。爲自蘭州以來所未見之市面。鎮設男女小學各一所，男生八十餘名，女生二十餘名，多十歲以上，始入學者。故五六年級學生之年齡，有大如他處之高中生。翌晨天甫明，絃誦聲聞遠近，早起讀書，尙屬難得。鎮西堡上，建有痘神殿，村民頗敬仰之。蓋愚夫愚婦之兒童，不知預種牛痘，一俟天花傳染，則誠惶誠恐，不辭以錦帳、花屏、花鞋等物，供奉於神座之前，滿目紅綠，神像爲蔽，迷信程度之深，可謂達於極點矣！

二十五日發高廟鎮，沿途柳蔭之下，婦女就地設肆，以售熟雞蛋、馬鈴薯、涼麵條等物，牧童老翁，多戴綠柳涼帽，殊爲別緻。左顧山巔，一片銀色，始知昨夜天寒，會降大雪。青海氣候，原爲寒冷，即以水菓爲例，蘭州杏梅，早已成熟上市，此間所產，纔大如指，預料熟時，須在月後；其他瓜果成熟之期，亦較他處爲晚。十五里樂都縣城，城爲土築，分內外兩層，東南城隅上，建有白塔，丹書「勿忘國恥」之標語。途緣城西行，城下河邊，爲東湖公園，僅有樹苗數百株，流水一灣，餘景似尙在培植之中。南門外有泉三道，從地湧出，經營成三池，池周偃石壘土，使地基高成一台，台之左右，護以欄干，池上覆亭，額曰「飲和亭」，一池曰「飲和池」，一蓋取和樂且康之意也。本欲入城一遊，忽見衛兵盤

查甚詳，爲避麻煩，故未果行。

十五里大峽，兩山緊靠，湟水流貫其中，如銀帶焉。該處產沙金，鄉人用土法淘，五人一組，日獲二三分，實所謂「脹也脹不死，餓也餓不死」之生涯也。峽長二里許，豁然開朗，復見良田茂林之美景。十五里硤口堡，住戶約百餘家，遍貼「公議禁止賭博，如違定罰」等語之佈告。再行至張家鎮而宿。鎮東離樂都五十里，北距互助縣城百二十里，西至西寧七十里。與王姓農民談話，據稱：「彼種地五斗，可收五石，除用種籽五斗，并納糧一石外，僅餘三石五斗；五口之家，勉可度日。惟近年以來，因附稅之類繁，糧草之折款，不但深感入不敷出，且漸有凍餒之虞。向例租田一斗，年納租麥三斗，糧款種子，概歸佃戶負擔，今則倩人租種，免納租麥，僅望代負糧款，亦絕無人敢應命。」云云。該處盛產木材，尤以白楊最多，田陌地隅無不植之成林，以備建屋之用。造屋一院，不覆瓦，不墜灰，三方九間，僅費工資十餘元，即可安居新屋，蓋常事也。至於村南大山，望之鬱鬱蒼蒼，乃松柏天然林也。聞彼處樹粗數圍，高數丈，產地周約三百餘里，木商伐而編筏，放河下流，暢銷他省，實占青省經濟之一大來源。鎮有娘娘廟，中供女神兩尊，若雨雹傷禾，村人鳴鑼而集，轎抬娘娘遍遊四山，

甚至久置雨下，以求天晴；如遇久旱，則移娘娘於烈日之下，或久置於泉源之旁，祈禱大降甘霖。以故娘娘之抬出迎進，年必數十次，鄉人自欺自擾，毋乃過甚？

青省不種毒卉

二十六日晨，天寒披裘，尙覺冷氣逼人。發張家鎮，初行夾道，榆柳成蔭，往來行人，如步豆棚瓜架之下。村民壘石爲柱，高三四尺不等，爲數千百。中有一最高者，旁插木板，上書「玉帝欽差雷椿，止定暴雨，鎮定妖孽」等詞。青海天氣高亢，風暴雨大，原屬自然現象。科學不發達，人力難以救濟，無知愚民，乃乞援於神，又其必然之趨向也。倘於四山培植森林，調和氣候，雨雹災患，自可減少。近年青海提倡平原植林，而未計及山地種樹之利益與需要，良爲可惜！青海氣候枯燥，頗有由礫瘠變爲沙漠之勢；如以人力挽救，惟此造林一途，如操左券，蓋森林既成，而後涵養水源，調和氣候，庶可收效也。

十里白馬寺，居民回漢藏雜居，共四十餘家。各茶肆麵店，貼有村規一紙，略謂「漢回藏人等，

若有爭吵者，罰銀十二元。無論居民或行人，若在近村唱歌曲者，執打柳鞭一百二十下。」寺靠峭壁而建，形勢略如雲崗之石佛寺。其時忽見土人二十餘人，各執有符木椿及犬頭旛蓋等物，大吹大擂，口唸六字真言，繞行石壘三匝，大喊三聲，另往他處，繞呼如故。問其用意何在？答曰：「用擋雷雨冰雹耳！」時英美煙公司巴狄二氏，在旁攝影，彼等見之，因問余曰：「他們是那國的人？」余答：「英國人。」一藏民若有所驚曰：「哦！是後藏那邊的大英國人嗎？」余答：「是的，難道你們怕他們麼？」藏民曰：「我們不怕英美人，我們只恨日本人。」因為日本把我們的東三省和熱河奪去了，還要殺了我們的無數義勇軍和老百姓！先生，聽說日本只有我們的四川一省大，那我們去打它好了，十個人拚他一個，總殺對敵了吧？」余拍手以示贊成。彼又向余曰：「先生，你是不是怕外國人呢？」余答：「當然是不怕的。」你既不怕，為什麼要穿黃洋短褲呢？」予一時幾為所難，乃婉言答曰：「這是國貨材料做的，穿着走路，以圖風涼，你們既覺式樣不好，我到西甯就換掉好了。」彼等聞之，大聲齊呼：「好，好，這才是愛國的同胞！」遂哄然而散。附近藏民，因和漢回雜居，雖尚迷信鬼神，但對國事常識，尚不落伍，殊為難得。

十里曹家堡，又十里高寨堡，地勢漸高，如登斜坡。又十里小峽口，有橋渡河，爲互助與西甯東西分界之處。橋之兩端，約有居民十餘家，婦女頭戴風帽，或黑或白，類如醫院中之看護婦及傳教士。在田間工作者，則戴白布涼帽，形如羅篩，或僅披毛巾，亦頗潔白。男子多嗜象棋，或好玩手溜蛋，甚至有忘却田事，而將光陰虛擲於二物者。有小廟，供風伯雨師，已破壞不堪。小峽懸崖陡壁，對立千仞，湟水中流，湍急可怖，山徑狹隘，馬不得並轡。東曰小峽口，西曰望峽，有事據此，一人可當百人。踰此而入，他處必相繼告失，此兵法所謂一穴中之門一也。五里飛機場，場面寬廣，一望無際。傍晚入西寧城，總計自蘭州至西寧，計行六馬站，共四百六十里，若乘汽車，繞道永登（卽平番）二日可達。

青海原爲邊省之一，文化雖較落伍，然途中所見佳象，頗有一述價值。青海境內，不種罌粟，際茲西北各省，財政枯竭，競以種煙稅收，藉資挹注之時，乃青海竟無毒卉一株，誠屬難能可佩。倘能更進一步，禁運禁吸，造福地方人民，尤非淺鮮，此其佳象一。旅途平靖，村落相望，主要交通路線，往來不易發生搶案，此其佳象二。水利分佈各縣，農事受惠良多，其增進生產，調濟農村，實較其他建

設爲得計，此其佳象三。青省天然林之產量，既甚豐富，人造林之培植，復不遺餘力，到處高枝蔽日，涼蔭匝地，倘能更推及重山之培植，與夫天然林之保護，則林業前途之發達，更未可限量，此其佳象四。

青海省概况

青海據江河上游，因海得名。東北與甘肅爲界，西北與新疆接壤，南與四川西康西藏毗連，據青省民政廳發表，全省面積二百五十六萬二千五百方里，人口約六百二十萬人。古爲西羌地，歷代興廢無常，命名各異。清設西寧府及蒙番諸部。民國初設甯海鎮守使，皆隸屬甘肅。十七年建省後，僅原日西寧府屬之西寧、碾伯（今樂都民和二縣）、大通、湟源、貴德、循化、巴戎（今化隆縣）等七縣，後又添設共和、疊源、同仁、民和、互助、玉樹、都蘭、囊謙等八縣。其中共和、玉樹、都蘭、囊謙等四縣，係新由番地改土歸流者，餘四縣係由原日七縣中分設。省境西北部區域特大，僅玉樹、都蘭、囊遷三縣，在政治上國防上經濟上，均有增置縣治之必要，現省當局正在籌劃中。記者抵寧趨訪省

府，因主席馬麟氏返梓，承秘書長馮國瑞、省委譚克敏、姚鈞諸氏先後接見，爲告青省現況甚詳。

青海位居邊鄙，密邇強鄰，且種族複雜，治理甚難。自開省迄今，時僅數載，而安邊捍患，協和各族，固罄太半之心力。雖因財政困難，計劃種種，未克實現；然於無可如何中，披荆斬棘，兵工建路，努力交通便利，發展各族教育，融洽蒙藏感情，謀進各種事業等，各視能力所及，其先務之應即舉辦者，或成效斐然，粗具規模，或條呈規劃，從事開發，如國人予以有效之援助，逐一進行無阻，則未來之青海，誠有無窮之希望。中央決心繁榮西北，以作恢復失地基礎，已由宣傳而至於實行之階段。前戴宋二氏西上後，對於青海考察，應行急辦畜牧、衛生、救濟、經濟等要政，均經與省當局商榷規畫，茲已由中央會議通過，實現可期矣。所有青省行政、經濟、畜牧、水利、教育、交通等現況，略述如次：

行政 青省民族，雖稱龐雜，風俗特殊；然省當局二十年來一貫之主張，即採寬大政策，雍容應付，始克收相處泰然，和睦無間之效。

經濟 青省地面雖廣，然除海東十餘縣外，二十縣多爲沮洳寒瘠之地，所有財政，盡依此十數縣之收入，以資維持，拮据艱難，已達極點。又稅收方面，全恃出產羊毛，運平津銷售；自近年東道

時滯，銷路不暢，故皮毛停滯，經濟大受影響。羊毛每担原價六七元，外納本省出口稅，寧綏等過境稅，以及運費等，至抵銷地，成本已在三十元左右，而賣價有時尚不及此，有時高漲，又無法趕辦，故羊毛滯銷，捐稅繁重，交通不便，實有關係。近全國財政會議中，青省代表，提議設立青海中央支行，暨協助青省府協款，均經通過。果爾，則困難稍紓，庶政自易爲力。

畜牧 青海之西北南三部，均係蒙藏人游牧之場，故牛羊牲畜，繁衍生殖，爲吾國西北之一大牧場。惟以土人沿守舊習，不知改良種產，且素不講究衛生，牲畜一遇疾疫，卽束手無策，委之於天，故數量與質量，日形陵夷。若不積極設法，前途至爲堪虞。現已由全國經濟委員會議決，以二十萬元辦理青省畜牧事業，設立醫院一處，并各縣獸醫衛生機關等，藉資改進，畜牧前途，大有可望。

水利 青省爲長江黃河之發源地，地勢極高，平均海拔一萬呎左右。河流由高而下，勢若高屋建瓴，苟遇暴雨，則挾流而下，下游魯豫各省，難免洪水之患。故言治理黃河，當對青海上游，首先加以極度注意焉。二十二年黃河水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青省代表劉汝璠，提議設立甘青寧水利局，以之開渠築堤造林測報水位等，斯誠刻不容緩之要圖。至青省各縣水渠，以西寧大通壘

源、樂都、民和、循化各縣，經營多年，沾溉尙稱普遍，現已呈請中央，力謀發展中。

教育 省垣有中等學校四所，蒙藏師校一所，回教中學一處。樂都縣有中學一所，各縣小學，近年數量，已不爲少，惟因經費困難，設備不全，甚且有些鄉村小學，因經費無着，年底須由教師，會同村長，逼到學生家中，酌收糧食，以作薪資。致僅能勉維現狀，難與各省頡頏並進耳。至於青省回教促進會，所屬各縣小學及省垣中學，均呈向上發榮之勢。近又由兵工建築回教高中，年底即可落成，此皆師長馬步芳兼長回教促進會，熱心辦理之力也。（回教促進會系統下之學校，另詳回民教育統計概況表。）此外馬對蒙藏教育，亦努力提倡，如玉樹縣之蒙藏小學，師部附設之蒙藏王公子弟教育班等等，足見治軍餘略，贊助特種教育之力也。

交通 青海交通之發展，多賴兵工及人民合作之力，如由省城至都蘭汽車路，由省城至甘肅境界汽車路，並老鴉峽之公路，以及各縣之道路，均先後努力完成。其有未完成者，如省城至玉樹，並入藏間之公路，因距離遙遠，工程浩大，非由中央協助，殊難興築。

回民教育統計概況表

縣別	學校數	學生數
西寧	同教第一中學 一	二〇一
全右	兩級小學 四	五四〇
全右	初級小學 三四	一、二七二
盤源	全右 一一	四四〇
大通	全右 一四	九五八
民和	全右 一	六四
全右	兩級小學 五	一七九
化隆	全右 八	四二七
全右	初級小學 四	四〇二
循化	兩級小學 一	九五
全右	初級小學 一〇	二七〇
互助	全右 三	一一〇
貴德	全右 二	一九〇
遼源	全右 一	未詳
樂都	全右 一	五七

同	仁	全	右	一	未詳
共	和	全	右	二	三七
合	計	中等學校	一八一	二〇一	
		兩級小學	一八	一二六	
		初級小學	八四	三、九一五	

(附註)(一)西寧回教各級學校，受省回教促進會監督指導；其在各縣者，則受各縣回教促進會分會監督指導；各校校長，由回教促進會任免之，與省縣教育當局，不生關係。(二)各該校最近，已受各該地縣黨部指導。(三)各該校創辦日期，大通、民和、化隆、循化四縣者，在民國十八年，餘在民國二十年後。(四)各該校按照回俗，以星期五日為禮拜例假，普通星期日仍照常上課。(五)第一中學，教學科目，除多授教義(按即回經)阿文(按即阿拉伯文)二科外，其餘如黨義、國語、英語、數學、歷史、地理、自然、公民、體育、音樂、軍事學，以及學生課外運動等，均與普通中學相同。學生除回族外，漢人子弟亦有之，惟甚寥寥。其班次，計初中三班，另設阿文一班，刻正建築高中部校舍，準備擴充。全年經費，計一萬五千三百三十六元，由財政廳撥給外，回教促進會及馬步芳，均有相當補助，為青省學校經費之最充裕者，故校務獨呈蒸蒸日上之勢。他如省教廳直轄下之普通學校，

在經費上，數量上，設備上，均不能如此發達，其影響邊疆文化之普遍提高，誠未可限量也。

青省民政情況

青省地曠人稀，民族複雜，平均每二·四方里，僅得一人，施政發令，自較內地各省爲難。全省十五縣，其組織因政務之繁簡，有設一二兩科者，有僅設總務科者。其公安、財政、建設、教育四局，有改科辦理，有尙未設立者。縣行政經費，計一等縣每月九百五十元，二等縣六百五十元，三等縣五百四十元；惟鹽源、同仁、共和、都蘭四縣，因收入太少，每月四百元，概向財廳撥領。各局科之經常費，除教育局有基金生息，或學租驗糧等項下開支外，其財建兩局，有未定經費，虛未設置者，有向縣府請領臨時經費者。公安局全省僅成立十二、三縣，如都蘭、同仁、囊遷諸縣，經費無着，迄未成立。已成立公安局之各縣，共有警察四百七十八人，警長教練共二十四人，所有薪餉服裝等費，年需四萬四千六百一十元。僅玉樹一縣，准由賦稅收入項下開支，餘則概向人民攤派。

各縣政府，大都兼理民刑訴訟，其情節重大者，則移由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辦理之。該兩院

皆設於省城，凡蒙藏人民，聚居之縣，遇有糾紛，遂難以法律相繩，須照藏規辦理。

全省人口，因各族雜處，更以蒙藏人民，游牧爲業，遷徙無定，調查非易。據十九年民聽調查所得，連寺廟喇嘛在內，合計一〇五六〇七二人，漢人占三九〇二七九人，回人一八八二二人，藏人一八一四七六六，蒙人二三八八五人，果洛二〇〇〇〇〇人，（？）土人五一七二三三人，其他四萬數千人，平均每二・四方里僅得一人。其分佈情形，職業種類，老幼疾病之多寡，均無詳細調查。自治區域，現劃定者有十二縣，計四十七區，均已成立區公所。並於二十年間，照內部所頒章程，籌辦區長訓練所，由各縣選送學員，入所訓練，計畢業學員三十餘人，分發任用。經費原定由賦稅項下撥支，但以賦稅收支不敷，終難實現，致未能如期發展。

救濟事業，省垣原有孤老院、慈善公會、同善公所、救恤機關，因利局等組織，然皆有名無實。迨至二十年冬，始將舊有救濟機關，一律歸併，遵照部頒各地之救濟院規則，設立青海救濟院，內分養老、孤兒、育嬰、殘廢、施醫、貸款等六所，除將原有之經費充用外，并撥用他款，及臨時捐募，以維現狀。青省地處邊隅，荒旱滋多，教育不遍，生計維艱，故貧乏疾病殘廢者，所在多有，爲救濟種族與安

定社會計，現正竭力籌劃充實內部，惜以省庫支絀，當非短期所能辦到耳。

在未建省前，西寧所屬七縣，除湟源、大通、巴戎三縣，氣高地寒，不宜種植罌粟外，其餘皆可種植。當清末民初，甘屬諸道，均恃種烟籌餉，西寧一道，烟土產量，達七百餘萬兩，烟畝收款，約二十餘萬之多。民四甘邊寧海鎮守使馬驥，以種烟籌款，雖有補財政，然飲鴆止渴，殊非圖強之道；爰建議當局，嚴令西甯道屬七縣，一律不准種植，毒卉永絕，於茲已十九年矣。然因地接甘（州）、涼（州）、煙區，奸商偷販銷售，特規定罰則，寓禁於徵。建省迄今，雖財政支絀萬分，而十餘年一貫之禁烟精神，并未放鬆一步。

社倉積穀，各縣皆有，全省合計有倉儲十九處，儲糧一萬零三百四十八石餘，洋四千二百五十元，銀一千兩，內有豐黎義倉，係前蘭州紳耆劉曉嵐捐資設立者，裨益地方，實非淺鮮。

衛生事項，於建省時，在省垣初設平民醫院一所，嗣改爲中山醫院，月出省庫撥款三千元，以二千元作職員薪資，一千元作藥費。因交通不便，向津滬購藥，往返需時，且經費有限，不能多購儲用，時感供不應求。至於遠縣病人，因道遠無力，徒抱向隅之憾者，爲數更不知凡幾。今欲充實該院

醫藥設備，并籌設各地分院，在在需款，當非本省財力所能勝任。宋子文氏視察來青，對青省衛生、牧畜、公路等，詳作計劃，為開發西北初基，行見自陝隴而推及青海，不難一一見諸實行也。

青海因居黃河上游，地勢高寒，平均拔出海面約一萬英尺，雨量缺乏，每至盛夏，狂風驟起，冰雹即至，打傷田禾，擊斃牲畜，時有所聞。故各縣鄉村之畏懼冰雹，較之毒蛇猛獸為尤甚。欲資挽救，迅於重山曠野，廣植森林，調和氣候，其庶幾乎然非以語於今日之軍閥政治，與夫垂斃之民力也。

青海之生產事業

青海軍政領袖馬麟、馬步芳、馮國瑞、譚克敏、魏敷澤、楊希堯、祁子儀等，均能和衷共濟。馬麟老成持重，不僅為省政領袖，且為回教領袖。馬步芳整飭軍旅，日著成績。漢回藏蒙各民族，尚能和協。對於中央，尤表服從。馬步芳連年注意回民教育，及興辦蒙藏王公子弟學校等，對於提高各民族文化，並給予或種深刻印象，關係甚大。其人曾受大家庭之嚴格教育，及回教之宗教陶冶，言行尚顧大節，如再有政治上經練宏富之人員輔助之，其對所負邊陲重任，當能日顯光明大道。

青海接近西康、西藏方面之玉樹縣長及駐軍長官，非有得力人員，不足應付環境；故省府及軍部選擇人員，亦頗費周章。其地距西寧一千六百餘里，中間均無人家，供應軍糧，傳達公文，均感困難。現軍部設有一無線電臺，能與各方通報，邊防消息，尙稱靈通。而藏方亦頗知青海當局對邊防之戒備，故漸表示好感，不敢輕舉妄動。如西康亦能注重邊陲，不起內鬨，俾青康兩省得切實聯合，則藏人亦能相安無事，將來班禪回藏主政，更可以收鎮服之功也。

青海財政困難，達於極點，全年收入，不過百二三十萬元，以之供應黨軍政各費，無怪上下交困。有時爲事實逼迫，局部的增加地方人民之負擔，自所難免。所幸公務人員，尙能守窮耐苦，每年僅過年、端午、中秋三大節，發放一二月維持費，即稱滿意。省府委員及廳長，月得維持費八十元，只發七成，而紙幣價值僅值現洋七八成之譜，每年又只能發放七八個月之維持費，是則每月八十元之所入，不過實得二十五元左右。廳長委員尙且如此，以下科長科員等，更不待言矣。是以公務人員之辛苦奮鬥，似任何地方不易多觀。

青海人民之引領希望者，則爲中央之接濟；舍此雖尙有他路可行，究非所易償願也。然中央

之困難，自亦爲青人所深知，倘能將巨額軍費（青省每月支出約十餘萬元，省政費四萬元，縣政費二萬元，軍費九萬元）略爲補助，或設法裁軍節費，則人民即可減輕大部分之負擔。至於建設教育種種事業，都因經費掣肘，礙難推進，亦甚望中央代爲一籌。教育上能得撥給一部份之各國退回庚款，即可興辦全省教育。建設上能得全國經濟委員會，予以劃撥麥棉借款若干，則生產事業，亦不難立刻振興。且地方渴望甚久，略得補助，即無異甘露降臨。如經委會最近議以二十萬元辦理青省畜牧一案，遠播青省，朝野慶幸無似，即可見其一斑矣。

青海極有希望之生產事業，首推畜牧及金鑛；次爲林業。畜牧生產僅羊毛一項，年在六百萬斤左右，（豐源六十萬斤，湟源二百萬斤，貴德百四十萬斤，西寧二百萬斤。）若振興之，每年可得千萬斤，其利益至爲宏大。惟須廣開銷路，使勿如去歲之停滯，致成霉爛之廢物。並須成立毛呢廠及皮革廠，將原料織成熟品，既可免皮棄置之虧折，復可別開利源之生面。蓋青省氣候地味，大部宜牧而不宜耕，蒙藏民族，亦多肉食而少穀食，且草地荒地之地權，操自蒙藏王公及喇嘛，故振興畜牧，實較墾殖爲得計。金鑛產區甚廣，大通河上游及瑪沁雪山一帶爲最著，每年所產沙金約爲

二萬兩。某寺特產豆金，採取尤較便利。記者所過湟水大小兩缺口，鄉人亦多三五成羣，淘取沙金，故料金鑛蘊藏量必甚豐富。如能設法，以作大規模之開採，一有所得，便爲現金，利益之厚，莫與比倫。惟金鑛豐富之區，多爲藏民及喇嘛所有，藉口山靈與地權，往往不許開採，以致利棄於地，殊爲可惜耳。青省天然森林，素稱廣漠，近年鮮知保護，不時斤斧入山。但貴德、大通、疊源等縣，山行三四百里，不見天日之林原，尙所在多有；且多爲高數丈，粗數圍之松柏，一斧之下，材質金紅，脂油（即松香）滴凝不已；古老豐肥，殊堪欣羨！有稱青海森林，尙在神秘時代，殆非過甚之詞也。今後倘能一面設法開採成熟之樹，一面更培植新林，隨時加以保護，其利益之宏遠，蓋不僅在木材之取用已也。

西寧教育與青海風光

西寧地當小積石山之陰，爲青海首善之區，氣候較寒，夏日僅華氏寒暑表八十餘度，冬日有至零度以下者。湟水橫穿境內，下游可供筏運，良田萬頃，出產尤豐。據調查，全縣田地屯科水地，二

萬一千七百五十四畝九分三厘，藏旱地二十四萬一千五百十五畝三分七厘，共計二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九畝三分。民十八，甘肅大旱，暴蘭食糧，全數賴此輸往。近年糧價，亦恆較他處爲低，惜糧販僅以牲畜輸載，殊爲不便。全縣人民，約十七萬餘人，計漢族占百分之六十四，回民占百分之二十，土藏二族，各占百分之八十。回漢情感，過去易起裂痕，近以政軍當軸，不分畛域，和衷共濟，故人民亦漸趨於融治。土藏各族，智識簡陋，亦早爲漢族同化矣。

城瀕湟水南岸，山嶺環抱，形勢雄壯，當青海東來孔道，爲漢藏四大交易場之第一。民十七，青海建省，闢爲省會，機關林立，學校增多。計中等學校，現有蒙藏師範、省立一中、一師、女師、農校、職校，及回教促進會附中（回會附設高中及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西寧分校，亦將開辦）等七校。學生約共二千一百人，小學較多，人數三千餘人。他縣僅樂都有一初中，餘惟小學。經費困難，不易推進，學生生活亦甚苦，惟身體則頗康健。至回教促進會附設中學，暨各縣分會所辦小學，經費充足，獨呈欣欣向榮之勢。

第一百師司令部軍法處長王乾三，主任朱光天，先後招飲，介紹熟習青海情形諸友談話，得

益頗多。據省黨部書記長丘向魯氏談，青海全省黨員計四百九十餘人，正式預備各居半數。各縣黨部對於舊日工農會等團體，因不能謀取民衆利益，且變爲剝削民衆之籌款機關，故已將其取消，而專注意於社會教育之推進，如成立圖書館，創辦平民學校等是。本省現有刊物，首推民國日報，創辦於民國十八年七月一日，當以國民軍盤據西北，與各省消息隔絕，印刷不良，內容簡陋。民二十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成立，並籌設收音室，每日中央廣播電臺播送之消息，逐日交報登載，內容始漸可觀。二十二年六月，又收到中央所贈手搖印刷機器一副，始改鉛印。但以本省行政範圍過窄，消息採訪不易，且經費困難，故每日僅出四開紙一張，刻正在力求擴張計劃中。此外尚有青海評論旬刊，係省黨特處主辦。一〇〇週刊，係第一百師特別黨部主辦。到民間來週刊，係省黨特處農村指導員宋守義主辦。互助、大通、湟縣三縣，亦各由該三縣黨部各刊週報一份。各報每次刊印，二三百份不等，多係贈閱性質。又地方法院長馬餘三，亦擬籌辦一國民日報云。

第一百師特別黨部書記長李曉鐘氏，爲告該師屢次戰役經過，略謂：民國十七年三月，馬仲英倡亂導河，國民軍剿辦無效，師長馬步芳氏，時充七十七旅旅長，於十八年三月，奉命參戰，肅清

餘匪底定寧河。十九年七月，隴南馬廷賢倡亂，時馬師長充青海暫編第一師師長，甘肅代主席王楨電請派隊協剿，會收復定西縣城。十九年秋，馬仲英率殘部，竄踞甘涼一帶，任意魚肉人民，馬師長時充新編第九師師長，奉潼關顧祝同氏電令，移防張掖酒泉各縣，馬仲英退入新疆，河西底定。二十年七月廿二日，新編第八師雷中田，違反中央，拘禁主席馬鴻賓，馬師長持重勸解。二十一年四月，藏兵因受英帝國主義者之嗾使，侵入海南，佔據大小蘇莽囊謙等地，圍攻結古。青海省府，不忍同室操戈，先派宣慰使馬駒，勸導退兵無效，後始派兵應援，恢復失地，並由雙方派員媾和。二十二年夏，中央任命孫殿英爲青海屯墾督辦，副中央俯顧甘寧青三省民意，電孫暫緩西進，孫乘間變發生意，於本年一月進佔磴口，並圍攻寧夏。馬師長奉綏靖主任朱紹良電令，出兵寧夏，協同十五路軍三十五師，奮勇抗戰，敵始於三月十八日夜全部退却，寧垣得以保全云云。此雖一師之衆，短短數年之奮鬥史，然亦形同難兄難弟之甘寧青人民，近年屢遭變故之一頁也！

湟河上游，有大湖曰青海，省卽以此得名。由西寧赴海計二百七十里，騎馬三日可達。夏秋遠視，蔚藍一片，若浮空際，勢欲傾瀉。地勢甚高，約出海面七千一百尺以上。海周若干里，尙無確數。有

云六百里者；有云八百里者；土人則云騎馬環海一周，需十餘日；是至少當含鹽質，味鹹美，傳爲弱水，不能浮芥，實屬不確。惟風濤極大，終年不息，中有一際，不但駛船極難，卽四周曠野百里，亦因迅烈大風，不能耕種五穀。

海中甚產魚，無鱗，背負黑點，厥名湟魚。捕者多爲藏民，夏則以棒擊之，且有見光而自跳於冰上者，得之剖腹去腸，就地曝晒，地含鹽質，不致腐食魚（原因另詳）故概行運銷他縣，年恆數十萬斤。海中有二山，一若螺，名海心山。上建寺院，男女有喇嘛數十人，冬日冰期，則驅牛馬，運皮毛，涉冰換食糧以備全年食用。海之西南有鹽池，產量甚富，質佳味美，作品方形。歲之秋，青海當局，函召蒙古王公，舉行會盟大典於此，儀式簡單，但含有

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歷一九零七年）夏，俄人科次羅夫，以布船渡之，驚爲天神！科氏探得海心山位於湖之中部，地質爲黃岡巖與含雲母之處，約一百二十呎，表面水溫華氏五十八度，海岸三至五里之地帶爲砂

青海神話甚多。西寧府志載：「青海週圍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駿』者是也。」又載：「每歲冬至前數日，水無細冰，一夕轟轟大砲，作自海中，震天動地，詰朝視之，滿海凝冰如萬頃琉璃，迨至立夏前數日，轟響如前，一宵凍解，水光澄碧，曾無點澌——其節氣之驗若此。」俗傳四週入海之河流，適當藏經一百零八之數，云係天定。水亘古不涸不溢，稱四週沙山爲「海虎」，即冥冥主宰其事。海上產龍駒，日行千里，厚福者始得之。按史載：「武漢帝得天馬於渥蛙池，一蓋爲此故事之藍本，所謂「天馬」「龍駒」殆爲野馬之種也。又如最近考試院長戴季陶氏蒞青考察，一度誦經塔爾寺，佈施二千金，喇嘛處交譽戴氏爲文殊古佛轉世，此皆類似之神話也。

青海藏族生活概述（上）

前與英美煙公司英人推銷員巴克凱、狄佈敦等一行十餘人，同路來青海時，途經白馬寺，乍

見藏女二人，在馬鈴薯地中耘草。記者僅覺其服裝體態，又與蒙人不同。而該公司之燒飯司務張某稱，前已到過此地，繼而竟向彼妹挑戰，高呼「阿魯」（初見藏人呼「阿魯」，與蒙人呼「色剎諾」之意略似，惟阿魯係「打招呼」之詞，色剎諾尙有問好之意。）彼妹嫣然回顧，張某遽問：「有幾歲囉？」女操漢語笑答：「我是十七十八的大丫頭，你喜歡麼？」此雖戲言，然可想見藏女浪漫習俗特殊之一斑。而藏族生活探訪之興趣，亦不禁油然而生矣。

青海已設縣治之地帶，力事開墾，農業尙未發達，未設縣治之區域，曠野千里，草地瀰漫，藏族（即番民）棲息其間，據調查約達十萬戶左右，仍事游牧生活，甚少國家觀念，政治思想，性強悍而膽小，故有人稱以知法不知恩也。食類以牛羊肉爲主，獐豬一族，尙食生肉，未盡脫茹毛飲血之習慣。其餘各族，羶肉駱漿，已採熟食，惟牲畜不用刀殺，多以繩束悶斃，據可含血以嫩肉，且無哀號痛楚之聲。其次食品，即爲炒麵、茶、乳等，至於蔬菜，絕少食之。炒麵以皮毛易青稞（麥類，顆穗如小麥，惟色青綠，）用鍋炒熟，磨粉即成。每飯先盡量喝茶，及酥油酸乳，後則拌食炒麵，日凡三四次。末次爲晚餐，肉食特多，煮至半熟，大塊啖之，主婦負責分與，井然有序。食罷，各將盤筷盪淨，隨手藏於

灶旁堆置之牛羊糞燃料中。下次取用，略費吹灰之力，即可盛食；且可借爲盥器，然俗尙不洗面，此亦僅見之事。又藏民絕不食魚，此因（一）佛教戒律，肉食僅及偶蹄；（二）認魚爲龍類，食之將不祥；（三）藏文之「魚」字，與女子生殖器之字形讀音完全相同；（四）水葬拋屍，視爲穢物。故青海雖盛產黃魚，藏民捕之，賣而不食，輾轉販售，可遠運關外也。

青海氣候寒冷，山巔積雪，四季不消，有稱爲天然避暑之佳境。六七月之交，記者行抵西寧，報載京滬各處，熱至百度以上，而西寧尙須夾衣，無異避暑廬山。藏民衣服，以皮褐爲主，富有資產者，夏日或服緞面薄毛，縱使天氣日寒，亦僅加套薄毛皮衣，而不易穿長毛（卽老羊皮）蓋恐有傷體面也。色尙紅黃紫三種，藍黑次之。材料老幼無別，方式男女各殊。男衣圓領長袍，袖亦特別寬長，無紐扣，腰帶束之，附物甚多，如火鏢包、烟袋、大腰刀、烟荷包，皆繫於腰際；懷中亦滿放木盃、煙盒、佛像、護身符等。足穿皮靴，男女可共。帽料裏布外毡，口圓頂尖，煞似舊劇舞臺，丑角所帶之尖毡帽。夜臥墊皮，脫衣爲被。若生鬍鬚，不分老壯，務須剃拔盡淨。婦女亦穿圓領長袍，擺拖脚面，惟袖管僅及手腕，以便作事。腰身略窄，不用襯衫，更不着褲；他人戲揭前裳則笑，掀其後裳則怒。腰束布帶，前

後胸不可隆起。帽樣與男用無異，惟較小，非出門不戴。夏日赤脚，冬日穿靴。髮辮數小辮作一束，束束分裝紅黃色之布套內，隔月一梳，費時一日。所飾珊瑚串、瑪瑙石、羊骨珠，以及大似手釧之珥環，尤屬累墜已極。衣服晝披夜蓋，與男子無異，惟好袒其右臂，露其右乳耳。

居住，若有固定財產，並略事耕耘者，則住碉房。其形四方，頂有平臺，設備簡樸，任何用物，可略而不備，惟佛堂決不可或缺。門外高懸旛旗，上書六字真言，隨風飄展，可代誦經。大多數之游牧藏民，則住帳篷。帳篷以牛毛織成，中撐一柱，並開天窗。四角及邊緣，繩繫大鐵釘，深插土中，四周離地一二尺，塞以裝物之皮囊，冬日以牛糞，彌補其罅縫。迎門開一土灶，並置糞倉於後。左爲男子居處，男賓亦坐於左；右爲婦女居處，女賓則亦坐於右。男賓甚多，主人可讓於右。倘有喇嘛，務必請居首座，卽灶頭左部，靠近糞倉之地。入夜縱爲夫妻，亦必左右分臥，咸認鴛鴦雙棲，恥莫甚焉。果欲幽會，亦必竊竊私偷，但在事實上，爲便照顧牛羊，亦多自由臥於帳外，大雪暴風，不之避也。所蓄藏犬，非常兇猛，犬吠立即出視，雖爲生客，倘能了解話意，無不款待食宿，所謂「認話不認人」，卽在此等處見之。藏民職業，純在畜牧游獵時代，無大差別。惟青海北部，氣候甚冷，河凍非入夏不解，居民全

爲牧獵。西部玉樹二十五族及裸猪族所居之地，氣溫較高，雖以牧畜爲主，但耕植已漸發展。全族男女操作，所採分工制，與各族大異，尤與漢族男主外女主內之情形相反。大概婦女勤耕種，任畜牧，甚至游牧遷徙時，亦婦女馳騎先趨，從事搭帳篷、築土灶等事；男子除爲喇嘛寺僧外，所有縫紉、剪裁、洗衣、領孩、捻羊毛線、或織羊毛帳幕等，皆爲男子分內之事，否則僅久坐灶旁，喝茶閒話及吸鼻烟，一若勞苦事務，專爲婦女天職。譬之母措百斤重物，子可袖手隨行，僻靜處或可代措一程，遇人卽速交其母。强悍狡黠者輩，終日玩弄槍刀，游騁廣漠，以劫掠殺人，或獵野獸爲能事。男女職務，分別如彼，自幼所受家訓，即各本其職別而不同。學校教育，在西藏之藏族，已有一部份，受英帝國文化侵略之薰陶，至於內地之北平蒙藏學校、南京蒙藏班等，藏人真正在學者，特寥寥數人。青海當局，在西寧、玉樹各處，所辦蒙藏王公子弟學校，內容雖尙完善，但未普及平民，致令大多數之藏族青年，日聆絃歌，徒有臨淵羨魚之嘆。最近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決於秋末，在西寧設一蒙藏分校，此事極中肯要，蓋欲整齊國人步伐，應付茲後嚴重國難，則改善邊民生活，提高文化程度，實屬不容緩之要圖也。

青海藏族生活概述(中)

藏民婚姻制度，純係自由戀愛之形式，雖有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者，有以卜卦定婚者，然非當事人之相悅與同意，不僅斷難勉強成功，並且事先亦絕無此種婚議。蓋草地青年男女，在十三四齡，爲環境誘惑，卽漸開始其追求生活，女未及笄，男未弱冠，欲求完璧無損，實已不可多得，然父母并不以此爲惜，社會亦不以此爲怪也。議婚之初，男家先送禮物，如牛羊馬匹、哈達、氍毹等物，女家然歡接之，卽可預備親迎，然亦有璧返其物，以示別有所屬者。婚時男家須請喇嘛卜日，懸掛佛像，前設小桌，上列酥油乳餅各種食物，兩旁鋪皮墊爲座，並特鋪白氍一條，中心用小麥堆成卍字花紋，以俟新娘至而坐之，然此種儀式，不用者亦多。

女家收到男家親迎之禮，(亦卽牛馬茶布等物，豐嗇可稱家之有無)卽請男女親友四五人，各乘好馬，陪送新婦而往。新婦衣帽及靴，皆用皮製，雙手用汗巾蔽面，口唱歌曲，婉轉清脆，歌曲自幼學習，將嫁時，並特請老婦教之，其重視如此。男家部落全體老幼，均着華服，鵠候道旁，爭睹新

婦光臨，雖遭男送賓之鞭驅，亦不見怪。有數處，當新婦入門時，迎者先匿門後，趁新婦不覺，大吼一聲，隨撒五穀一把，謂可驅逐鬼魔。然新婦之胆怯者，魂已遠飛九霄矣。後有拜家神與翁姑者，亦有不拜者。惟新郎間有深匿他處，而不見客，殊爲可怪。女家送賓，於歡宴時，先送哈達及簡單之賄資數事，並將女家門庭，如何高貴，頌揚一番，意若本不屑聯姻，因天緣難逃，勢不得已，望新郎自勉自愛。嗣男家親友答詞，兩不相下，醉後口角，幾致拔刀相向者，亦時有之。但爲習俗所拘，僅此一時之互相示威而已。翌日，男家親友，輪流款待新婦，新婦旋亦歸甯。數日後再擇吉迎接一次，婚禮始告完成。然上述婚禮，似多爲鄰居省縣近處者行之，尙未可稱爲最普通之婚禮。蓋藏民普通婚禮，實亦無具體儀式可言，卽每於迎神賽會，慶吊歌舞之場，男女雜沓，兩相悅慕，卽爲訂婚嚙臂之舉。嗣暨徵父母同意，但只說好，並不尙買賣制度，亦無幣帛往來，卽行嫁娶。親友賓朋，僅饗冷酒數盃，既無餽饌佐酒，且須自酌自飲。興濃酒酣，唱歌取樂，先擇女子中之最美健者，口唱幽曲，手持酒盃，看到意中人（男子），卽以右手持酒，左手攬頭灌飲之，若手中原執高帽，卽將高帽置彼懷中，該男子卽起身答唱，另尋女對象而交替。先歌喜曲酒曲，漸變淫詞邪詞。迨至夜闌更深，所謂一藏人見

酒，踞窠見柳，」人人喝得酩酊大醉時，又各散給半熟羊肉一方，各自拔刀割食，喜笑而歸。翊晨，各理其事。新郎新婦，亦無三朝彌月，久宴賓朋之煩，既痛快，又經濟，殆不得以藏俗而鄙視之也。

倘生女而無男，亦有納壻之例。若恐納壻不肖，（如因殺人搶劫，以至傾家蕩產，這是藏地男子最易惹的禍事）但爲延嗣起見，僅將其年已及笄之女，打拌成婦人之裝飾，向天拜頭，即可招蜂惹蝶，求仁得仁矣。間有一家弟兄四五人，送二三人入寺當喇嘛，其餘共娶一妻，據可保持手足深情，不致因有妯娌分家析產，難於維持生活之虞。所生子女，則呼長者爲大父，餘以二父三父呼之。婦女身體，大多康強，生兒育女，仍可操作如常。嬰孩滿月，請喇嘛取名後，卽與小羊羔同樣放置於地，蓋不知嬌養爲何物也。

喪葬，爲宗教及習俗上之傳統關係，至今仍延用火葬、水葬、地葬等儀式。喪期約爲一年，不唱歌，不宴會，酒可不戒。因迷信宗教，生前唸經拜佛，臨死貴能坐化。否則用繩縛成坐化之樣，委地猶難穩坐，則疑生前無善根，將尸移置帳房犄角，不獻物，不燒香，來賓亦僅吊唁喪主，而不看望死屍。喪主最要責任，卽請喇嘛唸經卜葬，若喪主家無人爲喇嘛，則雖盡舉死者之家產，以畀喇嘛，

喇嘛尙故意刁難，不肯應命。故藏民之爲喇嘛者衆，此實爲一大原因。出喪不用棺木，僅由死者最親人將尸措出，或用駝載亦可。（藏民最忌來賓，將駝拴於帳蓬上）應採何種葬法？唯喇嘛之命是聽。

天葬，亦稱金葬，將屍體移置一定之高山，遠視鷲鳥啄食，頃刻而盡，衆皆大喜。鷲鳥藏名「古查」，一乃藏民死後之天然棺材。敬之如神，不敢槍殺。若鷲鳥不食，則家人認爲死者有過，不得已用斧碎尸，或和以糌粑（糌食）以誘飼獸犬。火葬，將尸移於曠野，用柴架火，盛尸於鍋內，加酥油以焚之。餘燼擇地安葬。焚時，臭烟騰空，衆恐觸怒天神，故有火葬不如天葬之說。水葬，移尸河邊，刀切容片，委諸中流，以塞魚腹。地葬有兩說，一卽將尸埋地，但衆認此乃下乘葬法，專施諸出天花生疔瘡而死者。其意不僅在於迷信，且可避免傳染也。此外貧者無力，就地將尸飼犬，並將餘骨燻碎，再和糌粑以飼之，亦得稱爲地葬。綜觀諸葬法，雖多野蠻殘忍，但能於火葬一法，加以合理之改善，既免天葬等裂尸之殘舉，復無土葬影響耕地減少之虞，在某種意義上，未始不可延用提倡也。

青海藏族生活概述（下）

青海藏族所操語言，雖因各地山川異其聲調，然大致皆不出藏語之一系。中以拉薩語一種，殊較流行通用。文字因各寺院之喇嘛，悉用藏文；且無學校教育，鄉間之識字者，均賴入寺習經而得，故全部文字，純係藏文。省縣佈告公文，亦不得不漢藏兼用。聞英人在西藏各處，遍立教堂醫院，附設學校，廣收藏人子弟，灌輸相當科學，並在印度設立葛達藏人軍事學校，規模宏大，教授完備，所有講義，概由英文譯為藏文，而用精通藏語者以充教授，其用意之深且毒，誠令人不寒而慄也。

藏民嗜好，無論男女老少，喇嘛僧侶，無不酷嗜煙酒。煙如鼻煙、旱烟、水煙都通行各地，紙煙亦流行，惟藏人所謂之睡煙（即鴉片煙）無有吸之者，此誠一大好現象。閒居喝酒，好聽藏文三國誌，能唸——尤能背誦此書者，到處受人歡迎。此外為社會組織之特殊，青年男女既多得在青草綠野，任意度其玫瑰色的戀愛生活，所以婉轉清脆的歌聲，如怨如慕的曲調，煞似花塢春曉，好鳥亂鳴，征人聞之，殊有「於我心有戚戚焉」之感。茲將漢譯情歌，選錄數首如次：

一 黃鸝們的姑嫂，好似仙桃的核兒，但是高樹上的桃，也有成熟一日的吧！

二 鮮花開了，蜜蜂不用愁，情緣既斬斷，又何愁之有？

三 淺水邊的情雁，願長此留連，冰堅湖凍，只好毅然飛向天邊。

四 將美麗的鮮花，拿到佛前供獻，朝夕依依的黃鸝，也飛到別人燈前！

五 無上的佛像，雖堅強地默求憶念，還是不入我的腦際，但她那嫵媚的嬌姿，却時時隱約在我的眼前！

六 對你，我熱戀的心，若是學佛，此生此世，何愁不得登西天？（深陷情網，末由自拔者，讀之，當惺然教悟！）

七 現愛的人兒，可否同我長期作伴？她道：「除非死別決不生離！」

八 依着她的心理，我又犧牲了佛緣，若毅然入山修道，又違背了她的心願。（戀愛不忘修佛，修佛不忘戀愛，這樣不

清現象，豈僅藏民青年爲然！）

九 珠寶在我家時，不知有道般珍貴，現在失諸人手，纔覺待他的萬能！

十 心坎上的愛人，若得長途相伴，那末，腳不履鞋，也覺前程快樂！

十一 兩腔愁緒，不足爲外人道，怕的仇家歡喜，愛人傷心！

十二 由上界降凡，蓮花似的愛人呵！不但此生與你求同居，還祝我倆來世相遇！

藏民流行格言，習用成語，爲數尤多，茲亦略舉數例如下：

一 我分不給，你分不取。（卽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之意。）

二 下了雨，路不好，喝了酒，人不好。

三 聰明人一提便醒，好馬一鞭絕塵。

四 寨口沒大門，歧路無關門。（即防口不易，歧途易入之意。）

五 祇要吃着肉，就是腫種，不可多心；祇要喝着松潘茶（松潘產茶，藏人最喜），縱無酥油，不可多心！

青海藏民，因習俗語言文字之不同，又未切實施以特殊政治，及有效教育，以致嚮來設官治理，國法置若罔聞，而彼等用以範圍強暴行為之自由法律，又多有與情理未合之處。如甲乙兩部落，若有仇恨，甲忽派人襲擊乙，奪取乙之牛羊財物，并擄其人民以待贖。或乙先有準備，擊斃甲所派之人，甲更率衆以圍乙，並派所謂「鄉老」八人，向乙要求賠償人命。乙知理屈且不敵，甘願賠命時，先給「擋兵財禮」一二百金，或牛馬數十匹，請甲解圍；後議人命價額，例如九九八十一之罰款，即每一人命，應以毛牛、犏牛、羯羊、黃牛、驢馬、騾馬、駱駝、驢、騾等各九頭賠償之。倘乙勢力強大，與甲抗爭，互有死傷，經他部落內調解，如甲死八人，乙死十人，則甲應向乙賠二命，照例納財禮如上。此外甲乙素無冤仇，忽甲之人民，私向乙搶劫而被殺，亦須照例賠款，且所賠款數，非由兇手一人負責，乃由全部人民分担。故藏民好搶殺，多為習俗所促成。倘乙部不承認殺人，或搶劫，或真為

冤仇，則另用一烙油鍋，「抓斧頭」，「賭死咒」，「摸黑白」(註)等漂渺無稽之方法，以取決於天神。當事人之雙方，無不損財傷身，而以鄉老自居者，非各千百戶王公紅牌紅保之小頭目，即嫁禍於人之真正強盜，反得坐收漁人之利。藏族格於陋俗惡例，長此自戕元氣，倘不設法革除之，要非戡邊安民之善計也！

藏人與蒙人，在我國地理上，同為包圍西北之二大民族；在歷史上，彼亦早於數千年前，發生密切之關係。故兩族生活，極相類同：第一游牧生活，酷信喇嘛教，即為蒙藏通性。身掛佛像，家供佛爺，每飯必先唸經，將食物祭獻天地，後始食之。甚焉者，死後將所積財產，舉贈寺院，云請佛爺代為保管，來生仍得使用。人畜有病，迷信喇嘛經咒，而不求醫服藥。有所喜，則云神之賜，必思有以酬謝之；有所不欲，則云神之罰，尤須許願以禳解。不論禳解或酬謝，終歸喇嘛發財。是以寺院日增，喇嘛地位，亦日益提高，坐食安享，徒衆亦日多。反之，日事生產之在俗人，人口因之日益減削。且蒙藏青年，得在山崗草地，隨便野合，破身過早，多不生育，亦為人口減少之一原因。此外迷信「好日」，如每月初一、十三、十五、三十不殺牛羊。或揀過好日，而捨壞日，如十九是好日，二十、二十一不好，則

拾二十二、二十一，而連過三天十九，每日早晚榨取馬牛羊乳，作飯、牧畜、汲水、磨麵，以及客至之招待，皆萃集妻女之身，極爲勞苦；男子除縫衣服外，卽多無正事。又蒙藏人民，好探聽消息，路見行人，無論認識與否，亦必懇勸致問，偶有所得，必廣爲傳送。故草地發生事件，傳達非常迅速，有以「土電報」稱之，亦可想見其相當之效率。以上所述各項，皆爲蒙藏相同之習俗。

至於蒙藏民族性，則殊有不同者在。尤其在青海境內，兩族互相接觸之人民，初因心性之不同，以致時起生活之衝突。蓋藏性強悍，蒙人較懦弱。藏人以搶劫殺掠爲能幹，蒙族則以作強盜爲恥辱。兩族男子，雖皆腰帶刀劍，而好騎馬射擊，倘因任何爭執，拔刀相向，結果大多蒙人趨避，藏人逞強不已。又或蒙人被搶於藏人，亦多不敢追擊，蓋恐追擊傷人，不但失物難返，且須賠償命價，不如省事爲愈。以故青海原住蒙族二十九旗，在昔蔓延黃河兩岸，今則藏族地面日展，蒙族地面日縮，以至河南蒙族絕蹟，而河北亦漸有不支之勢。雖然，蒙藏民情，雖有強弱之分，而其知法不知恩，畏威不懷德，則又爲共同之習性。茲後積極提倡蒙藏教育，因勢利導，矯其偏激，庶能精誠團結，不致受欺於外人也！

(註) 赤手往滾滾油鍋中取物，傷則曲，否則直，謂之烙油鍋，或將斧頭燒紅，抓之以驗傷否，取意同上。註黑白兩石於水桶中，令爭執者各取一塊，摸之，黑數白勝，白之摸黑白。

黃教始祖誕生地之塔爾寺(上)

「除非見了野象不避路，除非見了釋迦不低頭！」這是青海藏族強梁者之豪語。藏民性強悍，殺人不算事；其豪強者，上無天，下無地，中無王法，但到見了釋迦，就非低頭不可！豪強如虎，其他普通藏民，更加信仰佛教，可想而知。嘗遇化緣修寺之喇嘛，語間初問及「中央」事，予甚嘉其心目中尚有中央印象。最後則悞中央為釋迦佛之誕生地，則又令人頓感失望！又各大寺之活佛，生活享受，不亞舊日之王侯，服御僧帽，以廣緞製之，因事外出，亦坐八人所抬之黃轎，邂逅蒙藏人民，無不取帽跪伏，不敢仰視，靜候活佛過後，始得前行。蒙藏兩地，佛教喇嘛，尊榮威權，今尚炫赫如此。在事實上，蒙藏人民，雖有一部分已受蘇聯政治之薰陶，英帝國主義者所驅使，但在青海之全部蒙藏族，尤其占青海人口最大多數之藏族，其思想仍為喇嘛教所支配，蓋可得而斷言之也！

佛教遠在西歷十世紀以前，即由印度漸次東輸入藏，先為黑白兩教，繼則紅教，其教有吞刀

吐火之術，煙酒淫慾，無所不爲。後有宗喀巴，立志設教，衣尚黃色，宗釋迦，以慈悲救人，清靜無爲爲主旨，世人以黃教稱之，并稱宗爲黃教始祖。明永樂十五年，宗喀巴生於青海西甯，成化十五年，圓寂於西藏拉薩。有大弟子三，卽達賴、班禪及哲布丹巴等，當時得朝廷之助，其教因以日盛，信仰之者，亦日益普遍於蒙藏各族。所施愚民安邊之政策，當時固收一面之效，果然從此爲害民族精神之衰頹，文化之低落，人口之遞減，亦至深且鉅也。茲將宗喀巴誕生地，亦卽藏族衆仰所歸之塔爾寺，素描於後，則喇嘛教給予藏民生活之影響爲何如，卽不難得其梗概矣。

寺在西甯城西南五十里，由城往遊，途經水磨、陶磨坊、徐家寨、老幼堡等村，川渠交錯，農作豐美，柳綠花笑，心境爲怡。後抵魯撒鎮，向爲漢藏一大交易場，藏民出賣之貨，首推家畜野獸之皮毛，次爲藏香、毡氈、佛像，以及藥用鹿茸、麝香、紅花等，買入則爲糧食、布匹、茶、綢緞、洋貨、煙料、馬鞍等。居民約二百餘家，漢回藏雜處，屋宇櫛比，昔年曾設洋行，今已市况蕭條，鎮旁草坡斜上，白楊茂林中，殿宇層疊，金光灼燦，占地數十畝，是卽寺之所在。

初由斜坡上，林盡至寺，八塔竝立，東西縱列，相傳係年羹堯征西，因活佛從逆，曾殺八名於此。

故喇嘛立塔，以紀念之。後訪該寺擔任外交之喇嘛，所謂二老爺，先承款待葡萄、瓜子、油茶、炒米、四事，後即派一能解漢語之喇嘛導遊。寺宇院落，大小不知其數，此出彼入，多爲幽徑所通，足予遊人以較深刻之印象者，殆莫過於大經堂及大小金瓦寺等處。

大經堂之院落，作長方形，南北東三面，爲高二丈餘之廊樓。西爲正堂，民四火後重建，式兼中西，高宇崇階，形勢宏壯。有門三，共八十一間，內部橫長約五六丈，縱寬四五丈，面積約三十方丈，聞可容喇嘛三千人，蒲團行列整齊，高出地板約五寸。正中靠壁一座，特高四尺許，頗似會場之講臺，率讀唸經之大喇嘛，卽坐於此，名曰法臺。臺之左右，分供釋迦、阿彌陀佛、宗喀巴等銅像。前置酥油燈，大如酒盞，并堆砌玻璃盒一千，中皆置尺許高之寶貝佛，卽宗喀巴像。傳有純金所製者，全堂面積，既甚寬大，多數直柱，無法收藏，雖裹以綢緞綵幡，但株株林立，亦殊覺礙目。且全堂空氣，充溢油羶氣味，喇嘛衣着，亦不洗滌，蓋對清潔之道，未知注重也。

大金瓦寺高三層，爲葬埋宗喀巴衣鉢處，中央供宗喀巴像，聞係純金所製，甚爲莊嚴輝燦，並於一構造精巧之寶座上，供宗親筆所繪之血像。（傳係宗在西藏拉薩傳教，爲慰母念，特刺血繪

相，遙寄其母）足印、遺物等，或裹以黃緞綾羅，或藏諸檀香木匣，非至一大唎一會期，從不輕啓示人。像前所燃酥油燈，盛以斗大銅具，光焰熊熊，百年不熄。門外簷下，地鋪木板，僧衆跪拜，無有已時。甚爲因病許願，遠自數百里外，沿途磕着「等身頭」，即磕時用手畫地作記，起身足立記處，復磕如前，一直磕至宗喀巴像前，手計百零八顆之素珠，聯接在地板上膜拜三次，然後復將所携銀物哈達，敬獻於活佛而始罷。無怪僧衆食用不盡，尤其佛前地板上，叩首者之立腳處、膝跪處、手擦處，均已磨陷深達寸許，幾穿等板也。或曰：地板每隔數年，即須新換一次云。

黃教始祖誕生地之塔爾寺（下）

小金瓦寺高二層，內供佛像，猙獰可怖，雜陳古代所用獵器，如弓箭，如戈矛，如刺錘，如刀槍，如兇惡面具，鐵練鎧甲等，以及獅虎熊豹，猩猩野牛諸野獸之標本。乞禱者以酥油遍灑佛像標本，并鑲粘銅元於上，膩油怪味，不可嚮邇！惟屋頂覆瓦，傳與大金瓦寺，同爲銅質溜金，黃光燭灼，互相輝映，是即該寺最炫赫最富麗之點綴品也。

「大金娃」(藏名)係活佛住所，殿宇東西分佈，計十六院，門豎旛杆，矗立天空。「斬壇樹」(藏名)植於大金瓦寺之前，傳爲宗喀巴出生時，血水傾地，卽長此樹。樹幹如桃，皮層透明，內現質紋如藏文。并傳昔時每當中秋之夜，常見一小活佛，坐於樹葉之上。寺中神異附會之說，類多如此。大金瓦寺之廚房，置一立方丈大之鐵鍋三，每鍋容量，可煮九牛；四壁并堆茶鉢千百個。每逢大會期，大鍋分烹茶飯，熟而取食，先以鐵練束腰，牢繫他端於柱上，手執長勺，取盛鉢中，蓋防誤墮鼎鏟，自召烹身之禍。他殿尙塑異性怪像，兩相擁抱，有人與人者，有人與獸者，有獸與鬼者，觀其形像，揣其用意，蓋與歡喜佛相類，要皆足令人玩味而莫解者。(參看前文蒙人摩頂結婚)

每年例舉之大會，以廢曆六月七日之晒佛會爲最熱鬧，晨昇宗喀巴畫像，及精巧美觀之酥油燈，展佈於山坡之上，唸經儀式，至爲隆重。藏民赴會，千百成羣，或匍匐於像下，或膜拜於遠處，最稀羣向佛像，爭拋銀錢。就地設肆之商販，所納租金亦甚重，實爲該寺一大收入。午則裝扮羅漢護法等像，輪流跳舞於社火院，後用三角木盤，盛一麵人，凌劈送外。傳係年羹堯殺活佛，喇嘛恨之，恐其再生人世，故以佛法治之。入夜鼓樂喧天，禁止參觀，故疑所做法場，亦類射殺年羹堯事故云。

該寺喇嘛僧衆，二十年有三千五百人，今約二千五百人。其組織約分下列各部：（一）大法台，講解佛經，管理活佛，并總攬全寺要務。（二）大僧管，管理衆僧。（三）大老爺，擔任內務。（四）二老爺，担任外交并處理所轄區域內，藏民之訴訟事務。（五）三老爺，管理收支。（六）主持佛，鎮攝經堂，均係互選輪流當職。其餘喇嘛，概無階級，每日唸經三次，有公務者祇唸一次。

活佛即喇嘛之漢稱，死後轉生何處，另由其他活佛卜之。實際多不準確，且富實之家，暗中納賄，請卜其子以爲活佛。於八九歲時，迎歸回寺，并由大法台教經啓蒙，小活佛倘有違法行動，大法台得責以皮鞭，惟責後須向彼叩頭。其餘普通喇嘛，謂之僧家，有由民間初送者，僧衣自備，并向大法台及所拜師傅，各晉哈達一方。有由他寺歸來者，僅晉二百銅錢，去時亦照數璧還；若還俗，則概行無給。全寺大小活佛，共三十餘人，養尊處優，儼然貴族。其餘千百僧家，每年每人，祇供食糧二斗一升，故須自行化緣，呼助親屬，甚有營商放賬，始敷應用。食以酥油炒麵爲主，身披袈裟，腰下圍裙，赤脚無褲，間有穿皮靴者，惟帽至唸經時始帶。

喪葬，若爲僧家，或普通活佛，仍採藏民所用之水、火、天、各葬法。若地位較高，富有私產之大活

佛，則將尸剖腹去腸，灌以水銀，或敷鹽泥，數日一換，流下血水，和以白土，搓而爲丸，裝入護身佛中，隨身佩帶，以爲可避槍炮。直至將死尸醃成乾臘肉，然後縫縫剖處，穿上袈裟，并貼金於面，納諸鍍金嵌寶之玻璃龕，依次陳列經堂，稱爲某活佛之幾世金身。

該寺財產，昔有可償庚子償款之稱。傳國民軍駐甘時代，某將領遊寺，目不轉睛，久視金瓦，喇嘛疑之，速與關係深切之藏族王公，籌贈該將領二十萬金。事實何如，固難深究；但合計青海一百四十三處之寺院，常年聚養數十萬衆，不事生產，有開階級式的藏僧，僅計日食三餐之費，其數當亦至爲可觀。倘能用政治手腕，移爲藏族教育農牧之事業，消極可破除迷信，積極能增加生產，從此在民族生命前途上，必將驟發驚人駭世之光明焉！

樂都縣之騾馬大會

由西甯赴武威（涼州）或張掖（甘州）原有路可達，惟山坡高大，地方僻靜，須裹糧携帳，結隊而行。記者一人，諸感不便，故於七月五日，仍拾原道返蘭州。沿途山脈，自西徂東，高低層疊，併行數

百里，大致前列山脈，因與平原河流並行，高度較低，草色嫩黃；後山則一層高一層，山色亦由淺綠而蒼黑，巔積白雪，銀光燦爛；更有高峯，碧藍一線，與天同色，偶於前列山峯凹處依稀見之，然已遠在數百里之外矣！

越兩日，過樂都，正值該縣在東湖公園，舉行騾馬大會。鑼鼓喧天，人聲鼎沸，遠聞數里。場中高搭戲臺，上懸一紅地金字之紙匾曰：「歡迎馬志武團長」，劇目爲「精忠」，一以秦腔唱演。臺前場中，馬團官兵，握槍席地而坐，四周爲普通觀衆，婦女更遠視於外緣。蒙藏男女，則雜沓於各處，衣着紅綠，環佩瑯瑯，頗有各族團聚樂慶升平之象。是會年久停辦，今始驟然恢復，各鄉觀衆，尙爲踴躍，惟騾馬交易，殊形冷落。官紳會議，擬繼續演戲十日，經費來源：（一）捐攤，（二）賭局抽頭，（三）酌徵買賣捐，（四）其他。要之：揭穿內幕，特故設陷民之阱，專爲特殊階級，別開收入蹊徑耳。

後抵新城，避暑黃河邊，見一水上磨坊，建築簡易，構思可取。（自然比不上麵粉機器公司）其法用一寬船，洞其兩邊，橫穿一木於邊外，木之兩端，插板爲輪齒，形似風車，半沒河中，水流輪動，橫木旋轉。再於橫木中部，置一短齒輪，以與船中所置一磨一緣輪齒，橫直相扣，木輪轉動，磨亦旋

轉不停。船上蓋房，繩繫於岸，水漲船（即磨房）高，水落船低，水流無定，船可遷就，而磨輪旋轉，可不受制也。此爲來時所未見，故補述如上。

甘新驛道首途後

從蘭州赴酒泉，年來已有商辦汽車，借用大車路，轉載客貨。惟酒泉東運，平津西運之貨物，多由蒙地駝載，故汽車生意，殊形冷落。若乘大車，每輛價銀約爲行日三元，息日一元，按驛站而行，至酒泉須十八日。若出關赴新疆，在酒泉當另換車。記者由青海返蘭，適值天津華美公司有汽車五輛，由西安駛來，將結西進，出關運載羊腸，因與接洽搭坐，隨於七月十五日啓行。

晨出蘭州北關，過鎮遠橋，俗稱黃河鐵橋，長三十丈，寬二丈三尺，河水西來，滾滾東去，一橋橫跨南北，工程殊爲偉大。明時以船二十四艘，浮木筏以濟車馬，至清宣統元年，始改建此橋，材料及造價，共用銀三十萬兩，有奇。中馳車馬，兩旁行人，七月從寧夏來蘭，轎車過橋，曾被徵修橋費一角。又由青海返過此間西關，亦被呼繳「駕窩子」捐五角。此次汽車發南關，而西關，而北關，而鎮遠

橋浩浩蕩蕩，迤邐而行。到處只見人因雨邊，從未聞有呼繳捐款者。此無他，因有十三條四十八星之美利堅旗，臨風飄展於各車之首故也。忽憶前次赴青各宿站無人查店，頗有閭閻安然之感。返時雖然江山依舊，而店家亦以「老主顧」見呼，但各站尤其甘青交界地，突有一批似乎自天而降之軍警，向同行細問護照，並收警捐，不禁令人復有「去時容易返時難」之嘆。今以美人汽車（五司機人，中有高鼻藍睛者四）駛我腹地，如入無人之境，證之始恍悟青海去時容易，固借同行英美烟公司英人巴狄二氏之光也！

過橋西行里許，即出金城關，沿黃河北岸，棗林彌望，麥浪起伏可愛。十餘里轉入西北山峽，從此不復見黃河。路行沙阱，宛轉而平，若遇陰雨，應防山洪。兩岸峯巒崢嶸，了無一樹，中有形似洋樓之一山，崖崩若壁，草蓋若頂，頗饒奇趣。十里朱家井，居民四十戶。坦然砂地，分種瓜麥及罌粟。廟中設小學一所，兼授四書科學。三十里仰上一坡，復曲折緩下，旋抵俞家灣，居民可三十餘家。附近二三驛站，水源缺乏，居民深鑿地窖，口小肚大，用油泥壅其四壁，毫無罅隙。天降大雨，山洪暴發，爭放入窖，以充飲料，名曰「窖水」。蓄水之窖，各不相犯，若人口衆多之家，尚須分鑿數窖於田野，每次

汲用之後，即須封蓋其口。路人飲馬，每頭銅元十枚，水色黃而不潔，馬亦不願多飲。若鑿井覓泉，須深擊至二十丈以外，然所得泉水，味尙苦鹹，反遜窖水之淡味。倘久旱不雨，不但莊稼無收，而人亦將渴斃，他處吃飯靠天，此處連吃水亦須靠天，故人民迷信程度，亦較他處爲甚。

由俞家灣西行二十里，至哈家嘴，居民百餘戶，務農者十之四，採山鹽者十之六。出村里許，遍地鹽質，雨後現出，挖掃即得，每百斤售洋三角，鹽稅則抽至二元七角，年可得稅四五萬元。二十里，蘇水河舖，人民皆以糞磚充燃料。三十里，徐家店，有水磨數盤，又名徐家磨，土沃林茂，清泉長流，精神爲之一振。五里紅城堡，乃永登（平藩）之一熱鬧市鎮，東西門均有守兵。十里，鄭家墩。又十里，青市堡，二十里，南大通驛。三十里，平藩舊城，亦稱滿城。五里，永登縣城，宿於南關。是日計行二百一十里。

城爲磚砌，高三丈餘。翌晨，入城一遊，街心低凹，雨後深蓄污水。居民屋院，建築寬大，都已舊朽，無一新建者。街巷下，男女乞丐，亂臥吸烟，古老衰頹之空氣，充溢全城。出城返店，時才上午九點，而當地所謂新來「花姐」，即在各店依門賣笑，早起如此，夜來無入幕之資可知。據店東稱：「城外

所住農商，終日碌碌，遠愁無衣無食，那裏還敢尋花問柳？住在城廛的文武官員，因為夜晚閉城，既不使外出玩耍，而明令皇皇，花姐又不得進城求售，所以她們的生意，非常冷落，望着也很可憐！從此永登市面如何，已不難洞若觀火矣。迨至登高遠眺，一片綠野高樹，烟花盛開，豆麥豐熟，一河西腴地一之稱，殊無愧色。然終無補於市面之蕭條，以及農村之破產者，非以賦稅繁重，一地一力於民何有也耶？

早餐後，冒雨而行，過一長五六里寬僅六七尺之深溝，泥滑壁撞，車陷數次，俗稱「七十二道脚不乾」，已可想車行之難狀。溝盡轉登岸道，有村名馬廠溝，去城已十里，村婦聞聲出視，無不雙手掩其口鼻，似頗羞澀。嗣達鎮羌河上游，細雨霏霏，輪聲噓噓（泥滑聲），不啻予人以「行不得也」之儆告。有一木橋，云即武勝關，兩端有額，一曰「道通疆隴」，一曰「安瀾九渠」。東渡左岸，遠視綠楊林中，隱隱見村落，是即武勝驛也。迎面來一騎者，冒雨疾馳而過，形色倉惶，引人注意。約行七八里後，又見一四十來歲之婦人，全身淋漓，喘吁曳杖而奔；但因讓車道旁，旋坐泥地不起。車亦隨抵驛站，路滑難行而止。是日僅行四十里。當於議論紛紜之人羣中，悉途遇疾馳遠奔之騎者，乃一

催款委員，因來此處催款三次，頭人都無款交，委員怒鞭頭人，昏暈倒地，故疾馳而逃，後追一婦，卽頭人之妻也。

武威城市鄉村之一瞥

武威驛水草豐美，牧業發達，每羊一隻，售洋一元，肥美可口，絕少羶氣，惟所畜爲回店，食羊須請回教阿訇唸經宰殺，否則不許烹煮。四山沙狐甚多，年可售皮數百張，野鴿千百成羣，汽車經理坦君，三槍擊獲十七頭，特借漢灶烹食，肉老不能下嚥，留驛兩日，雨止雲霽，始於十九日整裝續發。四十里岔口驛，戶口繁盛，設有郵政代辦所，往寄掛號快信，該所無印就憑單，僅裁白紙一條，並囑寄者自書收件人之姓名住址，然後由該所蓋一無日號之戳記爲憑。二十里折柳溝，二十五里鎮羌驛，民屋稀少，皆散居於古堡內外，田野什九荒蕪，草深沒腹，遠山斜坡之上，油菜和蕎花正在黃一塊白一塊地盛開着。南顧祁連高峯，突於近前兩青山間，巍然露其崢嶸頭角，奇峯嶙峋，且有白雪點染，令人瞻仰之餘，不禁頓生高潔之想。祁連山谷呼老虎山，翻其溝壑冰塊，可爲沙金藥材產

量，聞亦甚豐。

鎮羌河係融雪泉水所匯流，原甚清幽，灌田尤稱便利，近日大雨，已變泛濫洪流，木架橋樑，全被沖毀。汽車衝流橫渡右岸，旋仰登烏松嶺，嶺無松樹，或云烏沙嶺。左宗棠西征時，沿途所植榆柳，多已皮剝枯倒，至此尤了無一株，惟青草豐肥，差堪牧畜耳。嶺巔有韓祖廟，傳係左宗棠所建，俗呼韓湘子廟，附近百數十里外之鄉民，不斷來此捐送香資，虔誠禱求。老道十餘輩，兼事牧畜，故生活裕如。此間山高氣寒，老道常着皮棉，過客亦須酌加衣服，以防感冒風寒。嶺下三十五里安遠堡，居民四五十戶，有小學一所，惟無可容汽車之店，復前進數里，張幕於青草地上。其地有清流一曲，可供飲用，流亦山泉及雪水，四時清冽，且可推磨。有村名油房塘，居民十餘家，即靠磨麵爲生，所設兵站夫料，或遇他方飢民素食，均由磨戶支應。

二十日發油房塘，所過黑松驛、古浪峽，均在兩山間行，時有巨石當道，車行頗感困難。峽長凡四五十里，溪水愈流愈大，勢甚湍急，激石發聲，震耳欲聾。峽盡忽豁然開朗，而古浪縣城，即在目前，汽車蹣跚駛過，覺其城市景况，毫無熱鬧蹤影。嗣經雙塔堡、大墩、靖邊驛、河東堡、大河驛，直達武威，

途長凡百三十里，均可坦行。惟各村落，因遭同治巨變，迄今六七十年，不但元氣未復，且房屋更加倒塌，幾至全成廢墟。一望無涯之田野，雖有山泉雪水之利，然年久無人治理，不爲荒草蔓延，亦被山洪冲陷，荒涼之狀，有如江西收復之赤區。附近武威縣城之村落，景象漸佳，所種罌番瓜高粱等，高穡肥葉，收成度亦可觀。惟每年山洪暴發，不知預防歸納，以致良田腴地，忽變砂石之堆，村堡居屋，突被洪流所陷，縱貫縣城南北之河流，大小三四十道，大都支又通聯，可得導歸正流，或鑿蓄水池於上游，尤可備作農事之引用。然究無有倡辦之者，殊爲惋惜不置。

武威，舊稱涼州，爲漢河西四郡之一，北憑沙漠，南阻雪山，東西峽道，尤爲險峻。漢武拓邊，嘗設會府於此，隔絕羌胡，以斷匈奴之臂。晉末南北朝，前涼張茂氏，後涼呂光氏，南涼秃髮烏姑氏，北涼沮渠蒙遜氏，西涼李嵩氏，相繼割據河西，均以此爲根據地，其重要可知。名勝古蹟，如慶雲寺、大鐘寺等，多已倒塌荒涼。城西有西夏古碑，無能辨其文。西夏都興慶（今寧夏）以佛教爲國教，別爲國書，即今所謂西夏文，然僅行於國中，聘交往還，仍用中土文字，故流傳甚罕。輒近經東西學者之努力，始得漸識其文字。城周十二里，多荒空地，西北隅拳石壘壘，幾疑仍在河灘。正街商肆櫛比，頗形

熱鬧。駐軍修築街道，寬坦可行。道旁新植柳楊，枝條暢茂，中有高三丈餘者三四株，尤古秀可愛。有戲園三，正值新烟上市，（每元可購六七兩）生意活動，戲園時告客滿。記者先後分訪各機關，主要人亦多以看戲而未晤，且因某官員納寵，故主賓交相酬賀於戲園云。武威福音堂，為昔兩廣總督牛鑑，糜費鉅萬之住宅所改，規模宏大，設備完美，有禮拜堂及附設小學等，在昔會務頗發達，今已漸呈不振氣象。據該堂赫牧師夫人（美國籍）談，西北教務不發達，非環境不良，亦非民衆不願與教會接近，實以傳教之人，不肯與民衆打成一片也。中國各省教會，首推河南發達，河南為古今戰地，環境并不優越，但以傳教之人，能與民衆打成一片，平時如辦學校，設醫院，戰時更特組救護隊，以充分表現為社會服務之精神，故民衆對教會之印象日佳，而教會得自民衆之助益亦日大云。云。外人所辦之教會，尚如是，若地方官吏反置民衆利益於不顧，其所給予民衆之印象為如何耶？

赫夫人以一美籍女子，能服中國旗袍，深入我內地視察教務，發此驚人言論，其卓見與精神，固可致以相當之佩意；但由此期彼教會，果能為我民衆，謀純粹之永久實益，又未免大悞特悞矣！

譬之：此次汽車入城，直駛教堂，經理坦君及外國司機，則概被招待住宿於教會內，至對中國司機，

則謂因恐吸煙不便，須另尋旅館自宿。實際中外司機諸人，無一不吸紙煙，歧視民族之心理，終難掩飾于偶然。又某兵乍見外人車來，高問「那國人？」某司機答以「日本人，日本人。」某司機原爲美國籍，彼不直答美國人而詭答日本人，揣其懷意，不外二端：一爲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激於義憤，原是一致仇日的，但我偏生要說是日本人，看你（軍人）會怎樣？一爲長城之戰，中國軍人畢竟要算是失敗者，尤其以外國人的眼光看來，我說一聲日本人，看你（軍人）怕不怕？外人到我內地經商，表面尙多和平之人，然其恭維勝利，不齒失敗之本性，隨時隨地，皆可得其不可磨滅之例證。國人不圖自振，惟望求助於人，甚或外人餌我以糖菓，我竟視爲再造之德者，當愾然悟矣！

各自爲壘之鄉居

二十四日發武威，福音堂赫牧師夫婦，將來欲赴新疆，今亦搭車同行，惟聞新路尙阻，擬到酒泉下車，另候機會。上午經郭家鋪、四十里鋪、懷安驛、昌隆堡等村落，人民居室，大半荒涼，長行六十餘里，所見田地，十之六七，因山洪肆虐，全被冲壞，滿鋪拳大石子，如隴東之人爲「砂地」，惜不能

如砂地之可耕種也。自周幽王迄今，甘陝發生地震，共二六三次，入民國後占十次，河西受害尤烈，故又爲農村衰敗之一因。途多碎石，車行顛簸，大小河流，二十餘道，渡時誤陷深處，水即湧入，駟板浸入車箱油管，而將機油逐出，以致拋錨中流，嗣經他車拖出，彼行此滯，凡十餘次。至於來往路人，爲便渡河起見，率性將褲脫抱而行，旁觀者雖覺不雅，彼等則處之泰然。

自蘭州西至嘉峪關，長城邊垣，斷斷續續，與驛道併行。昔以報告邊警，傳遞消息之烟墩，沿途每五里一組，每組五墩，普通高一立方丈，若在要口及關外戈壁，距離稍遠，有高三四丈，且築營壘於旁者，然以年代久遠，多已坍塌不堪矣。惟武威西部永昌東北鄉，民家散居，尙沿明代備北寇之風，各自爲壘，卽於居室之外，另築圍牆二三道，中建瞭望台，高亦三四層，形勢緊嚴，儼若江西新建之礮堡，是日本欲行達永昌，但因泥塗多水，晚抵永昌東鄉之某段道上，卽止而露宿於月下，夜來風吼如雷，翌晨展視，則見左右青山，已換披雪衣矣！

嗣卽整裝出發，經三十里鋪、孫家莊、東岡各村，於上午十一時，到永昌城，自武威到此，俗傳百六十里，但按汽車計程表，僅三十二英里，約合百零六里。城高三丈，雉碟完固，車入東門，隨出西門，

守城槍兵，倉猝見車，未予盤查，且爲敬禮。城之中央，建一樓，高四層，矗立雲霄，額聯無數，東向有曰「民淳俗美」，西向有曰「柔懷西域」，一體大筆勁，頗覺精神。夾道植樹，粗纒拱把，枝葉暢茂，葳蕤可愛；中有高至四丈餘者，古秀尤不多觀。其他寺廟亦甚多，惟街人殊覺寥落耳。

永昌因水利缺乏，地價非常低廉，租地面積，鮮以一斗三畝一稱，多以「幾晝夜水」計。譬某莊戶等，約共集錢二百五十千文，即可租獲一晝夜水之地，所謂一晝夜水者，卽俟山洪暴發，在所租地之範圍內，莊戶得盡量引水灌溉，爲時一晝夜，水至何處，卽爲所租地之四至，是謂「一晝夜水」之租地，俗則簡稱一租一晝夜水，一向有租一晝夜半水，或二晝夜水以上者。水有大小，地分平斜，所泡地面，自有差別。但據農人稱，普通一晝夜水，所泡之地面，約可播麥種二十石左右，若雨水及時，收成約爲八九十石（每石麥重二百斤，價三十二元）；否則隔年僅得一種，或僅得種其一部份。該地田賦，除正糧歸地主繳納外，餘如每石地，應納軍糧二斗，軍草三百斤，以及其他雜差雜款，概歸莊戶負責。迨租至十年二十年之定期，地主將押租錢二百五十千文，如數退還莊戶，卽行解約。若地面漸耕漸肥，莊戶酌納小租，請求續耕，可不退佃。然此種情形，多見諸十餘年前，今因

水利廢弛，產品銳減，而農民負擔，反日益加重，莊戶請求續佃情事，蓋已絕無而僅有。至於金川流域，河柳陰翳，水磨聲聞數里，地味膏腴，景象美觀，而地價雖較提高，然亦未見特殊起色也。

永昌西行，十里或十數里，都有村落，地居金川上游，到處青草碧楊，惟民居大半倒塌，男女衣着，亦襤褸不堪，皆受疊次災禍之影響，視之殊覺不忍耳。過空心墩（距城四十餘里），道旁堅明代將軍張臣紀功碑，苔痕斑斑，傾斜若將仆地。十五里水泉驛，民屋雖多，僅見中年婦五六人，都帶烟容，肚飢購食，無有賣者，十餘年前，此間爲一有名宿站，今竟衰敗如此，思之令人寒心。二十里古城窪，漢時曾設日勒縣於此，古堡殘缺，民屋寥寥數間，幾乎全成廢墟，然村東尙正建一高三層之魁星閣，椽柱已架設竣工，但無力覆土蓋瓦，木料已漸褪失新色，以若彼凋敝之農村，而猶大事迷信建築，鄉村人民之愚昧固可哀，而鄉村教育之缺乏尤可懼也。十餘里，南北兩山，漸次接近而成峽，厥名山丹峽，南望焉支山，層峯積雪，蜿蜒若畫，人多統稱祁連山，實亦祁連山之北行支脈也。山上盛產藥材，而以大黃爲最，尚有紅藍，可爲染料之用。昔漢武帝遣將攻取祁連、焉支二山，匈奴爲之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山丹峽形勢險峻，得失極關重要，出峽爲峽口驛，依邊垣爲城，居民尙熱鬧。十五里豐城舖，二十五里新河驛，日暮而宿，自永昌至此，途長四十九英里，約合一百六十二里。新河驛屬山丹縣，有土堡，周約三里，已多坍塌。居民百餘家，同人經營商舖，漢人多事耕牧，驟聞車至，羣擁圍觀，中老年人，衣棉衣褐（用羊毛線織成者），左肩多縫紅布一塊，大約兩方寸，并佩古錢符錄，用驅病魔。十二三歲之男孩，不着衣褲，項繫鐵質練鎖，經冬若不去之，祈福必反以致病，女孩亦禿可不着，惟足則不可不纏，因作放足及破除迷信之勸導，未識彼等領略否也？

有關帝廟，殿宇舊朽，所立碑石中，有清道光九年山丹北山漢夷分界一碑，略云：「長城邊垣之外，六十里內，漢民仍得採食，六十里以外，即爲蒙人之住牧地。」他如立天廟、三官殿等，較關帝廟倒塌更甚，佛像暴露，居民各就像位，另築泥穴以藏之，局促無謂之狀，見者無不驚笑！

繞過張掖

二十六日發新河驛，經三十里舖、二十里舖、十里舖，旋到山丹縣城。城市渠水四溢，道柳成行，

人口繁多，商肆熱鬧。出城渡山丹河，即禹貢弱水之東源。西行十里，過大佛寺，入門供哮喘二將，再進即四大天王十八羅漢等大雄殿，依獅山起建，高七層，中坐大佛，量其趾甲，長一尺二寸，欲瞻佛面，須登最高層，某君立佛肩，爲攝一影，見某君之高，尙未及佛耳之中部，故大佛之高，雖不若傳說十丈之甚，然七八丈，諒必有之。山下有鑛泥，陷車三輛，半日猶未救出，時見乘坐牛車之婦女，來寺燒香，中有村顏三四，姿態健美，無遜南國佳人。後經雇人卸貨，將車拖出，每人酬空油桶一隻，無不歡喜躍奔，有二藏民喇嘛，久坐草地不去，及見出力人之得酬，彼等忽搶前爭取，詢其「何不釋助」一則答「曾爲汽車唸經祈禱，早得誕登彼岸故也」，一聞者譁然，亦可謂趣事矣。

嗣渡清水河，經十五里鋪，二十里鋪，大橋寨等村堡，一路山青水秀，綠柳成林，野牧羊羣，白如雪片，再過一沙灘，卽到東樂縣城，城周約三里，轄地僅百五六十方里，爲河西（弱水迤西，漢時曾設河西四郡，卽今甘涼肅敷，故名）之一小縣。西行沙灘十五里，卽入張掖界，再二十里，到仁壽村而宿，自新河驛到此，計行三十八英里，合一百二十六里。村有古堡，殘缺而高，漢爲渥蘭縣，故亦稱古城子，居民昔日滿實全城，今僅存十之六七，計八九十家。村立小學一所，入視不見學生，僅置磨

盤一具，詢悉開學時有學生數人，日久則皆退避不到，須俟下期開學，另行召集云。

翌日啓行，約四十里，中經一廣約十里之沙灘，旋於隴樹茂密中，而抵張掖城。張掖舊爲甘州，亦河西四郡之一，城瀕山丹河，周十二里，整齊高聳，爲西來所僅見，惟車恐檢查之麻煩，特繞南關而過，未獲入城一遊，殊爲遺憾。縣境南北山嶺，積雪融化，分注五十餘渠，故農產豐富，尤以大米爲出口大宗。南山（祁連山）北麓之蘆荻溝、三條嶺、大小肋巴一帶，有廣袤五六十里之一大煤區，煤層石油，天然湧現地面，彌望皆是。居民鑿窟掘取，若遇水患，或塞土鬆阻，即易地採掘，旋開旋廢，遺棄煤質甚多。然每年運銷於張掖、臨澤、高臺等縣之煤量，亦達三百六十萬斤之多，且煤價低廉，每百斤在產地祇售二三百文，牲力運至銷地，亦僅售五六百文，至於石油之應行採煉，尙更無人計及之也。

當由仁壽村起身時，算店賬於店掌櫃之烟炕（土炕可吸烟故名）上，忽見妻致夫之家信一封，店主言有人遺失在此，早已啓封，經人百讀者，情意悱惻動人，余除便道爲伊遞交外，並將原文公開如下，似無傷於道德焉。原書云：

「夫君大人足下，五月初旬，夫君赴甯（西甯）別後，未知你的眼疾如何？妻縈思不已，亦負冤來甯，行至中途，聞你開發甘州，不禁大失所望……然亦妻之不幸也！君似征人，妾作蕩婦，既久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按句中有誤字）別後兩日，家中大小二十餘口，均皆安好，惟家中近來不睦，較前更甚。每日吵鬧不休，賤妾母子二人坐臥不安，有心復負笈赴甘州，一因手無錢鈔，二來路途遙遠，恐在路上挨飢受餓，因此未敢乍往也。夫君啊！你見了此信之後，你就知道賤妾之痛苦了。你若不忘夫妻之恩愛，有痛妻女之心，與你的賤妾，快賜一封書信，叫賤妾另行居住嗎？或是帶小女你處來嗎？或可或不可？你得賜給賤妾一個良心，庶可以免賤妾終日流淚衣襟了！唉！夫在天之涯，妾在地之角，茫茫的青天，層層的千山萬嶺，妾有恨，而何如呢？紙短話長，一言難盡，他日面晤，再說妾心中一切的一切的艱難吧！願祝你好！賤妾羅徐氏，率小女兒鳳仙叩稟。古歷六月初三日，青海樂都某街緘。一原紙摺疊為封，外書一煩勞帶至甘州某連某班，問交羅某某收啓。」

此雖一私人家信，但已暴露現社會劣象數點：（一）大家庭制度之黑暗，及其日即崩潰之情形，雖在邊境僻鄉，亦已日趨尖銳化。（二）自古男子充軍，紅顏怨守空幃，此不僅羅某夫婦為然也。

按信意：羅某係屬第一百師，該師年有例假，時得骨肉團聚，然而猶有此情意悱惻之怨婦，則他省素不放假之軍人，不知更將如何？（三）上信料非本人之親筆，亦無賣字攤而代書，想爲小學教員一類人才代寫無疑，於此可見鄉村小學教員之程度思想，及鄉村流行文學之一斑。（四）鄉村無郵政之設，信件私託人帶，中途遺誤，在所不免；即以上信爲喻，羅妻託人帶時，必以爲妥實可靠，不意中途遺失，久不見覆，伊必疑夫忘情，亦即如伊所謂「不能賜給伊一個良心」，必深感幻滅之痛苦可知；若再加以家庭之黑暗壓迫，鮮有不發生意外不幸事者！此余爲此一遺落之家書，而所發生之感想也。

裸體兒女之姿態

張掖西北行十餘里，夾道柳稜依依，流聲淙淙，村舍連綿，田地肥沃，以表面富庶觀之，誠不愧一金張掖一之美稱也。（阜蘭、天水、武威、張掖，爲甘省四大繁缺，官僚素有一金張掖，銀武威，阜蘭儼罷做「天水」之諺。）嗣渡張掖河，正值雪融河漲，支叉分枝，大小二十餘道，渡稜不明，司機張文

瑞先駛一車，試行上游淺灘，迂迴曲折，幸登彼岸。餘四車停候原處，埋鍋造飯。張復返而午餐，取捷徑於下游，效鄉人脫褲而涉，水深僅及腹，惟流速力大，旋被冲仆，人雖得救，褲已漂去，內置現洋十二元，銀殼表一隻，司機執照一本，約共值洋三十餘元，衆以用買游泳票之代價戲之。良久張始曰：「真厲害，真厲害，這個山洪，去年打日本，我也曾在長城各口開過車，但在那裏，連刺都沒戳一個，不料今天來到這裏，反差點兒送了命，這才冤枉呢！」衆粲然。

過河後，復行沙灘，尤其崖子堡一段，沙細而鬆軟，車行其上，輪轉沙颯，陷而不進，乃展繩墊，始節節前展，一車墊行，復墊一車，往返墊曳，不啻瀚海之擺渡。每次汽車之遇難，乘客均竭力營救，惟赫夫人從未參加，但亦非完全袖手旁觀，伊常把餅乾、口香糖、一類小零食，一一分贈各出力人。那時或在軟沙灘上，或在深泥塘裏，口哼着一杭唷二杭唷一的呼聲，手做着掘挖推拉工作的樣子，忽然有位金髮碧眼笑容可掬的異性，送給一塊餅乾或口香糖，嚙在口裏，好像服着什麼烈性的興奮劑，立時杭唷杭唷的呼聲，反漸漸地消沉下去，而掘挖推拉的工作，却無形中緊張起來。燒飯大司務（察哈爾人）老王，有幾次興奮的說：「吃了外國太太的糖，不努力幹活行麼？」又說：「老

二（即司機張文瑞，天津人）快點動手吧，一會兒赫師母才給你糖吃呢！」說時，眼睛還斜睨着赫夫人，果然老二也就大賣起力氣來。能使小小的一塊餅乾或一塊糖，發生意想不到之效力，大凡帝國主義者之對弱小民族，剝削階層之對勤勞大眾，無有不慣用這樣手段的。是在對手，方能否自覺而已！

既過軟沙嶺，復行硬沙河。約二十里，遙見最後一車，拋錨於河中，爲時已晚，旋露宿於草地。連令二車往援，遲至深夜始齊至。自仁壽村至此，計行程三十英里，約合一百一十里。前行約二里有村曰沙井子，步月往買雞蛋，居民三十餘家，多露宿於街簷草棚下。四十來歲之婦人，圍裹上身而吸煙，路人若爲一同好，一往借燈具，無不歡迎。蓋吸後所遺烟斗中之烟灰，乃燈具主人應享之特權也。歸返宿處，月明如晝，鄉人圍觀者甚衆，且有一醫者，送柴一捆，堅請撫摩汽車一過。王司務感其意誠，許之，并戲牽其手，猛觸一喇叭，按手，一嘯然大鳴，衆皆驚笑不已。據談：「隴西近年以來，汽車原常上下，但鄉民以爲官家物，尤其此處曾受馬仲英軍抓兵伏之害，雖有好奇心，然皆相戒不觀。今得觀摩機會，故甚快樂。」云云。鄉人愛看汽車，但多不敢看本國人車，而願欣賞外國人車，此

雖無關大要，然亦一不祥之異態也！

次晨二十八日，最後一車之司機，爲芬蘭人奧君，因記日記，來問夜宿地名，忽見彼記有一故事，殊爲駭異，略謂：「昨晚車行沙河，瞥見一人，倒臥於血泊中，祇以暮色蒼茫，未辨死活。後因車陷河中，雇人卸貨，始探悉該臥血泊中之不幸者，是本地農人，途遇數軍官，迫任車行嚮導，所嚮皆沙灘，官怒之，一時拳足交加，遂致肝腦塗地。」云云。此事吾人皆未目覩，且未直接聞於路人，真相如何，尙難妄斷，惟已載於外人日記簿中，終覺不宜。蓋外人常譏笑我國家爲無組織無法治之國家，恆喜得一草菅民命之例證，引爲譏笑之口實。隴西爲甘新唯一之交通要道，觀其前途之發展，勢必重啓昔時歐亞交通第一捷徑之趨嚮，外人經商旅行其地，藉作各方面之觀察者，亦必日益加多，卽以此次同行爲例，一行十一人，國人占其五，外人占其六，而六外人中，作公開日記者，卽達二人，一卽機師奧君，一爲赫夫人，伊能操流利之漢語，到處與婦女談話，料其所記必較奧君詳細，奧係工程師，所記又必較赫爲重要。足證外人對我國情民間之注意，可謂無微不至。此後國人縱因環境限制，在建設上不能立予外人以優良之印象，但亦絕不可再發生類此「草菅民命」

之事件而供以惡劣之材料也！

從沙井子直至撫綽縣屬威遠堡，途長五十餘里，河渠村樹，彌望不斷。惟地多斥鹵，河非長流，荒年多於豐年，捐款日重一日，農民入不敷出，日感貧困，致十四五歲之兒女，尙無衣褲可穿。隴西民生窮困，在蘭州時，教廳長水楚琴氏，曾爲告梗概，今果目覩實狀，心良不忍，嘗與一赤身男孩談話，問：「小兄弟，你有幾歲？」答：「十四歲。」爲什麼還不穿衣服？「我媽不給我。」（此地讀音稍左，例如讀穿曰匡，讀種樹曰頁富。）「要有幾歲才得穿？」不知道！「旁一有衣無褲，年齡較小者，忽天真爛漫地自述曰：『我小時候，匡過一腰又又褲，再長兩歲，我媽就要給我蒙檔褲了！』」我媽說，一聞之不勝惻然！

此外，女孩雖亦無褲，尙無間冬夏，多着破棉衣。今日車行，欲繞避沙河，反誤入歧途，所過村落，村民從未見過汽車，無不空屋來觀。嘗見數女孩，除足纏布條，髮束短綫外，餘則裸無一絲。且有胸部微起乳暈者，度其芳齡，當達十四五。然如是之女孩，殊少擁擠車前，每多併膝側坐於阡陌，遙遙傾視，爲欲裝飾自然之態，常以複瓣粟花，（註）頻頻自簪其頭，可見其好美與羞澀之天性，固與

富女名媛無殊也。祇以生命源泉，被人剝削，故迫而如此！西哲有言：「凡日光照臨之事物，絕無永久不變之理。」一從而知此輩現與凍餒魔王作殊死戰之小生命，雖不得現社會有力者之援手，但至光明的新時代到來，自然會有彼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處所焉。

(註) 在縣要，花多而美，極似小朵芍藥，惟葉小無莖。

變相賣兒女之悲劇

咸迭堡爲臨澤(撫彝)縣之一大鎮，居民舊有一千餘戶，迭經兵亂災害，老死壯逃，今僅六七百戶。逃戶糧賦，加由未逃戶口負責，於是痛苦益深，相繼逃亡者亦益多。近年荒旱，耕種都在五成上下，故縣城雖封，雖有豐收，而該堡物價，究未低平。地土缺乏資金，無力播種，送人白耕，尙無敢應。故隴西大旱之年，雖云過去，而農民所感隱痛，仍屬有加無已。其婦女年齡未逾二十，而照一每歲一兩一標準，出賣與人爲妻婢，或童養媳之慘事，尙時有所聞，且恐不僅一地爲然也。

軍宿堡店，昨晚出游，忽聞痛哭聲，遠自一巷來，尋聲而往，見一年逾四十之男人，倒握一女孩

之足，擦地拖行，尚有一較幼之男孩，手提紅布鞋一雙，亦哭泣相隨。急請止而詢之，始悉該女孩已爲人之前養媳，因虐待逃歸，不願復返，乃父始迫而出此。女齡僅十四，甚不忍之，因代請其父，不妨緩日再送。據答：「嫁出的女兒，如賣出的牛馬，有啥說頭！何況前幾天，我還使了她公公的兩塊銀子，兩石麥子，唉，這賊娃子，一點也不替娘老子爭氣！」問：「難道收到這點銀子和麥子，就把你女兒給人去了麼？」答：「不是。在先還接了人家的十四塊銀子呢，因爲她也纔十四歲！」時女孩尙捧頭傷泣，嗣經多方勸導，始有返意，惟不願乃父送，而願舅父送。但據乃父所稱，舅父早已拒絕其請。記者願代勸勉，由提鞋小孩（卽女孩之弟）導至其家，伊舅負氣答云：「我不送，讓他（指女父）自己打着去送！當時，我和我妹子（指女母）曾說過：縱至討口，也不願把女兒給人家做童養媳，誰叫他聽不聽！」門後忽轉出一婦人，衣服襤褸，滿面淚痕，似欲有所陳述，復又哭不成詞。詢之乃女孩之母，後僅期艾曰：「舅舅！看在這位老總（指記者）的面子上，你再去送她一回吧！」舅氏始允同至女處，令放歸梳洗，遲至夕陽西下，並經母舅催促，女始嫻嫻出戶，含淚而去！

後其父爲欲解釋忍心賣女之原故，乃出新舊紙條一束曰：「委員（亦稱記者）我也不怕你

會苦我問：請你看看這些傢伙，你就該明白我們的痛苦了！一記者接視之，全是長約三寸，寬約八分之指飛，在一年中計得二十七張，每一張上，尚併寫捐目數事。茲除田賦附加，歲有定額，與駐軍兵站供應糧草雜用不計外，他如烟未下種而捐單早已飛至之一「烟畝罰款」，農民原非商家並無買賣可言，有之，亦不過賣兒賣女之慘事耳，又須按月派納之一「印花稅捐」，隴西各縣，每月應派印花三百五百不等，臨澤是一寒苦縣份，月派一百六十元，縣府由省局領發稅票，不管農民貼用與否，概行分派於各區鄉，農民已按月照納印花捐款矣，但至用婚書田契等，果應貼用印花時，又當再備現金，向積壓印花處所而購買，亦莫明其妙也。某某機關（上自財廳法院，下至縣府局區）捉款委員之「歡迎招待費」，某會或某所成立，送禮、電報、津貼、照相等之一「臨時雜費」，「照像雖屬小事，但僻遠縣鄉，游方照相者，定價極貴，如照八寸或十二寸之片，至少在十二元或十六元以上，再加當事人借端苛索，於是一紙飛降，百十農戶，至少又出袁頭一個。」以及迎神賽會，祈雨禱晴之一「捐鬼稅」，（此因捐飛中，有一公議獻仙姑戲十天，半單應派錢十二千文，乾麵五斤，一「公派每單出燈爐子（？）四個，栽燈夫一天，隨帶清油」，公議在小廟設壇求雨，每單應派香資

六千文，油乾麵，各秉誠心一等數條，故以神捐鬼稅名之。現在地方長官，皆能體恤民隱，決意輕民負擔，自亟應詳細澈查，有宜減輕者，速予盡量減輕（如烟畝印花）有宜禁止者，尤應澈底嚴禁（如雜費迷信）庶乎不絕如縷之民命，得有復蘇之曙光也！

嗣將所閱捐飛，如數璧還主人，旋見彼婦執帚掃淨院地，先設五人之盂，及青鹽一碟。（附近有鹽池，每升重六七斤，祇售銀一角。）後出一大瓦盆，滿盛小糜稀粥，上漂長柄木杓一具，即呼兒女輩，席地而喝。（湯多糜少，故曰喝。）彼婦有年已及笄之內姪女，時亦在座，皓齒明眸，儼然小家碧玉也，衣袖破盞，兩臂全露，乍視之，無不疑是身着游泳衣，行將試浴之摩登女。惜不幸生於經濟破產之農村，終不得一窺都市富室女之項背，始有此刻俛首喝粥，忸怩萬分之情狀也！記者不使再談，興辭返店，沿巷默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不斷有狂吠聲，高自屋頂上來，仰視犬籠，多置屋上，以司守望，亦此間之創見也。

盛夏下之酒泉風景

二十九日，由威迭堡啓行，過一鹽灘，長四十里，寬則不知，質白如霜，遍生葦草，進爲坡地，爲沙崗，均較鹽灘易行，以其堅實平坦也。有村曰山元子，屬高台縣，水暢林茂，景象可觀，杏實纔大如指，不及蘭州大合什之一。鄉民相見，拱手道好，狀恭意誠，頗似舊都新年之恭禧。少婦小足，膝行操作，男子亦多烟容，尖時余曾爲一道其害，衆皆悅聽，惟不知真能採納否也。高臺氣候較溫，特產棉花，鄰縣所穿土布，多仰給之，惟紡織粗糙，頗遜天津新疆來貨耳。

尖後續行，熟荒一望無際，長行三四十里，往往渺無人烟。迨抵馬營，始有耕者，所種麥穗粟，都頗豐美，惟經濟枯竭，無法廣種，致熟荒面積日增，生荒更無人闢治。馬營無店，前宿清水，是日計行六十一公里，約合二百里。清水屬酒泉縣，有一土堡，然已舊朽，居民三四十家，大半務農，有數店舖，陳設貨物，整齊可觀。惟醜金禱雨佈告，皇皇遍貼街壁，裸體兒女，到處洒灰相戲，窮愁二字之色彩，究不能免。堡中設縣立小學一所，校門粉牆上，左鐫一「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右爲一「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斗大字體，遠可辨識，察其墨跡，必係十數年前之舊寫，而於近二三年來，又經重描一次者。某君謂：「以此富有腐舊氣色之校訓，小學生如何能得領略。」記者

笑答：「國人凡事好兜圈子，現已有人在提倡尊經復古，說不定此一亘古不變，富有陳腐色味之校訓，會在教育圈上的某一點遇着一些兜了大圈來的人呢！一嗣見校長所懸暑假牌示，用古歷不用國歷，某君又曰：「倘想兜教育以及政治圈子的人，果與此一校訓相遇，恐彼業已勉行二十餘載之國歷勢亦將受連帶關係而無形取消矣，一無以應對，默爾而。」

次晨（二十日）赴酒泉（肅州）車行三十九公里，約一百一十里。上半程所見景象，仍嫌過於荒涼，下半程漸見烟村稠密，樹林繁秀，尤其縣城附近，川渠交錯，沃壤千頃，以言河西富腴，無怪肅與甘涼并稱也。先經城之東南郊，一灣流水畔，數畝草地上，撐有數十帳幕，行列整齊，白光耀目，且善利用地物，就高樹而搭瞭望臺，詢乃駐軍旅長馬步康乘暑期率部露營於野外也。將入南城，第二車忽將漾橋壓斷，幸得前輪爬住岸地，後輪空懸未墜，橋高濠深，亦云險矣。城門衛兵先驗護照，始放入內，正街寬坦，兩旁插柳，新吐枝葉，嫩綠可愛。城之中央，建四層高樓，垣梯腐朽，勉可登遊，南望祁連積雪，晶滢沁心，北瞻沙漠，蒼茫無際，東通西京，驛道一綫，西達伊吾，峪關雄峙，步出東關，道柳古秀，左顧樓閣層疊，湖水清漪，是即名勝「酒泉」之所在，初見文昌閣、奎星樓，以及漱芳亭等。

院落，蔓草圯垣，頗呈荒涼景象。泉爲方池，卽在撫芳亭前，清可鑑影，悠然流入後湖，昔傳泉源噴出水若瀉珠，味甘如酒，是殆聽景之勝，而非觀景之實也。

從「酒泉」西南行，過麥地數十畝，又見馬旅露營帳幕，特往造訪，甫入步哨棧，守兵詢悉來由，導至旅部，有數幕，中一幕高頂圓帳，旅長所住，餘幕向之，若衆星拱宸。卽參謀、軍需、軍法、軍醫、軍械、副官等處也。時旅長正做禮拜，承參謀長秦省三接待入幕，槍彈臥具，佈置有序，地鋪和闐絨氈，質紋美觀，并畜小兔數頭，馴服活潑，往返遊躍於幕中，亦頗興人之趣。隨談片時，旋見旅長。據述：「本師（第一百師）有一特點，卽士兵例有假期，俾得乘機歸家，樂叙天倫。惟敵旅駐防此間，因地處隴西邊陲，國防重要，且士兵多係西甯、皋蘭各縣人，往返途程遙遠，以致未便放假，特避暑郊外，藉爲築堡壘，挖戰壕，等演習」云云。嗣導遊各營連宿帳內務，以及所挖戰壕堡壘，整齊劃一，尙屬可觀。最後堅留晚餐，席設綠柳蔭下，晚霞清風，飽食一手抓羊肉，「雖主人依教規不備酒，然以「酒泉」烹茗，飲之亦有幾分醉意。

酒泉商業，因綏遠新疆來貨，向例交匯於此，原甚發達。嗣經亢旱爲災，地方多故，商旅裹足，負

担增重，於是商業衰微，勢成一落千丈。年內地方安謐，交通無阻，雖漸有復蘇徵象，究以經濟枯竭，實難立起沉疴。市面現金缺乏，商號競發紙票，如天順堂曾發六萬元，全德堂藥號曾發五萬元，全德堂已奉令停止發行，但其紙幣，仍流通市面。前國民軍時代，農工借貸所發行之票券，迄今尚可五折使用，然皆不能出境，影響實屬不淺。他如中行等鈔票，尙未通用；惟平市官錢局之銅元票，因該局設有兌換處，流通方面，尙稱便利。

酒泉之放足運動

酒泉縣長魏允之，在任將及三載，努力庶政之與革，頗多贊譽之者。記者此行隴西，觀感所及，嘗謂地方窮困，固爲可畏，而男多吸烟，女盡纏足，（纏足之風，至少尙達百分之八十）尤可痛恨。各縣縣長，雖不無提倡放足者，然亦僅一紙佈告而已。魏縣長獨言出必行，行一事有一事之效，即以放足一項論，因鑒於過去禁令之無成效，曾親身騎一腳踏車，分往民家調查，是否遵令放足。某婦受罰，反詰女生未放足者尙多，何以不放？魏復轉赴女校，令即脫襪查驗，果有少數女生，外表穿襪，

內仍緊纏布條。縣長原兼各校監督，在先迭經訓導，刻雖不出責言而冒牌放足之女生，亦當漸感交集，立誓痛改矣。此後更擴大放足運動，分爲勸導、檢查、罰辦三期，每期以二月爲限，厲行至今，三期早滿，所有婦女，無不盡行解放。即使中老年者，不能放大，然亦無敢再纏繞布條；有之，無不立遭富者罰款，貧者拘役之重罰者。此一快舉，人或譏其野蠻，但記者聞此實情，深表贊同，且願有志提倡放足之官紳，起而效法其精神。蓋不如是，恐民國三十年後之西北，三寸金蓮之餘孽，猶可開一比賽大會也。

嗣乘夜訪晤魏縣長，詢問厲行放足之經過，并願一聞其他要政。魏服黑呢學生裝，態度謙恭，說話爽朗，毫無官僚氣習。據答放足辦法，得見功效，係先以各校教職員，宣傳於學生，即由縣長教職員，以及各機關職員家屬，實行做起。最大效力，即在本人，臨時下鄉調查，總計縣屬七區，六十九村，足跡未到者，祇二十村，親入民宅，凡四百七十餘戶。在罰辦期中，若查出一雙纏布小足，平民則罰洋五元，若係甲長區長家屬，尚加罰二三倍。所得罰款，仍交各該區甲，以充學校臨時補助費，用時提交縣務會議表決之。其他勉可奉告者，略如下述數端：

種植樹木 酒泉土地肥沃，且多曠土，種植樹木，最爲相宜。縣府爲提倡人民多植樹木起見，粗具便飯，將地方植樹最有成績之鄉老，請到縣府，勸其推己及人，提倡種植，并節取其種植方法，印成傳單，分發各鄉鎮，限每人至少植活樹木一株，多植者獎，違者處罰。於植樹節日，大家實行種植，計本年植活樹木，十五萬六千零八十八株。

調查戶口 酒泉戶口，向無精確調查，縣府爲欲明瞭本縣人口確數，以便實行自治起見，利用學校寒假期間，特託各校學生，到各區實地調查。計全縣共有一萬四千一百九十三戶，男四萬四千六百一十一丁，女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口。有職業者，男占三萬五千二百一十五人，女占二萬六千五百八十八人。無職業者，男爲七千五百九十七人，女爲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五人。其餘男一千七百九十九人，與女五百九十四人，均屬他往。信仰宗教者，佛教有男二千七百八十九人，女一千六百九十七人，道教男七十一人，女無，回教男五百四十九人，女五百零七人，耶穌教男四十四人，女無，天主教男四六人，女四人。外國居留民，計有七人，男占六人，女占一人。（此次與記者同來之赫牧師夫婦，已在此留住，加之共得九人矣。）職業皆爲傳教。

改屯爲民 酒泉爲邊關重地，曾行兵屯政策，凡屯地一斗（卽一石）向公家納租二三斗，自屯制廢後，屯熟田地發給民衆，卽以原來租糧作爲田賦，地少糧重，民逃地荒，前奉財廳令，改屯爲民，縣府已督促各區清丈造冊，縣長并親往各區復查，業經查竣造報，奉令於廿四年元月起施行。

查禁劣貨 酒泉爲通綏新大道，人民向來習於奢華，酒食徵逐，幾無虛日，乃提倡節用，限制宴會，規定酒席價目，每棹最高價格，不得超過五元，并禁用海參等仇貨。酒泉及關外一帶，俗尙海參席，踵事增華，每棹貴達二十餘元，此舉亦不可或少也。

聯絡蒙藏纏民 酒泉接近新疆內蒙，新疆自發生政變以來，纏民逃歸來此者，縣府無不樂予接見，宣傳中央對纏民之德意，并勸送學齡兒童，到校讀書，現纏民子弟，到校讀書者，計二十餘人。蒙民游牧爲生，不事農耕，每年食糧，均由酒泉金塔兩縣購買，一般奸商，爲圖重利，對蒙民格外剝削，故俗有「搗毆子」之說（包括蒙藏纏頭在內），縣府一面嚴禁剝削，重罰違者，一面復與額濟納王子等親善，藉以增加民族情感。

施行強迫教育 酒泉教育，向不發達，一般民衆，又多不使學齡兒童讀書，故失學兒童，觸目

皆是。計自實施強迫教育以來，各校學生人數驟增，前全縣僅有學生五百左右，現已增至五千一百數十名，女生亦增至四百五十二名。惟經費困難，無法建築校舍，僅將舊日龍王廟土地堂，略加修葺，權以充用。計全縣有男完全小學五所，女子小學一所，外加初小共一百三十五所。經費有基本，本紋銀六千四百餘兩，大洋二千四百餘元，均已貸出，按季收息；外加學田麥租，約一千石，豐年勉可敷用，荒歲即感困難。教職員約一百五十餘人，每年薪俸，最多者得小麥十二石（每石價約售七元左右），少者四五石。此外尚有省立第四師範，學生一百五十七名，附小三百八十餘名。

最後魏縣長復謂，年來各縣稗政，難以盡言，最壞者莫過於各方向縣府送禮也。每次送禮，常需現洋三五百元，然後爲首者即好向民間苛派，縣長受之，自與理法相違，但拒之對各方反不討好。即如厲行放足事，操之過切，一旦惹起反感，即易陷己於罪。吾人爲政治效能計，亦只好聽其自然而已。所憾全副精力，須以百分之三十，應付土劣，百分之三十，周旋駐軍各軍官，百分之二十，辦理等因奉此，其餘百分之二十，姑得努力地方政治，如此縣長亦云苦矣！臨別，記者告以沿途所見鄉民，多帶烟容，年青小夥，雖無烟容，倘與彼談話，即覺噴出烟味，料其口體，亦已成一鴉片烟窟地。

方官吏苟不盡力設法戒除，則弱種亡國之禍，即漸肇基於是。魏縣長深以爲然，惟未發表意見，意者或別有顧慮，未便率爾發言，抑已默納芻獻，即將見諸力行耶。

嘉峪關外之石油與煤

酒泉鑛產，有金有煤有石棉。（狀如絲，有彈力，色白，或灰或綠，質軟如綿，織成之布，火不能燒，名火浣布。）惟金鑛及石棉，無有繼續開者。煤鑛儲量甚大，民間以需要燃料，尙任意開掘。產地在祁連山北麓大紅溝、小紅溝、東溝、樑大黃溝及冰溝一帶，中以大黃溝之煤質爲最佳，其餘大小紅溝等處，燃時臭味四溢，以含硫磺過多也。各地每日產量約二千餘斤。冬日農閒挖者較多，產量亦增，產地煤價每斗約重三十五斤，售錢約一百八十文，即銅元十八枚，牛車駱載，運至縣城，途程約一百二十里（大黃溝較遠四十里）亦祇售五六百文，若交通便利，尙可運銷他縣。

二日下午一時，由酒泉啓行，西門不開，出北門，轉向西北，旋過討來河，河水泛濫，草地沮洳，車行頗困，既登乾砂，顛簸雖大，但路甚坦直，憑眺近郊，徧生「海柏柏」草，葉形如柏，質肥如莧，富有

鹽味，爲牛羊飼料上品。左顧雪山，依天則玉簡煊珣，映日則瓊光瑤琤，洵奇景也。未幾車抵嘉峪關，已行六十里，東南距蘭州，爲一千五百二十里。北依黑山嘉峪，南憑紅山祁連，關城居中，險峻天成。惟居民稀少，雖中俄條約會開商埠，而商務重心仍在酒泉。且關城土築，邊牆傾圮，山有間道，可繞後方，以與負山帶海之山海關相較，不無遜色。碑題「天下雄關」，似覺過當。且近代火器發明，戰爭進爲立體，藉使雄壯果如「天下第一關」，然守兵不力，所謂地利不如人和，尙不免爲帝國主義者鐵路所蹂躪焉。過關爲一戈壁，勢若斜下，彌望細石，鋪地成青。回憶蘭州西上，至關殆爲一魚脊高點，南北山脈，合而復展，極兜風向，俗有一「嘉峪關打雷，雨會飛落漢中」之語，即可見此巔氣候之變幻，風勢之迅烈矣。

關西四十里，曰雙井堡，已無人烟，傳昔居民繁多，咸以淘金爲業，觀其堡壘院落之遺跡，亦頗近似。再四十餘里，抵惠回堡而宿，是日行程，俗稱一百六十里，實則僅三十七公里，約合一百一十里也。堡屬玉門縣，居民三十餘家，多爲關內人，雖有宿店，但無食舖。西去人烟尤稀，中途無尖處，須酌帶乾糧，按站趕行，庶免露宿荒漠。近堡田地，因得白楊河之灌溉，凡種糜麥粟，收成均佳，河水

清冽，入冬不冰，邊際古柳參天，野草婆婆，生地荒野，人自選耕，亦關外之一小佳境也。

翌晨（三日）出發，初經黑石戈壁，起伏若波狀，且多裂阱，俗呼「九溝十八坡」，三步上來兩步梭，一蓋亦寫實之語也。繼見豐美水草二三處，殊宜遊牧。約六十里，至赤金湖，昔為腰站，今亦廢垣頽牆而已。十八里至赤金城，居民五六家，出城有歧道，詢人皆逃避不答。突見跑郵政者至，始知左走赤金堡，右為玉門大路。前行數里，經一小軟沙灘，左望村樹茂密，綠野如茵，是即唐玉門故址，今之赤金堡也。

赤金堡東南九十里，祁連山北麓，有一河焉，盛產石油，天然湧現於地面。先是清同治年間，堡民入山採金，往來過之，遂被發現，試燃以火，烈焰熊熊，因名其地曰石油泉，並名其河曰石油河，挖坑勺取，相沿迄今。該堡都司營，年抽油捐二千斤，民國十七年，都司裁撤，改由酒泉城防軍收捐。油區面積，約十餘方里，冬春盛雪不消，油亦凝結不流，夏日水漲，油始湧出。採油鄉民，勺取納入桶內，負運上岸，再由油商（現有三家）用大車運銷各處，以供村民燃點，或塗大車輪軸，銷路有限，可以測知。至其油質，民初曾經某比人及某德人先後携至上海化驗，認為成分極佳，後請開採，省署

未准。十八年春，甘省府又派專家張人鑑前往調查，並經携蘭化驗計含汽油百分之一六·五〇，煤油百分之七〇·〇〇。此外石油河東約四十里，惠回堡南八十里，白楊河村南四十里之石油溝地方，面積方六七里，亦產石油，成分與石油泉者大似。

汽油係揮發油，為油中之最有價值者，普通石油所含汽油成分，若達百分之十以上，即為上等油礦。汽油用途，極關重要，現代文明國家，莫不以汽油為推動機件之原力，甚有以石油產量之豐，以為國家強富估計之標準者。即以我國開發西北交通論，舉凡空中飛機，陸上汽車，無不需用大量之汽油。歐亞航空，甘新汽車，在肅（酒泉）所儲用之汽油，皆為津滬運來之外貨，每箱價達七十元左右，高津滬價七八倍。然此尚僅就運費而言，至運時久經搖動，破裂揮發，約占四分之一之巨大損失，尙未計及。如此舍己求人，不惜利權外溢，貨棄於地，甯不可痛。而今開發西北，出理論進為事實，陝西開採油礦，亦已卓著成效，此一大好富源，似難再任廢置也。

石油泉西五十里之紅溝，北一百二十里之北窪，玉門縣城南一百五十里之昌馬，均產巨量之煤礦。昌馬迤北之照壁山，產綠色銅鐵，俗稱孔雀石，中含微量銅質，若深加探採，亦必有鉅量之

銅鑛發現。至於金鑛，沿南山北麓，無論已淘未淘者，更所在多有也。

過玉門而抵安西

從赤金堡西行十五六里，過赤金河，水自南山來，細沙夾流，作絳紅色。五里赤金峽，居民散居，約三十餘家，問以此地產金否？答稱昔傳河出金沙，今則無人淘取，南去祁連山中，年往淘金者頗衆。云後經戈壁，長六七十里，直至將抵玉門縣城時，始漸見村樹。城周僅三里許，入南門，額曰阨阻。羣番旋轉道斜出北門。城內民房輻輳，街道短狹，中有老楊數株，過心在五尺外，兩旁屋牆，被擠若將崩塌，傳爲年羹堯西征時所植，蓋近三百年之古物也。縣府門庭，望之僅若商舖。男女衣着，尙少破爛，不着衣褲之兒女，亦未見之，而婦女體態，亦頗多健秀者。此因一則同治兵亂，隴西各城焚燬殆盡，此獨幸存；二則林木密茂，水渠通暢，近郊土地，不少膏腴，所謂戈壁中之精華，始獲有此佳象。古詩有謂「羌笛無聲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註一）今人又稱「出了嘉峪關，母猪當貂蟬」，以目前事實證之，皆不確之詩話也。

出城數里，又見戈壁，長四五十里，始抵大村曰三道溝，屬安西縣，居民三百數十家，漢回最多，近由新疆徒來之纏頭，祇二三家。商號雜陳包頭及新疆之來貨，買賣尙屬可觀。雖在安西城中，亦遠不如之。有種礦產，曰漢水石，自長馬山運來，用煤燃之，驟作雪白，細如粉屑，可提顏料，居民僅以之作彌縫罅隙，墜墻墮壁之用，良可惜也。尖時遇由迪化歸來之二人，一馮姓，湖南人，帶有家眷二口；一楊姓，山海關人。均謂：「赴新道途，備感困難，昔年宿站，多被折燬，往往遠行數百里，欲覓一宿食而不得，由哈密至古城子一段，更被馬仲英蹂躪不堪，商旅經過，若不戒備結隊而行，鮮有不被哈薩（亦新疆土著之一種，略與纏頭相似，惟文化不如）襲擊者。蓋哈薩之來也，先伺機草澤中，砰然發槍，旋即蜂擁搶殺。所發槍彈，非銅子乃錫丸，自謂一丸中免，剝皮賣價，不過值銀二角，若易以擊人，無論如何，所得當在一兔皮之上也。」云云。

尖後繼續西進，沿途水草豐美，土質輕鬆，而烟村寥落，荒廢良爲可惜。甘新唯一交通之大道，亦爲青草蔓延，僅馬足踏處，輪緣滾處，稍留痕跡，適成一川字形，若併此而亦無之，則來往路人，一無標誌，必爲蔓草荒漠，迷失途徑矣。二十餘里過一淺河，晚霞返照，景色宜人，颯然一風，大地旋爲

夜色所籠罩，不能趕往前站，因就古廟寄宿。自惠回堡抵玉門，計長五十一公里，約合一百五十三里；又自玉門至此，即在六道溝近處之古廟，計長二十一公里，約合六十三里，兩程共計七十二公里，二百一十六里。

古廟周圍，遍生紅柳，枝葉似刺柏，而較細，開穗形紅花，南人呼爲觀音柳，西人見之，咸稱美觀。中有白楊二株，一則主幹直抽，高三四丈，一則肥葉密枝，蓬然如傘蓋，對立廟前，遠在數十里外，皆可見之。叩門無應，僅於門縫中可窺正殿佛燈半明半滅。車初至時，隱約見人，翩翩遠奔，料爲廟中住持，誤會而逃。維時細雨霏霏，風沙迅烈，勢難露宿，乃斬鎖而入。廟廊漏角，除有破絮盤缶數具外，餘卽空洞無物。推開正殿之門，以手電燭佛像，初見周倉手握大刀，知爲關帝廟。椽椽匾額間，滿棹野鴿，拍拍驚飛，數達百餘頭，旋落庭樹，壓枝下垂，燒飯司務，摩捉數頭，掌燈甫欲烹殺，又念恐遭神譴，因復縱之。明早遇一牧者，謂鴿爲多年老物，果欲烹食，亦難下嚥。去時汽車經理譚君，見廟主尙未返，特另用一新鎖，鎖住廟門，並贈牧者空洋桶一隻，囑將鑰匙轉交廟主。足見外人做事，不以細小欺人，然亦留再行經過時，不至被下逐客令之餘地也。

晨行草地，過七道溝腰站，昔年可供宿食，今僅敗垣頽牆，古楊迎風作聲而已。約五十里，抵布隆吉城，沿途多見水灘豐草，最宜墾牧，間遇礧地，然亦有水有草，墾種糧食，要可無害。布隆吉城周六里許，清雍正時，曾屯田養兵，今安西駐軍亦闢馬場於此。有白楊十餘株，高枝蔽日，濃陰匝地，粗約四五抱，上懸編號木牌，書曰：「年大將軍手植。」居民原有七八百戶，今僅殘餘十分之一，農商負擔日增，逃戶時有所聞，蓋皆不勝捐稅之剝削，其不逃亡者，亦十室九空，可謂凋敝已極。嘗見賣瓜菓針線之小販，就地設肆，婦人孩童各執烟漿，易食杏菓，睹此情狀，不禁爲鄉民悲也。

午後續行，三十餘里，過窟隆河，即古胡盧水，有古城，唐玉門關故址也。稍西爲雙塔堡，即唐瓜州晉昌縣故址，然亦居民寥寥，頗呈荒涼之象。過堡後坡行約十里，南北兩山左右對峙，北山一墩高聳，南山雙塔凌霄，壯勢天成，不知創自何代。其地河水灣環，草木豐盛，俄而亂山起伏，北支又復豁然遠展，車道即沿南山北麓，坦行三十餘里，抵小灣子而宿。是日計行三十八公里，約合一百一十四里。

小灣子水豐土沃，農戶向來甚多，今因捐款繁重，亦多棄耕而逃。今春有一王姓中戶，携眷圖

逃，村長恐加重未逃者之負擔，將彼追回，王云無種籽耕牛，村長原爲大戶，慨然借之，勉強撐持至秋，又復星夜潛逃，既未種麥，且棄家具，出人不意，故未追及。所棄屋宇，完整可居，門戶雖已洞開，但內部所設土灶、大瓶、桌凳，以及預爲老人製好之棺木等，均屬金甌無恙，惟所以土炕，已被鄰人破作肥料矣。（註二）夜臥平地，突爲喧聲所驚覺，詢乃張文瑞及燒飯大司務等，因臥地稍低，夜半渠水氾濫，（註三）被褥盡被浸濕，張等白晝辛苦，擁被臥，直至全身濕冷，始醒而亂呼，並稱「被褥重若千斤，無力拖移」云云。嗣即燃火取暖，天明卽行，七十里到達安西，正苦無店可宿，邂逅友人范遠岑君，現任安西特稅局長，堅邀下榻局內，局設四川會館，整潔寬適，邊垂得此，誠幸事也！

（註一）按漢王門，即在敦煌西北一百二十里。

（註二）土炕因上有人臥，下爲糞草燃料所燻，故土經年一換，可充肥料。

（註三）渠水長行沙地，盡爲烈日所晒，化爲蒸汽，故流量減少，入夜反是，故流量極增。

安西縣城之景色

安西在春秋時爲西戎地，秦月支戎居之，漢爲敦煌郡地，轄縣六，亦河西四郡之一也。城爲清雍正六年所建，周六里七分，四隅六曠，僅鼓樓附近及東西兩街，萃聚人烟，佔地約及全城六分之一，荒涼情況可以想見。縣境東西凡五百八十里，南北凡五百餘里，此僅就較有人烟之地帶言，若於南北荒漠曠土延展之，則全縣面積已超過萬方里外矣。西北至哈密邊境猩猩峽，長三百六十里，延長至哈密爲八百八十里，均是戈壁坦途；東南至玉門交界三道溝，計長二百五十里，溝渠極多，再延長至蘭州爲二千一百六十里，至南京爲六千數百里；西至敦煌邊境蘆草溝西之雙墩子，長一百三十里，該地田疇易遭泛濫。各驛站設備，清雍正時每站馬六匹，伏三名，每馬一匹，日支料草銀八分五釐，伏每名月支工食銀一兩，倉斗口糧五斗，民初廢除舊站，改設郵政，若郵路未通之戈壁站，仍僱伏以駐守井泉，月給麥二三斗。

地質，北馬鬃山，南祁連山，皆火成岩。中開平川，闢爲耕地，五營南北工踏實，三四五各溝（以上皆村名）地皆爲壤土。橋子、布隆吉、東壩頭等皆瘠土，餘爲戈壁沙漠，水泉幸不甚深。氣候，最寒期間年約九十日，最熱五十日，雨量最少，冬雪秋露亦屬稀見，南山雪則終年不消。夏日炎烈，冬季

嚴寒。寒冬兩季，尤多迅烈大風，沙石飛揚，天昏地暗，數日不息，拔木毀屋，爲害甚大。

傳清時運往新疆之協餉車，某次過此，曾被大風連人吹去，爲之失踪。記者來時，亦遇大風數次，沙石飛擊車窗，錚錚之聲，至爲駭人，他如風吹流沙，使平原變邱陵，邱陵變平原，實亦可能也。又新疆吐魯番之熱，埋鷄卵於沙中，貼肉片於石上，即可立成熟食。鎮西（八里孔）之冷，五六月尙飛雪霰，冬日小便，亦能着地成冰。故舊稱安西之風，與鎮西之冷，吐魯番之熱，併爲「關外三絕」。俗又將新疆冷熱除去，另配以玉門之女，敦煌之經，殊覺不倫。此間立秋甫過，氣候乍涼，土人已着棉襖，此亦東南所無之氣候也。

南山在城南五十里，起於雙塔堡，曰亂山子，西至瓜州口，曰截山子，多青黑石，無水，不長草木，間有煤礦，西至敦煌，化爲流沙。此山綿亘縣境，約二百里，高峯祇百尺，雪山在縣南三百里，卽祁連峯，高八千餘尺，山皆積雪，春夏微消，可資耕種，并盛產五金，且多硫磺，借爲青海藏民盤踞，未嘗開採。鹽湖在城南百餘里，天然鹽塊，任人挖取，運至城中，每斤只售銅元一二枚。善城山，在縣北五百八十里，鉛銀鐵產，蘊藏頗富，昔曾開採，因亂停工。大青山產荏蓉，鎮陽之屬。甘草更徧地皆是，鄉人

刈枝爲薪，根相盈握，卽充藥用。他如大黃、枸杞、麻黃等，生產亦饒。動物家畜完備，野產者有黃羊、野狐、獾、豬、野兔、豺、狼、花豹、捨狎、野馬、鹿麝等。農產除大米外，餘皆種之。瓜菜類則來自敦煌。

城南百六十里，有榆林古窟，兩山夾泉，四時不涸，喬木豐草，約四五十里。內有大佛一尊，高十六丈，金彩輝煌，偉大莊嚴，其餘佛洞，塑像亦多，傳爲西夏物，後經唐元重修者。又此山有象牙佛一尊，大如手掌，兩扇合一，外刻文殊佛像，內刻千百小佛，巧緻精工，酷類印度雕刻，其爲唐代藏僧供奉無疑。衆傳此佛爲鎮壓地方安靖之神物，同治亂世，無翼飛去，山泉忽告涸竭，後耗銀二三萬兩，直至光緒年間，始將原物尋還，泉水因復流暢，可謂極盡神話之能事矣。此佛現由地方紳首輪流珍藏，若欲借閱，城紳則委之鄉首，鄉首復推諸城紳，以故前西北科學考察團及歷任縣長，欲飽眼瞻，皆未如願，此物果如上述之珍奇，自應另行切實保存，庶免如敦煌古經，盜落外人之手。

至於城中古蹟，首推鼓樓下之淵泉，俗傳一泉源甚旺，暗通城北之蘇勒河，昔有堪輿家謂安西將出三斗三升之芝麻官，犯上作亂，不利邊疆，若將此一泉源塞斷，卽可破其風水，後以七錢置之，并於三四丈外，四向另作四井，藉分其源，從此泉水雖仍湧現，但水勢實已大殺。云云。該淵泉

砌石作井，深約丈餘，井上圍木欄，底方三尺，高約五尺，北向開門，以便汲飲。欄上一柱矗立，頂觸鼓樓底面之中心，井做二龍，蜿蜒其上，張口舞爪，若欲入井。此外東北二井，已被填塞，西南二井，刻尙飲用，但居民煮熬鴉片，則皆爭汲淵泉，傳能下濾而味清香。鼓樓高二丈餘，方四十步，洞寬八步，中央既有井泉，四洞且設菜攤，對於交通觀瞻，均有妨礙。上建樓閣，早已倒塌無存。南向靠牆，有一明恥樓，高與鼓樓齊，雖懸教育館招牌，但已租爲商舖。現任縣長謝斗生下車伊始，鑒於淵泉鼓樓爲安城唯一古蹟，擬將明恥樓移建鼓樓之上，酌加修理，改爲民衆教育館，但地方經費困難，實現尙有待也。

城北有河，城南有渠，掘地五尺，卽逢泉源，地味腴潤，極便耕作。楊柳、沙棗之屬，葱蘢繁茂，綿亘數十里，登高四望，殊感愉怡。城南五里許，有古堡一座，想爲屯營而復廢，南北堡牆，尙少倒塌，東西兩面，因經烈風所吹，五分四裂，儼若城齒，且有幾被流沙所湮沒者。又安西城南門口，及東城裏牆，現亦爲流沙所擁塞，蓋安西東西風，甚於南北風，其來也，恆挾細沙以俱颺，若遇城屋樹林，稍阻其勢，卽紛紛下落，積若沙山。聞東外舊有關垣，居民亦頗熱鬧，惟以缺乏樹林，致爲流沙所埋，故欲減

少風沙之災，廣植森林，實爲要法；而安西地泉淺旺，植樹且易生長；而缺乏渠水之田野，鑿井可資灌溉。（山東各縣以井水溉田，爲利甚大）地方人士，幸勿忽之！

安西農村概況

安西雖孤懸絕塞，而黨政軍之力量，尙各有相當之發展。據安西黨務整理委員張聲威所談黨務情形，謂安西在民國十七八年之黨務，曾由省黨部派人活動，但因時局關係，不久即行停頓。今國家既慶祝一，萑苻亦已斂跡，西北方面，大有承平安謐之氣象，省方對關外黨務，自難再事停頓。遂於本年六月間，由康縣調本人前來整理，業於七月十五日成立整委會。嗣省方又委新任縣長謝璧文，亦兼任黨委，並決議本人擔任常務及組織訓練，謝縣長擔任宣傳，經費原由縣府應徵正稅各款項下，作正開支，然以應徵各款，早經省方指撥提解淨盡，故成立以來，暫由地方借墊，斯實無可如何之事，蓋此借墊之款，將來勢必由人民分擔也。安西本爲關外之中心地，兼轄敦玉兩縣之黨務，責任重大，推進不易，即辦公地點尙借用教局房屋，目下已徵得男黨員六十餘人，女

黨員八九人而請求入黨者尙絡繹不絕。茲擬努力宣傳三民主義，使灌輸於民衆腦海，一面並協助縣府設立報館，興辦水利，剷除積弊，增設學校，推行新運，講求清潔，此目前整委會之計劃，亦將來地方設施之方針也。

安西當甘新交通之要衝，土地一萬三千二百方里，戶口原爲九百戶，今只存六百餘戶，餘皆逃亡，舊有入口一萬五千人，今當不及此數。地曠人稀，物產豐富，在昔堪稱關外桃源，內地謀生無路者，往往遷移於此。詎近年天災人禍，紛至沓來，農村經濟破產，農民日見逃亡，倘不急圖補救，培養民力，凋敝將不知伊於胡底。茲將農村情形分述於次：

農村災害，一曰風災。安西地近大戈壁，且有一部份已沉沒於沙漠中，暴風迅烈，自古已然。每當春季，田苗抽芽之時，輒大風飛揚，沙石蔽天，往往三五日不止，打傷田苗，毀壞花菓，爲害不淺。二曰旱災，農田灌溉，泉水及山水（包括雪水）各居其半，泉水田地，尙無亢旱之虞，山水田地，在雨水通暢之年，山洪暴發，灌溉尙易，若雨雪稀少，渠河涸竭，每致田苗枯槁，赤地千里。自十八年大旱後，安西從未一遇豐年，天災如此，而人禍尤爲劇烈。三曰兵災，民國十八年，變兵吳廷章盤據半年，

農民除餉秣雜物予取予求外，匪兵復四出劫掠，凡稍裕之家必藉搜槍爲名，而行搶掠之實，各村財物爲之一空。二十二年，馬仲英往返肅州、新疆，經此三次，集結大隊，駐紮半年，或三四月不等；卽以最後一次過境動支糧秣各物情形爲例，據縣府調查，安西至哈密間，計程十一站，該軍所需糧秣純由安西馱載，曾動用倉儲糧食四百九十石，民間供支糧料二千餘石，駱駝七百餘隻，牛車五百餘輛，馬三百餘匹，驢六百餘頭，騾二百餘匹，羊八百餘隻，購買各物費用亦在五千元以上。以一萬五千之人口，供同數軍隊之糧秣，痛苦如何，不難想像。幸今駐軍紀律嚴明，除年支糧秣七百二十石外，餘皆秋毫無犯；然以奄奄待斃之子道，欲其休養生息，恢復元氣，殆非易事也！

在他處之農民，擁地愈多，愈能坐享大利。安西則適得其反。譬如種地一戶（爲六十畝）收穫三十餘石，價值三百餘元，而每年田賦官款卽達三百餘元，罄其地之所出，供應糧款，猶虞不足。况種地尙需資本人工，不得不鬻賣牲畜器物以應款命，故有「多種多賠本，少種少賠本」之說。因此地價奇跌，上等土地之最高價，每頓只值六十元（約合一元一畝）；其中下等田地，卽倒貼耕牛房屋器具等尙無人承種，甚有倒貼少女，或青年孀婦（馬仲英任意抓兵拉夫，故關外三縣

孀婦甚多，以與承耕人爲妻之事，田地累人，竟至如此。

安西近年因受甘新交通阻礙，及吳廷章馬仲英騷擾之影響，金融異常枯竭，商業極形凋敝，農村利貸之高，可謂無出其右。現通行借貸之法，略爲兩種：（一）借錢，利率最高者，年利六分，最低者年利四分；（二）支糧，即在春季借銀一元，至秋收時還麥二斗至二斗五升，若借斗麥，則加還利一倍至倍半之多。此種高貸，雖經縣府取締，其如農民欲繳官款，迫於需索，即加重利，猶恐無人借與奈何？

在捐款繁重之苦况中，農民無法應付，只有逃亡之一途。而已逃者所應負擔之款項，又加之於未逃者之肩上，於是益使未逃農民加速逃亡。如農民逃亡最多之二工，在民國十六年前，有農民五十戶，去歲尚有十一戶，現在僅贖五戶，此逃亡者之田地，完全荒蕪。其所應負擔之糧款，一半攤於他村，一半由此五戶負擔。計全縣農戶在同治兵燹前，有二千四百餘戶，至民國十年爲九百餘戶，去年尚有七百餘戶，頃據調查，僅餘六百餘戶，且在繼續逃亡中。若不設法補救，恐不數年間安西將成無民之縣矣。

安西土地，除沙漠不計外，尚有十分之六，未經墾種，水草豐美，極宜畜牧。尤其馬鬃山一帶，廣袤數百里，皆為綠草淵泉，實為一天然之大牧場，因之農民副業，即以畜牧為主。十六年前，兼事耕牧之農戶，占全農戶總數約十分之七，自遭吳馬變亂之後，馬匹多被強拉，牛羊多被宰殺，以及為糧款壓迫而鬻賣牲畜等原因，致近年畜牧日瀕於破產。普通耕牧之家，在十年前之畜牧狀況，平均為馬八匹，牛十五頭，羊八十頭，驢四頭，洎夫十年後之今日，僅餘馬一匹，牛五頭，羊二十隻，驢二頭矣。

安西教育，全縣二十四村，有初級小學二十七處，每校教員一人，經費麥子八石，由地方撥派。歸教局收支。各校學生數，在四千名左右者有四處，二十名左右者亦四處，其餘概在十名左右，總計只有五百名，約當學齡兒童（二千三百餘名）百分之四。農民之畏入學，如畏拉夫，多謂「衣食尚且無着，何暇再令子弟讀書？」若有子弟三四人，僅送學一人，再勸其他入學，則答以「吾家已送一人，何得再行多派！」人民以生活無辦法，視讀書為畏途，故教育不易發展。

綜觀上述各情，安西因受風旱天災之影響，吳馬軍事之騷擾，農村經濟已告破產，乃復以公

款難捐，層出不窮，農民痛苦，日益加劇，以致整個安西社會，前途日趨沒落。苟不迅速設法，積極救濟，其為邊防隱憂，將不堪設想也。

瀚海奇觀

安西遠處隴省西陲，扼甘新交通之要衝，幅員遼闊，居民複雜，素稱難治。前數年，迭經吳廷章、馬仲英等之蹂躪，地方瘡苦，尤不堪言狀。自去歲馬仲英率部赴新，由一〇〇師二九八旅第一團駐防以來，地方秩序始得日臻安甯，人民元氣亦可藉資養息。加以特稅局長范遠岑君，又與新疆總商極力聯絡，俾新貨仍常運安，以與包綏來貨交易。從此甘新交通，勉可維持，而塞外商運，亦漸呈復蘇之象。駐軍團長馬壽軒，治軍嚴明，對人和藹，邊氓莫不稱之。所部因分紮各地，在安僅有一營及一砲兵連。記者到安第四日之上午八時，承馬團長邀，與謝縣長、范局長等前往閱兵，見彼健兒，第一精神振作，一切行止進退，無不敏捷整齊。尤其操演分列式時，驟起大風，飛沙蔽目，而陣容仍絲毫不紊。第二技術嫺熟，舉凡大刀、拳術、刺槍、劈劍、棒擊、器械（鐵杆）等之操演，非常靈活。第

三服裝整潔，非但衣帽鞋襪全體一致，而髮之長短，亦頗有總動員同時剪除之特色。

馬團長不特長於治軍，即於當地建設事業亦極熱心。有次記者先無意與馬談到，某處駐軍，能極力贊助地方建設，從事修路植樹等工作，成績斐然可觀。馬聞之，旋率部將安城東西南北四正街，築成坦然寬整之大道，并於兩旁深掘水溝，預備來春插柳。嗣因溝無覆磚，不使大車行駛，復不惜前功，即酌為填淺。此種「見善而從，見不善而改」之精神，倘能盡量發揮，并得上級長官之提倡，用以實行兵墾兵工（尤其隴西土曠人稀，且駐大軍，極宜屯墾），則收效自更遠大也。

記者滯留安西，業已數日，赴新路况，迄無好音。由蘭搭來之汽車，原擬逕赴迪化，運載羊腸，刻亦接到迪化囑暫在此等待。訪歐亞航空公司安西站主任許鐵民，談新省航空，自去歲九月停航，迄今將逾一載，此不僅在歐亞交通前途意義上，為一極可惜之事，即對邊疆文化商業，與夫公司營業本身，所受損失，亦屬不貲。蓋新疆特產，金、羚羊角、及麝香等，巨商富賈恆借航空東運，以避運費，故致每次飛出坐位均告客滿，甚有先期定座，或化一萬五千元以上，而獨自包飛者，可見此線航空，若得早日恢復，無論任何方面均有莫大之實益。又據郵電兩局負責人云：新疆郵政，自二十

一年來，即行阻滯，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始有哈密來信，至四月更通至鎮西、木壘河及奇台，迨至八月初，又告中斷，惟哈密一處仍可來往。至於迪化及南疆，不通已達三年，湖南、上海、北平、甘肅等地寄往迪化之包裹，壓存安西郵局者，達一百九十餘大袋之多，另壓存肅州哈密兩局者，聞亦不此項寄壓安局之包裹，其收件者，多爲新疆前主席金樹仁，金已下台在京，包裹尙待寄新疆，亦云速矣。新疆電報，自二十年五月不通，迨至去年五月以後，哈密電報電話始告通達，今年七月一日起，迪化電報亦有來往，是誠邊疆交通之一好消息也。按此書出版時，郵信已全通。

入新路况不明，特先作敦煌考察，敦煌在安城西南二百八十里，初出西門，斜行西南，一路綠柳黃麥，頗不寂寞。四十里瓜州城，原有住戶千餘家，燬於同治兵燹，僅餘缺牆一方，遍生駝茨。（註二）而已。近郊開設倉房數間，用儲秋糧，但未見之。天熱渴甚，向農家買水而飲，內泡茴香。據云：戈壁暑天，易染肚脹之病，多飲此茶，即可防疫。後給以錢，堅辭不受。再二十里抵六工，天氣暴熱，不能結進，擬覓一宿家，所至人皆逃散，殊爲可怪。瞥見屋頂上，臥藏一婦，始詢得村長家之所在，而往投止焉。

該村田地，以戶計算，每戶面積約六十畝，年約麥糧三石七斗，其他烟畝罰金及雜差雜款等，年繳次數無定，金數多寡亦殊。普通清水田，向貴於山水田，今因清水田所納款項，恆較山水田大三倍，有田之家情願送人耕種，倒貼牛車，惟請擔負糧款，然皆無敢受者。馬仲英曾在此抓去農民七十人，後由各人家屬化去二三十元不等，贖回三十二人，其無錢往贖者，全被帶往新疆，迄今未返，故該村農工極感缺乏。

次日清晨，從六工出發，十餘里入戈壁坦途，沿南小山行，凡七十里，不見一樹，不遇一人，古詩有云：「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無人烟。」可爲寫照。戈壁行有一奇景，遠視渺氣，隱約若海，近畔山石草物，有倒影其中者，有虛浮空際者，若隱若顯，似畫非畫，海市蜃樓之幽幻，度亦不過如此。俟車徐行進前，彼又悠然他移，步步引人入勝，殊覺應接不暇。有謂此卽一瀚海一之所由稱，又云是乃戈壁瘴癘之現象，其實特空氣疏密，光綫曲折之作用也。近午炎陽酷蒸，蒿草憔悴，質色碧綠，雙手卽碎。黃羊數十成羣，時自左右驚逃，矯捷絕塵，瞬息遠逝，聞彼呱呱墜地，毛乾卽能善走如母，野馬野駝（一名單峯駝）亦然，故在雜產狼熊之地，彼輩仍得繁殖滋息也。由安首途之頭兩日，

適馬團長打獵歸來，遺我黃羊一隻，角堅而銳，高生頭上，稍向前屈，不似牛羊之兩旁灣下（牝者無角）正苦無法烹食，謝縣長忽亦邀嘗此物，肉粗微帶青草味，似不若家畜羊羔之美。

及抵甜水井，見停牛車多輛，或運瓜果糧食，或運土膏皮毛，均係夜行晝息，將赴安西者。此處僅有一古廟，與一店家，專看井水，月可得麥二斗，井水味極苦鹹，沸後熱飲，勉可入口，冷則殊難下嚥，飲後且易腹瀉，故反以甜水名之，蓋隱寓乞糞之意。日昨友人杜靜山惠贈水菓罐頭兩瓶，堅辭不獲，至此始知其妙用。晝眠至午後四時，繼續前進，所行仍戈壁，紅日西墜，連遇大車十餘輛，夜半抵疙瘩井而宿，行程六七十里，此處井水雖稍較好，但一店之外，了無別物，某旅客過此，求食不獲，竟在牆下題有一勒緊肚皮趕敦煌一之句。

第三日啓行，途過由新疆古城子逃來之道人，謂古城子自馬仲英擾亂之後，斗價（注：此貴）士人捨食，謀生不易，特逃關內。記者過肅州時，嘗見天主堂甫派往新疆傳教之教士來信，所述尙較此道士爲甚，但彼竟不屈不撓，依然進取如故。而本國僧道反退避入關，相形之下，勇怯何啻天壤。然此亦國民性之反映也。二十里過一方圓十餘里之大鹽池，自然成鹽，遠望如積雪，附近居

民自由取食。敦煌城西四十里，尙有一西鹽池，此處則曰東鹽池，池有兩道，北道直穿池心，冰時可行，途程較短十里，南路繞湖緣，四季可行，較長十里。湖西爲新店子，距疙瘩井三十里，兩地相望，若僅爲一箭之遙，但行時途徑迂迴，蘆葦繁茂，不禁有一「可望不可卽」之感。此去敦煌四十里，柳林不斷，瓜麥滿田，農場佳象，實甲關外三縣。城郊菓園結實累累，車夫揚鞭，擊落蘋果數枚，味甘不亞高麗產。途見墳墓，淺葬幾露其棺，詢因掘地四五尺，卽逢泉源，故無深葬者，然亦可見地味之豐矣。以城屋宇栉比，市聲喧騰，商務之盛，爲武威西來所僅見。

(註一)係沙漠中之多年叢生草，高三四尺，葉小而厚，枝莖長銳，駝極喜食，俗稱「駝駝菜」。

(註二)斗價乃甘肅各地糧價之通稱。

敦煌農村經濟與撥款制度

敦煌爲漢河西四郡之一，領縣六，敦煌卽郡之首邑，命名敦煌，原有「大盛」之義，後以其地有鳴沙山，或稱沙州，明嘉靖初，爲吐蕃所擾，民皆內徙，清雍正時，復遷內地之民以實之。城憑黨河

東岸，周六百丈，高一丈九尺，前陽關而後玉門，控伊吾而制漠北，蓋全隴之咽喉，極邊之鎖鑰也。

疆域東至甜水井，一百四十里；西至新疆邊界，一千九百里；南至阿魯柴旦，接連蒙古遊牧地，五百七十里；北至哈密界，四百數十里，面積約三十萬方里。（向無精確統計，據縣府調查，至少當在十八萬方里以上。）全縣已耕地，爲十一萬六千九百四十畝，尙可開墾之荒地，約在五萬畝以上，缺水戈壁未計在內。戶口現有二千三百餘戶，人數約計二三萬，內農民占一千八百五十戶，計一萬八千人；地主佔全農戶百分之五十五，自耕農占百分之十，半自耕農占百分之十五，僱佃農占百分之二十。平均現有戶口及耕地，每人約可分田六七畝，年產糧，足供民食，年來因運供安西等處之軍糧，年約千餘石，民食已漸感不敷。

農戶多於清雍正年間自甘肅各縣遷來，每戶給地一分，約五十畝至六十畝，故今之畝田地者不曰一分，卽曰一戶；至云五厘地或二厘半地，則各約占地二十五畝或十二三畝。民元全縣田地，共有十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九畝，至今荒蕪不耕者，有二千八百七十二畝。其荒蕪原因：（一）黨河水發，沖沒二百餘畝；（二）絕戶，無人耕種；（三）逃戶，因兵匪假擾，差徭繁重，全家避往新疆，近五年

結繹不絕。(四)壯年農人多被拉去當兵，亦爲近五年之事。

清乾嘉時，商號林立，地方原甚富庶。此因當時金鑛發達，淘金者數達五千以上，年收課金，約近四百兩，以後則逐漸減少，民國以來，鑛業更大衰，蓋人民多趨於種煙一途也。種煙者多，吸者亦多，愈吸愈懶，愈懶愈貧。近年更因兵匪關係，農民負擔加重，農村經濟日益破產，遂致七十二道金溝全部豐富之金鑛，無人過問。去年楊燦（宜興人，在蘭州任教多年，轉入政界）來宰斯邑，下車後首倡振興金鑛，借民口糧，勸往淘金者，約有四五十人。惟據金夫所稱，彼等極怕軍人，強收課金，故多不敢去。金溝接近青海邊界，去年青省方面曾派軍人多名，前往查收收金課，雖不多收，但金夫終存畏心，仍難望其興旺也。

甘省客軍林立，供給維艱，迫不得已，始任民種煙，征收罰款，以充軍費。每屆春初，烟未下種，卽收烟款，縣府未雨綢繆，更不得不預爲攤派。此項烟款，向由禁煙會及財政廳，分攤各縣，將數目送往綏靖公署，分配各軍隊，直接派員，分赴各縣提取，軍需萬急，刻不容緩。縣長向各區攤收交提，中上之家，尙可繳納，窮寒之戶，無法應付，只得轉向富戶商人哀求借貸，不說利息幾分，只說支土幾

兩普通借洋
產量平均不
三十元是每
較高者亦僅
拖愈累愈急

省府所

時不爲催款
戶困苦春季
間再行補撥
債交款至貶
縣長尙何暇

查甘少

額數，縣局無法應付，呈請改撥不准，提款人更藉爲口實，多方與縣局爲難。縣局不得已，曾向省方請示，以款已超撥，如何籌措，省方亦無法解決，多置諸不理。且提款人來往車價，以及其他供應，均須地方擔負，爲數亦屬不少。記者前在蘭州訪晤朱主席時，曾聞朱氏有取消撥款之提議，是撥款制度之不良，早在當局明察之中。今經各地實際考察，果覺此制若再延長一日，卽民間痛苦加深一日，亟盼甘省財政幸如朱氏所期，迅得中央協助，一律統收統支，庶撥款制度早日廢除，縣局得免焦頭爛額，不僅邊氓可稍蘇喘息也。

敦煌商業鑛務及民風

敦煌商業，素握關外交易之牛耳，綏遠西來之貨品，新疆東運之物產，卽多成交於此。其先爲晉陝川省人，近有冀魯豫各幫，中以晉幫最占勢力，其次爲纏頭、回族、蒙古、藏族等，熙熙攘攘，互相貿易，商務頗盛。纏頭所賣貨物，類以南疆出產之棉花、皮毛、葡萄乾、瓜乾、杏乾、和闐絨毯等爲大宗，次開零食店及雜貨攤，爲數亦不少。內地商人，則以收買棉花、烟土、藥材、皮毛等出產，并販運布

茶、紙烟及日用工業品爲主要營業，批發莊多於門市店，其商業內容必較外表更佳。去年馬仲英投新，繼以南疆事變，新疆交通雖告阻塞，但貨物入出并未完全斷絕。自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起，至二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新疆運敦物產數量，據敦煌特稅局唐育卿調查統計如下：

(一)棉花三千五百五十擔，每擔二百四十斤，每百斤價二十元。(二)大布一百八十擔，每擔約三百疋，每疋長一丈六尺，寬一尺二寸，只售四角。(三)白葡萄一千擔，每百斤價二十元。(四)杏元六十擔，每百斤三十五元。(五)杏乾七十擔，每百斤二十元。此外尚有大宗皮毛及少數俄貨，借無數字可按，由內地輸入新疆者，首推紙烟，次爲府茶、草藥、煙土、磚茶、千兩茶、筒子茶、調和（百香、麩）等，其值價約當新疆來貨十分之六，於此藉知新省出產之豐饒。

七十二金溝，均在南山，最近者爲清水溝，距城二百六十里，最遠者爲查科爾泰溝等，距城八百二十里。金廠開自清乾隆五十一年，金夫二千名，每夫月徵金課三分三厘，每年舊曆三月一日開場，九月九日封廠，卽爲冰期，無法淘取。年收金課計三百九十六兩，以後卽逐漸減少，今由楊縣長提倡開採，金夫亦僅四五十人。

興修水利，計有十渠，今春成立一水利局，總管十渠渠長及渠正。渠正全縣二名，位置在渠長上。至其他水利事宜，每年立夏以後立秋以前之三個月，因渠長難辦，農民擾亂偷水，有勢力之戶更暗中竊水，爭鬧涉訟，不勝防。民風懶惰而健訟，情感薄弱，公理不明，無團體，好排斥異己，地方中堅分子太少，縣政難於改進，蓋不僅一水渠弊竇不易治理也。

教育不發達，識字人數每百人中僅占三人。民衆教育館附設閱報室，內陳申報、甘肅民國日報、西北日報三種，不知裝訂，亂置案頭，殊爲可惜。縣志在清咸豐十一年創修，迄今百餘年，鄉土歷史多已湮沒，本年倡議重修，現已開始工作。

年節習俗，舊曆元旦日，各家門前懸彩燈，貼春聯。元宵前後三日，火神廟燈火甚盛，鼓樓前蒙紗帳，畫佛像，點鰲山燈，士女遊觀。三月清明，城隍出城至厲壇，演戲獻生，并即日上墳。四月八日，千佛洞盛會，士女前三日即往進香，至是日尤盛。五月五日端陽節，各家門前插楊柳，貼鐘馗像，已嫁之女多歸母家，謂之女兒節。六月六日，採藥草煎湯，男女皆沐浴，謂之丟癩節。七月中元節，城隍又出城，亦唱戲，并焚紙祭祖。八月中秋節，親友相送瓜餅，已訂婚之女兒，有往夫家一次者，謂之團圓。

節。十月朔日，城隍出城如前儀，有夫死於遠方者，婦女焚紙錢，跪哭家門外，謂之招魂節。十二月二十三、十四日，各家祭灶，除夕祭祖先，用木杓盛酒醋，以燒紅之石塊投入，簋行各房，以除邪穢，謂之打醋彈。

普通婦女，服裝儉樸，未出嫁前垂辮，嫁後梳髻，嫁衣亦少，且無首飾，布衣纏足，身段婀娜，頗有病態之美人姿。年內有數妓女新自北平來，服裝入時，當地樸素風恐將受其影響。纏頭婦女全為天足，頭披紗巾，頗類印度裝，惟眉目臉龐較諸印女殊覺清秀而白潔，有能用漢語唱送郎曲者，清脆可聽，其詞略為：一、我送大哥大門外，手（兒）裏提着水烟袋，唏哩呼嚕吃兩袋，眼裏眼淚流下來；二、我送大哥大門外，手拉手兒不丟開，我問大哥幾時來，今年不來明年來；三、我送大哥黃草坡，黃草坡上黃羊多，一隻黃羊兩隻角，哪有小妹送大哥，聞者有問何許人氏，唱者復帶哼帶答云：「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瓜，庫車的羊高子（乃纏族呼婦女之稱）一枝花。」可謂浪漫瀟灑，別具風格矣。然在新疆哈密之道地纏族婦女，以教規極嚴，則不易有輕佻事以寓外族人之目。

敦煌月牙泉與千佛洞

敦煌多古蹟，最著名者有二：一曰月牙泉，是天然的；——一曰千佛洞，是人工的，——皆各充分顯示其名勝特點，殊有一述之價值。

月牙泉，即古渥洼池。漢武帝元鼎四年秋，天馬出渥洼水中，武帝得之，作天馬之歌。即此。先是有山自安西來，多青黑石，伸入敦境，化爲白沙嶺，質色雖截然不同，而山脈仍屬一貫。沙嶺行至城南，約十里處，支脈相錯，成一幽谷，隨口繞入，有泉一望清碧，窈然以深，周約里許，依山作月眉形，故名月牙泉。

泉味甘美，中產鱖背魚、七星草，服之可長壽。泉深傳有四十丈，嘗游泳其中，覺其浮力較弱，中心碧綠清幽，瞰不見底，頓疑身若憑虛，爲之一驚！葦草圍繞邊際，蒼勁稀疎，別具風緻。牙泉弓背，爲一草坪，三四丈外，沙山壁立，高三十餘丈，危峭逾於山石，嶺脊如刀刃，人登之，沙刃隨足頽落，經宿風吹，輒復還如舊。由上坐沙而下，作轟轟響，有時雖在晴天，亦自然發出殷殷之雷聲，故有「鳴沙」

之稱。掬沙檢視，明分五彩，亘古沙不填泉，泉不涸竭，此皆泉之神秘，輒令常人百思莫解。月泉之裏，地勢稍高，榆楊沙棗，蔚然成林，中建鳴山寺、三聖宮、藥王廟等寺，高閣凌霄，曲廊入勝，但占地不多，因後又有高嶺之限制也。四周沙隴，相契相套，又另呈一月眉樣，因亦有月牙山之稱。

有台曰「第一泉」，正當泉之內弧中心，足供遊憩。由台北視，始爲月泉內弧之蘆葦，繼爲月泉中段，汪然碧波，若動若靜，四周景物，倒影千變。再遠卽爲草坪，爲壁立之鳴沙山，左右顧盼，卽月牙之兩角，深深包抄台後，倘不移步數十丈，卽難自窮其極。遊人至是，往往詩興大發，遍題所感於台壁，頗有「月泉一色」，「別有天地」，聯有「泉通星宿海，嶺接火炎山」，詩有「敦煌城南衆峯峙，蹊徑別開林壑美，積沙成嶺勢突兀，萬古風吹沙不起」，歌有「……沙聲一鳴四大空，衆山皆響歌大風，尋聲不知何處是，人間恍惚廣寒宮……」，此皆情景相生之作品也。

千佛洞亦名雷音寺，在城東南四十里，不知建自何時，惟有斷碑，云爲唐代重修。疏岩鑿石，成洞千百，佛龕層疊，廟貌壯麗，頗似大同雲崗之作品。然亦有其異點在：（一）兩地岩層，雖同爲水成岩，但雲崗乃細沙所凝，此爲大如蠶豆之粗砂所成，前者色黃，後者色青；（二）此處塑佛，什九爲女

像，尤其多數侍者，體態嬌嬌，裸露上身，細腰修腿，富有西洋彫塑美人之姿式；(三)間有黑像，想係塑黑種人之修佛者；(四)佛窟雖多至千百，但佛像大部雷同；(五)雲崗佛像，無論大小，概就原岩鑿之，此處大佛泥塑，小佛彩畫，殊異雲崗，但極工緻；且由上述(一)(二)(三)兩點，可證此處之佛像，已顯然帶有中西合璧之色彩，此皆雲崗佛洞之所無。

千佛洞，萃鑿一崖之剖面，高分四五層，傳各層洞外，昔有樓閣聯貫，今已全毀，惟一二層，可得遊覽。嘗見兩大洞，塑佛高十丈，且爲坐像；中一洞，現正重修九層大殿，聞已用資五萬元。另有一右側橫臥之大佛，長亦七八丈，其後排立丘尼丘僧七十二，狀如生人，惟丘尼體態高健，頗似西女，且有二三藏裝者。其餘中小洞，大可二三立方丈不等，洞龕正中之坐佛，多屈右臂，舉掌胸前，左手則撫於所盤之左膝，頗有莊嚴肅穆之氣象。旁配侍者，各三四位，立坐倚斜，姿式活潑，燃花捧瓶，表情各異。

旁侍女像之裝飾，類爲肩上圍一項圈，作金色，中繫數金花，分垂兩肩及前後胸。手腕手臂，各套滿嵌寶玉之金鐲兩雙。另用五彩飄帶，自右肩斜披下，而打結於左脅，兩乳一臍，有被飄帶所掩。

者，有完全裸露者。腰下垂裙，長及脚背，赤足玉趾，脈脈欲動。

三千年前，佛教東漸，敦煌首當其衝，一時文物燦爛，在中西文化溝通史上，當占重要之一頁。清季外人司坦因及伯希和等，即在敦煌千佛洞，因雨陷落之石窖中，發現古西夏國籍手寫漢藏佛經，及唐咸通九年中國本部王玠印施之金鋼經等，皆被擇尤竊去，誠稀世之珍也！民國十年，有白俄數百人，得楊增新（時任新省督軍）介紹，來此避難，又於最高層之窟中，見一女子跌坐，以真金玉為裝飾，華貴一如佛像，白俄一一竊去其寶物，女屍即頽然而散，視如灰土。嘗讀一莫高窟碑，記青海王后公主捐金修寺事，想此華貴女屍，或即此輩古代貴族歸女之修佛者也。各洞精彩之壁畫，多出唐人之手，歷久而色不變，亦多被外人偷拓而去，所幸特畫全國像形圖之一洞，尚屬完璧。當時某外人，復賄白俄十萬金，囑設法竊之事，為敦煌人士所悉，極力保護，始得無恙。然不及早設法移置，安可保存，如再經戰亂或盜竊，則中國將無古代名貴壁畫之存在，甯不深為可惜！要之，如此佛洞古物，創時確係勞民傷財，但既經古人創造成功，在某種意義上，後人却有保管之價值焉。

千佛洞東南，隔岸數里，三峯聳峙，危然欲墜，是卽「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之山也。三危山，昔誌高巔積雪，四時不消，近代想因氣候變遷，僅冬日見雪矣。又城西一百四十里，爲漢龍勒縣地，後改置壽昌縣，再西六里，卽古詩西出無故人之陽關，今均葬於荒沙中。壽昌已掘獲漢磚而認定，惟陽關尙不知究在何處？楊縣長擬於秋涼時，前往挖尋，如成事實，諒必有有價值之古物發現。

記者由敦返安，適值酒泉纏頭商人，名阿希木者，將驅駝隊，赴新經商，承遠岑君介紹，決相偕西進。

從安西到白墩子

十月五日晨，駝伏來取行李，爲備駝隊。安西縣長謝斗生設宴祖餞，邀范遠岑、張聲威、杜靜山諸君作陪。談次，藉悉該縣城西百數十里，有地曰小西湖，土腴泉旺，農民遠居近城，春往播種，數日旋歸，不施肥料，不芸莠草，至秋始往收穫，所得多在六成以上，若再加以墾殖，可得良田數千畝。又城北二三百里外之馬鬃山，幅員遼闊，水草豐美，可牧駝十萬頭，實天然之一大牧場，觀其荒蕪，極

可惜也！

迄午出城，步至駝場，見所設帳篷，外爲番布，裏襯白毡，不透風霜，甚宜冬用。駝場設蘇賴河濱，河中不見滴泉，迨沿行四五里，忽見水流潺潺，愈流愈多，想爲暗流之湧現。河自酒泉來，西流敦煌，與黨河相匯，入漉哈喇淖爾。夏秋兩季，因供灌溉，全河爲之乾涸，入冬始漸暢流，然旋即冰凍矣。途轉西北，過龍王廟（距城十里，距城東駝場十五里），廟凡五進，殿宇九所，風鈴叮咚，瓦光灼燦，城中建築無其壯麗。途爲硬戈壁，寬曠平坦，可供行二三汽車，五十里石窰子，沙阜六七，圍繞二三類垣，昔爲腰站，因缺水草，今已無人，爲時已晚，設帳而宿。六日拂曉，空腹啓行，沙阜起伏，黑石鋪地，苦豈（註一）白茨，數丈一叢。三十里白墩子，有水有草，特止而放駝。白墩子爲由安西赴新疆之第一驛站，十五年前，有人家二十餘，今僅二家，開店爲生，冷落荒涼，不堪言狀。村北高地，有泉自石縫中湧出，久蓄可資灌溉，汨流村東，旋沒於沙。村有土地約七十多畝，免納糧差，可任耕作，蓋勸所餘二家勿竊逃也。砲台烟墩，都已朽壞，旁建古廟，空無所有；惟四壁滿題詩文，頗有美不勝收之概。中有一首云：「白墩古寺在山顛，暮鼓晨鐘知幾年，斜日倒懸亭塔影，輕風橫掃晚炊烟，泉穿石隙難留

住峯出雲端，斷復連，迤旅騷人類過訪。此間聊作「遊遊仙」，不知何人手筆，餘爲屋漏雨淋，椽頭蓋污，字跡模糊，東鱗西爪，雖可略見征人之情緒，究難得親佳作之全豹，滋可惜也。

夜宿帳中，燒駝糞煮麵片，坐爐笑話，坦臥沙地，與前由包頭騎駝赴甯夏時之情景，完全相同。所異者：前有不速之客的蒙人，常來帳問好，今則偕新疆纏頭（註二）同行千里耳。纏商阿希木，係新疆于闐人，入口經商，留酒泉九年，未得歸。家鄉財產，聞有五六十萬，此行駝貨八十餘駝，皆彼一人之獨資，僱駝伙八人，漢纏各半，渠能操漢語，雖富爲一掌櫃，但能與駝伙共甘苦，呼漢人駝伙曰某大哥，呼纏頭駝伙曰某阿訇。阿訇在內地之回教，須是清真寺領袖，始得尊稱之，在纏頭則較普通，未滿十齡之幼童，呼「八郎子」，意若「小孩」，「孕娃」之類，此外皆得以阿訇尊稱之。此行搭客，除記者外，尙有蘇雲翔君一人。蘇君爲「學業考據」（見其名片）者，自北平出發，步行來用，目的地亦爲新省，在安西相會，因僱駝偕行，惟纏商信仰回教，不便各自爲食，特另備活羊，請阿訇殺之（註三）拼入共餐，每日起宿二餐，阿希木親爲照拂，雖係戈壁遠征，幸少風塵勞苦。

纏俗饗客，例爲「燒羊肉」及「烤全羊」及「手抓飯」數事。燒羊肉，即將羊肉切片，套於火叉

上，就火燒之，旋燒旋食，多未全熟。手抓飯，先注油於鍋，俟其煉滾，手蘸鹽水，頻頻洒入，喧然作聲，常致搶火。（卽油鍋冒火）繼將半斤四兩之肉塊肋骨，傾入拌炸，旋以泡潤之濕米，掏蒸其上，緊覆布物，移時爛熟，連肉分盛二三木盆，羣聚以手抓食之，肉飯既盡，敲骨吸髓，意頗自得。今日僅行短程，夜餐時間充分，阿希木故備燒肉及手抓飯，飯香可口，惟肉塞牙。至於烤全羊，是否與內地烤法相同，未之悉也。

飯後，與阿希木略習應酬纏語，彼首自述能誦阿拉伯文之可蘭經，亦能誦漢文之三字經，旋高聲誦三字經云：「人之勾，（初字訛讀，或不能讀，以下同）性丕善，性相近，性相淵，可不教，性乃醇。」讀音雖略有訛處，但觀其洋洋自得之概，似頗感興趣焉。繼彼復稱：「楊（增新）將軍辦學堂，我們誤認入學是當差。有錢人都僱窮人去唸。當時于闐周縣長也辦了一所學堂，我們爹爹當頭人，不好僱人去讀，先叫我大哥去唸，舌頭硬，唸不來，又換我去唸。一年後道台來考，三十多個學生，選得五個，道台要帶去再教，我也在內，便趕忙下帖子，遍請地方頭人吃飯，請他們假說我已病死。還有一個是喝硝水，大瀉不止，也未去。其餘三個，原是僱來讀的，只好哭着去了，大家都說無望。」

了，誰知後來畢業，一個就當了縣長，兩個是回于闐當科長，一直到我出門時，縣長換了好幾個，他倆個都沒換過，該我命上沒官做，到口裏做生意，字也沒識一個，啥理性也不知道，請先生莫笑我們呵！哈哈！」聽此一席話，知新省教育之不發達，並非全無辦法也。

（註一）苦苣，係草本植物，高二三尺，枝葉如槐，蝶形紫花，莢果叢生，卷屈如繡梳裝。

（註二）纏頭乃新疆民族之一，信仰回教，見面以阿匄相稱，其意義殆如先生二字；婦女幪首披巾，裝束頗類印度人，其習俗另詳後文。

（註三）回教徒宰牲畜，例請正式阿匄殺之，若漢人請回人吃飯，亦須請回人來殺。

紅柳園聞匪警

七日上午，由白墩子啓行，出村三四里，兩旁沙阜遠展，形成一小黃沙溢地，薄鋪黑白碎石，望之宛似孝感蔗糖。過此斥鹵彌望，上生旱草，形似毛竹，高二三尺，相距數丈，雜有駝茨一叢，皆駱駝喜食之物也。十餘里，亂山起伏，雖不高大，但礙視線。忽得平曠地，展望遠山，蔚然深秀，僅於地平線

下，透露其蜿蜒嶙峋之峯尖。若前有浩淼瘴氣，峯影倒入，隨風波動，奇幻更可稱絕。此種戈壁瘴氣，亦名瘴氣，有謂人偶觸之，必致瘴熱等病，但不易觸之而已。抑知此氣遠視可見，近視無物，已視他處有瘴，他處視己，亦在瘴中，人固不易觸之，然亦時時觸之，特不自覺耳。至觸者染病與否，蓋與原來健康有關，非僅瘴癘之肆虐，可斷言也。

遇一染病青年，年約十八九歲，髮長三四寸，蓬亂如草叢，唇焦不能成詞，踉踉跄跄，追呼「八天沒有吃飯啦！八天沒有吃飯啦！」贈以饑餓，急嚥而噎。察其衣履行動，非中小學畢業，亦必曾受數年軍事訓練者。維時寒風颯颯，全身顫慄，蘇君殊不忍之，解縵裘以贈，詢彼「何許人，乃狼狽如此？」彼皆不答。蘇君疑其有異，復高詢曰：「爾不實言，將不贈裘？」彼仍喃喃自云：「八天沒有吃飯啦！」記者乃手指其耳，意在問其聾否？彼始搖首應曰：「餓餓了！餓餓了！」不得要領，旋各分行。駝伏質蘇君曰：「猩猩峽一帶甚冷，君何將老羊皮贈人？」蘇君答曰：「凍餓之難受，我曾親嘗之，前步行過五原時，趕程迷途，凍餓黃河邊，凡一晝夜，况此物亦爲人所贈予，彼係病者，故願轉贈於彼。」西哲某氏，嘗有「人類無同情心」之論，今觀陌路贈裘事，足見非盡然矣。

四十里，一沙谷中，有石砌廢垣數圈。再十餘里，石嶺起伏如波狀，多青色，遠視如草萊，間夾雪白碎石，恍若瀑布浪花。紅柳綠蒿，數步一叢，沙漠秋景，實不亞於江南之丹楓翠柏也。嗣抵紅柳園宿，計行七十里。甫張帳幕，忽來不速之客，爲告猩猩峽附近發現土匪四人，聞山中尙有三人，匪攜有長槍及盒子炮各一，連劫三日，被劫商旅約四起，被殺七人，失物計駝三十餘頭，布緞十餘疋，金數十兩云。猩猩峽距此尙有三站路，衆議結果，當由記者立草一函，請安西馬團長派隊護送，該函卽由緹商阿希木，星夜返呈，其餘駝隊，仍續進至大泉等候。夜半犬聲狂吠，駝伏聞之，遽爾出帳大吼，夢中驚醒，詢乃野狼欲襲駝陣，（註）故駝伏吼嚇之也。秋末冬初，正值野狼交尾期，一化之後，恆有數牡追隨，澈夜噢噢，聲聞數里，征人遇之，極宜戒備！

次晨起遊，四望盡馬蓮草，反不見紅柳一株。有一石砌淺井，清泉溢流於外，可供十駝同飲。良田數畝，無人耕種。井東十餘武，見廢屋二十餘家，關帝廟老君堂等寺，亦倒塌不堪。村外五里，四圍皆山，清光緒間，曾在山中開金礦，金佚商店，廢集紅柳園，熱鬧儼若小鎮。今僅住郵差二人，一往上下站送郵包，一則枯守敗牆頽垣，作息更替，動若參商，人世淒涼，莫此爲甚！夷考甘新道各驛站破

壞之由，卽自民國十八年以來，迭受吳廷璋馬仲英之變亂，大隊入新，往返蹂躪，居民相率逃遁，屋宇盡被拆除，以充燃料。尤其馬仲英於廿二年第二次赴新，所過驛站，盡力破壞，以示矢志成功，否亦不還之決心。以致昔日繁榮村鎮，往往一變荒涼廢墟，此不僅紅柳園等站如此，卽入新以後，沿途所見，亦莫不如此。又東自白墩子，西至馬蓮井，甘屬一連四站，皆邊徼要地，清時曾各駐外委一人，派兵十名，并分設「經制」「額外」「把總」等職，以資守望。民國初年，各站改駐安西警備隊兵一人，今則併此一人，亦早無之，勿怪四五匪類，卽敢伺機搶掠也。

十時啓行，崗巒起伏交錯，道途雖甚蜿蜒，然仍寬平，可通汽車。山皆石岩，紅黑青白，晰然可觀。久經山洪沖洗，沙石下流成川，亦各依山質，分呈彩色，邊際雜生蒿柳，行列整齊，繽紛輝映，若鋪彩虹，頗能引人美感。薄暮遇一郵差，頭裹青色角巾，身衣「郵差」綠褂，足穿長統皮褲，裝束頗似平劇中之武打配角，騎一馱有郵包之小驢，胸懸銅鈴九枚，驢行矯捷，鈴聲錚錚作響。藉問「前途情況」，彼答「尙無所聞」。匪不劫郵，其信然歟？夜宿腰站小泉，計五十里。小泉亦無人家，挖沙取泉，深二尺，水卽淅淅流出，迨風起沙颶，旋被埋沒，故欲飲駝者，多臨時挖掘之。

半夜忽由間道來一駝隊，駝主韓金富，常經商於哈密肅州間，此次原由敦煌赴哈，中途因聞匪警，特後返繞道於此，俾便結隊而行，然已迂行五百數十里矣。韓謂匪徒確有七人，中四人是敦煌獄犯，新近越獄逃出，合夥行劫。行旅被掠雖已有數起，但安西哈密均駐有大軍，此匪斷難久留也。

(注) 駝隊數十成羣，行則魚貫，謂之駝隊；夜伏或作環形，或作排列，秩序井然，謂之駝陣。

西北交通要具之旱船

九日晨起，頗覺寒冷，昨掘沙井，滿結厚冰，纏袂去冰，高呼「駝駝駝」之聲，駝在遠處吃草，聞即昂首來，排立井（實爲長溝）旁，「嘔嘔」吸飲，飲量極大，故三四日無水，不飲亦能遠行。迄午啓程，山遠地曠，草叢稀少，惟時見鹼灘而已。三十里大泉，止而放駝，并候護兵。泉自崖隙湧出，悠然匯流蓄之成池，可灌田畝。居民舊有二十餘家，今亦逃散無人。已開熟地大小四十餘坵，未開荒野，一望無際，全聽荒蕪，殊爲可惜！

次晨卽雙十節，郵差依然騎送郵包，駝伏依然放駝尋柴，幾不知今日乃民國誕生之佳節。記者因候晤護兵，決在此停留一日，雖不啻得享例假一日之悠閒生活，究以未獲見隨風招展之黨國旗，與聆要人紀念令節之高論，殊有欲然不自足之感！偶見駝伏，繩繫駝足，用錐浮穿掌部，縫綴皮塊於上，不禁又興對駝研究之趣。爰將前此記駝未盡處，續述于后：

駝掌原係軟肉，若爲沙石磨破，卽顛跛難行，故用皮塊補其傷處，迨其痊愈，補皮卽自脫落。若行粗砂戈壁，爲預防駝掌之磨破，既不能如騾馬之釘鐵掌（又名鐵蹄），亦有用皮裹足，如穿鞋然，以資保護。倘遇不狹不淺之溝，駝難一躍而過，且亦不能深晒溝中，此時駝伏，竟有俯臥於溝，以墊駝步，可保無傷。夜過關卡，欲偷捐稅，只消歇止鈴聲，稅局卽無所聞，此無他，皆因駝掌柔軟，舉步輕巧故也。然欲其登高跨檻，則又遠遜騾馬之本能。

駝性馴力大而胆怯，寒帶之高等動物也。宜行沙漠，負重致遠，可四五日不飲食，素有「旱船」一旱龍」之稱。身高約七八尺，首尾長及丈餘。峯分雙單，雙峯駝最多，性較馴服，殊宜馱運；單峯駝較少，性烈善走，宜供騎用。南疆外蒙之荒漠中，時有單峯野駝之發現，惟難馴服，只可捕食。割駝最

貴，每頭約五六十元，牡駝牝駝次之。每羣之中，僅留雄駝二三頭，每值冬末交尾期，牝駝口中流涎，俗名曰「潮」，潮後方與牝駝伏臥而交，謂之「打羔」，及受胎後，牝駝一見牡駝，即遠避而不伏臥。生產期則在對年之後，甚有孕至十五個月者，平均三年可生二頭，故有「三年兩見面」之說。倘遇中途生產，將駝羔加載母駝背上，母駝仍可一併運行。

駝羔生長一年後，牡者割去睪丸，是即割駝，三四年後，即可負重，善爲飼畜，壽可三十年。惟須先穿鼻梁，始便牽引。穿鼻所用木棍，長約四寸，粗如小指，一端大如葱頭，或係枝叉，他端尖銳，洞穿鼻皮，自右而左。穿孔之處，內部中空，外部僅隔皮肉一層，挺然穿透，且有不至流血者，蓋天然生成者也。駝纜即繫穿木之尖端，重牽彼即痛鳴；行時前後相維，即成魚貫。纜斷委地，彼即中止。纜端埋於撮土，彼即不敢移步。牽纜搗地，彼即跪伏。若二駝首尾互繫其纜，即自作「螺旋舞」不已。夜臥所需駝陣之方式，亦莫不各依纜繩以就範。記者所騎之駝，其恨犬在旁行，見犬必重踢之；若距犬稍遠，其將踢也，必輕趨數步，使犬不及預防而逃。又敦煌誌載：「天將大起黑風，老駝預知，恆作長鳴，餘駝即埋嘴唇於沙中。人見其狀，亦迅善避風之法，無何，黑風果至。」駝爲龐然大物，且具智力。

如此，不料繫以細繩，竟永爲積威所服，不敢輕輕擺脫，亦可哀矣！

駝鞍以毛絨織成，粗若麻袋，內塞雜草，作長方形，每駝則需兩片，另用二木，使夾於駝峯之左右，貨物卽細載其上，長途可運三百餘斤，短程可四五百斤。普通日行七八十里，騎駝則可四五百里。每年駝運時期，約七八個月。四五月間，放之野外，任其食宿，謂之放場，亦曰打塲。察綏兩省之放塲者，恆遠選草塲於數百里外，使得盡量食息，脫換新毛，至八九月間，驅回使用，謂之起塲。此時膘肥氣壯，無庸飼料，馱至歲尾，草枯肉瘦，始用蒸熟之豆餅，酒水揉碎，用袋盛掛駝首，各就貨馱，伏臥而食。乘機上馱，頗覺使利。駝臥時，先跪前腿，再曲後腿，起則相反。俗稱駝占十二相，即鼠牙、牛蹄、虎腔、兔嘴、龍頸、蛇眼、馬耳、羊鼻、猴毛、雞脚、狗囊、豬尾等是。又云：「頭似胡羊頸似鵝，也非驢馬也非騾。」細爲觀察，誠屬不謬。

駝伏牽駝，各按次序，每人牽駝十數頭，各以繩繩維繫，依次魚貫前行，人牽最先一駝，謂之「頭駝」，一進止概隨己意。最後一駝，頸懸大鈴，叮叮噹噹，謂之一擺鈴。倘有脫落，後駝中止，鈴亦無聲，人卽察覺，以便返繫。駝畏炎熱，且須放草，故每日行程，多在午後及夜半。每到站口，先卸貨馱，

後搭帳房。打柴煮飯，放駝值夜，察役者多係指定，甘新者多係輪流。每伏月得工資，察役約為六元，甘新祇二元，飲食粗糲，工作繁重，待遇苛刻，亟須改善。

我國西北各地，交通多不發達，曠野荒漠，仍恃駝運。茲據南京軍事機關檢查，全國駝數目，統計有如下表：

全國駝統計表

地 別	頭 數
外 蒙	二、六三七
寧 綏	八〇、〇〇〇
察 熱	五八、〇〇〇
黑 龍 江	五〇、〇〇〇
新 疆	五〇、〇〇〇
青 海	二〇、〇〇〇
陝 甘	二六〇、六三七
總 計	

西北視察部

由上表可知駝在西北交通工具上，尙占一重要之地位焉。

草木菁蔥之馬蓮井

大泉距馬蓮井一站，距猩猩峽兩站，因候護送隊伍，十一日仍住大泉，亦未前進，直至十二日正午護隊始到，旋即起行，而抵達馬蓮井。

安西哈密間之交通，年來因得兩城駐軍，努力維持，尙稱平靖，此次猩猩峽搶案，誠屬意料之外。安西團長馬壽軒，接記者去函後，認爲此事發生，對駐軍職責有關，除派連附韓占元，兵士馬爾恭等七人，裹餼糧，攜槍械，星夜前來，護送出境外，并另派騎兵兩隊，分發馬鬃山及敦煌兩方面，以防匪之携賊遠竄。韓馬兩君，携有軍用電話機一具，即借新甘電報綫，直接與安西馬團長通話，得悉彼已代電哈鎮警備司令堯樂博士，亦已派兵東來迎護。轉告同行，無不欣慰！

當由大泉啓行，土地平曠，天氣晴和，約行二十里，忽遇迅烈寒風，雪花紛飛，雖片刻即止，但風益寒烈，以致重裘不暖，唇僵難話，高坐駝上，寒苦實覺難當。時當駱駝啓場伊始，肥壯高大，闊步健

行寒天騎馭，原頗困難，不料過一石峽，蘇君所騎之駝，大跨一步，忽將蘇君顛仆而下，手腕頓流鮮血，但因天寒之故，流血無多，旋凝如松脂，然亦傷痛矣。記者所乘駝，用繩毡結兜而放，一駝可載二人，尙較安暖；惟對坐之纏商木沙，不能互通言語爲憾。當見蘇君跌傷，特與換騎，以資養息。嗣風勢益大，寒度益增，記者爲避風向側坐而行。十餘里後，不料所捐油布，繩斷被風吹起，駝又大驚而逃，記者又被顛下，幸遇沙地，僅臀部微作酸痛而已。起而稍作運動，駝夫赧然笑曰：「驢跌輕，馬跌重，駝跌下來，有命也不會動！先生此刻還會操洋操，真是大家的運氣！」嗣又換騎一驢，始安抵馬蓮井，計程七十里，風亦頓息。

騎駝之苦，前經內蒙草地時，業已嘗試。此次因由肅赴新，舊有五馬高輪大車，可任坐臥，今則無有往者；若騎驢馬，所需草料，另須二馬搬運，亦頗麻煩，以故再與駱駝結緣。今日雖被顛跌，但已領略騎駝注意四項：（一）須騎頭駝，因其性馴，且得駝夫牽引，不易出險，其餘後跟各駝，性必漸烈；（二）由駝夫負責，妥捐行李，并緊緊鞍墊及肚帶（駝運照例不用肚帶），然後握住鞍繩，正坐其上，切不可效駝夫之攀頸上下，且自由側坐或睡臥；（三）上下須俟駝臥穩，始可動作；（四）最好

仍用駝轡，年老人及婦女皆可無恙，以其坐靠兩便，實較騎馬安舒也。

馬蓮井舊有村屋寺廟，皆已蕩然無存，郵差所居，土屋三間，紅柳編扉，尚可聊避風雨。一望平野，黃草茸茸，間見斥鹵，皆可闢爲耕地。問「何無耕耨之者？」則答：「須掘井一棒棒深，始及泉源也。」所謂一棒棒深者，初料殆以馬棒牛棍爲喻，短爲二三尺，長亦不過五尺而已。後見各井水度，果未出所預料，倘能效山東掘井溉地之法，移民開墾，廣事經營，庶荒蕪立變膏壤，廢墟亦成鞏防矣。

此間灌木雜草，種類繁多，閒步採集，片時卽得三十餘種，駝夫知其土名者，凡二十餘種：曰紅柳，又名觀音柳，高四五尺，穗形紅花，曰瑣瑣，枝葉細小，老幹盤曲於地，曰白茨，枝幹堅白，密生顆粒小葉及銳茨，黃木頭，老幹粗短，密生黃綠枝條，似無花葉，霸王柴，頗似白茨，惟粗大無茨，牛筋棍，枝幹如籐，甚堅韌，削之可穿駝鼻。以上爲灌木，草本則如下：

芨芨草，春發新苗，與常草相同，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色白，質堅韌，可編涼帽筐籃之屬，若遇實心者，尚可爲箸，漢書「息鷄草」，岑參詩北風捲地「白草」折，皆此草也。戩葉草，葉黃如臘，形

如戩。剪抓子，鞭狀腫葉，生長形態，略似仙人掌。駱駝茨，葉如槐，惟非複生，枝繁茨銳，駱最喜食。菸葉，羊齒類，對生複葉，小於指甲，可混合真菸而吸，臭骨突，菊科，花卸後，托葉向內拳曲，狀如骨突，惟味臭不能作飼料。馬蓮草，花葉如蘭，又稱馬蘭草，花色紫藍，甚美麗，莢果裂炸，亦似蘭花。駱蹄瓣，莧科，葉厚肥，形如駱蹄。紅沙柯，枝葉似蒿，細花粉紅，亦美甚。蘆葦，與內地水生者相同，惟不高肥。羊老角，闊葉蔓生，花小色白，實如羊角，內函種子，扁粒褐色，尖端繫白絨，菓殼縱裂後，種子隨風飛散。粒葉草，桿葉榮榮，如稻實，委垂於地，富含水分。芸薹草，禾本科，野麥之一種。辣臘醬，枝桿高大，秋葉如臘，繖狀花序，白色美觀。地乾薑，又名甜蘿蔔，葉長闊，根肥大，味酸甜。海柏柏，蒿類，枝葉如柏，夏綠秋紅，頗添沙漠景色之美觀，中含鹽質水分，有時且露鹽硝質於外。灰條，及白蒿，黃蒿等，內地亦產之。（以上各草，可供飼料之用。）此外，如象耳葉，葉形闊大，極似象耳，花似草本海棠，極美觀，以及車前子、大黃、麻黃、甘草、香蒿、茵陳、鎖陽等重要藥品，皆盛產之。

鎖陽爲壯陽聖藥，軍士馬爾恭，爲埋電話地綫，無意中掘獲三枝，削去鱗狀赤皮，初現粉紅色，肥如嬰孩腕臂，內質嫩脆，頗似白薯，生嚼食之，甜而微澀。時郵差牛某在旁，連指地面龜裂之處，鐵

掘又得數枝，較前尤爲粗肥。附近各站郵差，不稼不穡，唯一蔬菜，卽以鎖陽切絲，和麵蒸食，其味卽變純甜。他如甘草、麻黃，更聽刈充柴薪，至今無人採爲藥用，殆誤於交通之不便，以及「沙漠不毛」之謬語也。

過猩猩峽後之駭遇

十三日下午一時，由馬蓮井啓行，途遇青黑色之沙漠，凡二十里。西北視猩猩峽山嶺，高低斷續，陰暗陽光，且得烟波浩淼倒影千變之瘴氣，遙相輝映，景色譎奇，誠非內地所有。再十里，見廢屋基數圈，短碑一塊，是卽甘肅新疆交界之咬牙溝也。過此天已黃昏，月牙斜掛，前行起伏地約三十里，抵一草豐水旺處而宿。是日行程計六十餘里，距猩猩峽站尙有十里。宿處有井十餘眼，垂桶三四尺，卽可得水，惜僅一井是甜水，餘含礫硝，駝亦不飲。

設帳烹茶，一駝伏自外摸柴歸，驚告「遠見燈光，漸向帳房移來，料非善類也，奈何奈何？」護隊原爲七人，因此去猩猩峽石坂井兩站，缺乏草料，不便常駐軍馬，除晨分五人留守馬蓮井外，餘

二人卽韓連附馬軍士特隨駝護送出峽，當聞駝伏告警之語，立即攜槍出視，繞帳一匝，絕無所見；復倩該駝伏引至原處，依向望之，煌煌火光，復見如初，但經注目審視，厥光非自遠而近，乃自帳房頂洞透照而出，頓悟杯弓蛇影，衆皆嘩然大笑。

次日上午啓行，紅柳白茨，彌望無窮，中雜穗形粉花，繽紛尤爲可愛。惜塞外苦寒，冰雪早至，哀此秋色，不日亦將憔悴矣！十里入峽，初行道路分歧，至此合爲一線，道旁勁草繁枝，徧掛團團棉絮，若一一收集之，當不下數十斤。蓋棉商自吐魯番哈密運來，過峽出口，小驢驟見草原，競行疾馳，袋破絮出所致。峽口岡巒交錯，上堆石壘無數，推其成因：（一）馬仲英頭次入新，敗退過峽，恐爲追軍所襲，特掘長溝，排立黑石，以充疑兵，此爲民國二十年事。（二）沙漠旅途，鬆沙曠野，若遇風沙山洪，卽易掃蕩無跡，故預作石壘，以爲標誌，其用意與蒙古「鄂博」無殊。（三）旅人之迷信者，恆壘石擬塔，以禱順利，歷久不倒，心尤竊喜。以上（一）（二）（三）兩項之石壘，所過多見之，創自何時，則不知也。

峽爲乾沙河，遍生馬蓮草，莢實熟炸，狀似蘭花。兩岸危崖千丈，峻峭可怖，風雨剝蝕，孔竅大如臼窠。上建碉樓六七所，下築營壘二三處，其在軍事上之重要，已可概見。峽站舊有居民二三十家，

皆被毀燒，無一完者。關帝廟、觀音殿、玉皇閣三寺，各依山勢起建，原甚壯麗雄偉，今亦泥土狼藉矣。郵差梵然一身，寄宿廟中，青燈古佛，未識感想何如？傳峽中產石，烟灼如星光，又離峽十里，尙有一星星洞，故名星星峽云。但玉皇閣建修記暨新疆誌書，則稱猩猩峽，究竟誰是誰非，抑係兩用皆宜，尙待考證。

星星洞近處，水晶石甚多，一底叢生數柱，甚美觀。安西人多掘栽木器中，以供賞玩，晶澄烟光，爲之炫目。出峽三四里之另一關帝廟中，有謂舊陳周盈二尺之大水晶二方，惜今已與廟同葬火窟中矣。廟後將過一人工鑿成之陡峭石徑，廟前卽豎有一石碑，誠人小心。俟下石徑，又行沙河，途由北轉西，長二十餘里，夾河高山，險峻天成，山無草木，質多砂崖，黃紅白黑，各爲峯嶺。前瞻羣峯插霄，勢若雨後春筍，去路茫茫，渺無所見，有謂巉巖黑山，乃石炭之暴露，實則非也。

記者下騎步行，拾翫亮石，正思如此絕地，倘在戰時，誠有一夫當之萬夫難過之勢，不料忽聞「站住站住」之小呼聲，迴顧見阿希木奔馳來告：右後方之一小路口，發現攜有槍械之三騎者。韓連附與馬軍士在旁聞之，各將所披老羊皮裘，由馬上棄置於地，迅實彈橫槍，作預備射擊式。駝

隊亦已息鈴，止而不進。當由阿希木單騎往詢，彼三騎者亦遙遙迎來一人，迨將走近時，又見猩猩峽來路，灰塵起處，高呼疾馳而來者十餘騎，其後皆隱隱灼射槍光。韓連附急向左右山崖一瞥，面容頓現惶白，意若自問「如何得了！」並順口輕聲，令記者「蹲下！」時見阿希木回頭招手，不斷高呼「來來來。」記者步隨韓馬，應聲借往，彼後來之十餘騎亦飛馳簇擁而至，有絡腮短鬚者，有雜白長鬚者，有着長袍如蒙人者，有穿中山裝軍服，並帶青天白日徽章之軍帽者，數之共計十四騎。嗣經阿希木介紹，始悉彼等乃哈（密）鎮（西）警備司令堯樂博士派來迎護之纏兵也。

當卽下馬互相問好，並爲攝影，以資紀念。彼等旋攬轡先馳，片刻卽已遠逝。先是堯司令得安西馬團長之電報，以猩猩峽屬其警備範圍，故亦派兵前來迎護。來兵欲求速遇，特走小路，若無後行三騎，幾乎完全錯過。纏俗剃髮不剃鬚，故各兵雖有一「老將黃忠」之概，但疾馳善射之精神，究無遜色於壯年也。中有長流水卡長托枯特滿，連長屯藍可樂等三四人，頗諳世故，兼擅漢語，可備諮詢，盛意尤可感也。

晚抵石頭井子，亦名小紅柳園，計行六十里。設帳煮飯，纏兵早到，先住關帝破廟，亦即相繼來

帳初讓記者進坐帳房後部之上位，面向帳門，左爲安西韓連附馬軍士阿希木等，居主位，右爲屯藍可樂連長、托枯特滿同卡長等一行纏兵，居賓位。無論主賓，皆向下燒駝糞上熬磚茶之火爐，團團圍坐。坐者欲出帳外，各依左右，可走人前，勿走人後。撐帳所豎二柱，與中央地上之火爐，適成直線，亦卽左右之分界，若由火爐與後柱中間穿過者，（近門所豎之前柱，可無忌避）或故意敲叩火叉者，或僅執鍋耳一端，擦地拖曳者，或飯後將筷擱於碗上，而不遞於一抓鍋人（煮飯伙）收洗者，統稱犯規，例須罰錢，「掌櫃（卽老闆）」犯者，且罰加倍，此種帳房規矩，略與蒙古包相同。

當夜，第一次與纏兵聚首，彼此談話，頗感興趣。記者未學纏語，自未直談，彼等能操漢語者，似亦羞澀而不言。本阿希木出黎招待，并爲任「通事」，始得開始樂敘。記者先謂「諸君遠來迎護，深爲感佩，俟到有人烟處，容另犒謝。」阿希木旋爲譯之，彼等連稱「哈什（意卽是的）」不已，後則齊起舉手致謝，並答「奉命來此歡迎，倉猝出發，連哈密瓜都不及帶來一個，路上又沒打得黃羊野馬，抱愧抱愧！」記者又謂「承諾君遠來保護，已感謝萬分了！」彼等答：「你們和我們，都是一個爹爹養下的兒子，我們來保護你們，也就是弟兄保護弟兄，何況這是我們吃糧人的義務，何

須感謝。不過今天相遇所照之相，恐怕不好，我們想再整理服裝，另照一張。」記者頷首允之，并謂「戈壁行軍，自難認真，何況你們軍帽上，用着青天白日的帽章，與中央軍用的一模一樣，實能給人最好之印像。」云云。後食手抓飯已，彼等僅連長卡長同宿於帳，其餘士兵，皆回破廟，各就鞍櫪而臥。

望天山無限歡感

十五日清晨，韓連附馬軍士辭歸，酌贈茶儀，并草謝函，託其代致馬團長。石板井係一腰站，井泉甘冽，舊山退列東南，西北一望平曠，五六百里外，隱約見一寬長曲線，銀光燦爛，高浮空際，謂其雲耶？則無輕浮飄動之形態，謂其山耶？則四周皆蔚藍之天色，然則果何物乎？曰是即橫貫新疆，劃分省境爲二之天山雪峯也！

天山脈起自新疆中亞細亞間之廊克沙勒山，東走伊犁河、渭干河間，稱汗騰格里山，過迪化稱博克達山，盡於哈密之東，稱「西山」「東山」。全脈以汗騰格里（譯言天山王）爲最高，凡二

萬一千尺，山陽曰天山南路，山陰曰天山北路，昔左宗棠入新過之，曾謂「欣然如歸故鄉」，今遙遙仰望於數百里外，亦不禁有無限之歡感焉！

迄午啓行，環顧砂阜，突兀綿延。途沿一乾沙河西去，天山忽隱忽現，儼若半埋地平綫下，紅日高照，山腰白雲氤氳，如繫玉帶。地勢漸作斜下，與安西赴猩猩峽之地勢，頗覺不同，但仍皆稱之曰「上」也。普通自蘭州西來謂之「上」，反之曰「下」，來往途人，相遇通問，絕無甘肅新疆地方安否之語，恆稱上下「斗價」，多高多低，蓋甘省多旱，新省今亦不稔，途人惶惶憂食，實有由來也。四十里至沙泉井，泉自沙阜湧出，粗如碗口，溝引路邊，汪然成池，溝邊滿鋪「烟葉」（小草）「泉聲潺潺可聽。池泳野鴨二頭，纏兵先擊其一，餘者高翔天空，有頃復落池畔，再擊未中，仍飛落如故。衆料戈壁缺少水池，鴨必不願他飛，預伏數人於池緣，俟鴨三次落下，因亦砰然彈獲。兩鴨先後倒斃，連長奔往宰之，宰時且略唸經句，蓋纏族信奉回教，不食非宰含血之牲物也。連長繼以小石卜卦，謂今晨曾派三兵，由間道往獵野獸，據卦可獲一物，若非野馬，必係黃羊，後所派三兵歸來，皆空空如也。

沙泉井原爲大站，店屋均已全毀，僅住郵差二人，生活頗形困難。馬蓮井以東各站，郵差月薪按年遞增，至少月得二十五元，多則四五十元，若工作近二十年時，恤金可得千元，此種待遇，關內各省大致相同。自猩猩峽迤西，各站郵差，月得新疆銀票三百兩，用買騎驢所需之鐵掌，即去其半，所餘百五十兩，以四百兩合銀一元折算，只合三角七分五厘，日掘鎮陽，用以果腹，有時哈密當局酌貼白麵數斤，熬清受淡，靡言可喻。是知新疆年來郵路，難如內地暢達者，殆非全受地方政治之影響，而郵務本身收入短少，不敷開支，遂致影響工作，實爲一大原因。關內郵務發達，收支年有贏餘，倘能哀多益寡，極力予以提攜，能多通一縣一站，即能多收一縣一站之實益。邊疆交通，前途發達與否，胥決於茲，當局幸勿漠視也。

由沙泉井西行四十里，曰腰店子，一名疙瘡井，井方三尺，深七八尺，木板砌成，尙屬甘飲。旁有廢屋牆基，想即舊店遺址。野長旱蘆，稀疎難充駝食。夜食一手抓飯，一中烟野鴨及羊肉，鴨味固鮮，而羊肉宰自安西，爲時旬餘，已發奇臭，掌櫃猶擇肥大者，頻以餉我，無法下噎，轉敬他人，反稱「謝賞」，嗣恐再爲所難，乃暗囑漢伙之「抓鍋者」，以後無論吃飯吃麵，請其暗送人情，毋以肉置我。

碗。彼笑答曰：「我不慣肉食，而好吃菜，常被笑如牲口，只會吃草。先生原爲貴客，不料亦不能肉食，而爲我輩爭氣，奈何奈何？雖然，先生果欲辭肉，最好自裝牙痛，以免掌櫃見之，訾責我輩慢客之罪也。」當領納之。頓憶由滬出發時，湯彬華先生曾有「恭喜到新吃馬肉」之贈言，今知哈薩克族（註）果有此俗，卽客至請先相馬，客指某馬曰「好」，則殺以款待，餘者調以五味，實諸原馬之腸，曰馬臘腸，尤稱餉客珍品。今得佯裝牙痛之計，俟真遇吃馬肉時，若不欲嘗此異味，亦將有以應付矣。

是日行程，計八十里，沿途沙磧，一望無際，略有培塿邱阜，大致亦與平曠無碍。草原絕少，氣候反覺漸暖。

（註）哈薩克族，亦新疆民族之一，信仰回教及其他習俗，均與回族大同小異，惟知識文化較遜於維族，故總族且以野人目之。

舊烟墩新烟墩全毀兵燹

十六日，以疙瘩井西去，一連二三站，皆苦水無草，駝行本慢，值此窮站，（註）枵腹負重，殊有「行不得也」之概。特乘駝易馬，與諸纏兵先行。途間平沙無垠，衆騎恐後爭先，但聞嗒嗒蹄聲，但見飛沙揚塵，竟一日間，計行百八十里。所經站名，由疙瘩井起，四十里曰苦水井，水含硝磺，飲者立患腹疾，遑論苦難下嚥也。紅垣破院，凡十餘所，住郵差二人，孤苦可憫。七十里曰腰店子，廢牆一圍，旁蓄綠水一塘，馬渴欲飲，衆皆揚鞭止之。一馬鼻噴鮮血，胸足爲殷，且行且流，淋漓不已，無法醫止，良爲不忍。七十里曰格子烟墩，簡稱烟墩，卸鞍而息。沿途死馬死駝，不絕於目，尤其腰店子一段，平均每間四電桿即倒一駝馬，有謂安哈千里途間，平均每三里即死一駝或馬，共計之，當多至三四五十頭，「窮站」之窮，已可想見。雖然，倘各站有人開店，草料俱全，而駝夫車主亦不虐待牲畜，駝馬之死，當不至劇烈如此也。

當夜行抵煙墩，時針正指十字。纏兵導入某郵差家，便堆被褥於其熱炕上，炕前有灶，大燃柴火，底端通熱於炕中，灶上烹茶煮飯，烈焰熊熊，滿室光亮。長流水卡長托枯特滿滿年五十八，能操漢語，時陪左右，據談彼之職務，專盤查來往行人，若無護照，即須擋回。自二十年馬仲英兩次擾新

後，新疆窮民多挈眷入關，逃至長流水，查無護照者擋回，則哈城距離尙有三站，彼等跋涉戈壁，更將無以爲生，縱之又與法令相違，殊覺兩難也。在哈請護照，每人約花票銀數十兩，本不算事，惟須呈請省府電准，頗費周章耳。

嗣連長屯藍可樂等出外喂馬，該卡長復握記者之手曰：「大人！（在新疆猶是普通稱呼）我和你做個朋友，請你會着堯大人（指堯樂博士）的時候，就說『托枯特滿滿卡長是好人，托枯特滿滿卡長也說堯大人是好人，少大人（即堯子）也是好人』，我叫托枯特滿滿卡長，請你牢牢記下！」記者見其態度誠懇，心中雖欲有所剖白，至少亦須說明，不敢妄冒大人，但又不忍令其失望或掃興，而且在事實上曾數次告以記者之使命，但彼似乎仍未領悟，所以對此滑稽要求，只好領首應之，做個順水人情。彼卽若得勝利，拂髮仰後一靠，不料所靠被褥之下，忽稍稍發生一種人動之抗力，彼亦似覺有異，帶咳帶問曰：「是貓不是？」郵差聞之，竟所答非所問，而向靠處呼曰：「一起來，起來，讓大人們在炕上睡一夜。」一當見被中懶洋洋地伸出一個面帶不悅之色的少婦，頭來似乎兩手還在被中摩索穿衣，卡長立將含啖吐地曰：「哦！……對不住對不住，幸喜我是老

人家。」言已卽由炕上跳下。記者亦外出步月，比鄰屋舍約六七院，櫟椽概被拆燒，無一完屋可居，皓月斜照，倍感淒涼！

烟墩井水，稍帶苦味，附近略有草地，可闢麥畦，惟常颳大風，易損作物耳。自猩猩峽西來之各站，一應糧料，皆由沁城運來，沁城在天山南麓，雪水可資灌溉，土地肥腴，出產富饒。城居華商，漢人計二百數十戶，共一千餘人，二十年曾有設伊吾縣之議，不幸事變爆發，全城橫遭屠殺，虎口餘生，不及什二，以致田園荒蕪，廬舍邱墟，向仰該城糧食供給之各站，今更遠求於安西哈密矣。然各站沙地，非統不能栽菜種麥，只須深掘溝槽，以種所謂「窖苗」：（一）可接觸地泉，含蓄水分；（二）風沙災害，可減少而避免；（三）氣候必較地面爲熱，且陽光仍可直接射入。窖苗具此三益，自可滋生繁榮。

煙墩東二里，有一廢墟，烽墩敗垣，陳跡宛在。在近沙地，土垠縱橫，作鱗波狀，似亦曾墾耕犁。傳此爲烟墩之舊驛，後經同治變亂始移今處，不料又爲馬仲英所燬，欲圖恢復舊觀，以目前實情論之，尙非三四年間所能辦到也。

(註) 俗稱由蘭州到西寧爲十八站，由西寧到哈密爲十八站，由哈密到迪化爲不窮不富十八站。

新疆坎井之水利

十七日，由烟墩啓行，出驛爲凹道，兩岸地層厚七八尺，上爲黃沙，下爲丹土，兩不相混。右顧天山，雪光耀目，平眺沙碛，氣象萬千。十餘里路歧爲二，南走長流水，係大路，北走回莊子，係小路。兩地東距烟墩皆六十里，惟回莊子草原莽莽，肥美較勝於長流水。特勒疆北行，以便飽飼征馬。二十餘里，過一黑沙乾河，東則戈壁，西則蘆葦遍野，紅柳白楊，數步一叢，十餘騎馳其間，首尾不相見，草木之茂盛，從可知也。二十里，回莊子，土屋二三院，清流曲繞，柳杏成行，膏壤美田，約百數十畝，僅住農民一家，資力不敷，大半荒蕪。南二十里外，另有白楊二十餘株，農戶四五家，是卽長流水也。祇以土近平曠，空氣清新（稀薄而少蒸氣），兩地雖遙距二十里，視之亦近若門庭。西南數十里外，更隱隱有村樹景象之佳，爲安敦西來之第一。

日未偏西，衆議續進，所行軟軟沃土，可闢耕地，所見茸茸豐草，深沒人騎，草野中三五成羣之

牧馬，正當秋肥之時，大嘶宏聲，往往驚煞路人。三十里劉家莊子，再西十里爲疙瘡井，故此亦有疙瘡井之稱。去鞍縱馬，卽宿於此，天氣暖，和祇須衣夾，回憶前過馬蓮井時，重裘不暖，刻入溫和之鄉，無異遠自寒帶來。日前爲欲避免，掌櫃史食半生肉，馬臘腸，及宰日已久之羊肉，佯裝牙痛，猶恐人不我信，嗣因天候變遷劇烈，一日寒燠如兩帶，復以鞍馬勞頓，火氣易於上升，致左牙真染病痛，亦可謂「有求必應」矣！

劉家莊有土屋一所，入圍牆門，天井上蓋草茅，籠罩石磨一盤。屋闢二室，一藏糧食瓜菜，一爲佃農所居。佃農乃穉民某，故室內佈置有異。室之後部爲炕地，約占全室三分之二，較原地約高七八寸，上鋪毡毯，晝供作事餐飲，夜卽展被睡眠。晨起卽堆臥具於壁櫥，或炕之後左隅，垂蓋花幔，望之整潔。炕右前隅置灶，高與炕地平聯，灶洞深掘地下，燒火則俯蹲灶前，并曲通火路於地炕之下，炊時卽使地炕生熱。炕地左前隅，靠壁另作立灶，煙通屋頂，其式樣與洋樓所用壁爐，完全相同，惟前者係土質，後者乃金屬耳。史稱西歐古代文化，多自中亞傳去，今觀壁灶可爲一證。纏婦母女三人，皆帶綿織瓜皮小帽，色尙五彩，惟無頂結。已嫁者，長披雙瓣於背，未嫁者，各披三四瓣，無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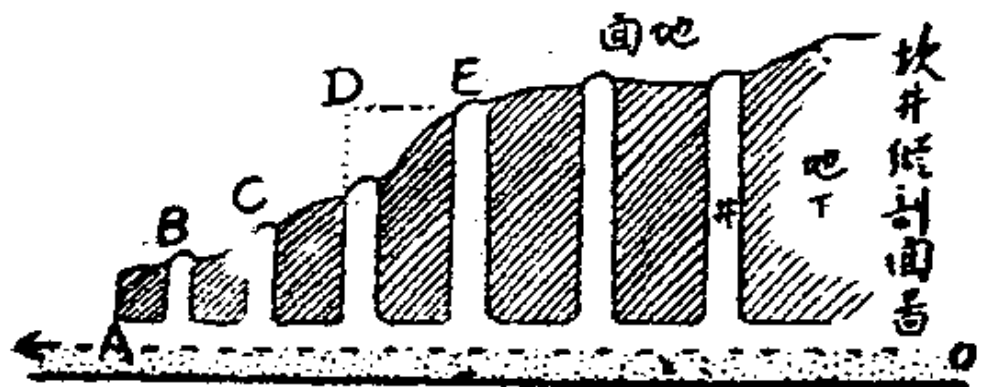
紅布長裳短褲，天足穿靴如男式，母女儼若姊妹，年差只十四歲，蓋纏俗尙早婚，女十三四歲卽出嫁，且能早生子女故也。

圍牆門外，掘有兩大深坑，斜鑿土階，以通上下。一蓋土頂，曰一地窖室，一冬溫夏涼，仍以居人；一無頂蓋，曰一露天厩，一將木阻階，可關牲畜。稍遠之處，另建有一圓形土灶，高約三尺許，狀如窰，如薰皮灶，厥名一饅坑，一用烘麵食，其作用頗似蒸籠。其法，先燃柴草，使成灰炭，坑之裏緣，自發紅熱，卽將所備麵團，一一側敷其上，掩口片時，立卽黃熟，質脆味香，其名曰一饅，一此纏族主要食品，亦如西人所食之麵包也。他如宴客必用之烤肉，亦多藉饅坑而烤成。莊地有六十方里，由生荒開成熟地，爲時七年，所培白楊綠杏，粗纒拱把，苗條葳蕤，正可愛也。

哈密一縣面積，約二十餘萬方里，可耕地尙不及百分之一；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粗砂戈壁，固不能開墾。至於細沙草地，只要水源問題解決，無有不可耕種者。解決水源問題，既不能導引天山雪水，或河水，唯一辦法，卽挖「坎井」（參看附圖）是也。新疆坎井，不知創自何代，惟自林則徐來新，極力提倡，始普及各地，大收效果。坎井挖法，略如附圖：先由低濕處，掘一溝渠，平穿地中，初曰一墜

口，（如圖A）隧高五尺，寬二尺許，既使掘取沙土，且使井泉外流，同時另由地面坎隧所欲經過之綫，每距五六丈（如圖二〇或二四）依次鑿井，（如圖B C D E等）以與「隧溝」（如圖A〇聯綫）相通，蓋以通氣取沙，且便將來修理也。井深初為七八尺，後因地面漸高，竟深至六七丈以上，（吐魯番大坎井深至三四十丈）皆以掘及地泉綫為度，（如圖A〇聯綫）兼井通聯，匯成巨流，滔滔湧出，四季不斷，（如圖箭頭）每道坎井井數多至數十百餘，隧溝長達十里以外，掘之實費工力，掘而無泉，謂之「白坎」，一俗對勞而無功之事，或對毫不中用之人，皆以白坎稱之，意義即基於此。井口須妥為封蓋，入冬且塞隧口，以防冷氣流入，冰凍崩裂，惟滔滔水流，仍可護其外出也。

哈密荒山荒地，原為「回王」把持，迭經省府交涉，近年始漸開放。人民欲墾某地，先向縣登記，嗣挖坎井得水，縣府發予執照，先種三年，免納糧課，自第四年起，則須



照額完糧。一時假請開墾者頗形踴躍，惟因坎井之不易得水，加以二十年之事變發生，以致此次墾荒結果絕少成績。可觀張王家莊莊主劉元孝談：「此地開墾成功，五穀均宜耕種，平均每播麥種一石，可收麥十一石，以今年糧價論，每石麥重四百斤，約值十六元，十一石共值一百七十六元。除納官糧三斗，合洋四元八角，種子一石十六元，牛工四架計四元，人工四十個計八元，再加雜用數，共計開支約四十元，除去開支，計種地一石，可穫純益一百三十餘元。種地不施肥料，每年輪種三分之一，餘則犁晒兩年，效如施肥。二十年纏變發生，不敢遠來自耕，特按平分辦法，佃給糧農耕種，其他漢人農田，亦多如此辦法。」云云。足見哈密地曠人稀，土肥賦輕，倘能領導經營得法，農業前途實利賴無窮也。

小天山與哈密瓜

十八日晨，經兵所騎之馬，忽絕繩遠逸二匹，四周草不豐盛，征騎四出，至午後始尋獲，不及趕站，再留劉家莊一日。莊西二里另有一道坎，共灌地亦六十方里，自耕農李世江，年近不惑，近尙耕

一健美蒙女爲妾。蒙女係獨出，雙親均已年邁，昔與彼族七十餘家游牧天山，二十年纏髮發生，彼成全被殺害，獨彼父女三人棄產早逃，因得倖免，後出藏避，牧羊四十餘頭，不敢復回天山，因嫁江爲養老婿。云記者見彼女所牧羊羣，高大茁壯，肥尾雙歧，毛色且有棕褐者，頗覺有異，詢乃哈薩克種也。擬購一頭，以蒸纏兵，彼女拒曰：「一銀子接下，不會生小娃，大羊留下，還會生羊羔，不賣不賣！」纏兵將其夫李世江請來相勸，彼亦不賣，李又將女之龍鍾老父牽至，令賣而始賣。蓋女雖嫁李，經濟尚獨立，故得行使女權，一仍蒙俗也。嗣女捉住一羊，先袖指羊嘴，再撫摸羊首，卽虛閉五指，若抓物然，復向羊羣一拋，始令縛而殺之，不知是何用意，殺羊流血於地，（穆教禁食牲血）纏婦見之，頓頓醒血，插諸兒女之額唇，謂可醫瘡疥也。

哈密天山脈，俗稱小天山，外視高峯嶙峋，雪光閃耀，雅似童山，一無所產，抑知內部嶺脈縱橫，谷巒起伏，森林密茂，農牧兩宜，不啻新疆東路之一大寶庫也。山中居民，纏哈漢蒙各族雜處，原甚繁夥，二十年事變，纏哈驅殺漢蒙，漢蒙固全數逃亡，纏哈亦頗形狼狽。嗣纏族領袖——和家尼牙孜（現任新省府副主席）堯樂博士（現任哈鎮警備司令）等，深明大義，翻然歸順省府，全山

甫告安謐。今春阿山某部哈薩襲劫科布多，敗而逃奔來山，仍以搶劫爲能事，奪人財帛，且傷人命，切電綫以爲槍子，見人亂射，郵差尙被劫殺，匪特迪化哈密間之交通，時受影響，卽教俗相同之纏族，亦殊不以哈爲然，今哈不敢大舉妄動，此或爲一大原因也。據熟知天山情形者言，四十年前，天山無一哈薩，後漸由北遷來，妄肆搶殺，纏族亦以野人稱之，楊增新時代，每隔數年，必有一次「趕哈薩」之舉。今在山哈薩，約有帳房五千，人口二三萬。纏民多集中於八達石，約有五百家，二千餘人云。

次日發劉家莊，道途蜿蜒，雜草菁葱，馬隊魚貫疾行，首尾不得相見。三十里至黃蘆岡，與由長流水來之驛道相合。舊居農民十五六家，種地千畝，今則屋圯人亡，滿目荒涼，惟有高楊數株，臨風作瑟瑟秋聲而已。坦行草地十五里，抵一顆樹，纏漢雜處，約四十家，有渠自天山來，可溉田地數千畝，因受二十年事變影響，居民尙未全歸。從此四望叢林，無不籠罩村莊，雞犬聲雖不相聞，而炊烟已可顯然相見。回憶前經瀚海荒漠，往往數百里不見一人，而今睹此人世景象，精神爲之一振。隨行纏兵官長，多係一株樹附近人，請乘機回家一宿，約與明午同入哈密。記者與阿希木、目沙等續

行三十五里，托道至迭格威堡，借宿日沙岳父之家。是時天色未晚，本擬趕入哈（密）城，因恐剿隊明日發，主不使報命而未果。迭格威堡渠水交錯，田疇膏腴，秋收甫過，新糧上場，田間惟見花與棉，偶留兩三殘朵而已。居民二十餘家，皆務農之經，於也。男女衣著，儼若異國，惟觀其碌麥、採錦、釐等農作，及其所用農具，與西北各省（尤其甘肅）相較，但又完全相同。日沙之岳父，名司馬尹，歡迎入室，雜陳哈密瓜、胡桃、饅頭、奶乾等菓餅。日沙之妻，綠裳紅裙，頭披白紗，蹲在炕灶（地爐與灶相連）上，切瓜趕麵。日沙之岳母，手捉木桶，頻頻往渠汲水，歸即蹲於灶前添火。內弟霍霍磨刀，在地殺哈薩克羊，全家殷勤招待，可謂愛客之至。

哈密瓜分西瓜、甜瓜兩種。西瓜與內地無異，惟個大較甜。甜瓜作長圓形，外皮黃綠，而有白色裂紋，剖之，肉色粉紅，亦有作黃白者，仁與南瓜子相似，惟較小而長。他如南瓜、東瓜、倭瓜、番瓜、黃瓜、金瓜、絲瓜、苦瓜（註）等，皆產之。普通所謂一哈密瓜，一係專指甜瓜言。甜瓜味質甘美，清時曾以進貢。記者牙固痛，瓜甜而涼，食之，厥病若失。忽憶春間在京，握別同人，談及此行之迂途，馬羣超先生笑謂：「如此到哈，恐值瓜熟期矣。」當答以途中羈延，決不至遲遲乃爾。孰知今抵哈密，瓜熟珍藏。

已月餘也耶？

甜瓜種法：鋤地成長畦，寬約七八尺；畦間另作長溝，寬深各三尺許。夏初埋子於畦邊，入土寸許，不澆水。月後萌芽，且將放花時，由溝中鑿洞，橫穿根下，塞入羊馬糞少許，旋封洞口。三四日後，始可澆水於溝，從此即節節蔓藤，而開花結瓜矣。至中秋全熟，收藏於室，蒂端在上，一一直立，藏至明年三四月，可以不壞。若吐魯番者，更可吃到對年。剖曬作瓜乾，甜如蜜餞。吐魯番南湖無蠅，即天然之瓜乾場。每年所產瓜乾，運銷關內及蘇聯者，爲數甚多。有謂瓜子須灰藏一二十年，種後且常灌以甘草水，皆不確。惟當地泉味甘冽，則誠有之。

（註）苦瓜味苦，蘇人不吃，惟種而售於川湘客民。

到哈密城

二十日上午，閒步麥場，一羣年穉民，精神矍鑠，尙躬執把帚，助孫媳輩收麥。記者進與閒談，承表歡迎，語及關內情形，叟作手示問曰：「某某遠省尙無恙乎？某某偉人已在政府掌中乎？」一一

答以實狀，無不覺喜形色。邊氓對中央統一全國，至見關心，萬分彼談，一同治十三年，光緒二十七年，民國二十年，哈密三經禍變，人民死傷實多，推原禍始，皆少數人一念之差也。胡達（意指上天）乎胡達乎！以後乞勿再降民罪矣。甚佩年高見廣，特請就原景爲攝一影，以留紀念。

當是時也，圍觀者愈衆，攀談者亦愈多。有一疥頭孩，猛然推衆入，衆潛眼向彼，操釋語，態度莊嚴，彼孩且笑且答，却似一滿不在乎。一嗣見記者望彼，彼忽一躍而逃，記者怪之，急詢一何故。一衆皆笑曰：「此吾儕與彼孩相戲也。」彼孩頭病癩在，因戲彼曰：「先生（指記者）係由關內來此，調查我人疥頭共有若干，然後全數解回關內，用刀割刮，若不願去，輕者罰款五百兩，重者則罰一千兩。」彼孩初不置信，適先生無意望之，彼遂誤認爲真，所以大驚而逃。一記者聞之，欲釋彼疑，速呼彼返，彼愈遠逃，因歸取藥箱，出兜安氏藥膏，請衆轉贈與彼，以塗頭癩，并婉謝衆曰：「一似此惡作劇，以後請勿再爲，以免天真孩童，無故將不良印象注入純潔腦筋也。」一縷思老叟，纔謂民國二十年之事變，不消復演歷史慘劇，係誤於一鄉民世耕田地，全將撥給漢人一之謠言，今以癩頭罰款戲語例之，則前此事變之真相，老叟實道破之矣。當攝影時，衆皆歡呼爭望，足見對科學新器，頗感興趣。傳

教士到我各地鄉村宣道，未展耶穌遺像，卽先奏樂鼓琴，甚至開映電影，其效如何，思之令人咋舌！午後一時護隊從一棵樹飛馳而至，目沙翁塔殷懃招待，食「手抓肉」已，旋即整隊出發。記者因腰脊甚痛，擬騎小快驢，阿希木阻云：「騾馬是騾馬，朶驢是朶驢，亦猶少爺是少爺，丫頭是丫頭，先生初來我鄉，蓋不能不講體面也。」旋牽一大棗騾馬至，因笑而騎行。外人譏我國人好講體面，阿希木惟恐不講體面，阿希木係纏民，可代表一部份族人之意識，是卽纏民亦好講體面，纏民究無愧爲國人也。出村十餘里，肥田清渠，不斷於目，哈密城郭高樹，亦已在望。友人登青及某連長，以先得信，飛騎迎至，導入鎮藩街，街通新舊兩城，素稱繁盛，來往行人，纏民約佔什之六七，回漢僅什之二三。記者借阿希木目沙等，旋卸行裝於纏店。計自安西抵此，途長約千里，此行騎駝，需時十五日，若按站騎馬或坐大車，十一二日卽可到達矣。

哈(密)鎮(西)警備司令部，斜對店門，訪晤司令堯樂博士，豐準長鬚，年約四十五六，服裝整齊，頗顯軍人精神。爲人機警，擅纏漢語，相見略敘寒暄，彼卽侃談宗旨，略謂：「新疆是中國之一省，哈密是新疆之一區，自己雖是粗人，甚悔不曾讀過漢書，但自忝任斯職，時抱服從中央服從省府

之決心將

士長之中

率衆六七

務故待任

可移入。

繼入

友先容，一

車綏遠至

暢達一後

翌日

仲種十之

半後，惟今

「云云。此雖罕有之聞，然亦可見土地肥沃也。」

哈密概况

沿革 哈密漢爲伊吾廬地，屬匈奴。明帝取之，置宜禾都尉。三國屬鮮卑。東晉前涼張駿據之。北魏屬蠕蠕。文帝太和十二年，以城內附。後魏爲鄯善、吐魯番、西突厥佔據。隋大業六年，設伊吾郡。隋亂復爲西突厥所據。唐貞觀四年，降置西伊州，後改伊州。天寶初爲伊吾郡。乾元初復爲伊州，轄伊吾、柔遠、納職三縣。廣德後，沒於吐番。據其地者陳氏。自唐開元迄宋初凡十世。雍熙以後，屬西州阿薩蘭回鶻。元時稱哈密力，轄於火州之畏兀兒。明永樂中，會長安克帖木耳降，封忠順王，立哈密衛。正德後爲吐番酋長莽肅爾所據，閉嘉關，棄哈密。後又內附。清初，哈密衛輝和爾都督降，至吐命素爲王，助河西回丁國棟作亂，被誅。康熙二十六年，會長額貝都拉俘噶爾丹子以獻，賜札薩克印綬，始內屬。乾隆設哈密廳。光緒初改省，升直隸廳。民國二年，改哈密縣。有回漢新三城，勢若犄角。回漢兩城甚高固，新城兵壘，多已蕩然。

面積 東西長一千零十五里，南北闊數百里不等，有多至九百五十五里者，面積至少在四十萬方里以上，惟多沙漠，不能耕牧。

人口 全縣糧民三千一百零八戶，計一萬七千七百二十八人，漢民二百十八戶，計七百二十三人，回民三百四十戶，計五百八十六人，統計約三千六百餘戶，二萬餘人，境內尚有哈薩帳房五千餘頂，每戶三人至五人不等，生活遊牧不定，故未列入固定人口數。

山川形勢 城區近郊有水流二道，一曰蘇巴什水，源出城北四里之蘇巴什湖，湖形月牙，泉湧終歲不涸，該地較平野高出十丈，泉水西南流繞城北，分渠凡三，灌溉近郊菜圃瓜園，農民利賴焉。一曰申巴圖水源，出城北東山之榆樹溝，流經石城子、小灣、塞巴什諸村，灌地凡千餘畝，初爲東南流，轉向西南，繞城南入小南湖，與蘇巴什水合流至南湖，在城南七十里，旋沒於沙。哈密地勢，東北高，而西南平下，形如捲簾，東南無村莊，爲平行無際之戈壁，西南村落分佈，如棋子之散置，東北及西北爲天山東脈綿延地帶，山峰高聳，素稱天險，糧民控爲根據地。

商業 哈密商業，尙爲萌芽時代，其社會組織中之商業份子，不過佔百分之二而已。除當地

繼回外，平津晉綏各幫，僅十數家。營業貨品，不外府茶、紙煙、布匹之類。又以金融影響，不能作固定之貿易，市面缺乏現金，省票漲落無定，因此促成貨品與原料交換之狀態。例如平津晉綏各幫，以茶磚、紙煙、綢緞等貨，換取纏民之羊皮、羊毛、駝毛、瓜乾、葡萄乾等，商業重心，既偏於互相交換貨品，現金成交，遂漸趨於遲滯沉靜之狀。同時出入貨品之市價，亦日見增高矣。茲將本年九月份主要進出口貨物市價列表如次：（以圓為單位）

出口	
駝毛	二〇・〇〇（每百斤）
羊毛	一・四〇（每百斤）
羊皮	〇・三〇（每張）
棉花	一六・〇〇（每百斤）
葡萄乾	二〇・〇〇（每百斤）
狐皮	四・〇〇（每張）
蓮口	二・二〇（每塊）
府茶	二・五〇（每塊）
紙烟（哈德門）	三・〇〇（每條）

糖

○·五〇(每斤)

布(俄貨如印花布等類)

○·一五(每碼計長二尺)

近月以來，因原料吸取將盡，貨品漸難成交，勢將復趨於現金交易之一途。故九月間省票，每元價值，雖低至五百兩，現又回復至四百兩；同時上列進口貨品之價格，亦漸低落。但以交通阻塞，來源不易而觀，貨價之提高，省票之低落，仍為哈密將來必見之現象。所幸者，最近新綏汽車已可通至哈密，省方亦擬與哈密通車，以聯接新綏路線，則未來哈密之商業，必有相當發展也。

今有一事，亟須注意，即對邊疆商業，應如何以圖振展我國商人素無組織，尤鮮遠大之計畫，對於邊疆營商，初不過藉此以博倍利，其原動力實出於自私自利。此間商人嘗言：「如今的買賣，較從前趕大營（隨左宗棠軍為賈）的差得多了，從前沒有捐稅，如今到處稅卡，從前利獲十倍，如今嘗受虧本，甚至倒閉。」聆其言，可知國商前途危機，實已日趨尖銳化。今邊疆市場，日益開闢，最近「近水樓臺」之蘇聯，已有來哈設立國際貿易公司之成議，以無組織無計畫之國商，而與龐大資本嚴密組織之外商相角逐，其處劣敗也必矣！

哈密農村經濟，以地而論廣，但可耕之地，不過佔百分之一而已。現有農村及可耕地，計東北區有沁城、芨芨臺、土湖、蘆溝、毛湖、黃蘆崗、一棵樹、石城子、榆樹溝等地，西南區有頭二、三、四、五各堡，及大小南湖等地，西北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各道溝，與沙棗園等地，約計農民三千戶，可耕地九萬餘畝，平均每戶可種地三十畝，每石耕地，可播種二石，收穫二十石，每石計值省票七千兩，合洋十七元五角，除繳稅百分之五，即每石耕地收租麥八斗外，常年收穫計值三百餘元。此間農民生活實較他省爲優，負擔之輕，亦非他處可比。全縣雇農約佔農民總數百分之五，其待遇工資，如年工，在十年前，每人三四十元，今票價陡跌，只合十元左右，惟供給膳食，或有併及幼兒及妻者，長工每月省票一千兩，合洋二元半，短工每日一百兩，合洋二角五分，皆供膳食，且有供衣者。農村生產，除大量之麥稞外，尚有牧畜一項，單以綿羊而言，年產約在二十萬頭，平均每戶可畜羊七十頭，每羊價值四元五角，（羊毛年產四斤，共值洋五分，羊皮一張，值洋四角，羊腸一根，值洋一角，羊肉二十斤，值洋四元）總計約值洋三百零五元，設用科學方法，善加經營，每年產額，當不止此。此外，如瓜乾、駝毛，年產爲數亦多，故哈密農村社會，尙呈封建小康之狀。

哈密農村經濟之富源：一、得天山雪水灌溉之利，天山東脈橫亘縣境，常年積雪，至春夏融化時，其南流者爲渠水，凡可耕地無不受澤，其北流者爲草湖水，草豐美，宜於牧畜，最近哈薩之東遷，亦以天山北麓水草可資生活也。二、農村封建壁壘，尙未被資本主義勢力擊破，故在或種意義上，尙呈小康現象，蓋哈密纏回，多係土著，亦卽厄魯特族之一種，性和平，耐勞苦，男女均能從事勞作，且自阿貝都拉就王位後，傳至十餘世，民衆耕地，皆領自王府，而王府田地，又十九肥沃。三、人口稀少，以哈密全面積計，平均每八十方里佔一人，人口之稀少，可謂極矣，至纏回民生生活之富庶，人口繁殖之遲緩，實係一反比例也。

物產 哈密社會組織，既以農業爲中心，故其主要生產，亦以農作物爲夥。全縣主要農產物，每年產額，計爲小麥十八萬石，哈密瓜二十三萬斤，羊皮二十萬張，羊毛一百萬斤，駝毛十五萬斤；此外如葡萄、蘋果、白菜等類，均有出產，惟爲數不多。城西一百八十里三道嶺，原產煤礦，借礦區卑濕，挖掘困難，當地民衆，隨時掘取，產量無正確統計。

回王之沿革組織及現狀 哈密回部札薩克雙親王，其始祖爲額貝都拉，（清康熙二十六年）

年封)一傳郭伯次傳額敏，三傳玉索卜，四傳伊薩克，五傳額爾德錫爾，六傳伯錫爾，七傳邁哈莫特，八傳沙麻胡索特，九傳伯西爾，十傳聶滋爾。其組織爲一臺基二人管理軍政，一克宰一人管理司法，一密波拉二人管理農村水利，一都爾嘎二十四人管理納賦完稅，一冒恥一二人管理事項與一都爾嘎一同，惟職權較小，受都爾嘎之指揮，一穀落曼兒二十四人，一冒恥一之副手當沙麻胡索特(卽今伯王之祖)在世時，與省方頗能合作，故其封建勢力亦牢不可破。及金樹人主新時，擬在哈密城北三百里之土葫蘆設宜吾縣，城西一百八十里之三堡設宜禾縣，合哈密爲三個縣治，曾着手清丈地畝，以爲設治之初步，計畫尙稱完善。祇以實行時屢有越軌之舉，致與回王封建制度發生衝突，而境內可耕沃地，又爲王族及臺基、都爾嘎等所有，因之二十年哈密頗似農民革命之事件突起，一方面因爲王族官僚爭地產權之正面衝突，他方面王族官僚推波助瀾，且鼓動而成民族生存之競爭，錯綜混亂之局勢，迄數載始告安定。

現襲王位者爲聶滋爾，年方弱冠，精神萎靡，族人多歧視之，其傳統的封建勢力，現僅殘餘息而已。况另一面，維族新興統治力，另已轉向他一方面，如現任省府副主席之和加尼亞子哈鈞

警備司令之堯樂博士等依此推測王族一脈之壽命重制亦將「壽終正寢」矣。

概述新疆近年變亂之經過

一 楊增新金樹人主新時代

新疆孤懸絕域，介於英蘇兩大國，疆界突出毗連外國，長達四千數百里，自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蘇聯築土西鐵道成功，俾啣接西伯利亞大鐵道，新疆西北部亦即新省重心地，遂益陷於人近我遠，人逸我勞之大包圍形勢中。新省外交，自來繁重，今以國際情勢演變之急劇，而外更加困難，自不待言。返顧內部居民，種族且極複雜，在天山南路者，曰纏頭，曰布魯特，其大部份也；在天山北路者，曰蒙古，曰哈薩克，曰回回（亦稱甘回或漢回，纏頭則以東干稱之）；其大部份也；他若滿州、於倫、錫伯、安集延、通古斯（漢人與土耳其人之混血種）及歸化之俄人等等，散居南北疆者，爲數亦屬不尠。至僑居之蘇聯英法意德美葡荷印度土耳其等外國人，尙不與焉。漢民居其中，不過大倉之一稊，就全部居民論，不啻一世界人類種族展覽會也。

新省外以地理關係，易受國際政治經濟及其他的直接影響；內以居民複雜，信仰紛歧，以言治理，自較困難。加之文化落伍，民風鄙寒，土著人民，尤喜守舊。自民初興辦學校以來，官廳固多視為具文，民間尤認子弟入校為當差，往往深閉固拒，致教育創辦二十餘年，至今仍略具雛形，甚少進展。論其民族性，原如世界任何民族，瑜瑕互見，哈薩天性強悍兇鬥，纏族「人民」則馴良耐勞，平時和藹如家人，惟文化知識水準較低，喜事好動，易為一頭目一所左右，一呼萬應，殊易釀成事變。前清乾隆之役，光緒之役，及最近四年來之民變，即其殷鑒。蓋新疆居民種族既雜，性又愚而好動，治理一有失著，釀成巨變，動輒禍延數載，前代史乘，斑斑可考。茲後外交問題，既將日益艱鉅，地方當局固應慎重將事，而中央政府尤須迅籌鞏固邊防，即以安輯腹地之有效方策，語云「亡羊補牢，一此其時矣。」為欲闡明已往事實，以供今後措施借鏡，特迴瞻過去雲煙，而有本文之撰述。

新省故主席楊增新，官新有年，地方情形知之甚諳，及其督新也，所施政策，因地制宜，跡近惠民，致博毀譽參半之批評。蓋楊主新十七載，地方較平，人民樂業，居者有安枕之樂，行者無戒途。愛民國五六年間，政治精神，尤煥然可觀。惜晚年致力玄學，似感「無為」之說，不能利用時機。

謀鞏固邊防，提高邊疆文化之根本方策，未免貽誤不少耳！然楊氏尚有一自覺，嘗謂「但知服從中央政府，不問柄政爲誰。」北京政府時代，彼固擁護；民國十七年秋，北伐軍底定平津，彼亦通電擁護國民政府，并改組省政府，高懸青天白日旗幟，是知新省不能離中央而獨存，楊氏固慮之熟矣！楊氏年逾花甲，舊萌退志，但以省金融及代理人選問題，徘徊不決，轉以一忠於新疆，終於新疆一八字自矢。未幾，因參加法政學校畢業典禮，不幸爲欲圖革新之僚屬樊耀南、張純西等所狙殺。是時民廳長金樹仁，戡定亂局，繼任主席，隨兼新疆邊防督辦，一切措施，初亦肅規曹隨，但金之政治手腕，不逮楊氏遠甚。在任四五年，鮮有建樹，卒於二十二年，所謂「四一二政變」時，狼狽不堪。按此次政變之釀成，哈密設治，山纏告變，雖爲一有力之導火線，但專就設治問題而論，似尙未可厚非。

哈密纏民，前清曾設扎薩克親王管轄之。王之受封，緣乾隆時，哈密酋伯克額貝多勒拉因擒獻準噶爾有功，清庭封以一等扎薩克王。迨同治初，傳王伯錫耳殉難，清庭又加封世襲親王，並許世食采邑，且有國俸。其所屬部民，考諸新疆志乘，在明代時，山內山外，原屬忠義忠順兩王分轄，其

後雖統屬於一王，而山內與山外之民，思想行爲，根本不無歧異。迨民國成立，王職仍舊襲封，袁世凱因謀帝制，乃加王爵沙木胡索特雙親王銜，卽所稱沙親王者是也。沙親王專橫貪婪，徭賦繁重，對哈密境內荒地力行把持，不惟不容漢民開闢，卽纏民亦不許墾殖。見部民地畝之肥美，或馬牛羊之茁壯者，輒奪取之。每年查地收租，常有加額，秋後查羊，許多不許少，少則照例重罰。牧者既受剝削而少羊，爲巧避重罰，只好輾轉相借，以湊額數，其苛斂病民如此。故所屬部民之覺悟分子，已早有離叛之心。民國十八年七月，及十九年六月，兩次起而反抗，旋以王府退讓而息。十九年七月，纏民曾自動迭請改土歸流，急欲脫離回王羈絆，與漢民同樣納糧，庶可避免王府之誅索。時當沙王逝世，小王子聶滋爾襲職，嗜酒吸煙，有背教規，益不孚部民之望。金氏以哈密爲新省東路門戶，荒地所在皆是，而甘肅難民逃新者，又正絡繹不絕，爲墾荒實邊計，遂納纏民之請，派員將地畝戶口調查清訖，於十月間，劃分哈密爲宜吾、宜禾、哈密三縣治。小王子聶滋爾始自行進省，要求多給養拱拜爾地，及冬夏窩草場，此哈密政治及聶滋爾進省之原起也。

二 領袖煽動無謂民族流血戰

哈密於十九年十月間，另劃分宜吾宜禾兩縣治後，至次年二月，正擬着手清丈地畝，而山內羈民忽藉小舖事件，突起騷動。此事原因複雜，遠道訛傳，多謂此次改土歸流，分設縣治，即爲事變極單純之動機，實則禍變之醞釀，及其爆發之必然性，縱不設縣治，亦必借他事而發，不過適於改治期內，猝然發動耳。雖然，改治一事，一般羈民企望多年，因回王極力反對，未獲達到目的，今一旦脫離羈絆，如願以償，自將慶幸不暇，何尙有此事變哉？

緣哈密東西長千餘里，南北寬二三百里不等，多廣漠，少耕地。回王所食采邑，及所增置地產，約占回部田地十之四五，阡陌縱橫，無非膏腴。回部舊制，回王田地，由羈民代耕代穫，又必日派若干人到王府供差。其供應之繁，卽微如掃帚，亦必索於羈民，而其頭目，如「大台基」、「小台基」、「伯克」、「大耳瓜」、「米拉甫」、「胡而麻」、「毛蹄子」等（皆係王府所職屬官稱）等，所有之地，亦必由各羈民代爲耕穫，每日又須與各頭目家內派供差者數人，計一月中，每戶羈民得做己事者，不過六七日耳。餘均供回王及頭目之差。妻女亦輪流前往執役。各頭目既有上述莫大之權利，一旦改設縣治，歸縣管轄，不惟尙有一切利權，完全喪失，且須與一般羈民同赴縣倉納糧，自難甘心，於是乃捏

造纏民世耕田地將撥漢民耕種，纏民妻女漢民娶娶等種種謠言，到處煽惑。一般纏民，不明真相，自相驚擾，紛紛遷徙。公家雖派員極力安撫，究以教俗隔閡，不得與纏民大眾直接解釋，纏民腦筋簡單，以訛傳訛，而事變遂因此勃發矣！

當是時也，回王地畝尙未處分，荒地亦未分撥，事變既日益擴大，關內遠道傳聞，遂亦言人人殊，謂纏民耕種回王地，有准其領照播種者，未種及一部已耕地，有發給甘肅難民種植者，漢民領荒則免徵，與對纏民待遇殊不平等云云，皆虛擬過甚之詞。在擬設伊吾縣治之老毛湖，被害難民，情形最慘，因伊吾縣以墾荒須先開渠，開渠首要人工，乃商租回王老毛湖地三十石，令難民到彼一面種地，一面開渠，俟渠開成，分撥荒地，與該處纏民利益，初并無礙。不意甫至該處，變亂即起。

所謂「小舖事件」一係一非教徒之守卡漢軍官，私與纏女結爲夫婦，纏民以有背教規，恨之刺骨，以爲纏民妻女漢民娶娶之說，今見證實，於是一倡百和，羣起暴動，先殺該守卡官兵，奪其槍械，比及漢人居戶，任意屠殺，同時老毛湖、土葫蘆頭、二三、三堡等，亦起而響應，中以老毛湖正在種地開渠之難民，全數被植土中，僅露其首，以烈馬橫拖，巨火踢踏碾壓而死，死者爲最慘。哈密東西各

驛站亦先後起事，漢人死傷逃亡，數不可計，屋舍亦被燒燬，至今仍爲坵墟。

環哈密各驛站各分卡之漢官民，慘遭禍變者，計十餘處之多。纏民頭目中，原有少數槍械，在各處勝利武器增多，乃糾合羣衆，猛撲哈城。省方接得報告，一面派員宣撫，一面調隊鎮懾。纏民中之年老者，都隨在相當條件下表示悔意，故已有一部份自首。但頭目自料事已鬧大，即使收繳亦難得省方之諒解，乃陽向省方表示歸順，暗中潛與駐酒泉之馬仲英接洽，請其開兵援助。馮事先曾派人赴哈煽惑，早已蓄意入新，且新敗於馬步芳軍，正苦無處發展，遂於是年（二十年）五月間乘機竄入新疆，圍攻哈密，蹂躪鎮西、疏勒、七角井等地，并利用宗教關係，煽惑他處之纏回。省軍開抵哈密，一本一但問匪不匪，不問回不回，一之省府通電勸撫兼施，歷時半年之久，仍未平息。嗣因馬本人負傷，退居哈屬之廖家灣，省軍續有東來，哈城更難攻破，復於十月杪逃歸甘境，盤據安敦、玉酒等縣，糾衆養勢，以圖再起。

纏民向抱一平年居鄉，亂年上山一之主義，頃見馬軍敗返甘境，彼亦旋退天山，竊殺雜處游牧之蒙人，據險抗守。省軍不諳地形及路徑，兼欲避免事態之愈擴大，僅以有聲望之纏民前往宣

慰。纏民亦知力薄難敵，虛與委蛇，戰事始暫告平息。

三 金下台盛世才取而代之

哈密山經事變，既以改土歸流爲起風引波之導線，其領導人，自多王府所轄之頭目：（一）和加尼牙孜，曾往麥加（穆罕墨德聖地）朝汗，在教地位頗高，纏民以和加「阿吉」尊稱之，供職王府，名義未詳，事變起後，彼擁衆甚多。（二）堯樂博士，初名姚洛罷斯，父湘人，母纏女，擅纏漢語，曾遊北平漢口等地，事變時，充沙王纏兵營營長，今任哈鎮區警備司令，任用漢秘書，更名堯樂博士，爲人機警，性甚爽快。（三）司馬儀，沙王之司財政者，頗有政客風。（四）其他「大阿訇」、「大耳瓜」及小王聶茲爾之連長名衣瑪斯依爾等。

事變延至一年餘，省方以天山行軍不便，深恐事再擴大，纏方亦以靠山馬仲英敗退甘境，乃互商和平解決辦法：由省府撥發小麥百石，生銀四萬兩，俾荒耕纏農得下山春種，纏民則繳槍二千一百枝，以示不再反抗之決心。後省方將麥款全交於和加尼牙孜（一說款尙未交清）和僅酌撥自己部屬，而於堯樂博士所部毫未點綴，因又引起纏民內部之反響，衣斯瑪依爾且計擒堯

以獻和。堯謂一公敵未除，何必相煎如此！一和亦不忍同族自殘，釋堯不殺，然圍牆之門仍紛然未已。省軍欲收漁利，乘機圍勒堯部，其他各部亦頗如約繳槍，抑知屆期不但未繳一槍，且各部復與堯聯合，以抗省軍，省軍不備，反受重創。

纏民由是與馬仲英殘部——卽所稱一東于軍——取得聯絡，更進而謀攻鄯善、七角井等地。省方急調鎮西駐軍熊發友團移防七角井。時鄯善已被變軍馬石明所陷，該處不及脫逃，及鎮西未隨軍行之漢民，多慘遭浩劫。熊團遂以同樣手段，旋諸所過纏回之身。嗣續退吐魯番，不料該處及焉耆守軍馬石明、馬得祥等，已與纏民聯絡，預埋伏兵，熊團不知，全被覆沒，此卽所謂吐魯番民變也。省方念戰禍日亟，哈密遠在千四五百里外，無論交通不便，軍食不濟，而戰線過長，亦非所宜。爰令哈密李海如師，於二十二年春撤防西歸。先與迪化東開軍夾擊纏軍，收復吐魯番後，旋北調駐紮古城子，而哈密因以空虛。

吐魯番克復，纏民又沿天山攀大坂，突竄至距省（迪化）二十餘里之紅廟子，與當地纏民勾結，乘隙包圍飛機場，焚去飛機兩架，進圍迪化三晝夜。於是引起南關及西大橋殘殺事件。

現時在新疆軍政界占重要地位之盛世才氏，自十九年間，金樹仁深感軍旅之事，非己所長，盛乃被聘入新，在督辦公署任參謀主任；次年擢升總參謀長；及哈密事變擴大，盛遂被任爲勦匪總指揮，主持前方軍事，時已三年。迨省城告警，省軍集中迪化區防禦，盛卽受命，追擊襲圍迪化之纏民及馬石明馬得祥等部於南山中。當時交通隔絕，消息非常惡劣，東路北路，全入危局，加以勁敵馬仲英主力軍再度攻新之風聲，喧傳日緊，已漸得事實上之證明，於是中央軍事調查員陳中及陶明樾趙德壽等，謂金樹仁不去，新亂不能平復，乃聯絡軍民，於四月十二日午後一時，猝然進襲省垣各重要軍政機關及省政府，日未薄暮，卽以次佔領。

金樹仁事先毫無所知，事變猝然爆發，省府衛隊，不能抵禦，遂由省府後門逃出，避至第一公安分局。旋奔西城守軍孟團處，正令調歸化軍砲隊前來抵禦，忽有砲彈頻頻飛來，察卽歸化軍物，始駭退城外之紅山嘴子，糾集嫡系部隊，反攻仍未得手，退至綏來。旋乘汽車轉赴塔城。塔城俄領事某，與金素極友善，願以有效辦法助金返省。金當電告伊黎屯墾使張培元氏，意在求助。詎張覆電謂「引狼入室，恐鑄大錯，盍速蒞伊，另作計議。」同時金舊屬省府祕書長魯效祖時亦在塔，亦

以「外援圖快一時，惟恐留罵後世」等語向金力阻。金始覺悟，乃取道俄境，悄然離新，不作死灰復燃之想。

當政變突發之翌日，正轉戰烏拉汗（在迪化城南四十里南山中）之盛世才，被金用飛機召歸，止於城北之一砲成功（地名）。請金面議。金原欲盛去，此請自不敢往。而盛之態度，由此遂亦判然。金出走後，各方面及各民族即推派代表三十八人，組織臨時維持委員會，舉教育廳長劉文龍爲臨時主席，勦匪總指揮盛世才爲臨時督辦，東北救國軍鄭澗成任迪化警備司令，并由劉盛會銜，出示安民，申述政變意義，附列三項條件：（一）保護金氏全家生命財產；（二）保護領事館；（三）保護各族人民及歸化軍之生命財產等。會以舊政府之推翻，新政府之成立，實基於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政變之成功，因定是日爲「四一二革命紀念日」。

盛入新甫三載，一躍總縮軍符，自謂四一二之政變，實出意料之外，因事先正在前方指揮軍事，不及與聞也。惟政變之前夕，曾夢金氏僧冠僧衣，在一山村僻室，揖彼入座，金即反局而出，醒後初尙莫解所以，迨後始悟前夢不無因果云云。往年楊增新縮新時，其部屬爲鑄銅像以壽，上鑄

「楊將軍銅像」字樣，（楊自督新以來，軍民咸稱以楊將軍）在公園行揭幕禮，楊本人位居前列，乍見該像全身貼金，不似廬山真面，遽脫口歎曰：「此豈楊將軍耶？乃金將軍也！」言時且迴顧，適見金樹仁華服立後，衆遂傳爲後事之讖。此次四一二政變，又有盛之預夢，迪化人士且好與楊像相提並論，謂萬事皆有數定，亦可謂無獨有偶矣。

四 馬仲英張元培攻盛之失敗

馬仲英二度入新，係在二十二年四月下旬及五月初間。馬部先後動員七千餘人，浩浩蕩蕩，聲勢較前尤壯。此時適當四一二政變後，新省府百端待理，加以纏變四起，哈密空虛，故馬得長驅入新，直窺哈密，并於六月間次第攻陷木壘河、古城子（奇台）等處，繼收繳孚遠槍械，揮兵西上，新省府邊防督辦盛世才於五月二十六日親率大軍，向東迎擊，僅到三台，即知古孚等地之失陷，而馬弟仲傑已進逼省垣。盛乃反守爲攻，於六月七日，與馬主力軍接觸於紫泥泉，砲火極烈，雙方死傷約在二千左右。而纏軍和加尼牙孜，復率同麻木提等部，倒戈攻馬，擁護新政府，馬遂潰敗——此即所謂紫泥泉之役也。

之對象，則爲倒盛。盛遂放棄追擊，星夜班師回省，借開會爲由，邀請主謀分子陶明樾、李笑天、陳中三人，槍決於省府花園中。此次因歸化軍團長巴平古台氏參加，爲其部下別克跌也夫氏告密，巴亦被拘，別則升任至南疆剿匪總指揮。

先是二十二年春，吐魯番事變，馬仲英嗾使馬石明佔據吐魯番及鄯善，其時南山首領馬全祿、馬德祥各不相容，馬德祥將馬全祿解決，卽投誠新省府，經盛世才委爲師長。馬石明恨馬德祥之投誠，又將馬德祥解決；於是南山纏回各部均入馬石明之掌握。馬仲英二次入新，到達吐魯番，馬派其副師長馬黑鷹赴南山協助馬石明，遂於七月間率所部四千餘人，由烏拉擺迤南太平渠方面進犯省城。經盛軍分兩路出擊，馬部不支，遂潰竄南路托克遜一帶。

馬仲英迭經潰敗，思得一休養整理之時間，乃向盛請求投誠，盛亦有其他顧忌，遂委曲求全，任馬爲東路警備司令，并指定哈密鎮西爲駐防區，所有薪餉服裝，新省府均願照章發給。馬一面派遣代表，晉省周旋，一面仍駐吐魯番，積極部署，於九月間密使馬黑鷹潛赴阿山，鼓動回民，擾亂塔城，并進犯額敏，綏來、呼圖壁各縣，爲西路一支。又令旅長馬某，綽號黑漢者，率步兵數千，由達板

城進據芟芻，爲南路一支。馬仲英本人，自率基本精銳騎兵一旅，由達板城至石窩子，偷越天山，猛攻孚遠，爲東路一支。時伊犁屯墾使張培元，四一二政變後，雖經新省府薦請中央任命爲省委員，兼邊防幫辦等職，然精神上究未與新省府真正合作，故馬亦曾與張打通關節，企圖各路進兵，齊向迪化作大包圍，矢志得迪以作掃蕩全疆之根據。

省府以警訊四傳，情勢危迫，乃先派遣勁旅（即阿山歸化軍）星夜援塔，而解塔圍。馬部副師長馬黑鷹指揮李福興等，經由額敏、綏來、呼圖壁一帶，向迪化竄擾，旋與盛軍接觸，激戰數晝夜。李福興先陣亡於呼圖壁，馬黑鷹後亦傷斃於雀兒溝，西路一支遂告失敗。南路一支，盛出主力軍先截斷其聯絡，嗣即大戰於達坂城，略得勝利，即迴師鞏固省防。馬微聞西南兩支之敗耗，并不餒怯，一面派人赴迪，續談和平辦法，一面復暗調勁旅，按原定計畫，猛襲孚遠。蓋迪化爲新省根本，古城爲省東重鎮，孚遠雖係小邑，惟介於迪古之間，在迪區戰局上，尤爲東路一大關鍵，孚遠既下，則古城迎刃而解，省城根本自易着手矣！不期孚遠過去雖曾被馬佔據一次，至此官民忽作極強烈之死守，馬圍攻共九天八夜，卒未攻破。（守城方法新穎，婦孺爲之努力，頗有一述價值，容另敘於

後)馬部犧牲極鉅，然彼猶再接再厲，以圖最後之掙扎，亦可謂頑強矣！

伊黎屯墾使張培元，對新政府設施，素懷不滿，近既得馬之聯絡，遂開始反對之行動。會盛派陳德立（後任新省財廳長兼外交署長）廣祿（錫伯族人，任塔什干總領事）趙師鵬（任塔城行政長）等，向俄採辦材料，經過張防，全被截留，并以北疆總司令名義，聲討盛世才，於十二月初，派旅長楊振中梁志鴻，分頭出動塔城烏蘇，復合綏來而西進，以與馬仲英部聯絡，進窺迪化。盛軍當亦西開一部份，正遇戰於綏屬之烏拉烏蘇，相持未分勝負。楊等忽接張氏急電，令即旋師，甫至安集海（距伊六站）而張氏已自殺。蓋張除遣楊張等部出發外，僅留一千餘人，坐鎮伊黎，當有盛軍特編之阿爾泰塔城歸化軍約兩混成旅，兵精器銳，由塔城行政長某為總指揮，乘張後防空虛，直搗伊黎，猛攻張部三晝夜。張見勢不支，遂自殺於城外六十里之某地。死後傳有遺囑，為追軍所得。略謂「一誤於外部長羅文幹蒞伊，謂將以實力補助，再誤於楊振中出師太早，退兵太遲，敵砲久轟伊城，負疚良深，商民前貸餉款，願以遺產償還。老母在堂，入棺請代穿孝衣」等語。但亦有謂張之死，實乃被殺，遺囑亦係偽造者。歸化軍在伊黎大捷後，即駛車東進，所過烏蘇沙灣綏來

呼圖壁、昌吉五縣，因歸軍不諳地方情形，又以省防吃緊，急於赴援，不暇顧及一切，故沿途頗多騷擾。蓋其時適與張培元互相呼應之南疆總司令馬仲英，又已號召萬餘之衆，圍攻迪化一月矣！

馬此次（最後一次）圍攻迪化，因恃北路馬黑鷹之騷動，西路張培元之嚮應，并得盛軍某部變兵（多係金樹仁嫡系舊部）先後加入，聲勢頗爲煊赫。但新疆大地廣漠，各路交通素感不便，對軍事影響極大。當馬初敗，已接洽投誠矣，而張發會銜討盛之通電，始悠然遲至。迨馬黑鷹之失敗，馬又不知也；張培元之自戕，馬更不知也。故獨大舉圍迪，歷時一月，候援。城中民糧缺乏，危機日益嚴重，然盛軍究有恃無恐，將四週城防線縮成二十餘里，以靜制動，只防禦而不出擊。馬圍至匝月，於十二月十七日拂曉，竟由城南之南樑，一度攻入防線，但旋即敗出。嗣聞援盛之阿爾泰歸化軍將來迪夾攻，馬即調集大部，迎堵於城西七十里之頭屯河，與歸軍作殊死戰。卒因武器不利，受創極重，城圍亦解。馬率殘部四五百人，狼狽逃竄，從此退往南疆，遂無復能爲矣。

阿爾泰歸化軍既解迪圍，一部欣然乘車北返，一部及救國軍宋旅，乘勝向馬部跟蹤追擊，沿途均有激戰。若遇大城險地，馬恆據守頑抗，在焉耆、吐魯番間之哈拉峽，峽長三十里，險峻天成，追

軍用飛機投彈始下。而和加尼牙孜所部，受命截堵馬軍於庫車一帶，其武裝反被馬部所繳，馬因此軍威復振。嗣又連受打擊，退過阿克蘇而至莎車，迫不得已，始將餘部兵柄全畀楊振中、李海如，輕裝簡從，由喀什而走蘇聯。盛屢請引渡，未獲蘇聯允許。楊振中、李海如等，於馬出走後，旋率殘部退入玉關和闐。楊李係金樹仁舊部，曾受盛之指揮，李於古城失守時降馬，楊於張培元失敗後，偕馬南退。馬得楊李助力極大，臨走曾有委託代理三十六師正副師長之說。二十三年年底，甘肅敦煌縣政府尙接到楊等反盛通電，是知塔里木大戈壁迤南各縣，新省府政令，後始遲遲到達也。

五 盛馬激戰縮影底孚遠之役

孚遠，唐北庭都護府舊址也。位居天山之陰，東距古城九十里，西距迪化三百七十里，南越天山，與吐魯番昆連北界哈拉瑪依，與阿爾泰山遙遙相接。古城固東路之重鎮，而孚遠介迪古之間，渠流縱橫，土地肥沃，出產豐饒，關係尤爲重要，故前清濟木薩參將及糧務廳，咸設於此。光緒末葉，始改縣治。民國十七年秋，凡各地沿襲前清官制之名稱者，次第改革，因裁孚遠參將，駐兵一營。民國二十二年，馬仲英率部再度入新，欲向迪化取包圍之勢，集結主力，圍攻孚遠，歷九日八夜之久。

城中軍民，兵單械劣，竟能團結奮鬥，使此彈丸小城，未爲強敵雲梯、大砲、地雷、地洞等所攻破，而叱咤風雲之馬仲英，竟遭受意外之打擊，其事實之經過，大有一述之價值。

初，馬攻破達板城時，曾遣指揮陳清浴、北路總指揮馬玉良、團長馬占祿等，先後進攻孚遠，均以失敗而退。馬聞之不悅，以孚遠孤懸天山之麓，城小如斗，何致不能攻克？遂親率騎兵二千數百人，於十一月十二日夜，開抵孚屬南區之泉子街，至五更時，集衆授以攻城方略，且言同到濟木薩（孚遠）城中吃早飯！是晨天微雪，遍地皆白，馬令兵士，翻服白裘，與雪色相映爲一，以混守城兵民之辨視。時已黎明，守城者因甚疲倦，不知敵臨城下，竟由北城架梯而上。該處守城戶民某少年者，方持矛依雉堞而瞭望，幸驚覺，猛刺登堞之敵，使跌城下。餘見城中有備，遂以排槍齊發，機槍掃射，迫擊砲、手榴彈，亦紛紛擲入城上，聲如萬山崩倒，駭不可聞。守城兵民，奮力以石擲擊，並以劈山長龍等各種火槍，連環應戰。敵奮死猛撲，終不得逞。但城上女牆，多被蕩平，守城兵民，無所屏蔽，乃急於城上，挖掘戰壕，伏而還擊。迄午戰稍停，馬脅迫鄉民，赴城下送書，略謂「攻孚乃軍事上重要策略，志在必得，如不早降，則殺入城內，鷄犬不留！」時城中始知攻城者，爲作亂多年屠殺甘肅兩

省數十萬生靈之馬仲英也。

城中守兵僅數百人，快槍二百枝，且子彈甚缺乏。城之四面及四角，分配佈防，每處快槍不過二十餘枝。其餘兵民，皆持火槍、刀矛及棍棒之類，各守一堞，不許紛動，雖傷亡達百數十人，而竟無一畏懼退縮者。城堞之被毀缺者，以毛綑、毛毡或袋實沙土，隨時堵之。入夜恐敵梯城，不易察覺，以久浸煤油之新磚，燃懸於城堞外，遂長明如晝。然磚易被擊碎，後改用厚麻布，其效力益著。敵屢於夜間，以雲梯大舉撲城，故城上得用長龍實火藥，碎鍋片爲子彈，從容射發，命中敵人。某夜戰停，守城軍民見城堞棄擲槍彈甚多，使兵士鎚城，取得敵屍所帶之手鎗七十餘枝，子彈三萬餘粒，分發守衆，氣勢倍壯。

一日天色未明，東北城外，隱約見一巨物，高懸空際，審視之，乃敵架設之毛綑也。緣字邑城隍廟，在東北城角之外，其戲樓高出城牆數丈，據其樓巔，可俯瞰城中，敵乘夜用毛綑架墩於上，伏向城中射擊，居高臨下，莫之能敵。城上兵民，立即掘壕藏身。又將北城鎮武樓頂，挖取一窗，窗外四圍，壘以土坯，使其高與城隍廟戲樓上之毛墩相埒，並特選槍手，更番向高墩射擊。馬見高墩失恃，又

出掘洞以攻之計。城中偵獲其情，恐地洞掘成，敵將掩入，即令凡城牆與敵挖洞密通之處，先沿城根挖暗溝以迎之。溝形腹大，低可容人，口小，能納音，內置磁鑼一具，上覆銅鑼，令人時刻聽之。如在外有挖洞情事，雖十里可聽也。一日忽聞鑼鏗鏗有聲，知敵洞已近，即以聽得方向，召壯丁日夜迎掘，及相通後，用水灌之，使洞中敵不能立足，即埋地雷亦必致火藥浸濕，難於爆發。計敵洞縱橫六七道，被接通灌水者三四道。至十七日天未明時，東甕城洞下，又被守軍截掘一洞，距不遠矣。忽聞敵洞有置藥箱聲甚晰。守洞軍營長趙某與團長尤某先後入洞視察，並運水四十桶於洞口。此時如將水灌入，則火藥必全爲水淹矣。但尤曰：「盍速出洞灌水。」趙曰：「尙早！」正在相商之際，轟然一聲，烟塵閉目，如天地之崩覆，則敵之地雷已爆發矣！城之門扇，倒入門洞，而尤趙及兵民數人，俱已被埋洞中。尤力頂覆土而出，急於敵彈下，滾逃入城。趙亦隨之脫險，餘則壓死洞中。

當地雷爆發時，東門轟開，馬隊悍猛，欲搶入城，城中即運砂袋，且壘且戰，敵仍不得逞。此時有最奇險之一事，即敵猛撲東門時，東城內牆下挖洞之一民工，因行赴東北城角大便，甫止步間，恍見城牆下現有一洞，大如碗口，微聞內有物響聲，驚呼曰：「此中有賊！」忽孔內砰然發槍，此人手

無寸鐵，他兵聞呼，由城躍下，向孔內連發數槍，敵遂鼠竄而去。後取鐵器掘之，洞大可容五人，再以辣椒菸葉等物，燃諸洞口，復用風箱扇之，藏敵遂由城外出，且高呼曰：「大烟鬼，（同人多以此呼罵漢人）請勿費心了，我們原是不會吃烟的！」某君料城門上所駢列之方木，若敵潑汽油以燃之，則城樓不保，而防守亦殆矣。乃計由木上鑿兩孔，由孔灌土實洞，可不虞火。但城中壯丁，全在城上扼守，城門洞大，需土甚多，正苦運土乏人，忽憶嘗見羣兒嬉戲，有一二童爲之長，衆皆聽命，遂以童召童，不旋踵間，羣兒畢集，應命運土，多至三四百人。縣長戒之曰：「行勿過速，速則疲矣；負勿過多，多則覆矣！」諸兒聞言，反相競爭，行愈速而負亦更多。自己至申，洞土滿矣！午後天霧蔽空，陰風颯颯，人皆談虎色變，到處覺有掘洞聲，蓋以人心戒懼過甚，慮敵復以地洞攻城，以幻爲真也！

如是相持至二十一日午，迪化援軍至，城圍始解。馬潰敗率殘部千餘人，向達坂城而逃，傷亡逾千，子彈亦耗三十萬發以上。城中因防守周密，人心團結，卒獲無事，然死傷之數，亦達三百數十人矣。當抗戰方酣之某夜間，乍將敵洞截通，二小時內竟灌水三百餘担，此時男丁皆在城上，守壕應戰，運水者皆爲婦女，往來絡繹，奔馳甚速，且運且言曰：「快灌水吧！勿使敵進，進則雞犬不留矣！」

以故奏功甚速。事後省府據縣長報告，來電褒獎曰：「婦女協防，兒童奮鬥，該縣長調度有方，與民效死弗去，殊堪嘉獎。」云云。所謂該縣長者，即後擔任哈密區行政長劉應麟也。李遠之役，在盛馬戰爭中，尙屬小焉者，然猶晝攻夜襲，砲火連天，死傷枕藉，劇烈如此！若南山、紫泥泉、省城圍攻、南疆追擊等役，戰事之激烈，較此更勝數倍，苟一一詳加記述，不知更將如何令人毛骨悚然也！

六 新政府中心人物之傾軋

新疆於四一二政變後所誕生之新政府，迴顧其過去甫誕生年半之歲月，可謂無日不在風雨飄搖之中。今彼新政府之新生命，已漸入佳境，亦即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氏所攬政軍大權，已日見其鞏固之徵象。然新政府之得有此新生命，真由所謂「締造艱難，經營慘淡」中得來。蓋彼新政府自誕生以來，不僅外有唯一大對頭之馬仲英，與彼兵戈相見一年餘，而彼新政府內部中心人物之互相傾軋，亦殊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概。至於墨花一現，幾成孿生雙長之南疆獨立政府，其耐尋味之小史，尙不與焉。

南疆民鐵米爾等，在喀什突樹獨立政府之旗幟，關內所傳對彼自生自滅之消息，紛紛不

一然哈密有曾與彼互通聲息之纏民，則謂「彼政府之成立，不過擬在中央政府之指導下，求達新疆人民自治自主之目的，該政府領袖鐵木爾嘗有「一個尙未健壯之幼駒，驟然離家遠逸，若遇野狼，必被吞其吻也無疑！是知新疆人民尙決不能完全離開中央政府之懷抱提携，別求富有危險性之生存途徑」之語。故該政府所新鑄之銅幣，所擬製之新幟，皆配戴中國國旗於其上，此事實非虛傳。蓋該政府所持態度，所含意義，實可於此大白」云云。該政府早經消滅，經過情形，已散見各報，今聆上言，更可得其大要矣。

楊增新有言：古語西出陽關無故人之「故」字，應易爲「好」字。新人亦云：新省治世是桃源，亂時是絕地。前者乃楊多年治新經驗之談，後者係由觀察地理所得，皆各有其客觀上之適切性。足見新省人事複雜，環境特殊，有非內地可比。前文所述山纏之變，盛馬之戰，今所欲記之新政府要人，屢次傾軋之真相，似皆不能逃其準繩也。

新政府內部之傾軋，除廿二年六月間，陶明樾、李笑天、陳中等，醞釀所謂「二次政變」已見前文外，此後繼續暴露者，尙有倒盛之二大組織。從事此種活動之人，多係平素與盛有鄉誼戚誼

之親信，而新政府堂堂首任主席之劉文龍，亦在其內。此無怪局外人引爲駭異，卽盛初亦百思莫解也。

首次暴露倒盛之組織，時在二十二年十月間，主要份子爲前救國軍首領（時充迪化城防司令）鄭潤成，自衛軍首領楊耀鈞，軍服廠廠長李丹初，汽車局長格米力克等二十五人。劉文龍卽在其中。傳聞李陳二次政變時，劉曾參與其事，乍聞陶等槍決之耗，爲之失色良久。惟劉爲省主席，盛未便處置，僅將其參養之歸化軍，設法拉攏過來。劉無以自處，厚禮請聯蘭譜，盛皆婉辭不受。此次劉又參加，知盛已得線索，反先密告主謀人名，詎盛當出名單一紙，劉亦赫然蓋戳其上。嗣按圖索驥，諸人被禁畢，省府遽以劉請病假，由財廳長朱瑞瑛代主席聞。

劉請病假後，初被軟禁於省府之三堂。該處本爲前主席金樹仁燕居之所，設備華麗，器物名貴，價值二十餘萬元。金隻身出走，劉卽携眷入住。事發後，卽由「逆產清理委員會」派員前往點查物件，劉尙竭力抗拒，且臥地高呼，謂「你們無理如此，難道要逼我的老命麼？」然終被追，遷回私宅。劉歷任南疆八城肥缺，宦囊充裕，居常兼營商放款，在伊犁塔城，牧羊十萬餘頭。馬仲英之將

圍迪化也。衆議速移官糧於城，劉反對未果。後城被圍，糧價飛漲，劉乃從容開其私倉，善價而沽，其工於聚財如此。故衆傳家藏白銀，在百萬以上，然皆爲清委會所代理矣。其他被清理之「逆產」尚多，中以金樹仁（金主新五年所蓄，多爲名貴古董）、陶明楹、張培元、崔肇基諸人最爲豐富。其豐富之由來，殆非搜括莫辦也。又南疆各縣之纏變，漢官民之被難者固多，然據是役脫險者談，真正清廉愛民之縣長，特蒙另眼看待，實未玉石俱焚。悖入悖出，古有名訓，牧民者當知自處矣！

二十三年上半年，軍隊大部開往南疆，擬收拾馮之餘部，并鎮懾各地。盛本人亦未輕離迪化，尙稱平靜無事。惟至九月間，素稱「第二督辦」之新省銀行總經理蘇上達，忽爾被逮下獄，空氣突又緊張。株連者計有建設廳科長金某，汽車局長劉某，童子軍隊長陳某等六人。案情迄未公佈，外間傳說紛紛，有謂蘇等秘密買槍，圖謀刺盛事洩者，有謂此係留日（盛爲代表）、留美（蘇爲代表）兩派人物暗鬥之結果者。據無線電台長王國光語人，謂盛蘇私誼，實無間言，惟政見不同，故迫而出此。然無論如何，其爲反盛則一耳。

綜觀新省四一二政變，陶李陳槍決，劉文龍被軟禁，張培元攻省，蘇上達被捕五事，新人恆相

提並論，稱爲「五次革命」。當第五次事變暴露時，現在主席李榕（朱瑞墀又已逝世）曾與盛商發晉關護照，俾異己者得以自便。一時官民踴躍請照，最後一次由迪化直接東開之新綏汽車三輛（以後則由綏通至哈密）客票於十數日前即已售罄。迪哈途間，哈薩殺人行劫，致由迪化至吐魯番，短短六站路程，僱大車曾出價二十萬兩票（約合現洋四百元），猶無人敢應命者。東行七角井一帶，則更須請哈薩兵護送。其他間有騎駝者，數尤寥寥。未幾，停發護照之令又下，故東歸得至哈密者，即互以「生入玉門關」相慶幸。此乃二十三年歲妙事也，以後情況則漸佳。

現在新省內部之局勢，一因馬仲英張培元等反對派之實力，已先後消滅；二因新省府對各族（尤其纏族）領袖，優加任用，如省府副主席、各廳副廳長、各區行政長及督署師旅長等，均有各族充任，頗能羈縻人心。四一二革命紀念日，盛氏有言：「新省情形特殊，軍事計劃實現，政治方有保障。」今就大體言，新當局確已辦到結束軍事，集中權力之地步。從此若不受外力之影響，或意外之變動，一面更努力建設，重視各民族間之利益，則前途未可量也。

新疆政制與金融

新疆政治，因歷史地理上之特殊，及過去主政者之無遠見與定議，成績進度，向來較各省爲低。二十二年「四一二政變」後之新省府，其行政系統，除改組原有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四廳外，并添設一農墾廳。初任主席爲劉文龍，甫及半載，因各將領倒盛擁劉之計畫失敗，劉亦被迫下台，當推朱瑞墀代理，至翌年（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氏逝世，又推李榕繼任。嗣於八月十七日，歡迎和加尼牙孜，由南疆晉省，充任副主席後，民政、財政、教育、建設、農墾各廳，亦先後添設副廳長一二席，以界纏頭甘回等族之有力分子。——此雖與一般省府組織法不符，殆亦省當局應付環境之權宜措置也。廳下就全疆原有各道，分設區行政長公署，公署現已成立者，計有迪化、哈密、伊犁、阿克蘇、喀什、塔城、焉耆、阿山（行政長名沙里夫汗，兼任警備司令，係哈薩克族人）等區，區轄縣數不等，縣下絕無各局各區之健全組織，間有勸學所公安局之設立，然亦徒負虛名而已。新政府近將公安局以次改組爲保安局，任務側重於固圉，其餘則與普通警察相同。對於纏回民族，

仍沿舊例，特設伯克一職。伯克有會長之義，承受官廳指揮，以治理其部衆，惟異於地方官之一切。須受上級監督，亦得如扎薩克親王之得世代承襲。俄自革命後，解放俄屬哈薩克，准其自立國家。於克孜阿爾達地方，成立哈薩克政府，改游牧爲農耕。（據莫斯科通訊，該境內容發見石刻婦女戰士、獅子像及銅鏡等貴重古物，證明哈薩克斯坦與古代中國曾有聯繫。）反對蘇聯制者攜族逃至阿山，漸蔓延於天山，惟生性獷悍，以搶殺爲能事，楊增新時代，每隔數年，卽舉行趕哈薩一次。驅彼北返阿山。盛馬戰後，哈民乘機盤據天山者，爲數甚多，迪哈路爲之不靖。二十三年冬，更有數百帳蓬，先後移住鎮西一帶，亦係阿山哈族，搶擄外蒙，故被驅逐至此。事聞省府，竟以寬大處之，令在鎮西指定區內，資助墾殖，將來訓導得法，未始不可化莠爲良。新省府成立未久，且屢經兵事，其政治設施，效績如何，尙不能遽下斷語。惟就資助哈薩墾殖，及援引各族參加政治兩事觀之，不可謂非進步也。新省各級政治人才，向感缺乏，加以財政困難，銀票跌價，從公薪俸低薄，往往不敷贍家。尤其戰事結束之始，高級官吏如省委、廳長、行政長之屬，月得十餘萬或數萬兩銀票之俸給，尙不足購買百斤麥麵之需，今後秩序恢復，民得不廢農時，社會經濟復蘇，政象當有轉機矣。

新省在前清時，固爲受協省份，然以本省賦稅之折扣，實協之數，亦頗有限。民國初年，楊增新整理財政，節流重於開源，協餉雖告斷絕，財政尙可自給。當時印發「一兩」省票，約千餘萬兩，「二錢五分」及「一錢」小票，約五百萬兩。其票書明每兩當紅錢四百文，雖不兌現，信用尙好。以合現洋一元，民國二年爲三兩四，俄國革命後，流新盧布作廢，省票漲價至一兩七，民十七跌至三兩，卽銀票三兩可換大洋一元。楊氏籌開阿山金鑛，擬用以改良幣制，旋因遇難，事未果行。及金樹仁時代，收支卽漸感不敷，先後加印發行「三兩」「五兩」之省票，計七千八百餘萬兩，益以二十年開始戰亂，票價遂日見跌落，二十二年政變後，直跌至每元五六十兩之價。廿二廿三兩年，新政府因戰事連綿，全省稅收無着，專恃印發紙票度日，印票愈多，價格愈跌，物價高漲，更成反比，勢不能不增印票數，勉以支持軍政費之開支。堂堂財廳，遂一變而爲紙票印行之機關，每日加工趕造，數達五六百萬兩，（見二十三年八月某省委迪化寄信）。至於票價之狂跌，直匪夷所思，若非專印五十兩、百兩以上之大票，恐紙本亦將無法顧住。後幸戰事結束，於廿三年冬，票價始稍回漲，然亦盤旋於四五百兩之間。（昔曾跌至一千三百兩兌一元）。廿三年秋後，已有數縣開徵田賦。

商稅，此後雖可推廣收入，然以如此混亂之金融，專恃新省現有之力量，圖挽頹勢，恐非易事也。

新省紙幣，昔在前清，卽有鉅商八家發行錢帖。光緒末，袁大化撫新，勒令收回商票，代以京印官票，上繪金龍，故稱老龍票，數約一百萬兩，價值較高。迨楊增新印行一兩票後，老龍票遂漸銷毀。自金樹仁以至現省府，紙票年必增印，票面大至數百兩，以致票價狂跌，貨價無形增高。不但舊時所通用之小票，如一錢之油布帖，（因係油布帖所印故云）二錢五分之狗娃子，因不夠最低單位之物價，早已消聲匿跡。卽五兩十兩者，亦以次束諸高閣，而代以五十兩以上之巨票，人民所受影響，誠非片言可盡也。（所謂狗娃子，係一種印有獅像之輔幣，俗誤獅像爲小狗，故買賣議價，咸稱若干狗娃子，或另加上一二油布帖云云。按十個油布帖，四個狗娃子，始各合銀票一兩。）

新疆軍隊與教育

新疆軍隊，楊增新時代，軍實不充，平時亦絕少訓練，在質的方面極爲簡陋。其後金樹仁、范新，頗思整頓，曾購進新軍器不少。及四一二政變後，現邊防督辦盛世才，以政敵派馬仲英、張培元等

次第剷除，省政亦漸告統一，乃乘機整理軍務，將所屬尤得勝、孟煦、梁啓文、宋慶齡、沈世麒等旅，縮編爲團，外加原有各團，約計步兵二十餘團，騎兵九團，團爲編制單位，皆直屬於督署。他如砲兵、工兵、飛機、鋼甲車、歸化軍等組織，亦無不裁汰老弱，配備新銳武器。是故今日新疆軍隊之實力，確非昔時可比矣。

歸化軍之由來，先是民國八年，蘇俄革命事業，逐漸進展，皇黨（白俄）軍隊阿年闊夫、巴奇赤等股，各擁衆八九千人，駝馬數千匹，相繼潰竄入新，願內附而歸化。但居心叵測，未及三載，旋釀成阿山、奇台等處之事變。因被省當局繳械遣散，令分駐北疆各縣，并遣送一部份入關，此卽所稱之歸化民也。二十年哈密事變爆發，省軍以戰事緊急，不暇防守，因復召歸化民二百數十人，編成二個砲兵特務連，歸前方總司令張培元指揮。在饒東包圍和加尼牙孜部，旋被縱出，衆傳歸化軍有異志，金樹仁乃令將武裝解除，遣散歸農。二十二年春迪化被圍，金氏又復召集歸化軍一團，以巴平古台爲團長，嗣歸化軍參加四一二政變有功，遂漸擴充成旅。是年秋（二十二年）陶李陳等，聯絡巴平古台，倒盛失敗，盛感巴之部下別克迭也夫之告密，因拘巴氏，而擢別爲旅長，尙有歸

軍官切切諾夫、赫洛夫司克二人，旋亦擢任旅長，名義上歸軍已有三旅，實際人數尙不足也。二十三年春，馬仲英敗退南疆，省軍（歸軍在內）節節追擊，別克迭也夫任南疆勦匪總指揮，以新組阿山歸軍領袖沃列克副之。別氏不副民望，旋被調任前敵司令，遺缺由伊犁屯墾使劉斌接充，歸軍大部份現駐喀什，其戰鬥力尙較其他省軍爲強。

新省教育，一因占人口數十之六七之纏族，未領悟教育之真意義，對教育之推進，往往加以阻力，一因過去當局之無遠見，對辦學敷衍了事，甚且實行孟祿主義，使書報不得自由輸入，遂致文化教育，素有落伍之稱。省城學校，計有俄文法政學院、中學、小學、纏文學校各一所。女子學校，省縣立各一處，小學人數尙多，中學以上，雖給津貼，學生猶寥寥可數。外縣會辦小學一二所，校名仍稱國民小學。因戰事停閉者，已設法恢復。惟迪化所辦纏文學校，自省府任用纏民充任要職，并得該校創辦人曹啓文等之努力，入學者大有蒸蒸日上之勢。南疆有數縣之纏族領袖，亦提倡願與官廳合辦纏漢合璧學校，使彼此子弟就學，互習纏漢語文。而阿克蘇、喀什等地，在軍政界服務之纏族，尤多選送子弟留學俄土各國，逆料纏族教育觀念，不久必將丕變。民衆教育，僅省城有一圖

書館，陳列書報，多係舊物。民衆運動團體有二：一爲「反帝會」，一爲「婦女協會」，「婦女會」係由省立女子學校校長邱毓芳（盛世才夫人）及殷蘭淑（教廳長張馨夫人）、陳淑敏（財廳長陳德立之妹）、鄭淑媛等主持，提倡女權平等，女子教育，婚姻自主，婢妾解放等工作頗力。

語言文字，爲教育主要工具。新疆民族龐雜，語文各不相同，省城每開各族參加之民衆大會，一族要人，登台演講，必用數族舌人，相繼譯述，麻煩廢時，可以想見。準此以論教育效能，難與內地並駕齊驅，蓋全非人謀之不臧，實亦有客觀條件之限制焉。惟新省各族語文，比較言之，首推漢纏兩種，最易通行於全疆。官廳公文佈告，例用漢纏合璧之文字，民間經商交際，漢纏人直用漢纏語，固無論矣；他如蒙古哈薩等族之交接，亦多借用漢纏語文以達意。有時纏語之勢力，且超出漢語以上。各縣纏族蒼萃之區，學校教育，固不發達，但習誦穆教經典之私塾，則所在多有。故今後新省教育，苟仍循舊日軌範，僅知實行統一的普通教育，而不謀變通的特種教育，（如適應環境，試辦漢纏語文兼讀學校等），恐必事倍功半也。

新疆交通情形

新疆爲一純大陸性之省份，境有荒漠廣原，崇山峻嶺，惟甚少巨流深川，可供航行之便。故該省交通事業，不及水運，而應亟謀陸空之發展。該省交通現況，略如下述：

一、航空 二十年春，交部初有京新航綫之計劃。是年冬，歐亞航空公司李景樞開始試飛，平迪段處女航成功。籌備經營，至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始作上海塔城兩處之第一次對飛，每週對開一次，在新計有塔城、迪化、哈密三站。其航綫由塔至迪爲五二五哩，由迪至哈五〇〇哩，計共需時約六點三刻。由塔城至上海，全綫計長四〇五〇哩，約合華里一萬二千里，按站飛行，四日可達，不僅爲新疆與內地航運最便之工具，抑且爲歐亞交通唯一之捷徑。惜全綫通航一年即中斷。二十三年夏，新省戰事結束，該綫航運，仍僅通蘭州之東段，聞塔城至哈密段，新省擬自行辦理，哈密通東至蘭州，仍由歐亞航空公司展綫至哈，啣接聯運。此事醞釀已久，如能實現，國家主要動脈，庶可暢通無阻也。至新省所以拒絕直航，聞因歐亞股款非純粹國營云。

二、郵電 新省有綫電局，創自前清光緒十九年，南路喀什，西路伊犁，北路塔城，阿泰爾，東路哈密，莫不綫網聯貫，通達省內省外，并可於發電之餘，約通短程電話。但沙漠荒涼，地方遼闊，電桿年久失修，易被風雨摧折。甘綏駝伏，隨綫長征，仰見完整磁碗，卽好以石投擊，謂前途之泰否，可於中否卜之。無知土人，有時尤敢切綫作彈，伐桿爲薪，往往此修彼斷，遂致電報速率時較郵遞爲遲。普通由迪化拍往京平之報，最快三四日，遲則竟至三四星期，俗稱「駱駝電報」，殆非過甚其詞。電費因省票跌價，從未實收一字一角。記者入新時，當局雖規定每字收省票十六兩，但折合現洋亦只三分左右，若非地方政府代爲維持開支，各地電局不堪虧累，只有關閉而已。無線電報，在北京政府時代，卽由前交通部於民國九十兩年，在迪化、喀什二處各設電台一所。原擬喀什與迪化通，迪化又與庫倫、張家口、北平轉通；不料外蒙獨立，庫倫電台生變，平迪遂無法直達。嗣裝修新機，於十四年通遼甯電台，十五年通濟南台。迨十七年五三慘案發生，濟台被燬，又告中斷。十九年新省府添設短波電台一座於迪化，能與太原通報。廿一年，奇台、哈密、鎮西、焉耆亦各設一台，尙擬推設於伊犁、塔城、庫車和闐、阿爾泰各處，但因受戰事影響，機件損壞不少，喀什大電台，且被馬仲英

部拆去一部份，攜往和闐，尤爲可惜。現迪化台與內地通電成績甚佳，再加人事改善，前途至爲可觀。新省郵政，成績殊遜，主要原因，仍係受省票低落之影響，故新省郵票，印有「限新疆省貼用」字樣，不能寄至內地應用。郵局職工薪資，不及關內同業十分之一，譬如猩猩峽運東郵差，月薪有多至四五十元者。陝西郵差，月得省票二百數十兩，僅合洋七八角，以購騎驢之草料，不敷尙甚，生活困難，達於極點。職員情況，亦與此相同，枵腹從公，安能責以效率！加以省當局爲防止重要內情之外洩，縱非戰時，亦常派人檢查郵信，影響營業，當亦不淺。二十三年秋戰事結束，各縣郵局曾奉停止檢查之令，前途曙光，或在是乎？

三、公路 新疆驛道，大多平坦寬敞，略加修築，即成公路，可以行駛汽車。若係戈壁硬砂，更天然坦行。在新省擴展公路，重要工程僅在橋樑，可謂便利莫比。現已通車者：（一）迪塔線，由迪化至塔城，二日可達，每人票價約合大洋三十餘元。（二）迪喀線，於二十三年戰後，省府用軍用汽車逐漸南展，迪化區食糧恐慌，阿克蘇米因得救急，由喀什或塔城跨出俄境，搭乘土西及西伯利亞火車，即可東回中國。（三）新綏線，由迪化經蒙古至綏遠，係新綏長途汽車公司經辦，公司設天津，

總站在綏遠，分站則在沿線重鎮，以至哈密迪化等處。於二十二年十月通車，亦因戰事影響，停頓年餘，現已恢復。惟迪化至哈密段，歸省府自辦，以與該公司車在哈密互為聯運。肅州亦已新設分站，兼便隴省商運。由綏至哈，約須十一二日，客票每人約二百七八十元。往年綏新駝運，俗稱半年走一趟，自汽車通駛以來，月內即可往返，便利何啻霄壤！

新疆物產豐富，除數種主要貴物外，其餘均為量巨值賤，不合汽車運載之原料品。由內地運新者，國產茶烟、綢緞等物，亦不若洋貨之質輕價昂。且在汽車本身，所需車輛機件，巨量汽油，均惟外貨是賴，有損民族經濟，恐亦得不償失。故誠欲開發新疆交通，直接以達成本低廉，銷路廣暢之運輸目的，間接解決移民墾荒，發展實業之重大問題，則莫善於展長隴海鐵路，就地取材於祁連山、天山之木料與煤礦，而完成伊（黎）蘭（州）線之計劃也。

新疆豐美之物產

新疆物產豐美，世人多有論述；鑛產金屬非金屬之蘊藏量，更非國內各省所得而比倫！

金屬鑛產：(一)砂金，阿爾泰山之七金溝，烏蘇之奎屯河，綏來之瑪納斯河，鎮西之新度溝，以及焉耆、尉犁、和闐、且末、于闐等縣均產之；中以阿爾泰山、于闐爲最著。阿爾泰云者，蒙語卽稱金山之謂。山北屬科布多境，在蘇俄勢力範圍中。山南隸新分東山、西山、綿亘三數百里，山溝砂積中，到處產金鑛，水波黃光蕩漾，爲之炫目。民國四年至六年間，產金最旺，每年產額達十萬餘兩，嗣後則逐年減色。至二十年產額，據收金課者談，亦達六萬數千兩。工人二萬左右，每工日得金額平均四分。阿山首邑承化，從前駐有省軍一團餘人，後遇事變，爲哈薩襲擊，旋護商民退出，後爲哈族沙里福罕氏任阿山區警備司令兼行政長，有代表駐迪，鑛務已漸恢復。于闐、且末兩縣地方，居崑崙正幹，轄境延袤，山脈分歧，金鑛頗豐。于闐蘇瓦克，且屬阿克塔，俗有大金廠之稱，所產砂金，苗旺色足，開採歷史有二百數十年。其地艱於得水，今尙襲用人工依山鑛洞，取砂藉風播揚之土法。(二)山金，塔城之哈圖山，于闐之克里雅山，及喀喇塔什山，焉耆之額布崗嶺，吐魯番之喀喇巴爾瑪遜山等處，均產之。(三)銀、銅、鐵、鉛各鑛，皆產於各縣。他如最貴金屬之白金，奇台亦產之，惟未聞開採也。按世界每年金產額，約達七百餘噸，南非洲產占其半。其他在十噸以上者，約有七八國，我國尙不

在內。昔曾在舊金山工作得美國鑛學博士位之俄人某，則謂新省金鑛，僅阿山一處，若用新法開採，大可調劑世界之金用，蓋前此所開採之金，皆係浮金，尙非金苗也。

非金屬鑛產：(一)石油，莎車之上窩舖，庫車之哈喇亞崙，迪化之蘇達車及四盆溝，烏蘇之南山及獨山子，綏來之金溝河、紅溝及鹹水河，塔城之青石峽及黑油山，沙灣城西之博洛通古及東北二站路之石油泉，所產石油，皆天然湧現於地面，交通便利之處，有曾作小規模之開採者，其餘多隨地泉之外流，僅供塗車之用。如沙灣石油泉，因油質厚精凝固，路人試燃以火，近年始被發現。(二)煤，迪化、哈密、鎮西、奇台、阜康、烏蘇、伊犁、庫車、拜城、疏附等地均產之。哈密所產無烟煤，燃燒力可達一晝夜。(三)鹽，迪化、哈密、鄯善、精河、溫宿、阿克蘇等地，均有巨量美質之出產。吐魯番、阿山、烏魯木河所產岩鹽，亦稱山鹽，層列山上，巨塊如石，體質透明，澄然如水晶。阿克蘇產者，土人磨琢成碟器，飯時陳列席上，晶滢可愛，以肉蔬邊醮邊食，風味更美。最近鐵道部派顧問斯文赫定等踏勘綏新公路，又在南疆荒漠發現古鹽田甚多。良以新疆古爲內海，天氣地層雖變遷，而當時海水鹽質，究亦淤涵在地也。(四)玉，于闐、墨玉、洛浦均產之，但以于闐產者最佳。(五)其他如石膏、石炭、礫

砂、明礬等類，亦所在多有。據沙灣石油泉開辦人唐君言，奇台北四站路之某地，有特產名曰「烟瑤」，晝視之隱隱冒烟，夜則火光灼耀如燐，乃電料之最要品云。

新省幅員，除山嶺戈壁外，其餘莽莽平野，泉甘土沃，無有不可耕種者。農產物，迪化附近之瑪納斯，南疆之阿克蘇，則盛產白米，顆粒白淨肥碩，可比美於蕪湖、東京者。餘如麥、高粱、青稞、玉蜀黍、芝蔴、馬鈴薯（山藥蛋）及各種荳類、蔬菜、瓜果等，南北疆均有種植。吐魯番、葉爾羌、喀什和闐諸地所產質白纖維長之棉花，吐魯番、鄯善及南八城所產圓明甘芳之白葡萄，以及南八城之杏乾、哈密瓜乾，與各縣皮毛等，每年暢銷內地及蘇俄，數量頗鉅，爲新省對外貿易之最大收入。

森林種類繁多，一如內地，舉凡松、杉、樺、楊柳、胡桐等木材，無不繁殖於各處。天山自鎮西至伊犁，其嶺脊迤北，望之鬱鬱蒼蒼，連綿三千餘里，皆遍山滿谷之松林也。阿山塔城之紅松、白松及樺木，奎蓋巨材，類供燃料之用。鎮西南山松林，有稱「松王」者，粗達七八抱，高二十餘丈，其中最大一株，上縛巨環鐵鍊，已漸沒樹心，惟餘端可見。——聞係清乾隆西征準噶爾時所爲。遊其地者，仰首不見天日，恆覺毛骨悚然，可見森林之古茂矣！

新省主要貿易輸出品，爲棉花、皮毛、駝絨、羊腸、葡萄乾等，輸入多爲工業製成之日用品。貿易對手，在昔尙多內地商人，今則以蘇俄交通便利，較我反成近水樓臺，以有組織有計劃之國家資本，而與我散漫猜忌之商人角逐，今後商業趨勢，人益興盛，我益衰微，自不待言。俄貨如煤油、火柴、糖、磁器、鐵器、布匹（俗稱鬼子皮，隱寓抵制外貨之意）等，充斥各地，並蔓延於甘肅之安敦、玉酒等縣。內地輸入者，僅磚茶、紙烟、綢緞、海味、鞋襪、紙張各項，其中且半係洋貨，而非國產。欲挽救之，似當自該省提倡工業生產始。

綜觀新疆政治經濟現況，其目前最大癥結，厥惟省票跌落，幾成廢紙，致財政陷於有出無入之狀態，一切建設幾無從談起。亟望該省當局及中央政府，速籌救濟之方，以鞏固邊圉也！

新疆纏民生活狀況

纏民在新疆人口總數中，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語言文字，容貌風俗，均與各族不同。鼻高目陷，軀幹壯偉，頗類西人；惟膚色褐黃，眼睛鬚髮皆黑，俗尙留鬚，自耳際至下顎，聯刺作弧形，所謂土

耳其式也。距今約一千三百年前，「左抱經典右執利劍」之回教，東征險嶺，陷喀什，于闐等地，纏族在彼統治之下，遂一致信仰回教。文作橫書，自右而左，字母三十二，內計母音十五，子音十七。讀音輕滑，多喉舌音，而少唇齒音，與土耳其文同出一源，惟音調稍有輕重之別，語文一致，如呼父爲「達旦」，母爲「阿浪」，兒童爲「巴浪子」，小女爲「克齒」，男孩爲「窩科洛」等。是從公經商之人，爲環境需要，則習操漢語，惟音難咬清，例如彼等甚喜習唱之一小調，原詞爲「甯吃白菜不吃葱，甯當百姓不當兵，啊哟——啊哟，吃糧人不有良心。」唱爲「能騎拍賽不騎松，能當拍姓不當崩，啊哟——啊哟，騎狼人不有狠心。」非自幼學習，則不易流利清楚。

纏族生活，以農耕爲主，牧畜經商次之，食爲麥麵、黃米、小米、大米等，居恆食饅，卽用麥麵和水，貼於土灶內壁，以小火炕烘而成者。宴會則加「抓飯」「油場」「烤肉」「抓肉」數事，駝駒牛羊，均爲上品。所謂抓飯，係肉半熟，上爛泡醒白米，佐以椒葱油料，熟時拌勻，盛於一大盤內，圍坐抓食，故名。他如烤肉、油場等，味皆芳美，內地亦有此種食品，惟名稱製法稍有不同而已。貧者日恆食饅飲水，亦頗清苦自甘。宰殺牲畜，不必阿訇，只須同教人即可，此與甘回務請阿訇動刀者稍異。豬肉不

食亦不參養，末塔羌等縣，猪且絕種。凡在南疆各縣，漢滿人之食猪肉，亦絕少公開者，蓋以避免彼族之厭惡也。他如茶、糖、葡萄、杏乾、乳乾等，均為款客用品。烟酒為教規所禁，然亦間有嗜者；不過鴉片則絕無人吸，此誠大好現象。纏民所嗜酒類有三：一為沙棗所釀者，一為米麥所製，味淡而甘，與甘肅水酒相同；一以馬乳盛革囊中，搓揉良久，伏於熱處，逾夜即成。新疆盛產白葡萄，晶瑩無核，味甘價廉，實遠勝於美國之美女牌葡萄乾，必能駕舶來品之上。

男衣右衽小袖，圓領長衫，下幅不開叉口，腰束布帶，而佩小刀於左。夏衣素白，棉衣皮衣，則紅褐不一。阿訇及富者，有於長袍外，另加直襟套衣一件，頗似西式大衣。女衣有無衽，自首套下，生子當胸開襟，以便哺乳，色尚紅綠，外套背心或短褂。外出以紗巾罩面，風吹紗盪，手即攏住，以防紗飄露面；對面若來數男，更須側立以讓。髮辮數目，婦女各殊，皆梳垂於背。面敷脂粉，濃澹合度。女之雙眉，有黛連為一者，蓋取別於婦人也。頭帶平頂小帽，金銀綵線，盤綉花卉，價頗昂貴。男式且垂紅縷一穗，或冬戴毛邊棉帽，夏戴番布便帽，式樣不一。足下男穿皮靴，長統及膝；婦女所履，亦多皮製靴鞋。阿訇時以白布纏頭，極類纏首之印度人，或謂此即纏頭名義之所由來，竊恐未必然也。

住室爲平頂方屋，無有樓脊庑，上覆泥磚，頂鑲花板，開一天窗，通光達氣，牆壁徧鑿竇洞，使置箱物被褥，序秩井然，外或以布幔遮之。就地作炕，略高尺許，中空通火，冬可取煖。上鋪毡毯，以供坐臥。農家有墊麥穀於毡下，以代日晒，炕地寬大，功效不亞於夏日之麥場。食時或用高尺許之小桌，以便圍坐；至床榻几凳等，概不設備。地爐壁灶，緣牆砌管，高突屋頂，以出烟塵。吐魯番暑天炎熱，須特別掘居地室。

婚姻年齡，男多十七八，女多十四五，舊有十三齡者，今日日漸減少。婚配對象，不避血胤，故有「三世以內，伯叔兄弟，概知尊敬；三世之外，卽無倫序」之說。其結合有由男女雙方先自戀愛者，有由父母尊長或阿訇介紹主持者。婚前男家餽送牛羊布匹，茶糖洋臘等物，邀請親戚阿訇數人，同赴女家議婚，唸經爲定。婚時由父兄抱女上馬，鼓吹導送夫家，遠親近鄰，以食物爲賀，招待宴會，團聚「團浪」（詳後）新郎新婦，尤有「團浪」之禮，其一言一動，好事者恆故意形容以取笑，竟一日歡，衆始散去。離婚謂之「零敢」，亦云「央弔」，主動在男，須厚以贈婦，主動在婦，不能携去失家一物，生有子女，分担教養。離後亦有破鏡重圓，合好如初者。寡婦數嫁，一夫多妻，皆爲習俗所

許，惟女方離婚自日始可改嫁，殆以生理關係使然也。無論離合如何，均請阿訇爲證。小孩初生，亦須阿訇誦經洗澡，且囑以吉語；滿十三日命名，或二三字，或五六字不等，各有取義，惟無姓氏。名多雷同，故以所在地名或職業，冠呼其上，以便區別。生男長至五六歲，須請阿訇唸經，割去勢皮一周。甘青回人（或稱漢回）亦施同樣較輕之手續，聞與生理淨浴頗有益。惜割者多無醫學上之經驗，易使被割孩童，流血腫腫不已。父母遺產，子女皆得分享，普通男七成女三成，或爲二與一之比。女子出嫁，可將所得攜至夫家，離婚時亦歸女有。

人死用水洗淨，纏以白布，置諸公用木匣中，外飾錦罩，抬至禮拜寺，阿訇爲誦指路經，卽出殯墓。地深掘丈餘之長方坑，由底旁通一穴，去木匣而擲尸於坑，仆則謂爲罪重入獄，迅宜誦經懺悔，仰則謂登天堂，轉世可生福地；側向則謂因罪折壽，魂尙飄盪。最後尸埋穴中，面向西方，掩土砌墳，男女式樣各別。三日唸經除服，後亦數有經期，若係富家，停尸中堂，先唸經一二日者亦有之，但埋葬之期，究無延至第三日以後者。哈密王陵，以碧綠磁磚爲垣，頂圓下方，式如殿宇，下置墳墓甚多。建築費時二十年，誠關外壯麗之建築也。

「圍浪」係羅族歌舞之名稱，樂器有扁鼓笙弦等，扁鼓單面，內繫小鐵環，左手挾握邊緣，右指搥擊鼓面，瑟瑟發音，環亦錚錚作響；外加笙弦之吹彈，緩急抑揚，皆合歌舞情節之拍奏。舞時或在居室之中，或在樹蔭之下，先奏開場鼓詞，引男女來賓入場，詞意有如「開一條光明大路，引大家悠然前行……」「戈壁上有顆樹，影子倒在地上，路上有個行人，心在妹妹身上」之類。於是男女各別，雙雙逐隊起舞，進退相應，步伐整齊，兩臂上擎作式，腰臂左右簸盪，表情莊蕩悲喜，殊能逼真逼肖。場面頗似西舞，惟不兩相擁抱。交際舞罷，息而會餐。俄而樂聲復作，繼爲招情之舞。女以手帕捲花，環顧男女坐賓，選其異性心愛人，向作招請誘惑之狀。被招者在衆目睽睽下，赧然起而應舞，隨後互易一物，另輪他人繼作。兒女情態，至足動人。大致少女喜招青年，婦人喜招壯年男子，被招者若不起應，招者遂認爲大辱。此風殆始自游牧時代，兩性相悅，互以花草調情，沿傳以成今俗。最後尙公推詼諧者裝演瘋人尋妻，新婦逃春等類之餘興，繪聲繪色，令人捧腹而散。圍浪跡近滬涇，外人欲往參觀，頭目阿訇多不許可。抑知民間固有娛樂，若以爲趣味低劣，則應積極提倡社會教育，改進民間娛樂志趣，若徒消極勸禁，必難遏其自然之發展也。

此外哈薩克族生活，多事游牧，而少農耕；雖與纏民同教，但文化則遠遜。至蒙古人生活，與察綏者大致相同。甘回生活狀況，除宗教信仰外，大都與漢族同，滿人則幾全與漢人同化矣。

歸途隨筆

在歸途中，自哈密至蘭州，雖係舊地重遊，然亦有前行觀感未及之處。固定一書，尙百讀不厭，西北邊疆文化地利，多未啓發，芸芸衆生，濟濟萬物，生滅消長，一聽自然支配，前此未經發現之珍奇，正不知尙有凡幾？漢陽關及鎮陽古城，早已湮沒於黃沙白草中，而關外人咸稱：「每遊其地一次，至少必拾古物一件，或磚，或瓦，或小佛，或寶鼎，不一而足。」申而言之，不僅陽關鎮陽如是，整個西北邊疆，殆莫不如是。是以記者此行，所獲深刻感想，惟覺如過寶山，雖無大刀利斧，鑿山而入，窮其富美之蘊藏；但即窺其外表，舉凡草瑞花琪，露潤氣爽，林木葱茂，沙石晶瑩，石油湧現於溝壑，煤鹽更綠山麓而暴露，已足令人低徊流連，心旌搖曳不已矣！

一別載有萬古之雪的天山美，走過山勢盤陀，沙流宛委之猩猩峽，蜿蜒甘青省界之祁連山，

又復展其蔚藍恬靜之笑容，默然欣遊於數百里外。祁連峯巔，亦有積雪，惟色作灰白，不似天山雪光之遐邇瑩然也。按山雪愈積愈多，下層壓力加大擠出空氣，緊縮體量，恰當冰點或冰點以下之溫度，依「復冰現象」變巨大冰塊。因山勢傾斜，及地心吸力，塊地滑溜於下，再成「冰河」。斜掛山澗，若垂匹練，晶瑩明亮之反射，雪光得之而益彰。祁連雪峰，多無冰河有之，亦可翻淘砂金。天山高於祁連，所有冰河，深厚往往不可測。冰河流動速度，極爲慢緩，（註）流至溫度較高之山谷中，盡端即有極少量之冰，溶解滴淋，而成水河，惟不易成爲巨流，甚有旋被蒸發者。天山雪冰化水，則多汨沒於原山中，另於平原流出，或有坎井掘獲，水利之宏大，亦非祁連所及，蓋不僅雪光皎潔，大有差別耳。

時值殘冬，天氣嚴寒，新甘交界之猩猩峽，旅次宿夜，正值雪後，特別風凜氣冷。記者爲欲趕搭安西商幫汽車，特備四騎，與馬主各騎其一，餘二馬則載糧料。（兵燹後沿途無買處）兼程並進，每天拂曉即發，日沒未宿。猩猩峽站，係連走兩個九十里之大站，到時已在二更後，無旅舍人家，特入關帝廟內，叩郵差門借宿，應聲始知內非郵差，乃一登記甘新來往郵件之郵員。據稱渠甫一靜

坐下丹。」恐爲冷風所吹，僅由窗縫中，遞出廚房鑰匙及火柴，囑自開門烹食。廚房中有碗筷鍋具，及駝糞燃料，惟空缸無水。出寺外尋井不見，又無第二人之指導，只好融院雪以飲馬，并袋濾之以養麩。食後碗底微着洗水，置案上片刻即冰住，始悟空缸不蓄水者，以免冰凍無用，且壞其器也。翌晨睡眼朦朧，頓覺面部微觸溫意，啓視則見馬主攜一燃燭，走近臥側，燭光輕輕照面，即覺微微溫意，夜氣冰冷如何，可以反證得之矣。四馬繫於露天槽柱，噓氣凝霜於唇毛，老馬更滴涎成冰，交錯如犬牙。後俟郵員起而導拾水晶及星星石，并爲指點煤礦所在處，且行且談，據言渠名王英烈，魯籍，曾入同善社，特來此杳無人烟處，謀此清閒事，藉以靜養。彼言時恆手顫頭搖，詢其是否曾受大驚，抑受重大刺戟？渠答：前赫定博士一行過宿於此，某君亦稱渠有痰病，實則道高三尺，魔長一丈，渠得此病，乃因靜坐所致。繼詢其既知病源，何不中止靜坐？彼置不答。時適有野馬驚逃，遂顧而言他，謂此間野馬及狐狼兔獸甚多，清晨登高遙看，殊覺有趣；野馬間有爲獵者所馴，惟脊軟不能騎戰云。

到達安西，甫卸鞍轡，舊友某君爲告記者前次過安，已爲安人惹下大禍，駭而詢故，某君謂：

一君之西北視察記，略述安西出產土鹽事，詎甘肅樵運局閱報後，立電安西縣長，令速詳明查覆，目的在設局徵稅。該土鹽遠產草湖，質色均屬不良，惟少數赤貧蒙民，勉以化水調味，實不配稱食鹽。前此鄰封敦玉兩縣，亦因稍產土鹽，被樵局偵知，始則專員徵收，終以入不敷出，改由縣府附徵，不管農民賣鹽與不賣鹽，吃得起鹽與吃不起鹽，均須按戶攤派，按季一律繳款，至今地方受累不堪。况安西人口原有九百戶，即因逃避重稅，今僅餘五百餘戶，若再加徵鹽稅，安民將無噍類矣！一記者行蹤所至，務必諮訪特產，告諸國人，意在喚起各方之注意，研究開發與改進，以盡地利，不謂竟以惹禍，致地方有懷璧之憂，誠非始料所及，此實不勝遺憾也！

(註) 插若干木椿於冰河之上，使排成一橫線，并於河岸作墊，經過若干月日後，木椿即隨冰流漸下，且中部冰流速率，恆較兩邊為快，故所插木椿原為橫線，至此即漸變弧形，而先後不齊矣。

甘肅牧業前途有望

安西縣長謝璧文，鳩工修造文廟，備作小學校址，因地方經費困難，所需工料，半係人民捐助。

滬新航線安西機場，同時亦由縣府派工修築，工程頗大，民皆勉力爲之。機場負責人，係一德籍名包克者，每因好獵，鮮往機場指導，民工無此經驗，尤其自二三站路外遠來之農民，饑寒交迫，望功心切，往往填窪過高，復又受命挖下，耗損民力不小。聞謝縣長尙擬將小學舊址，另行修造，聯合敦玉兩縣籌辦一關外初中，此事在文化開發上原屬要圖，惟關外農民經濟，已瀕枯絕境地，苟有小學，尙苦難於維持耳。

前次赴新途中所聞猩猩峽之搶殺案，安西駐軍已擒獲三匪，逸一巨魁。經審訊後，知匪皆甘肅臨夏人，該縣爲古枹罕，清河州治，置總兵，漢回雜處，民情素稱強悍；尤其大東鄉一地，更爲迭次回變之淵藪。該縣紅土山地方，地處瘠薄，不易耕作，居民生活困難，始則挺而走險，繼則相習成風。匪徒行裝，有若富商，途遇旅客，伴與周旋，出人不意，卽行劫殺。若被官廳緝拿，事先多已商定，某次犯案，應歸某人負責，則其人卽挺身承認，決不牽連他人。官廳審理其案，倘不適可而止，且虞激成大變，過去成例斑斑，迄今尙有兒謠云：「可恨東鄉人，輩輩有反心，陰角落陽角落」（甘肅土語喻表裏不一者），害死全縣人。」隴人嘗謂河州（卽臨夏）大東鄉之出名，殆不亞於天津之楊柳青，惟

名之由來，各不同耳。該縣自前清以來，所委縣長，多選能手，其難治可知。然一時要人蔚起，亦爲他縣所不及。如前甘肅主席馬福祥、寧夏主席馬鴻賓、青海主席馬麒、新疆主席金樹仁，及現任寧主席馬鴻逵、青主席馬麟，皆臨夏產也。以一縣而產六省主席，在國內尙屬僅見。他如寧、青兩省及甘、省、河西駐軍，各級軍官，臨夏籍者更占十之七八。傳湘省醴陵縣人，北伐後以軍功所得皮帶，在二千條以上，估計臨夏皮帶，當亦可綽綽綽美矣。

蘭州冰梨，關外冰瓜，都爲冬季名菓，食之可解燥毒。冰梨小而易食，冰瓜大而且堅，沉沉如石杵，用力剖開，心瓤全冰，鮮明如珠玉，甚爲美觀，含咀之，尙作碎玉聲，較食冰淇淋有趣，惜夏日無此珍品也。由安乘汽車東返，所過河川，已結堅冰，輪行其上，如履平地，有時裂冰陷輪，拯救亦殊費力。且輪軸着水，略爲冷風所吹，卽冰住不能轉動，取煤氣火燒之，始可成行。安西南山各村，冬日地泉冰凍，地面房屋漸見撐高，春後冰凍驟解，房屋易被震倒，塞外奇冷，有如此者。

關外駐軍換防，見所過鎮市，均高懸紅布，以示歡迎。嘗詢某店主：「何不書字於上？」據答：「今日歡送委員，明日歡迎軍隊，若一一書明，那來許多布用！」此雖人民窮則變變則通之經濟

學，然亦可見邊區絕塞，冠蓋往還之盛矣。既宿其店，則見壁粘「捐飛」紛紛如雪片，是日閭村歡迎軍隊之臨時費，每戶派款若干，「捐飛」亦已送至，新貼壁上。此外糧稅伏差之「捐飛」，更不勝屈指，尤以「派羊皮一張」，「派駝毛十斤」，「派學生一名」等飛，爲他處所罕見。繼問「所派無力繳納將如何？」彼答：「是則難免縣警之鞭打繩縛矣。鄉中曾有歌云：縣警下鄉，惡似虎狼。給他猴猴，他要綿羊；睡上熱炕，還要婆娘。稍不如意，鞭打繩縛。」——這都是實話。至於羊皮駝毛烟土等，皆係轉交軍隊者，學生做派，是因無力讀書。「捐稅之苛雜，人民之痛苦，可聞其言，如見其事。」

玉門石油，年產四五萬斤，每百斤約值三元餘。鑛主分六股，內計四全股，四半股，共八家，年賣現金，或換布匹，均按六股均分。每股股本，清同治年間開辦時爲制錢四百吊（即四百千文）至民國十八年，有人曾出典半股，得價六百元，可見獲利不菲。採油純用土法，油泉由地湧現，勺取置諸木桶，桶底鑿孔，因比重關係，泉水下漏，即得石油。油之成分，化驗極佳，聞官廳曾擬用新法開採，但迄未實現。

甘肅古爲六郡地，沃野千里，水草豐美，牧畜向著於世。如安西之西湖，玉門之士牆子，石岩寺、

大小紅溝，以及張掖野馬川，隴西首陽山，臨洮馬啣山，岷縣馬塢，臨潭卓尼，漳縣成麻里，南山叱牛，城隍德關山，慶陽東北鄉，周原白勞子，青石嘴，蘇家堡，青水關，文縣馬蓮，王塘二壩，操梅山，下丹堡等，莫非水草豐美，而爲天然之大牧場。清光緒時，酒泉草湖曾設八大馬廠。甘涼二標，各牧羣馬，多至三四千匹。人民國後，甘州馬匹仍歸官牧。十二年復在海原該分廠，山甘分馬六百餘匹。臨洮馬啣山，亦同時設廠牧馬，各廠馬生齒繁殖，體態健壯，成績斐然可觀。嗣受戰事影響，廠場相繼荒廢，官產早經一律變賣。畜牧本爲農家副業，無論馬牛羊駝，百十成羣者，各地已不易覩，顯見日呈衰勢。今經委會已派員調查甘青牧業，并籌辦甘青牧畜改良試驗場，先從牛羊選種，及研究病源着手，亟盼該會能作有力之推廣，普遍振發各地牧業，庶甘省如此豐美之水草，優沃之富源，不致久廢棄置，一如荒灘也。

額濟納及阿拉善之金銀鑛

安敦玉三縣，廣原荒漠，一望無涯。孟浩然「野曠天低樹」之詩句，不啻爲此間寫照。迨入嘉

峪關，則景象全非矣。

酒泉南山，爲祁連最高峯，終年積雪不消，俗有天山之稱，夏季紅日高照，積雪消融，灌溉田地，利若水渠，故有「終年不雨亦可豐收」之諺。但據友人劉曉泉君談：「民國十七八年，甘陝大旱，饑民掘草根，剝樹皮，與皮革共熬，勉以果腹。富者購食饅饅，恐爲飢民搶，輒涕唾其上，不自嫌。餓殍無人掩埋，乞丐抬遊商舖，不給食物，則停尸不去。賣女賣兒，初有受主，後無顧者，蓋初買人子女者，後來亦求自賣而不得。種種慘狀，不忍罄述。酒泉同屬災區，自亦不能例外。」然則無雨豐收之說，實乃形容過甚。近年雨水稍好，問諸農民，則所答異口同聲，仍不外「旱」字。某農民且謂：「我們在大飢荒時，曾自誓若幸得不死，以後縱討吃化吃，每日也要少吃一口，預先貯下些食糧，以防再災；誰知近年以來，老天也不大賞雨，依然連喝小米粥都難喝上，旁的不說，請你看看這冷的天氣，我們還穿這一身，何況還有……」談話至此，卽截然中斷，窺其意似苦「旱」之外，沒苦「捐稅」。故欲解除農民痛苦，積極的須修治水利，消極的尙須取消苛捐，二者均極切要，且不僅一縣如此也。

酒泉縣長魏允之談：「西北寶藏豐富，民性淳厚，雖曰文化落伍，然亦非無辦法。最可慮者，殆莫過於邊疆危機，日見嚴重。近如酒泉北數站，額濟納土爾扈特旗之威遠城、平樹營等地，常有某國人喬裝蒙人，并操蒙語，往來探伺，並將茶磚綢緞等物，餽送王公，以求歡洽，殊覺用意叵測！」時新綏汽車公司酒泉站主任郁奠芬君在座，亦謂該公司車行路線，所經蒙古草地，果常見類此情事云云。關於額濟納鑛產邊情，另據熟習者談如下：

由額濟納西北至馬哩們札付山，即與呼清土爾扈特接界，此山直上二十里，有菩薩廟，蒙稱達里克，即菩薩名也。山距額濟納王府約三百里，過此山數十里，即至呼清土爾扈特貝子府。由呼清至阿爾泰，約千數百里，過額濟納即彌望平原，水泉甚多，土地肥美，氣候溫和，與寧夏甘肅相同。土人種青稞，多鑛產，金最旺。在額濟納西北部之居延海，有數河流入，甘肅弱水（即山丹河）亦流注其中。海方圓百數十里，水不外溢，伏流地中千里，至呼清土爾扈特西北阿爾泰界，始流出成巨河，而向西北流去。阿拉善有大銀鑛，在定遠西北約千里，行十一日可到，厥名喀拉增胡查山，鑛石約五十里，南北約三十里，所產鑛質量極佳。清同治時，經甘肅古浪蘇某開採一次，以十

餘萬資本，用舊法開採四年，僅敷資本。光緒二十八年，其子蘇超又集股合開一次，皆以所需水柴距離太遠，不便運輸，遂告停辦。今有汽車運送水柴，較前便利，再用西法開採，定獲厚利。距此山四十里外，有柴蒙名札各柴，濕亦能燃，專供鍊銀之用。

外蒙之札薩克圖汗，地本不大，今竟於地圖中誤劃入該旗者頗多，現札薩克圖汗富有資產之蒙民，因避共產，逃入阿拉善及額濟納者，各約數百戶云。

酒泉距城百餘里，有山產石，或大如斗，或小如拳，質細色美，厥名肅州石。石工琢磨成器，如酒盃，如手鐲，如筆筒，其色有黃紅者，有黑綠者，有乳白者，有各色雜花者，光澤皆美觀如玉。當地人士用作遠客贈品，得者莫不欣悅。縣境有大佛寺，中有二物，一為煮千人粥之大鍋，一即插開百花之肅州石瓶，遠近稱之。

行至張掖（甘州）二十里堡，車壞停修一日，次日欲趕武威（涼州），夜半即起而整裝，店外牛車轆轤絡繹不絕，為汽車電炬所吸引，三五成羣，止而觀看。記者趨前與談，彼等初尚囁嚅其詞，後即縱談無忌。據稱：「本縣各村田地，雨雪及時，平均種穀子（指小米）一石，可收六石。糧價

平時每石五六元，但新糧下地時，稅款吃緊，咸向城中爭售，每石祇售二元。入城售糧，距城較遠之鄉村，有夜行圖當日返者，有不得返而郊宿者，忍飢受寒，無非想省點錢，不幸常遇賭徒，拉去賭錢，輸得精光。唉，這年頭莊稼人橫豎不該有錢！」繼詢「縣長何不禁賭？」又答：「過舊歷年與開騾馬大會時，原不禁賭。騾馬大會正在秋熟時，原是叫人買賣騾馬，實際是大家明賭幾天，輸了不給，還好去公安局報告。遠村亦有人去擺賭，無人入場，須由村長頭人等維持，或酌贈車馬費，請往他村。某縣縣長曾於會期後出示禁賭，詎賭徒反移設賭場於縣府之前，其強橫若此，自然以軍隊爲靠山」云云。後經武威果見馬步青師部有禁賭之佈告，此卽所謂表面文章歟？

武威惡俗與西路概况

隴省西路，文化落伍，纏足惡習，多未革除。酒泉及關外三縣，尙不少天足之婦女，高台臨澤武威等縣，則時見童女之初纏，尤其武威四十里堡等村，雜貨舖中，減售弓鞋木底，購者頗夥，可見纏足之風猶盛行。凡汽車軋過處，纏足之婦女，聞聲出視，舉步艱難，恆用女伴攙行，否則兩手力向

外抓，以支持體重，一步一幌，若將傾倒。且纏足婦女，家庭非常舊式，遵守所謂大門不出二門不逛之古訓，至有「甥入舅家拜年，被犬撕破新衣，舅家婦女絕不輕出照拂」之事。又若叩門問人，否家無男子，女眷必答「無人」，一似婦女非人也者。此種風氣，例不勝舉。據臨洮友人杜靜山談，隴南銅俗，且較西路爲甚，影響所至，弱身弱種，害不勝言！以武威教育論，縣立學校，計城內設高小二，初小四，女校一，城外高小二，初小數十，尙有教會所設中小學兩三所，數量不可謂少。此放足運動，倘學界能負責推進，成效必有可觀，深望當地知識階級，慨然以移風易俗自任也！

武威東西一百九十里，南北四百一十里，內南山嶺脈，占二百七十里。可耕地有一萬一千餘頃。人口約計廿二萬餘。特產鴉片，貨高價昂，實爲該縣一大收入。該縣且爲西路鴉片之集中地，每屆烟會，商賈雲集，戲班妓女聯袂齊來，商業驟然興盛，爲西路所未有。烟會一過，忽又驟形冷落。毒禍瀰漫，因此沿途所見，多爲鳩形鵠面，習染烟癖之輩。據聞男子吸烟人數，約占百分之五十，女子較少，然亦占百分之三十。晚入民戶閒串，中老年夫婦，大半橫臥炕上，對燈吸烟，并各戲噴兒女；見有客至，僅口呼「坐」，而稍縮其腿，卽自嚙嚙吸食如故。遠客深覺駭異，鄉人則視若常事。毒害所

至貧弱隨之，典當既盡，不恤鬻妻女，於是販賣人口之風，遂亦特甚。無論城鄉，販賣女子之人牙子，隨處皆有。普通在十四歲以下之女子，有幾歲則給銀幾元。（西路各縣童養媳身價，亦多以此爲標準。）十五六至二十一二歲，則數十數百元不等。賣後非成墮溷之花，卽爲富室之婢。甘肅各縣，官僚富賈所蓄婢女，卽多爲武威人。此等惡俗，官廳方面固應嚴厲取締，對於人牙子及人販子，盡法懲治；然根本辦法，仍在早日禁絕烟毒，取消苛捐雜稅，人民無凍餒之憂，自不至賣男鬻女也。

甘肅西路各縣，面積廣大，除極少數之沙漠外，多爲農牧兩宜之沃壤，在省境中，實佔重要部份。地勢自山徂西，長二千數百里，除朱家井、烏沙嶺、水泉驛、峽口鎮等數短程山路共約二百里外，其餘概屬平原，交通上無論自蘭州赴新疆，青海至張掖，包寧至甘涼，均可依大車驛道，建築鐵路。現所通行之長途汽車，亦特藉用驛道而已。

土質，蘭州至永登，係白土質，水甚深，尤其家灣一帶，乾燥異常，永登至烏沙嶺，以產馬產羊聞，皆草原也。古浪至武威、永昌間，地面平曠，耕荒互見。山丹、東樂、張掖、臨澤、高台等縣，水渠交錯，土地肥腴，尤以高台、臨澤爲最。高台至酒泉、金塔、鼎新間，除近城較有水利外，其他多係砂礫磽瘠之

地。安敦玉三縣，面積廣大，可比浙省，惟多沙漠，在得蘇賴河及黨河水利處，土地亦頗肥腴。各縣因接近祁連山及青海蒙古高原，故氣候較寒。

各縣水利，民十五以前，因雨雪依時，祁連山積雪，至夏消融成河，酒張等縣田地，賴以灌溉；且地廣人稀，耕者所獲較豐，生活尙裕。惜多染有惡嗜好，不知興辦水利，民十七八年後，常遭亢旱，山雪不豐，河水不旺，每年收成，不及其半，農民生活，遂頓感困苦。茲後爲救濟農村起見，亟須速開河渠，廣暢水源，如高台、安西、敦煌等縣，掘地三尺，卽見泉源，掘井灌田，尤覺便利也。

物產以小麥、小米及鴉片爲大宗；高台棉花，張掖大米，亦頗著名。永登、民勤、永昌、山丹各縣，則盛產牛羊駝馬，尤以永屬岔口驛馬爲最佳。此外如玉門石油，武威大黃，酒泉「肅州石」，山丹羔羊皮，祁連山金鑽石煤及石棉，烏沙嶺以西，到處產煤炭，民勤更特產無煙煤，皆西路有名之寶藏也。

各縣農村經濟，在民十五以前，年歲豐登，捐稅輕微，頗形安定。後因十六年地震，十七八年旱災，以及兵匪騷擾，賦稅繁重，號稱特產之鴉片，往年暢銷平津東北，一年產銷所得，可供二年之用。

今則東北淪亡，熱貨入銷平津，西北所食鹽粥難繼，田地賦重價賤，有產方剝削，因此民不聊生，多棄田而逃。

朱紹良氏之林

記者返抵全國中心地之蘭州，入超。年來輸出不過二千多萬元，輸入貿易，入超激增，致民族經濟，日感立爲大宗，藥材及烟次之。烟葉有殺口大宗，首爲布疋，次爲鐵爲紙，以食住行有關，現正聘請專家，研究氣候，第一提倡種棉花，第二提倡

寥寥數縣，除隴南勉可自給外，東北部則概仰給於陝棉，西部則多仰給於新疆。胡麻多散見於各地，隴南西路尤盛產之，美國假絲織品原質卽爲此物。甘麻纖維質，以較贛產質色皆佳，僅長度稍遜，故亦可得而利用，以助解決衣布缺乏之問題。他如開發玉門石油，提升汽油，利用渣油，代替外來之機器油，已託航空公司代寄德國化驗，頗有可能之希望。種煙所占地面，爲數不少，一旦實行嚴禁，爲欲避免全以種穀穀賤傷農之病，自不能再選其他作物，如棉、麻、藍靛等，以代替種煙，刻皆督同關係機關，積極研究實驗中。甘省烟種，過去屢禁屢弛，遺害之大，誠非言語所能形容。甘土在五六年前，尙可遠銷津滬各埠，對本省農村經濟，或可稍得助益。近年平津市場，已爲熱（熱河）土所奪，長江中上游，更爲川滇貨所充斥，轉運鳳漢，每兩納特稅六角，成本過高，亦將無法銷售。如此，甘貨積存所至，勢必變外銷而成自銷，過去調劑經濟之立場，既已掃地無餘，茲後害家弱族之大禍，復更與日俱深。是以甘省決心禁煙，誠爲今後要政，刻正與中央統籌實施辦法，一俟甘省軍費能達全由中央支發之願望，或用其他適當方法，稍舒甘省財政苦衷，則禁種禁吸，立可施行，並可保於三年內，得收禁絕之宏效。日前提倡推廣棉麻之種植，並由各縣當局曉諭煙民，先自減量

吸食甚且遞次戒及於洋貨香煙之嗜好，以及提倡改用土產煙葉，皆可引爲決心禁煙之先聲。至於開發問題，向所主張，無論交通水利，農林鑛產，以及教育文化各方面，皆須有詳密之研究與計劃，使得平均發展，而無偏廢之弊。甘省鑛產農林，皆極有希望，惟以地方貧乏，一任利棄於地，若承金融界實業界惠然投資開發，地方當局與人民，莫不欣然歡迎」云云。

甘省舊有棉花，每株所開花朵，及其花絮質色，頗不亞於陝棉，惟以種籽不良，栽培不得法，農民多無棉作經驗，鮮知種棉季候之遲早，以致種棉縣份甚少，且成績殊欠優良。據建設廳調查：全省棉田，僅徽縣、正寧、天水、成縣、高台、敦煌、武都、文縣、靖遠、皋蘭、兩當、武山等十二縣，各有數百畝，至一二萬畝。每年共產花衣，七萬零三百八十八担，以與全省人口所需棉量相較，實差二十六萬一千四百九十六担。以每斤價五角計之，則全省人民，每年須以一千三百餘萬元之代價，購買客棉。今後果能極力推廣棉業，縱無辦到外銷之希望，要能自足自給，則亦已屬農村光明之生路矣。

又據藝術界聞人范禹勤氏談：「民國四五年間，甘省煙禁甚嚴，很少栽種煙苗，煙膏每重一兩，售銀八九兩，煙民不能斷癮者，爲之傾家蕩產，迫不得已，亦多自動戒除，以較未禁種前，煙民人

數之遞減，已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民國九年地震成災，十年財政困難，不幸弛禁，二次種煙，且因煙之價值昂貴關係，農作趨之若鶩，禁時煙地，盡改棉田，至此復又拔棉而種煙，以致煙價漸跌，烟民日增，適成反比。迄今所有煙民，以較民九減戒餘數，已增超二十倍以上。新進分子，且多有為青年，俗以陳設烟具，為款客雅禮，尤為最壞之交際習慣，苟不迅予矯正，不知害伊胡底？果能以棉易烟，確是美意良法，以鄙鄉靖遠（范氏縣籍）論，初非產棉區，但在禁煙期間，農民無不種棉。邑人王拱宸，在東灣鎮，實驗建廳所發脫字棉新種，每株莖高三四尺，開花約六七十朵，成績斐然。他縣同屬黃河上游，氣候水土皆相近，廣事推廣，功效當亦不相上下。范氏擅長書畫，近古稀，年復注意社會教育，恆出揮毫餘力，樂為甘陝諸話劇社，編排近代史劇。記者數晤於秦家花園，嘗讀所編劇本，頗能激發民族意識，今復聆此一席話，則甘省禁絕煙毒，推廣棉業之得計，更瞭如觀火矣。亟盼當局所抱決心，早得見諸實施，並望東南金融家實業專家，迅速設計投資，開發西北富藏，藉使民族資本產業之勢力，早樹優先深厚之基礎，則影響所及，將不僅澤及西北一隅已也！

亟待開發之甘省水利

甘省居黃河上游，幅員遼廓，只以高原苦旱，灌溉無資，一望千里，盡屬荒蕪，若不亟圖補救，不惟無以資建國，即甘省五百六十餘萬人民，亦將時感災害而大減矣。顧救濟之道，必先開濬河渠，修治溝洫，使高仰之田地，時得灌溉，化磽薄而成沃壤，裕民生而舒國計，且於治黃前途，亦不無補益。是以凡談西北開發者，咸側重於水利交通，以甘省言，水利又駕乎交通之上。蓋以交通發達，水利落後，外有傾銷來貨，內無可輸產物，則本省農村經濟，必更陷於絕境。茲訪建廳長許顯時氏，承發表甘省水利計劃意見，頗有足多者。特紀述如次，以待中央協助辦理，或盼大資本家之投資開發焉。

甘肅地處高原，雨量稀少，農田賴爲灌溉者，有黃河流域，自西而東，橫貫於省之中部，皋蘭、靖遠、永靖三縣，均負河而處。其餘支流所佈，在河之南者，有大夏河，可及於永靖、臨夏、夏河等三縣，洮河可及於洮沙、臨洮、岷縣、臨澤、康樂、甯定和政等七縣，響水河可及於榆中縣，祖龐河可及於會、渭、

定西二縣，清水河可及於海原、固原二縣。在河之北者，有大通河，跨於甘青交界之處，莊浪河可及於永登縣。此外屬於隴東者，則有環江，可及於環縣、慶陽、水等三縣，馬蓮河可及於密縣。正甯二縣，大黑河可及於鎮原縣，涇河可及於涇川、靈臺、平涼、化平、崇信、華亭等六縣。屬於隴南者，則有渭河，可及於清水、天水、秦安、莊浪、隆德、靜寧、甘谷、通渭、守山、隴西、渭源、漳縣等十二縣，馬跑泉可及於兩當縣，橫川河可及於徽縣，犀牛江可及於成縣、禮縣、康縣、西和等四縣，白龍江可及於武都、文縣、西固等三縣。屬於隴之西北者，則有黨河，可及於敦煌縣，疏勒河可及於安西、玉門等二縣，北大河可及於金塔、酒泉等二縣，黑河可及於鼎新、高臺、臨澤、張掖、民樂、山丹等六縣，金川峽入於永昌縣，白塔河可及於民勤、武威、古浪等三縣，就中惟景泰一縣則專恃毛山積雪，資為灌溉，無巨大溝渠，為之停蓄。他如西北之北大河，金川峽，白塔河等，亦均以橫亘之賀蘭山及祁連山脈積雪，為其唯一水源，故入冬後，常有涸竭之患。以上為甘肅省主要河渠分佈之形勢，其支流交錯，隨地皆有開鑿之可能，以是言甘肅水利，不患無水源，而患於工程之艱鉅也。

在過去之水利工程，率多各地紳民，視力所及，由縣府加以協助，開渠濬溝，或傍河設置水車，

謀其一方之利，全省之整個計劃，則尙未有也。據調查所得，足資爲整理計劃者，已完成水渠，以臨洮縣成績爲最著，開渠十二道，可灌田五萬七千七百畝。其次則臯蘭等三十二縣，計開渠二百十三道，可灌田二百六十萬餘畝。設置水車者，有永靖等四縣，計二百五十四輛，可灌田五萬餘畝。合計灌溉已解決之田畝，約在二百七十一萬餘畝。甘省地屬高原，凡能得水灌溉者，即可爲水田，故全省水田數目，雖未調查竣事，而能受灌溉，無憂亢旱者，大概亦不外乎此。

又有已經議鑿尙未竣工者，臨洮縣有三渠，洮沙縣有二渠，永登縣有一渠，統計工程費，約需四萬二千六百餘元，可灌田三萬九千餘畝。

現擬開鑿者，臨洮縣有民生、安川、浦濟三渠，臯蘭有新古、達家川、官灘溝三渠，武威有洵、蜡、硯、涇、河、渠，隴、西、有、西南、長甯二河渠，景泰有黑馬圈河渠，永登有紅古城渠，平涼有平涼川渠，涇川有涇、納二渠，天水有導引隴河渠，靜甯有苦水、威戎鎮、興隴三渠，合計工程費總額約需二百一十萬元，可灌田九十八萬二千畝。

此外更有擬修靖遠北灣河工，及天水、渭、河、河、堤兩項工程，計需用費十九萬八千餘元，可淤

出水田四萬餘畝。上列工程，如均完竣，則水田之數，亦不過三百七十七萬三千餘畝，不及全數田畝總數十分之二。據民國十七年調查，甘肅省人口數目約在五百六十八萬，平均勻攤，每口僅有水田六分畝餘，每畝出產糧食分量，就普通情形計之，約得四百斤，適足為平均一人年食所需之量，今相差幾半，一遇旱年，欲免飢饉，不可得也。故欲整理甘肅水利，當以人口為中心，先求一口能得水田一畝，為至少限度，不特以上未完工程，及擬濬計劃，急宜進行，抑且更須添濬渠道，或於高原鑿井，以利民生，苟能使水之灌溉量，達於二百餘萬畝，則縱遇旱年，甘省之民食亦可無憂矣。不甯唯是，即將來移民殖邊，亦可照此增加水田數目，以為實施之標準。

顧目前增此灌溉二百萬餘畝之渠道，或鑿井之支配，就當地情形論，二者工程，為四分之三與四分之一之比。四分之三應合一百五十萬畝，採用渠道灌溉，每畝需費，根據各地已往開渠之平均工價，約合二元二角，則總數約需三百三十萬元。四分之一應合五十萬畝，擇用鑿井灌溉。根據陝西鑿井計劃，鑿井種類，可分為自流井與汲水井二種：自流井出水量，每井一口，可供稻田四十五畝；汲水井一口，可供稻田四十畝。一井工費約需洋一百元，內分工資火食五十元，裝置材料

費四十元，雜費十元，甘肅交通梗塞，材料缺乏，每井工資，當較陝西增加十分之二，每井約需一百二十元。唯自流井不易開鑿，今以五十萬畝，均作配鑿汲水井計算，則鑿井一萬二千五百口，共需工程費，約共一百五十萬元。

綜上添濬、擬濬及未完成各項工程費，約共七百四十萬餘元，可增水田三百萬餘畝，每畝能增收正雜糧產量三百餘斤，三百萬畝，應增九百萬餘担，每担平均以四元計，一年所獲利益，約有三千六百餘萬元，除工程費外，尚可餘利二千八百萬餘元。此後按年收益，及地價之增加，為數更不可勝計。惟甘省民窮財困，無力興此鉅業，大利無窮，不能不希望各界設法投資，盡量開發也。

甘陝途中

從蘭州至西安，現尙修築西蘭公路，但兩地商辦汽車，往來運輸已有年。此綫為秦隴交通要道，攸關西北商業之榮枯，昔以騾馬運輸，計分十八馬站，今乘汽車，五六日即達，將來全綫築成，可望縮至三四日。惟現時所駛汽車，多係客貨兼載，專開此道之汽車公司，多至八九十家，但各公司

所備車數，不過一輛或二三輛，各家營業競爭，任意低價拉客。按經委會所定全綫車價，係每客五十餘元，但實際上票價殊不一致，由西安開蘭州，貨運擁擠，每票尙售廿七八元，由蘭州赴西安，貨運鬆閒，票價更較低廉，甚有售十四五元者。此對乘客用費，固屬經濟；然客貨逾量滿載，誠他路所未見，甚至車頭蓬上，時亦攀坐有人，副手更攀立晒板，讓一座以位二客，車載逾重，以致沿途出險，故路局亟應設法限制。倘能統盤計劃，嚴密組織，將所有車輛，完全收爲公辦，於交通安全上當更有保障也。（註）

記者於雪後由蘭起身，天氣非常晴朗。車由南門外大旅社開駛，將出東梢門，軍警檢查行李，見車底置靈柩，遠自新疆運來，疑藏麝香犀角等貴物，但又未便啓視，盤察多時，乃始放行。旁聚觀衆中，一水伙將捲烟頭，誤置衣袋間，棉襖被燃灼膚，驚疼爲之失聲！衆觀檢查之視綫，遂一致移集其身，見彼倉猝脫襖，煙由襟領冒出，無不驪然大笑！水伙係担黃河水賣，置桶不動，水面已新結薄冰，於此可見蘭州之春寒，并證檢查之費時。同行尙有特貨車五輛，車上各坐槍兵三人，與胸繫黃綢字條之押貨商一二人，車頭插甘省禁煙委員會小旗，皆後我過此（檢查處），不僅不停，反風

馳電掣而先去，車中究竟載何物，蓋檢查人可一望而知也。

車出蘭市東梢門，約行七八里，風塵飛揚，呼吸爲窒，富有故都北平氣魄之城樓，風景優美之五泉山，即相繼遮沒，不能回顧矣。道左右營堡，大如方城，南向闢四門，門前各立照壁，東西平列一線，壁上各書標語，自東唸去，曰「復興中華民族」，「整飭戰備行動」，「鞏固西北國防」，「收復東北失地」，「斗大字體，遠視清晰，語氣有力，願行之何若耳！十二三里東岡坡，黃坂夾道，紆迴緩行。五里閻王溝（一名仰望溝）右崖壁立，左阱深陷，道極險仄，昔常發生搶案。崖壁係人工削成，青石黃土層疊相間，整齊美觀。溝成三歧，築填其一，高一百二十公尺，曾做六萬餘工，耗銀一萬餘元。車行至此，忽阻滯不行，路與工程處某君談話，據稱築此溝係特聘外國工程師，否則絕無此種成績，并謂該工程師名某某，與彼甚友善，言已頗有得色，「非外國工程師不能築，聞之殊覺刺耳！」

二十里朱家嘴（俗稱豬嘴子）左山遠展，土地平曠。過馬家寺河，河水依路結冰，平滑晶澄，如渡玉橋。七十里甘草店，居民四百餘戶，土屋平鋪，殘雪片片，老樹數株，上棲縮頸寒鷺。所過村舍，屋院方牆，西北兩面，古苔黑斑，東南向者，無一苔痕，軍事學以苔痕辨方位，可謂實用有據。過此，途

程宛轉，仰登車道嶺，高崖深澗，僅通一路，昔明將徐達，大破元寇王保保於車道，即在此處。山耕梯形之麥畦，與半消之積雪，陰黑陽白，相映成趣。農民各就耕地，穴崖而居，故無村落。下坡過澗，時已入夜，有冰坎甚高，車不能上，衆下車拉之，不意提包墊褥，紛紛顛落水中，各自捲袖入水，拌冰撈取，無不噓氣呼寒！記者失落地圖一本，爲人順便撈起，泥沙模糊，已不能用。後復夜行三四十里，抵定西城而住。由蘭州至此，計程二百四十里，實測得一百一十三公里餘。旅館房間，頂圓底方，適如圈橋，與居穴無異，謂之窰洞。土牆土頂，夏涼冬溫，惟光線空氣，頗覺欠缺。同車某君，飯後圍爐共話，爲談蘭州學校師資缺乏情形如次：

蘭州學校甚多，惟師資殊感缺乏。小學尙無疵處，中等以上學校，則學年愈高，愈顯促襟露肘。甘肅學院，爲甘省最高學府，教職員數盈，有時雖較學生爲多，但質的方面，則絕不敢恭維也；且有一人兼教四五校，每週認課達四十餘點，超出學生上課鐘點之數，因此只好時向各校輪流請假或缺課。畢業生轉考國立大學之插班生，往往資格有餘，而程度不足。他縣來省投考之學生，大多先考一中，次考一師及五中，三校皆名落孫山，乃以假文憑轉考甘院，反多徵倖錄取者。院費每年

九萬餘元，社會上不無批評。倘教育當局果欲力加整頓，必須破除情面，裁汰陳腐，否則決難收效云云。

(註) 按此書出版，西關公路已正式通車，當無票價不一，客位擁擠之弊矣。

平生第一次遇盜

天方發白，車即駛出定城。二十四公里至紅土窪，居民數十戶，麥堆壘壘，遠望如青蔥叢生。雲翳晨曠，寒風砭骨，坦行七八公里，乃仰登華家嶺，乘客緩步捷徑，氣喘腿痠。汽車左盤右旋，有時上而復退。倘不另用木軋阻輪，勢必滾滾直墜深壑。迨抵高嶺，登車縱覽，山脈林壑，羅列足下；白雲迎車捲來，中凝細小雪霏，紛紛擊於面上，冷然若有若無。轉過一高山口，途緣嶺存行，兩旁非深溝陷阱，卽斷壁懸崖，雲霧愈濃。車行愈慢，私心惴惴，無異臨淵履冰。忽迎面來汽車二輛，喇叭嗚嗚長鳴，兩車隱然甫從霧中闖出，驟然又往雲裏逝去。乘客皆籠袖縮頸，滿載白霽，料巔東必爲銀世界，蓋已預見徵象矣。

華家嶺長凡一百公里，約行三分之一，果已步入銀世界。雲霧仍未稀薄，且正在作雪中，舉凡一樹一草，皆以雪霧作用，宛似白銀鑄成，較彼平原雪樹，僅開梨花數點者，迥然不同。詎正領略雪景之際，忽聞「砰」「砰」兩響，車即戛然停住。初疑輪胎爆裂，續聞「下來下來」之呼叱聲，始見車前四五步，立有長裳短褂，肩措袍袱之二人，各舉手槍作放射勢，續對車客大呼曰：「快下快下！跟大家借些盤費！」車客驟悉遇匪，皆大驚失色。貨車原無蓬窗，遂各紛紛躍下，重足側目，愕視沉沉！另有三匪均作旅行裝，惟無槍而執杖，令衆迅速排立，依次取遞銀物，匪一一接擲袋內，銀元互擊之聲，錚錚作響不已。衣服闊綽者，匪尚細捫之。一教士嘗以「你們（指匪）是打富濟貧，我是替天行道，我們大家都是——」等語，喃喃哀求；匪置諸不理，卒蒐其銀。

記者立於排末，身邊雖帶有一部分旅費，但皆係十元紙幣及數角小票，銀元嫌重，素置提包內。又因昨夜地圖被車顛而落水，今晨并將提包裹於行李中，致此時身畔無一銀元，可供應付。若抽給紙幣，勢非牽動全數不可；否則不如不給，或可倖免。思念及此，匪已沿搜至前，倉卒莫知所以，除拍襟袋以示無有，匪伸手探袋，誤日記簿爲錢包，抓出一視，旋又遞還。記者初從關外歸來，頭帶

「火車頭帽」身穿舊布皮袍，腰中不名一文，匪自不以為疑，遂果得意外之倖免！旋一匪躍登車上，擲行李於地，令衆後退，以便解視。

衆被匪迫，俯首後退，行李中裏存銀物者，至此無不暗自焦急！正在危迫關頭，適甘省禁煙委員會之貨車，巍然由雪霧中透出，將至險地，一客奔告有匪，壓車三兵，立即下車實彈。匪見來車有槍，互呼速逃，坡下雪深霧濃，瞬息不見。餘車續至，未往追擊，空射十數彈，山谷隆隆響應。未幾山下約二三里處，一時犬聲狺狺，料有村落，匪已逃過矣。

車上行李，大小擲下五六包，僅解其二，攜去一付眼鏡，一雙新「肅州夾窩窩」，一鞋名底厚二寸，黑呢鑲邊，紅呢作面，樣式特別，冬日履之甚暖。記者行李雖亦擲地，尙未解開，否則皮包或照相機，不免掠去。料匪不敢再襲，因復整裝續進。中有數人，盤費雖已全被劫去，但匪並未傷人，尙屬不幸之幸。記者前經甘寧交界之一條山，甘新交界之猩猩峽，雖曾兩聞匪警，究未一入險局。此次華家嶺之遭遇，可謂平生第一次！人生途程，本非平坦，事後回憶，亦覺有趣！

冒雪急駛一程，抵村亦名華家嶺，據土人云：「此被搶處名好家渠梁子，東去三十里之沙家

灣，亦時發生搶劫。一及過沙家灣，地勢甚險峻，幸告無事。走通嶺脊，時已入夜，雪光反映，天色灰暗，盤旋下一斜坡，先頭一車，用人躡雪探道，後車循轍慢進。十一時抵界石舖而宿，計程一百五十公里。村中駐兵一連，居民七十餘家。翌晨日出，即發過齊家大山，十五公里至靜甯縣城，商舖櫛比，人口繁庶，雪後土屋枯枝，盡變瓊樓玉樹，日光普照，濛濛如雨。車停二小時，招候新客，乘暇訪縣長徐俊崇，擬一詢地方情況。候於傳達室，見壁上貼有一奉綏署嚴令，縣府絕不得供應軍隊一切雜差。……一之字條，但傳達人爲遞名刺入內，適引一軍需官入，暗揣此條所云必無效力。有頃，傳達人整出，突問記者：一是否由蘭州乘車剛到此地。一答以一是。一渠即謂一縣長已外出。一後返車站，始知同行南京某機關職員楊君，因途中被劫，無餘會先向縣長借銀三元，無怪記者繼訪引起誤會，致被擋駕。下午一時，車仍繼續東進。

隆德六盤山與三關口

出靜甯東城，宛轉過東峽口。三十八公里抵隆德縣，沿途楊柳，不絕於目。——係左宗棠督陝

廿時令防營所植，俗稱「左公柳」，一頗有記念意味。樹粗一抱多，高二三丈，每株相間三四步，夾道成行。夏日枝葉交蔭，征客受益不淺也。遇難民四五十人，男女老幼，偃偻提攜，緩步泥途。詢悉彼等係冀省河間及獻縣人，年來津沱氾濫，田舍盡成澤國，本欲赴東三省，因出關不易，故決計西出嘉峪關種地謀生。自家至此，已走二閱月。年最老者為六十八歲，最幼者僅四個月，沿途乞得扶助，按股均分，十歲以上者得全股，九歲以下者得半股，衆本一有苦同受有福同享一之古訓，親愛若家人，惟負老攜幼，日行二三十里，到達目的地，恐在雨水以後矣。

隆德城負高山，大而難守，自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年，土匪陷城，凡十一次。城垣崩潰，民居荒涼，每有事變，兵少則守不住，兵多則養不住，踞城亦無可恃。全縣面積約九千方里，分二十一堡，人口約六萬左右，年徵銀三千四百餘兩，糧七百多石。學校有高小二，學生一有六十餘人，一有二十餘人。模範初小一，學生七十餘人。鄉村初小二十六處，合計不到三百人。學生冬無棉衣，夏須幫助農事。實際到校受課者，時與名額相差甚遠。教員年薪二十元，亦頗菲薄。人民生活狀況，普通煮食帶皮黃米粥，及燕麥莜麥做成之炒麵。物價每元可購黃米二斗，或莜麥三斗，燕麥三斗五升，（每斗

麥重三十斤，肉六斤半，鹽八九斤，雖曰不貴，然皆吃不起也。冬日尚着單褲者，約占三分之二；數齡孩童，尤多赤裸無褲，嬰孩更懷抱於衣襟間，衣襟襁褓，嬰孩紫紅凍腿，遂常暴露於外。夜臥有被褥者，百家猶難見一，大部圍爐臥炕，勉以度夜。嘗詢農民數家，有無棉被禦寒，有答一篋子尚無，何來被子一詞，意愴痛，無復過是。然農民所以一貧至此，非因性情地瘠，實以軍款雜差，負擔太重，早已羅掘一空也。即如鄰縣甘谷，去歲終年無雨，撥款尚達二十萬元，以一年而超撥四年之款項，農民如何擔負得了。查甘肅在前清時代，純恃各省協餉，自協餉告絕以後，收支相抵不敷甚鉅，司計政者因無法應付，遂用撥款制度，以爲周轉。當局曾擬取消撥制，以資統一財政，無如環境特殊，迄未解決。且甘省財政困難，實由軍費開支過大，前數年軍費之繁重，尤以隴東爲甚，往往寅支卯糧，以致各縣撥款無不超出額征，倘此風繼長不已，勢非蹈川省覆轍不止也。

隆德宿夜。次晨東發，九公里至楊家店，即六盤山麓，自此屈折上山，灣旋凡十餘次，電綫直貫灣道而上，雖有高桿撐持，而電綫之低斜，幾與山面相觸，山坡之傾斜度，可以想見其峻峭。凡七八公里（俗稱上下各十五里）始登山顛，草色蒼勁，石層緋紅，羣峯環抱，如星拱宸，惟谷底雲霧氤

重不能俯瞰。宋韓琦討西夏，曾大敗元昊於此。元主成吉思汗屢避暑於六盤山，并傳由西歸死於此，即葬於山。今尙有其無碑陵，在固原境焉。及下東麓，坡路左右盤旋，計二十餘道，長六七公里。山腰建關帝廟，惜無林景，了無可觀。左公柳山西植及中腰，東則盡於山麓。下山有村曰和尚鋪，即宋使吳玠守和尚原故址。村旁清溪奔流，是即涇水之一源。途緣溪行，六公里至瓦亭驛，漢隗囂聞洛陽陷，即使牛邯扼守此處。宋時亦在此設砦，以瓦亭關名。城堡高聳，頗擅形勢之勝。此去左公柳連綿不斷，電綫磁盤，間有釘繫其上者，殊覺便利。水流漸大，夾岸山崖，峻削險奇，厥狀不一。約八九公里處，雙峯對峙，一綫中通，峭壁夾水，寬約丈許，奔流激湍，風韻豪邁。石橋鐫字曰三關口，一名金佛峽。傍山有關帝廟，并供楊延昭像，俗稱六郎廟。橋東數步，居民三四家，并立一董少保故里碑。一稍升斜坡，即抵蒿店鎮，計自瓦亭至鎮，峽長十一公里半，古爲彈箏峽。唐代曾與吐蕃分界於此。其爲攻守要隘，可以想見。自六盤山以東，時見數十成羣之野雉，對對伏地向陽，車過亦不驚飛。蒿店鎮居民百餘家，見禁煙善後局懸固原分卡牌，知尙非平涼境。十二公里至三十里鋪，可遙見崆峒山峯。十六公里至平涼縣城，街道寬整，市人擁擠，誠爲隴東之一大縣。夜宿旅館，亦較如人意，不似西

來各站，併門扇而亦無之也。

隴東首邑之平涼

平涼爲隴東十七縣之繁盛區，西倚六盤，南控隴坂，北達寧夏，東通長安，城瀕涇水之右，建築高大，車馬輻輳，市肆殷繁，工商尙較發達。縣境東西長一百六十里，南北寬一百一十里，面積約十七萬方里，人口約二十四萬左右，年收田賦丁糧共約二萬八千元。出產以麥爲大宗，因得山泉涇水之灌溉，近年自足自給之餘，尙可輸出陝西或隴南。次爲皮毛，所市本地羊皮，八元一襲，可製大氅，毛絨正斜交織，一似繭外浮絲，細軟暖熱，甚適西北冬服；尙有海原皮裘，可充寧夏灘皮，商店雜售，真僞難辨。商業在民十三年甚爲發達，嗣經十七八年之大旱，二十年孫蔚如與陳貴璋之混戰，卽漸見衰頹。且因交通便利，陝西蘭州之貨運，皆可直來直往，近更失其客貨吞吐之地位。惟烟土商號昔有數十家，今已增至二百數十家，獨呈畸形之發展，而燈館尙不在內，烟民約占百分之三十強。

工業有官辦民生工廠，出品爲地氈、毛巾、裘腿等。富隴火柴公司，爲昔年鎮守使張鼎臣創辦，幾經停頓，現由商會維持，勉可出貨。煤炭公司，每年產煤可售萬元左右，以較民生富隴，頗有希望。礦區以土谷堆一處蘊藏最富，據礦學專家估計，其煤量可供全甘三百年之需。現隴東各地燃料，大都取給於此。惟限於資本，多由手工開採，以致供不應求，且有許多佳苗含水量過多，無法排洩，致令貨棄於地。他日隴海鐵道西展過此，改爲機器開採，利源更無窮也。

今春物價，麵百斤售洋三元，麥每斗重四十斤，值洋七八角，肉每元九斤，清油每元十斤，白菜每元四百斤。布匹及日用工業品，則由東來，其價較津滬約高一倍半。大塊煤炭，每裝（意即一袋）重有七八十斤，值三毛餘，渣子炭二毛，驢運至城，一元百斤。據稱中央一師部隊在隴南天水時，每人伙食月需五元，調此三元即足。生活程度，平均較蘭州低至一倍。但人民衣食難繼，仍甚普遍，尤其農村經濟破產，商家既不敢放鄉間賬，地方亦無合作社之組織，農民需款，無門告貸，惟有賤賣牲畜及糧食，以應急需，生計至爲困頓。

學校省立有二中、七師、第二女師三校，學生數，二中計四百餘人，其餘兩校，各百二三十人。縣

立全小十一校，附設民校三所，父兄鮮知送子弟入學，且因經濟困難，入亦半途而廢，學生多係貧寒子弟，小學尤較中等學校爲甚，故各校學費一律免收。二十三年底舉行畢業會考，及格者達百分之八十，成績尙屬可觀。惟偌大一城市，尙無民衆教育館、圖書館、閱報室等設備，殊爲遺憾。出版有新隴日報，訂閱者聞亦甚少。

風景有柳湖公園、崆峒山、龍王廟等處。柳湖在北城下，舊爲柳湖書院，今改七師校舍，便道曾往一遊，見園門（亦即校門）上額一柳湖一二字，有聯右曰：一柳邊人歇，一左曰：一湖上春來。入門仰見一柳湖書院一懸額，原係左宗棠所題。園有涵虛堂、樂育亭等，可供坐憩，風景幽美，以柳色湖光勝。園前數十武，有泉自地汨汨流出，中生綠葉，大似車前草，依流漂蕩，冬夏一色。城建坡地，東北兩門入城，仰上，小車及人力車極費氣力，中山橋高突兩端，路面上下亦頗不便，若能墊填路面，減其傾斜，則有利交通多矣。

晚訪縣長汪凱，談至八時許，辭返西北大旅社，出過東門，雖有守兵，暗無燈光，黑夜摸索，深虞傾跌。嗣經中山橋，先時市人擁擠，往來如鯽，一般烟容滿面者，引吭高呼：一誰要夾褲一條！一誰

妻將軍不下馬的鑰匙。一叫賣聲，尤震耳欲聾；然入夜不久，已鴉雀無聲矣。將旅舍，有超薦亡魂者，當街設香案，燈光輝煌，道士吹笛擊鏡，爲誦經卷，案供紙牌，上書「馮氏真性淑魂位」數字，側跪中年男子，不斷燃紙錢於水桶桶口，尙置菜刀一柄。又安西人死後，亦須道士對井誦經，以紅線繫銅盃，汲水洒諸四方，燃紙錢及半，縱擲空中，自憑火力，高飛作灰蝶舞，皆不知用意安在。迨歸旅館就寢，戲園鑼鼓聲猶順風送來，愈聽愈晰，此殆夜來僅有之點綴也。

甘陝要衝之長武縣

平涼東發十七公里，有鎮曰四十里鋪，居民繁夥，息小車數十輛，運糧甚重，車伕揮汗如雨。十三公里至白水，居民亦不少，有新建舊式劇台一所，油畫甚講究。又十公里至王村，沿南山麓，修築新道，尙未竣工，涇水灣流如環，須涉水而過。十五公里至涇川，汭水南來匯涇，有山突伸涇汭之交，高約三四十丈，削立成三角形，頂點生孤樹一株，中部建寺宇二三所，有高三層者，曰西王母廟，山麓有碑，題「古瑤池降王母處」。一相傳周穆王駕八駿會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卽此。東渡汭水，爲涇

川公共體育場，場在水濱柳林中，風景甚佳。過場即涇城西門，車路未入，第見城防衛兵，（係六一師部屬）執利剪以伺土人，遇有蓄髮辮者，則笑而剪之，並還其人曰：「民國幾年了？你還不剪髮辮？」或有不願剪者，官長又婉勸之，態度和藹，卒亦剪去。聞每日四城所剪，多至數百。西路蓄辮之風，較東路尤盛，若能一一仿行，陋俗當可革除。涇城形勢重要，宋與西夏相持，左宗棠平回亂，皆藉為根據地。郭子儀單騎見回紇處，亦在城東涇州坡。

離涇城東去，新植路柳，粗織拱把，葳蕤可愛。自瓦亭以來，途皆傍行涇濱，兩旁山麓穴居，遠近皆可目覩。至此忽捨河濱，灣曲登坡，抵一平闊高原，曾過深阱削壁之狹路，寬度僅容一車行，兩旁雖築衛牆，一瞥無底，終覺心悸。二十二公里至高鎮，十四公里至窰店，均屬涇川小鎮，可供飲宿。省邊境，盡於窰店，由蘭州至此，計共長四百九十九公里餘。山嶺重疊，路線盤曲，此行且遇雨天，致行四日有半。

窰店東入陝界，三十里至長武城，時已傍晚，宿於西關。訪縣長黨伯弧氏，據談該縣面積，東西七十里，南北八十里，計五萬餘方里，概屬平原。縣府年徵正附各款，共二萬四千元。涇河天然可灌。

田一部份，廣仁渠亦可灌地五百餘畝，地主擁地十五頃者一家，五六頃者約二十家，餘則數十畝不等。自耕農占百分之九十，故少租佃糾紛。農產物爲麥及雜糧，坡地兼營牧畜，雜糧自給有餘，麥則不足，俗稱長糧可運乾州醴泉，實爲甘肅、靈台、涇川運入之物也。陝省烟禁，分區限期進行，長邑定廿三年底禁絕，本年初倡種棉，成績尙佳。農家副業，飼豬牧羊，隨時下趕醃乾，皆百十成羣。木材楊楸桐三種，年亦輸出他縣。民國初年，日商更聯袂來長，專購桐木，以製木屨。學校教育，計有高小一所，學生七十餘人，初小八十一所，學生共二千四百餘，私立昭仁小學一所，係縣長及各局長所創辦，均各兼任教課，頗有特出精神。民性醇樸，僅風氣不開，女子纏足，男子蓄辮，普遍鄉間，須俟改編保甲後，始可澈底改除云。

城周三里，濠深三丈許，東南曠原，西北大谷，故東北有濠，而西北無濠。北城有泉眼，自城墻下出，極旱不竭，名爲秀水，居民皆取汲焉。長武雖人口稀少，商業不盛，但陝省稅收機關及公路車站，皆設於此，自來中原有事，尤易陷爲戰地。唐設昭仁寺，超度陣亡將士，李華爲文，吊古戰場，以及辛亥之役，陝甘軍所劇戰之冉店鎮，皆在縣境。廿三年春，忽有赤軍劉子丹一股，率騎數百，圍襲縣城。

經黨縣長率民團巷戰數小時，始克擊退，地方幸未糜爛。蓋長武地據高原，爲陝甘交通要衝，所謂攻守必爭，古今同然也。

人民生活狀況，較甘境稍佳，緣中央軍旅早年駐此，非如甘境雜色軍隊，任意苛派差款。今收每畝十元之煙款，（去年長縣計收一萬四千餘元，全繳陝省禁煙委員會）係由領照實種者所納，亦與甘寧等省，無論種烟與否，均須按畝攤征，致農民有田地累人之嘆者，究有分別也。長縣物價，每元可購麥麵五十斤，肉五六斤，鹽十斤，一般人民，能食麥麵者尙普遍，肉則百不及一，卽有鹽佐餐，及冬日得穿棉衣者，亦僅二分之一，十三四齡之男女孩，尤幾乎全數無褲。但此種狀況，不僅一地爲然，凡受外國經濟侵略及本國天災人禍影響之農村，殆莫不啼飢號寒同一慘象也！

大佛寺與左公柳

長武東發，車初緣南城行，城下裂阱爲濠，深險天成。二十里至冉家店，村民穴居，深掘地坑，方三四丈，三壁各別鑿穴，以爲居室或糧倉，一壁僅穿隧道，以作門扇，或斜通於地面，或平達於凹道。

牛馬牲畜亦得出入自如。方坑底面恰爲天井，可供打麥之用。坑上且有圍牆者，若係貧家，僅就崖邊斷地，橫挖洞穴，砌牆設門，即可居住。二十五里至停口，地當長武及邠縣之中間，一有集市之小鎮也。途已由高原降下，復履涇水之濱，沃野良壤，或種小麥，或種罌粟，都已發綠。據農人言，罌粟一畝可收煙二十兩，售洋十元，恰當畝捐之數，事實上並無餘利可圖，故報種者日少矣。

東入邠縣，爲古豳國，要隘高阜，新築碉堡，式樣高固，頗便守望。二十里至大佛寺，就岩洞刻大佛，外建單面殿，佛高七八丈，莊嚴偉大，入內瞻視，真有仰之彌高之感。其他大小佛洞，爲數尙多，一切工程技巧，皆與大同敦煌佛洞相似。此寺卽唐之慶壽寺，尉遲敬德監修，亦歷史上之一鉅工也。此去棗林梨園，不絕於目。十五里至花果山，水簾洞亦在焉，崖洞險奇，風景幽美，梯登遊覽，神話紛傳十里入玃城，城作長方形，南枕嶺山，北帶涇水，西部荒涼，東部繁盛，中有高塔，遠可見之。梨棗蜂蜜，同稱名產，梨黃皮肥柄，誠若芳美莫比，細咀其味，尙遜定縣之雪花梨。適見四鄉民間，各持棧鏢，來城點驗，有戴青布圍帽者，頂包棉圍如拳，走路顛顛擺動，與京劇中飾丑角老家人所戴者無二，想爲古式沿用，望之頗覺有趣。

出城三四里，旋上高原，盤曲道下，嘗有穴處之人，誠所謂「車馬遠從屋上過」也。迨至永壽縣，兩城只距七十里，永城孤立山坡，人口甚少，屢爲匪陷。縣府嘗遷設於他鎮。四十里至監軍鎮，居民尙多，路衢低陷八九尺，舖店門階，對峙若高岸，集市兩岸，車馬中行，布局雖舊，可免雜沓。祠壇行長七八十里之平原，勢稍斜下，車行甚快，直進乾縣北門，地勢仍作傾斜，日已西下，遂宿旅店。城中亦多荒涼區，熱鬧所在僅一部。市人將散，喧聲嘈雜，乞丐沿戶討錢，手敲梆子，口唱秦腔劇詞，易戶異曲，引頸拍足，神氣直若舞台。店主早投銅子，亦必將戲句尾聲依調唱完，始俛首拾之。悠然而去，此亦戲迷也歟。

陝甘驛道，兩旁所植一左公柳，一當其繁榮時期，東自潼關，西至嘉峪關，長凡三四十里，皆高枝蔽日，濃蔭覆道，征客途行，仰荷蔭庇，無不盛稱左氏遺澤。蓋提倡種樹已不易，種樹成林更不易，成林而有歷史價值，國防交通意義，尤屬難能可貴。惜柳稜所經各縣，官廳不知保護，坐令莠民任意摧殘，或借醫病爲名，剝皮尋虫，或稱風雨所折，竊伐作薪，以致斷斷續續，不復繁盛如昔。尤其昨今兩日所過驛道，往往長行數十里，尙無一株，荒涼滿目，誠有負前人多矣！

按森林用途，極爲廣大，其在工業上之需要，除建築外，可製各種紙料、人造絲、藥品、照相片、漆料、酒精及無烟炸藥等。各國林產之能自給者，僅蘇俄、加拿大、波蘭等國，我國則大都仰給於舶來，每年木材入超，平均幾達三千萬元，實亦一大漏卮。西北面積雖廣，但多荒山曠野，一任荒廢，利棄於地，既感生產缺乏，復釀水旱各災，倘能以之培植森林，則可立致富源。且西北氣候，係大陸性，而兼沙漠性，湖風一起，塵沙蔽天，沙漠有南遷之勢，誠非無稽之談。若不積極造林，前途殊堪危險。造林利益，如植松杉，於十二年後，即可得利八倍以上，如植油桐，三年結果，五年旺採，至八九年間，每樹平均可獲到七八元之多，如植一千二百株，每年即可得一萬元之利益，費小利大，非他樹可及。尤其素稱桐油特產之陝省，更宜極力倡種。至於植林間接效用，調和氣候，涵養水源，防旱禦寒，蔽風沙，增進風景，裨益衛生，更不勝述。法相阿爾脫爾勸嘗謂：一亡法國者，非敵國外患，乃在山林之荒廢。一此言無異爲我西北下鍼砭。今後廣植新樹，保護舊林，迅宜變管齊下，不容再緩矣。

由乾縣經咸陽至長安

乾縣地處高原，鮮有水利可言，耕種田地，惟賴雨雪，掘井及泉，城北較高，須深六十丈左右，城中須四十丈，東部地勢漸低，汲井可資灌溉，然亦深三四十丈。建廳會派員攜器來打自流井，連打三四處，皆未及泉而止。全縣人口，初有二十餘萬，民國十八年大旱，逃荒及死亡殆去其大半，最近縣府編制保甲，調查人口，災後經過五年之繁殖，總計只有十五萬餘人。去夏大雨，歲時和稔，農作一年之豐收，可供三年之食用，今春又雪，亦兆大有，城鄉一致歡欣，殊呈向榮之象。惟邑人素有三年一大旱，十年一小旱之諺，未雨綢繆，防災工作實爲當務之急，建廳掘井未成，似不可中餒也。

乾縣政治近况，據縣長潘蓮舫氏所談：（一）厲行煙禁，陝省煙禁辦法，係劃區分期進行，第一期絕對禁絕之縣份，計四十二縣，現已嚴厲執行，乾縣卽居其一，所幸本縣向非產煙區域，且值荒年之後，農民未忘舊創，多種糧食，種煙者極少，一聞禁令，立可剷除。至舊有營業之烟館，計七十餘家，分四等抽戒烟捐，充作戒烟所經費，以便逐步推行禁吸。（二）擴充鄉村小學，由縣府與紳民募捐籌費一萬七八千元，盡量擴充鄉村小學，俾失學之學齡兒童，得有入學機會，同時男子剪辮，女子足之運動，亦可藉教育推進力量，而收間接之效。（三）籌辦平民工廠，已購買機器，招生訓練，

擬用土產棉花羊毛，製造日用棉毛織物，漸及其他小工業品，以便抵制外貨，培養農村經濟。此外全縣最感缺乏者，厥爲燃料，煤百斤售二元餘，木炭貴至八元，木材亦須購自渭河南岸，此則尙無補救辦法云。記者辭出縣府，轉往中山公園，有聯曰：「留得園林千載在，任憑父老四時遊。」花園中多曠地，只建一中山紀念塔，別無園林風景。惟隔壁槐蔭館中，庭植巨槐二株，幹老心空，望之尙覺古雅。城北梁山，有唐高宗及武后陵墓。

車入乾縣北門，轉出東門，地勢斜下，一望平原，氣候漸暖，麥地發綠，井椿鞭轆，遠近對峙，宛如野外散兵，車聲震盪，時有野兔驚逸。四十里至醴泉，城垣寬大，惟多朽塌，新修城樓，磚砌尙固，適見東城守兵，三五成羣，靠牆曝日，服裝參差，風紀似亦平常，春寒料峭，居民多重衣五六層，然皆走屣袒胸，不扣鈕子，意者習俗使然歟？城東北十八里之武將山，有唐肅宗建陵，郭子儀陪葬焉。

前行三十里至店張驛，麥隴菁葱，（間見罌粟）旁隴色土，條格井然可觀，土地平曠，村落繁密，只因晨曦斜射關係，村落之在道左者，清明如畫，右者則僅呈黑影，但可遠近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一有人行處，沒人家一之景象，從此不復再見。約三十里，平眺右前方，一綫銀溪，蜿蜒若浮空際，

見首不見尾，是卽渭水也。左前方古塚纍纍，有高若山邱者，有隆若培塿者，類多周秦歷代帝王功臣之葬地。某君固關中人，遙指彼處爲文武成康諸陵。此處乃太公魯公諸墓，再北之九嵎山，更有唐太宗昭陵及陪葬功臣百餘塚云。一時同車諸人一好脈氣，呀好脈氣，一之讚嘆聲，一誰有福隨葬，隨發一之妄想語，洋洋充耳，爲之失笑。

前行約十里，抵咸陽，贏秦所都，在九嵎山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陽（山南曰陽，水北亦謂之陽）。故曰咸陽，車未入城，由北垣繞東而南，卽渭水之濱，渭水源出甘肅，東流入境，左納涇水，匯流黃河。其流域農產豐美，歲凡二熟，一渭河棉花，一尤稱於世。陝省水運，首推渭河，自咸陽至潼關，上行四五日，下行二三日，所載貨物，以棉花小麥雜糧獸皮爲大宗，旅客鮮有乘之者，年底隴海路果然展通於此，水陸兩便，商業必更繁榮。周陵在城北十五里，汽車可達，據周陵工程處人談，自提倡民族掃墓以來，前往遊覽者，與日俱增，蓋黃帝橋陵（註）遠在中部，往返尙覺不易耳。東去里許，渡河浮橋，兩端淺處，以木樑撐支，河心水深，則用寬船浮之，其上皆覆沙土，緩行如履平地，水色濁如黃河，實不及涇水之較清。過河爲澄西，居民寥寥，惟樹林菁蔥，田園闢治，途復沿河西轉，亦里許，另有人

家曰河南街，舊傳文王造舟爲梁處，是卽一咸陽古渡一也。秦都渭北，咸陽宮在渭南，作長樂橋，連二宮之間，今則年遠無跡，浮橋日移，迨於東北，視惟咸陽城倒影河中，動人懷古之思而已。

東行過灃橋，田野肥腴，水渠亦多，四顧無山，視綫遠展三十餘里，長安城南之大雁塔，高聳雲端，已可瞭視。他如阿房宮、上林苑、未央宮、錦京諸故址，皆在路北渭南之間，但非目力所能及。再二十里至長安，卽西京城垣高固，儼若南京，濠外墳墓無數，占地甚多，不知是戰骨抑爲民塚。公路緣西北城角駛入北關，隴海鐵路之西京站，卽建於關外。自陝甘分界之窰店至此，所謂西長幹路，計程五百三十華里，實測爲三百三十六公里。記者自包頭與平綏路握別後，卽時與駱駝汽車伴行，今乍見隴海路西展之車頭，精神爲之興奮！

(註) 崧山以沮水穿山而過，若橋然，故名。上有黃帝陵，古柏參天，多漢唐以上物。

欣欣向榮之西京市

陝西爲古雍州地，省垣卽舊西安府城，周、秦、漢、西魏、北周、隋、唐等七朝，均建都於此，或其附近。

西安府治，舊轄咸陽、長安二縣，民國取銷州府，合併咸長，統稱長安縣。周初都鎬京，在今西安西南二十餘里，遷治洛陽，鎬京即廢。秦剪滅六國，定都咸陽，咸陽宮廢，阿房繼起。項羽入關焚阿房，而漢之未央宮成。未央宮廢，隋建新都於今長安。唐初擴大其城，東西約十八里，南北十五里，周六十七里，後復縮小。明洪武初，重修唐舊城。清時因之，僅有修補。民國沿其舊觀，仍命名曰西安。二十一年中央定洛陽爲行都，西安爲陪都，首都既曰南京，行都爲東京，故西安淵源周名，又稱西京。或謂西京亦漢唐之舊稱，孝昌太宗之威震四裔，爲我中華民族最光榮之時代，今復命名西京，蓋取鑑往勵來之意也。

今西安城，東西長七里許，南北寬五里，周約近三十里，俗傳縱橫各十里，周四十里者，非也。城高三丈四尺，頂厚三丈，基厚過之，舊門有四，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曰永甯，北曰安遠，東西二門稍偏於城南，故城北半部大於南半部，馮玉祥軍駐陝時，於北半部新闢東西二門，東向者曰中山門，西向者曰中正門（前名玉祥門，今始改此）。最近火車通至，又在城東北隅北向闢門，俗呼隴海門。舊四門各有護城，門樓及護城之箭樓，高達十丈，其宏偉氣概，實可媲美於北平。惟十五年劉鎮

華圍城八月半，楊虎城等抗守之，糧盡薪絕，城樓曾折燬內部之木板，殊爲可惜耳。

西京市人口，據民國十三年調查，爲十二萬人，後經十五年之圍城，十七八年之大旱，死傷逃亡，爲數不少，至二十年六月調查，只有一〇八、〇〇〇人。後卽逐年增加，據建廳發表二十一年底爲一一四、三八九人，二十二年底爲一二一、五八三人，廿三年爲一二五、一四一人。又據當地人士談：城關戶口，果能精確調查，至少當在十五萬人以上，今春火車通達，人口更將激增矣。

西京市商業，年來機關增多，交通發達，日呈繁榮之象。如中山大街（東大街）竹笆市、民衆大街（南院門）一帶，均爲百貨、綢緞、皮貨、紙莊等商店，裝璜尙不少新式者。旅館飯店，如中山大街之西京飯店及西北飯店，建築設備，在西北尙屬難得；街道亦甚寬敞，人車分行，可免雜沓。兩旁新植槐柳，市容突增美觀。西大街橋梓口，多雜貨店。北大街只西半面多商店，東半面則否，近城處尙全爲荒地，頗呈畸形之發展。南大街有山貨店、首飾舖等，他如陝南各地所來之漆、麻、桐油等物，產則先發販於南關。交通用具，汽車、人力車、自行車、馬車、大車、獨輪車等均有之。東西大街及自隴海門至南街，今春更已開駛公共汽車。各街道正由主管機關逐漸修築碎石路，惟因測量水準種

坤緣故，溝道尚少注意，致雨水無法外洩，有時泥濘不堪耳。至各鄉鎮如草灘、斗門、新築、引駕迴、杜曲等處，亦為縣屬商業繁盛之區，農作糯米，向銷豫晉，豬毛、羊毛，遠運津滬，棉花外銷，數量亦年有增加，其由外運入者，則為漢口茶、山西鹽、江浙綢緞、湖北銅器、蚌埠各處之麥粉等。

長安地質為黃土層，最適農業，且渭灃澄浹，滹沱八水所流之處，均饒灌溉之利，次為掘井灌田，富家使水車、水斗，貧者用人力汲水，皆可各達目的，是以稻麻連畦，家給人足。全縣地勢作斜方盆形，東南稍高，而西北較低，咸陽三原一帶，又寢成高原，迤西為隴坂所包，東南則終南山脈環繞，如此土腴川繁，山河屏障，歷代擇都於此，要非無因。氣候夏季最熱時，溫度達華氏表九十度至百度，冬季降至冰點，春秋二季，在七八十度上下。秋季多雨，一陰十數日，幾類江南霖雨，春最需雨，而雨量反感缺乏，有「春雨貴似油」之歎；若春時東風，秋後西風，皆可致雨，又有一長安自古西風雨一之諺。冬季及交春有雪，朔風一至，土疆石凍，滴水成冰，井泉甚缺乏，惟城內西門附近之甜水井、城西北郊外之聖女泉及城南牛頭寺西之雙龍潭，為長安三名泉。

陝省為中國古代文化之發源地，長安更為周秦漢唐各朝之首都，名勝古蹟，誠應接不暇。

一 長安山脈，由秦嶺分出，隨地結峯，處處異名，曰青華山，曰觀音山，曰小五台，曰翠華山，而南五台最擅幽勝，汽車路通，尤多時賢游屐。

二 省立第一園，爲宋時張載、程頤、程灝講學之處，後經改建，中藏圖書外，尙有周大鼎、秦漢古器、唐大鐘、昭陵石刻馬（註）及其他古物，大小二百七十餘件。

三 碑林，在南門東府學內，爲唐國子監故址，內儲顏、柳、褚、歐各書家之碑甚多，故名碑林，計有碑四百七十二種，大小二千四百餘石。

四 鐘樓，明洪武十七年，建於城之西隅，萬曆十年移於城之中心，重樓三層，高十丈餘，前曾設天文館及民衆講演所等，今爲軍隊所駐，其東南部省政府前之鼓樓，九楹四層，高八丈六尺許，亦其舊階，東西長六十八步，南北寬三十八步，登高憑眺，全城在目，大有危樓高千尺，手可摘星雲之概。

五 大雁塔，在城東南八里之慈恩寺中，凡七層，塔基四面各十四丈，高約十八丈，有螺旋梯可登頂，前有歷代題名碑甚多，所謂雁塔題名者卽此。

六 薦佛寺，隋煬帝居藩之舊宅，後舍爲寺，中有高塔，計十五層，與大雁塔對峙，故稱小雁塔。明嘉靖時地震，塔裂爲二，後又地震復稍合其裂，寬約尺許，自頂而下，成一直線，誠奇觀也。

七 羊塔寺，爲隋寶慶寺，或傳爲唐楊貴妃姊妹族人所建。

八 文廟，殿宇宏壯，古柏參天，建自唐貞觀時。

九 蓮湖公園、宋家花園、清真寺、牛頭寺、杜公（甫）祠、董子（仲舒）祠、曲江池等處，均爲名勝之所，可供游覽。現西京籌備委員會及西京市政建設委員會，除規劃建設市政外，并致力於保存古蹟，求復終南上林之勝，追蹤周秦漢唐之盛，蓋不僅爲招徠遊客，繁榮市面計也。

（註）按此石乃唐太宗葬文德后時所刻，原爲六種，民國五年爲權要盜賣於外人，敲碎擄去，爲陝人追回其四。

長安縣政俗之一斑

長安爲關中首邑，東界臨潼，西毘咸鄠，南界秦嶺，北瀕渭涇，面積東西約六七十里，南北約百餘里，計六千餘方里，戶口除城關區（西京市）不計外，據縣府二十年調查報告，四鄉共有二十

八萬餘人。廿四年編制保甲，復作詳細之調查，計有六萬五千二百二十戶，四十四萬四千五百三十口，男多於女，比列爲六與四。分佈密度，每方里約四十六七人。以一縣人口，二年激增至此，一面固由於以前調查之不精確，一面亦可認爲長安前途發達之徵象。茲據該縣縣長翁禮氏所談各種情況如次：

長邑面積，雖有六千餘方里，約合三百餘萬畝，但實際耕種者僅水田二七、五七二畝，旱地一、六九二、七八五畝，合計一、七三〇、四五七畝，此爲完糧地畝，其餘均屬荒地山地，開墾植林，非不可能。糧賦徵額，民糧（普通民地）自二角二分至三角四分餘，軍糧（屯軍之糧）自二角五分至五角四分，王糧（墾荒之糧）自六角五分至一元六角，年徵共達四十三萬數千元，除去水災及汽車路佔用民地等糧賦外，實收亦在四十二萬左右。此外雜稅收入，如契稅、牙稅、地方稅款、城關屠斗稅、四鄉畜屠斗稅等，共計亦在二十萬上下。

全縣小學教育，縣立學校二四所，內高小二五級，初小八三級，學生共計四、三三七人；私立者一三所，高初級計學生二、八六三人；由私塾改成尙未立案之初小三五三所，計學生八、六

五八人，合計學校共三九〇所，學生一五、八五八人，中男生一四、三九五，女生一、四六三人。全年經費共八七、二六八元。按以全縣學生總數比較全縣總人口數，平均每三十六七人中，只有一人在校學齡兒童，可知學校教育正有待於推廣也。社會教育現有民衆教育館一處，縣府門外附設民衆閱報室一所。

自古長安爲戰場，遠如黃巾五胡，黃巢李闢，先後蹂躪；近若清末回亂，靖國軍張義安之南渡，國民軍楊虎城之堅守，皆以東西一往坦途，無險可扼，遂使長安四郊淪爲戰場。現縣屬共有保衛團四隊，分十二班，計團丁九十六名，全年經費一萬八千餘元，各隊分駐引駕迴、三橋、新築、斗門四鎮，且架設環境電話，各區消息靈通，以故四境安然，治安無慮。

人民大部務農，次則經商，對於工業向不講求。城鄉各處亦未設有何種工廠，僅三五兩區北張村一帶，有以舊法製造草紙麻紙，六區有以編製各種竹器爲業者。近山一帶居民，農隙尙樵採燒炭，然皆用力多而得資少也。農產物以小麥爲大宗，次則與鄠縣南山接壤各處，多產大米。往年鴉片出產甚夥，廿三年春初奉令禁種煙苗，實行剷除，閱時三月，結報肅清，計劃去煙苗十萬畝，有

奇，事先本有禁令，但人民鑒於前此之旋禁旋弛，視爲具文，故此次剷除烟畝，猶有如此鉅數。凡被剷烟之地畝，均發給棉籽補種，以資救濟，幷成立棉花生產合作社十九處，棉花生產運銷合作社十一處，農業生產合作社四處，信用合作社四十二處，向中國、上海、陝西省等各銀行，先後貸款共二十餘萬元，銀行貸款於合作社，月息八釐，合作社轉貸於社員農民，加爲一分二釐，所贏四釐，以百分之二十作各社公積金，百分之二十爲業務社員報酬費，餘爲各社義務教育基金。農民副產，以養豬爲大宗，民教館長楊興榮向定縣購得美國波支豬種數頭，擬改良豬種，以資蕃殖。許多貧苦農婦多在富有之家充當傭役，俗稱「上灶」，或經年僱傭，謂之「拉長工」，皆由僱主供給粗劣之食宿，每年僅得工錢五六元，生活亦云苦矣！

各鄉土地不甚集中，公私方面，皆在法權內行使地權，佃農有永佃權，無自由出售權。地價近因交通發達，各渠相繼完工，日有高漲之勢。尤其車站附近地皮，前四五十元一畝者，今已漲至二千元上下，官地分三等，賣出最高價亦達一千八百元之譜。各鄉大家族制尙甚普遍，俗以五世同堂，宗族周卹爲美談，家有家長，族有族長，大小事務，多唯家族長命是聽。小家庭制，城市僅有之。

娛樂團體縣黨部組有民衆劇團，城內各古樂社組有古樂會，於每年六月舉行比賽。又有西京金石書畫展覽會及西京書畫學會，隨時供入遊覽，以養成人民審美興趣。社會劇團，秦腔有易俗三意、正俗、福民等社，京調有新舞台，電影有阿房宮及西京電影院，然皆林立於城中。鄉村土台，舊劇不時亦有唱演者。

城區五方雜處，語言複雜，其基本方言如梳如書皆讀爲夫，肉爲巫，水爲匪，咱們爲宰們，俺們爲咱們，筆稱生活（蘭州亦有如此稱者），麪包稱饅饅，又謂舉動遲緩爲暮郎，不服衆爲擰此，挑撥是非爲煽陰火，不潔淨爲窩囊，傲慢爲品麻，守祕密爲捏住，破壞爲失場，美好爲嫖包包，詩「姣人嫖兮」註嫖好也，亦周秦古音云。

陝西建設事業及其計劃（上）

陝西古稱沃野千里，四塞（卽蕭、武、函、谷、大散、四關，故陝省又號關中），險固，今亦縮殺西北形勢頗爲重要。慨自東北淪亡，開發西北呼聲，一時風起雲湧，漸已進爲事實，陝西自以史地優越

關係，形成開發西北過程中建設之重心，中央地方及金融實業各界，均一致予以注視及助力，故其建設事業之進展，大有蒸蒸日上之勢。惟各方認定建設基本工作，急其所急，一爲水利之整理，足以增加生產，而復甦農村經濟；二爲交通之開發，俾農作生產原料，暢達濱海出口市場。是故陝西年來建設工作，實已在水利交通上，日益著其成績，撮要分述如下：

水利建設方面：

(一) 涇惠渠，原由陝省政府及華洋義賑會修築，二十二年洪水冲毀多處。繼又由全國經濟委員會估定修補費二十三萬九千餘元，從事改善引水設備。又總幹渠北幹渠修理等工程，均經全部完成，已可順利放水。南幹渠設計改良坡度，并增修南一北一北四支渠三道，及延長南一支渠至涇河岸，架設灌溉區環電，以期交通靈活。本渠給水，除刻正增修三支渠不計外，計全年給水三百三十四日，每月平均最大給水量約爲一三·八一秒立方公尺，最小給水量約九·五〇秒立方公尺，灌溉區域達涇陽、三原、高陵、醴泉、臨潼五縣，已灌面積共五十六萬九千九百畝，除受水未享實惠地畝外，共約四十五萬三千餘畝。新修工程，嗣全部完成，增加灌溉面積爲六十

萬畝農產每畝收穫量夏禾最豐者大麥三石小麥一石七斗菜子一石五斗普通平均大麥一石八斗小麥菜子各一石一斗秋禾最豐者棉花近百斤普通平均四五十斤。

(二)洛惠渠，由全國經濟委員會任其工事，目前正努力修築中，計總幹渠長二十一公里，中幹、東幹、西幹、中東、中西各渠共長七十八公里。灌溉面積九百三十四方里，合五十萬零四千餘畝。應需工程及經常費兩項，一百四十六萬六千餘元。總幹渠工程，今夏可完成，其他中東西之幹渠支渠，各項工程，均預定在二十五年竣工。

(三)渭惠渠，倡議於華陰呂益齋氏，嗣經中外水利專家迭有商討，暨水利局派員實測河道及灌溉面積，決於郿縣城西築攔河壩，并從北岸穿渠，由幹達支，可灌溉郿縣迤東如武功興平及咸陽等縣之廣大平原五百平方公里，得享灌溉實惠面積以八成計，為三百六十餘平方里，約六十餘萬畝。水源引至之處，無非沃腴土地。全部工款約需銀二百萬元，用水捐担保，已由滬銀行界台借百五十萬元，預計三年以後，全部工程完成，每年生產力之增加，至少在六百萬元以上，尤其麥棉產類驟增，必可驚人。從而所謂關中八惠，次第實現其三，而灌溉面積亦有其半矣。陝西水利

局局長李儀祉氏，鑒於涇渠落成，惠區內棉麥產量激增，合作事業風起，而洛渭亦將指日觀成，及更進而計及其他河流之引用灌溉，舊有水利之整理擴充，如郿惠、龍惠、豐惠、耀惠、瀧惠、定惠、滋惠、泮惠及冷水、廉水、黑水、澇水、牧馬、河丹、漢江等，均在李氏所著水利工程十年計劃中，各方有力者果能一致贊助，相繼按期完成，使農田水利普及全省，以後并遞及航運水利等工程之設施，則三十年大旱十年小旱之陝省，實不難一躍而成模範農田水利區也。

水利專家徐仲權氏暨德人巴爾格之渭河寶雞峽水庫計劃，亦頗有足多者。按渭河爲黃河最大支流之一，黃渭關係密切，利害相因，每當五六月之交，渭河流量，恆不足三十秒立方公尺，時潼關黃河流量，爲一百五十秒立方公尺，惟至大水時期，情勢驟變，潼關黃河流量，祇及一千立方公尺，而渭河流量，有時竟漲至一萬立方公尺以上，波濤洶湧，奔注黃河，其爲造成黃災主因之說，良非無據。湖渭河自甘肅渭來源縣，經六盤山西，滙其支流，曲折於山谷中，至寶雞縣境，始出谷東而流平原，谷中兩岸峻崖壁立，形勢狹，彷彿天然門戶，誠爲建築蓄水庫之良地。峽內灣曲極多，坡度傾陡，自峽口至石門，水平距離約爲四十公里，支溝綉布，蓄水量頗豐，果能於此間建築水庫，

使洪水有迴漩停滯之地，當時既可攔洪以減下游河患，以後亦可緩放，藉資灌溉與航運。巴爾格氏且擬有蓄水發電揚水以溉高原之議，誠一舉而數得，惟當局嫌其工費浩大，目前尚無力採納進行，特附述於水利工程十年計劃後，以待有力者勦助，促成其實施焉。

陝西建設事業及其計劃(下)

交通建設方面：首堪稱述者，即去歲(廿三年)杪隴海路通車西安，新通車之瀘西段，分站未建，路基未固，而營業狀況，即蒸蒸日上，可卜該路前途之發達，必與路線之延長為正比。據鐵部對該路西展辦法，擬暫以修至寶鷄為標準，將組西寶工程局，一面進行西安至咸陽段及渭河大橋工程，一面着手測勘咸陽至寶鷄之路綫。

公路(甲)在經委會西北交通建設系統下之公路：(一)西蘭公路，長七百五十餘公里。在陝省境內，由西安經咸陽、醴泉、乾縣、永壽、邠縣至長武，計二百二十六公里，此段原係省道，廿四年元旦始歸由西蘭公路局管理之。全路跨山越嶺，工程艱鉅，清時左宗棠曾以兵士修成驛道，前數

年華洋義賑會再度修築，本可勉以通車。今經委會又耗資百數十萬元，方完成所謂標準土路。迭經鉅工修築，代價可謂不少。西蘭公路局舉行正式通車典禮，以示工程完成，惟新修路面橋樑，成績仍欠完美，故遇雨仍難通行，竟有譏西蘭公路而為稀濫公路者。

(一)西漢公路，自西安經咸陽、武功、岐山、寶雞、鳳縣、留壩、褒城等以達南鄭縣止，凡四百二十公里。由西安至鳳翔一段，係借用省道西隴路之西鳳段，由鳳翔至漢中，經委會現正修築中。

(乙)在建廳交通建設系統下之省道，(一)西潼路，由西安經臨潼、渭南、華陰至潼關，長一百六十七公里。自隴海通車至西安，運費輕廉，致汽車營業漸呈減色。尙有一西潼北支路，一亦名西朝路，係渡渭水經三原、富平、蒲城、大荔、朝邑而達，全長二百六十公里。(四)西隴路，由西安經鳳翔等地至隴縣，長三百四十七公里。(鳳翔名產高粱酒，盛銷各地)。(五)西長及(六)西漢兩路，已歸由經委會經營。(七)西荊路，由西安經藍田、商縣、商南，以達紫金關，長四百零三公里。惟藍田至紫金關，長三百五十五公里，經費無着，僅已踏勘測量，尙未修築。(八)咸榆路，由咸陽經涇陽、三原、耀縣、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縣、甘泉、膚施、延長、延川、清澗、綏德、米脂，以達榆林，長八百二十九公

里咸陽至三原已通車，今春提倡民族掃墓，更趨築通至黃陵，所至石油鑽區，已令各該縣先修境內土路，其石工橋涵正在籌修。西安至三原，至子午鎮，至南五臺，又由三原至渭南等路，各長數白路，由南鄭經城固、西鄉、石泉、漢陰、安康、洵陽至白河，長五百七築，約需二百餘萬元，目前尚無其力，惟因軍事關係，已受命趕築。此外建廳尚籌辦西京電氣公司，原定官商合辦，資本五十辦發電，並暫購七百五十啓羅瓦特，營業以電燈、電力、電熱爲第一作價入股，現已採定西安北關西火巷外爲廠址，據建廳長雷雲完成，可供三萬電燈之用。關中三十八縣，已架設有環境電話，由途電話網，應歸交通部辦理，故他縣不再擴展矣。

黃河保安造林，近亦提倡甚力，實部計劃在本年度預算下，遠三省，三省並各籌萬八千元，於沿河酌量造林。而陝建廳曾

可廣植松、柏、椿、槐、榆等樹，且沿岸溝岔澗溪之間，現有棗、梨、桑、柳諸菓品樹，雖未成大規模林况，然亦星羅棋佈，株株叢生，可按舊有樹木種類，沿河充分造植，以期編成經濟林况。南段自禹門口至潼關之五里關，長約二百八十餘里，非如北段有山，而乃全係平河，河水東流西汛，寬由里許，達數十里不等，積極講求堤防造林，已若亡羊補牢。原以各縣濱河田舍，殆與河面上下平衡，每屆陽春上遊冰雪融化，或七八月間暴雨發洪，無不立成澤國，哀鴻遍野，故此段造林防災，尤為刻不容緩之要務也。

關於西京市市政之建設，原應由西京市辦理之，惟西京市迄未成立。廿三年七月，西京籌委會與全國經濟委員會及代表陝西省政府之建設廳，另合組一西京市政建設委員會，以主辦市政之建設。西京籌委會經費月為三千元，自是按月向財部承領。所定西京市經費三萬元，轉交市政建委會，市政建委會則決定各項市政工程，轉送省政府飭屬或運送建廳執行，所需工程費亦運交建廳領發。總觀各該機關工作概況，略為修築城內碎石路，開闢火車站城門，測量全城水準，擬定市區道路圖表，保存古蹟，修葺陵墓古祠及墓道等等，因此，一古老的長安，果已漸有新氣象。

矣，惟機關似有駢複，事權未盡集中，此或凡百革新創始，不易免除之現象也。

陝西省教育之概況

陝西地處西陲，教育不甚發達，重以荒歉之餘，農村經濟破產，災情較重之各縣教育，過去規模，大多蕩然無存。今幸年荒已轉，交通漸見發達，雖教育經費僅足以維持現狀，但當局對目前需要之輕而易舉者，蓋亦無不計劃實施焉。

全省中等教育：省立中學計有西安中學、西安一中、西安二中、三原中學、三原女中、鳳翔中學、南鄭中學、安康中學、榆林中學，共九校。各縣聯合者，有南鄭共立中學、商縣共立中學兩校。縣立者有郃陽、韓城、雒南、西鄉、南鄉等初中計五校。私立者有西安之民興、民立、玫瑰女子、尊德女子、華縣之咸林、富平之立誠，共計初中六校。教廳以各校學生多屬農家子弟，本極清寒，為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之原則，曾於廿二年度開始之時，豁免省立中小學學生學雜費，并獎助清寒學生，此事殊為難得！

師範教育省立有西安師範、大荔師範、南鄭師範、南鄭女師、安康師範、西安女師、榆林女師等七校。各該校多與中學合設，利少弊多，而師範與中學之分佈狀況，且多屬集於省會或政治中心所在地，殊少平均發展。各縣小學師資，甚感缺乏，爰於去年在西安設立小學教師訓練所，調各縣現任小學教師來省受訓，六月為一期，畢業仍回原職服務，於各縣教育之改進上，收效甚著。此外縣立師範講習所，但有十二三校，甚少顯著之成績。教廳對於師範教育改進之辦法，已見諸實施者，則為實行師範獨立制，劃分全省為八師範區等。

職業教育省立職業學校，原有西安農業、三原工業職業初級中學等二校；縣立者有南鄭之葦料、潼關之農業等二校；聯立者有榆林之毛革工業職業學校；私立者有西安之女子平民職業學校，共計六處。教廳鑒於陝西形勢，天然可分為三大部，陝北榆林屬富於毛產，延屬宜於墾牧，關中適於農林工業，漢中則葦桑農林採礦均宜之。惟皆有改良之必要，除已將榆林之毛革工業職業學校收為省辦，由省庫撥費充實內容，並就停辦之華陰兵工廠等設華陰工科職業學校外，尙擬按各職業教育區，逐年開設適應環境之各種職業學校，期於最短期內，達到每區至少有職校

一二處之標準。

初級教育各地均不發達，失學兒童，爲數至夥。刻年荒已轉，教廳當力謀義務教育之擴充，從事各縣教育經費各學齡兒童等項調查，以便統盤計劃，完成全省義務教育。關於社會教育，除西安有省立第一圖書館，省立第一民衆教育館，臨潼華清池有省立第二民衆教育館外，尙籌設一西京文化博物院，內部擬分古物科學二館：一方徵存古物，考古代文化之源；一方研究科學，赴近代文明之路。將其籌備就緒，正式開辦，對於西北文化之進展，裨益實大。

陝西教育方鍼，據教廳編輯主任郝伯文氏所談，計分兩大綱：一爲民族教育，一爲生產教育。民族教育實施之注意，則爲（一）鄉土教育，（二）康健教育。至生產教育方面，則注意（一）職業教育，（二）農村教育。鄉土、健康職業、農村等教育，均各分組委員會，以便專門研究，負責推進。郝氏尙研究鄉土教育，爲述鄉土教育意義之重要，略爲（一）啓發兒童愛鄉之觀念，養成了解本鄉之能力，俾樂爲鄉土服務；（二）由鄉土信念，養成民族自信，引起民族意識，振發民族精神，由樂鄉愛鄉進而爲保衛鄉土；（三）發展鄉土生產及工業，兼謀鄉土事業之改進，由保衛鄉土更進而建設鄉

士云。

陝西尚無高等教育，有主張應辦大學者，但經費設備及師資，在在均成問題。目前補救辦法，疏應實事求是，多選派學生分入國內外大學，予以官費，培養高等教育方面需要之人材。同時並添設農林工業等專科學校，以造就生產實際人材。中央擬在西安或蘭州辦一西北大學及在武功辦國立農林專科學校，此事在環境上，既極需要，在實際上又甚有效力，甚望早日實現也。

每地報紙出版物，發達與否，恆與地方文化教育，互有連鎖之密切關係。西安報紙，有西京日報、西北文化日報、工商日報、朝報、國民日報、曉報數種。此外尚有教育會教育處及其他各機關出版物多種，各縣則絕少見者。日報銷數，以西京日報為最多，然亦僅達五千份，其原因，蓋多限於客觀條件也。前陝省舉行第一屆運動會，該報所出特刊之軟性記載中，有一標準美人二字樣，確語女子跳高冠軍某女士之健美，並有一黃將軍搖頭擺尾，加入田徑賽一等詞，以遊戲筆調，述一溜入跑道之黃犬。不料竟惹起一部份社會人士之反感，尤其某局長以為一黃將軍一係影射彼本人，頗為不滿。當時滿城風雨，事態似頗嚴重，後經解釋，雖告無事，然該地一般知識水準之應當提

焉。及今後普及工作之應當努力，視此一類趣事之發生，自更瞭然矣。

陝西物產之概況

陝西物產，關中漢中兩區土地肥沃，以農林產品爲多。陝北區地曠人稀，煤油皮毛等產，更所在多有。各縣食糧產量，據建廳廿二年調查，以小麥爲最多，占總產量百分之四十八強，計一百三十萬餘石；次爲豆類、大麥、稻及其他雜糧等，計亦一百三十餘萬石。南鄭所產香米黑米，清香有味；長安王曲鎮所產熟大米，煮熟能漲飯三倍，可稱農作特產。同年植棉棉田，據有調查之二十七縣，祇占全耕地百分之九強。另據經委會棉業統制會發表，去年（廿三年）陝西一省棉田之增加，比較前年（廿二年）高達百分之八十，共計收穫棉花一百萬零四千餘擔，較前年增加百分之九十五。洛惠區土地，尙較肥於涇惠區，他日洛惠渠完工，烟種禁絕，農作品中，尤其棉花產量之激增，必更大有可觀。惟陝省雖產棉豐富，惜無一紡織工廠，以就地利用優良之原料。間有手工所織土布，亦皆墨守陳法，致原料賤值輸出，外貨棉布輸入暢銷，而本省人民，反以高價買用，忍受剪刀

式之經濟剝削，其害何可勝言！聞籌辦陝西紗廠之議，已有三四十一年之歷史，其間曾發生籌辦人捲逃股款之事，致旋倡旋輟。前廿二年有鉅商數人集股籌辦，並已定名為裕泰紡紗廠，甚盼能早日實現。又陝省每一惠渠興工，恆有當地有力者以重價爭買田地，而新舊地主更借故抬高租額，使許多被重債引誘或受經濟壓迫之中小農，脫售土地之後，雖欲求為佃而固不可得。且銀行公款，亦貧小農難以直接，往往輾轉貸得，一轉手間利率已無形增高，此則不無遺憾也。

陝省林產，如梨、棗、桃、杏、葡萄等菓樹，各地多有之。又如松、柏、榆、櫟、胡桃等木材林，則盛產於秦嶺及巴山。中有特產漆樹，年可出漆十萬餘斤，價值十三萬餘元。桐樹出油十六萬餘斤，值六萬餘元。兩項共值二十萬元左右，實為漢中區各縣之一大收入。各地森林梨園附產木耳，為製饌佳品，每年輸出百五十萬斤以上。木耳菌類，生於朽木，色分褐黑或黃白。種植方法，截木為段，橫置陰處，不須施肥，閱一年即生黑耳，產至三年為度，再產即變紅黃色，乾後香如桂花，一名桂花耳，價較黑耳為昂，若更由黑耳天然變為白耳，亦稱銀耳，每斤竟貴至數十元不等，惟一度產生銀耳之後，次年即不再生。陝南漢江一帶，尚多養蠶，蠶年運銷川甘兩省，年達七八十萬元。長安、大荔、洛川、宜川

等縣，亦間有養者。

礦產首堪稱述者爲石油，礦區分布於延長、膚施、中部、宜君、葭縣、米脂等縣。油泉先後湧現者，達四五十處，多自石岩流出，或由溝底河邊湧浮於水面，若露珠然。漢唐時居民，已有用以療病燃火者。清季在延長設廠開辦，迄今垂三十年，祇以資少機劣，未著大效。近年間每月平均所產油量，計十六年度（每月）爲七、二〇〇斤，十七年度一、〇一六斤，十八年度二九、二〇七斤，十九年度一五、二〇七斤，二十年度九、三八五斤，廿一年度七、〇一三斤，廿二年度六、〇九八斤，中以十八十九兩年產量較豐，廿一、二年度忽出油漸少。國防設計委員會新以資本十萬元經營之，產量聞又較增，前途殊有希望。政府提倡民族掃墓，咸榆公路趕築至黃陵所在之中部縣，不久將通至延長，礦務想能因交通之便，籌設大規模油廠，購置新機，使增加產量，提煉良品，以解決西北燃料問題，並供及汽車等工業機器之使用焉。煤礦陝南北均產之，中以韓城同官所產爲上，選韓城蹇子山者且爲無烟煤，倘能敷設輕便鐵路，或整理黃河水道，運至潼關，俾與隴海路啣接東西一往無阻，誠不難與開採。中興並駕齊驅，磁礦則產於藍田、鎮安、耀縣、鳳城、韓城、寶雞、安康。

留瀾等縣，中以鎮安、鎮洞溝者尤佳。鑛區隨山綿延約數十里，鑛石係零星塊狀，土人開採，設有煉爐，每日可出熟鐵千餘斤。他如藍田玉、洵陽鉛銅、南鄭砂金、商縣石棉、秦嶺翡翠、略陽汞及嘉魚石、鄠縣及熊耳山銀鑛、嶓山碧玉水晶、同官磁釉陶土、南鄭及安康化石，更不勝枚舉，惜多未開發。

陝省北部各縣，素產皮毛，而製裘一業，以大荔爲盛。大荔舊係同州府治，西北各省所產羊皮，皆集中於此，硝製成裘，質輕毛軟，卽世所謂之同州皮貨，年產約十萬張左右，營業達七八十萬元。今因銷路不暢，已難同日而語。他如榆林、府定、定邊等縣，年出虎、豹、狼、狐等皮料，及馬鞍、駝件等物，總值六七萬元。長安皮革、皮鞋、皮帶、馬鞍等出品，年值五萬餘元。乾縣、渭南等縣，年出皮繩約二萬餘斤，值一萬餘元。蒲城、淳化年出皮料，六萬元左右。此外長安、白水、扶風、橫山、三原、榆林、耀縣等所出織絨、彩毡、栽絨毯、毛口袋等毛織物，總值十四五萬元。以上各項皮毛製品，前銷平津，轉運關外，每年出產總值約達百萬元。自九一八事變後，平津各埠銷路滯塞，因之皮毛製織品，遂日漸衰縮矣。

陝北區地質氣候，與內蒙近似，原甚宜於牧業，今不但無足稱述，甚且全省農用牲畜，亦已日

感缺乏。據建廳廿三年調查統計，各縣農用牲畜牛馬驢三種，應需數共爲三六五、一〇七頭，實有牲畜總數僅二一〇、二五五頭，缺乏牲畜數達一五四、三八一頭。被調查之縣份計三十七縣，應需牲畜恰可敷用者僅二縣，餘三十五縣平均每縣所缺牲畜，多至四千四百十餘頭，對於農作之影響，不難揣測而得。今省府已籌設畜牧場牧馬場各一所，并請官部派專家前往指導，此事極關重要，尤其陝北各縣地曠人稀，向稱難治，今省府提倡牧畜，增加農民生產，即所以安定社會，計莫善於此也。

陝省雖爲周秦歷代帝都所在，而地利未盡開發，益以十五年至十八九年之兵匪旱災，各縣人口爲之大減。陝北區自膚施以北之縣份，往往方數百里之幅員，而人口總數祇三四萬人，多亦鮮有逾五六萬者。即陝南之漢水流域，雖云山川風物，不減江南，物產富庶，可比川省。（漢中昔屬四川，因陝北比較苦寒，尤其榆林一帶，夏熱如焚，冬寒徹骨，風沙荒野，近似沙漠地，分省時始將漢中劃屬於陝，以資調劑。）但人口分佈密度，究較東南各省爲稀。而荒地之待墾殖，鑛產之待開發，陝南陝北各縣均有。據蒲城、郃陽、商縣、隴縣、邠縣、三原、鄠縣、藍田、朝邑、洋縣、留壩、膚施、中部、洛川、延

長等十五縣，二十二年官公私荒地面積之調查，總計達五十八萬八千二百四十七畝。其他未經調查者，不知尙有凡幾。各處荒地所在，大都爲地方貧瘠，民生痛苦，而天然富源又最優厚之地帶。政府如能以誠意實力，移民墾荒，助以資力，假以時日，豐收歸彼自用，荒歉政府維持，不但失耕失業之人民必將一唱百和，聯袂以赴，卽開發西北，鞏固邊防之實際問題，亦將解決過半矣。

由西安至華陰

陝西近十數年來，天災固重，人禍亦復不輕。民初張鳳翔任都督，有政治遠見，曾將烟毒禁絕，現西安東大街特別寬敞，頗合現代都市建設之條件，卽張氏當年建設成績之一。民五陳樹藩起而代之，遂弛烟禁，爲害迄今。民十吳佩孚派軍入陝，劉鎮華任省長，翌年兼督軍。十三年劉去，孫岳、李雲龍相繼握政。十五年劉復直入關中，圍攻西安，整八月有半；楊虎城等抗守之，羅掘俱窮，曾餓叱人民約二萬。嗣又連年大旱，匪氛四起，餓殍遍野，死亡更不可勝計。以前軍政中心人物之更替，每次要皆激起大小風波，直至民二十年以後，一切始漸有轉機。前年邵力子氏由甘調任主席，政

軍分治，大體已上軌道，烟禍亦正在分區禁絕中，而南北兩面偏僻縣分，究以積重難返，土劣封建餘孽，一時尙未肅除。最近陝南各縣，又以匪災乞振聞矣。溯十八年大旱，西安麥價，每石售至六十餘元，可謂貴矣，然以較十五年圍城時之糧價，尙屬貴中之賤。蓋是年城久被圍，每麥一斗，竟答至一百二十元，較早年更貴二十倍，舉城人民，什室九空，力足購買斗麥者，絕未之聞。大率中上人家，每以五元購麵一斤，和以糠粃等物，勉延殘喘，窮氓窶戶，尤多載道餓殍，人禍之慘烈，甯不浮於天災之上。是以今日秦中人士，痛定思痛，對連新近建設事業，如鑿井開渠，廣闢水利，增設各地平民工廠，無不極表歡迎；惟於修古陵，建墓道，裝修古祠古寺諸舉，所費縱非陝人直接負擔，而大災之後，多以現實生活爲重，似認爲尙非急務耳！

隴海路西安東開客車，每日早晚快車兩次。記者離西安時，爲圖沿路瀏覽景物，特乘早快車。西安普通時刻，較車站標準鐘遲四十五分，清晨先時而往，出城東北隅，北向新關門，俗呼隴海門，過濠橋卽車站，僅有一臨時售票處。附近城內外尤多空地，料交通日益發達，不久將一變爲貨棧、旅館、商店、銀行等新建築矣。笛鳴車動，有往臨潼溫泉沐浴之初次乘客，多紛論車之速度，不及人

之賽跑。未幾飛越距城十里之澆橋，又十里之瀾橋，始相繼無言，而默佩車行之速。瀾橋卽楚漢相爭時，楚軍瀾上處舊橋石砌，長約六七十丈，傳爲唐尉遲恭監修，果爾亦可謂爲古代鉅工之一，然以與新近併行之鐵橋相較，終不免有古老遜色，後生可畏之感。沿途綠野淺水中，時有成羣仙鶴，載飛載舞，活潑可愛，惟火車往來頻繁，彼鳥或將另尋幽境，恐後之來者，不易得見也。

臨潼距西安五十里，至則下車人甚多，蓋往華清池沐浴，落晚尙可搭車而返也。池在臨潼南門外，居驪山之麓，泉溫而無臭味，唐時建有行宮，至明皇更名華清宮，爲貴妃賜浴處，當時宮殿台閣雖已無存，但今之華宇磁池，亦頗整潔美觀。省立第二民衆教育館，亦附設其中。泉分十池，有垣爲範，垣內魏闕長廊，景物秀美，建優等池三，男二女一，入浴皆須買票，垣外普通池七，男五女二，概不收費。驪山東麓有秦始皇陵，隆起如阜，陵地舊傳九頭十八畝，今存者不及什一，其餘已盡爲麥畦。臨潼上車人數甚形寥寥，有業藥材之某商，爲談陝省大宗出產，尙有二種：一爲藥材，如華山蓀、參、終南山巴山中之當歸、甘草、大黃、金銀花、五倍子等，均甚有名；一爲茶葉，紫陽、漢陰等縣皆爲產區，尤以紫陽所產茶味清香，暢銷西北各省云。

渭南站棉包堆集如山，誠無愧爲一有名之產棉縣。渭河環繞於北，潏然可見，四野土肥林茂，不亞江南。城東約二十里之赤水鎮，田地得灌清水，米麥園蔬，尤稱佳產。城在站南三四里，東西長而南北狹，西臨游河，南阻山嶺，河西名西垣，有大橋通之，亦繁盛區也。渭南西距臨潼約六七十里，中經戲河有蘭相如墓，走驛道可見之。東距華縣僅五十里，再東而華陰而潼關，縣境皆小，但土地肥沃，綠樹彌望，較西路高原各縣富庶多矣。

華縣車站，農夫担菜叫賣，每担捲心白菜，只售銀二三角。物美價廉，兵士多爭購之，擁塞車座及過道上，路警見而婉勸之，然人多勢盛，亦無無何也。

華陰縣城，方整高固，爲臨華各縣所不及。城東五里，另有小堡，卽西嶽廟也。歷代祭華嶽於此，殿閣巍峨，古木參天。廟中傳有老子曾繫青牛之樹，及特別標名之秦柏，尤古秀可觀。舊有望河樓，高矗雲霄，登臨可見黃河，惜已燬去。華山位於縣南十餘里，居五嶽之西，一名太華山，削巖壁立，高五千仞，巖十里，自谷口達山巔，計四十里，重山複水，路轉峯迴，步步引人入勝。主峯有東南西三峯，餘皆環侍拱向，各呈奇秀。中建宮院樓台，皆各據險擅勝，足供游憩。游人除冬日雪封期外，餘三季

皆絡繹不絕。今春通車西安，爲數更多。游程普通需三日，然非一覽無餘也。

洛陽教育及鄭縣商業趨勢

華陰東四十五里，卽抵秦晉豫三省往來要道之潼關。關城高踞山嶺，俯瞰黃河，疊堞重樓，形勢雄壯。登高東望，則黃河自北而來，抵此東折，風陵古渡，一葦可通。西望則華嶽聳峙，河渭交縈，川途遼曠，沃野相望，洵壯觀也。城東南隅有麒麟山，爲潼關第一名勝，嶺有鐘亭，中懸鐵鐘，係北周時物，扣之宏聲嗚嗚，三省境界皆可聞。相傳三國時，馬超追曹操至潼關，馬超槍刺曹操未中，而中一槐樹，操得不死，後封此槐爲樹神。此槐在潼關東大街中復天藥號內，周可四抱，高約三四丈，大部已枯，惟一小枝尙活。在離地丈許處有一洞，寬約四寸，高尺許，卽係當日所中之槍眼，亦卽操在潼關遇超之遺跡云。

潼關交通除隴海鐵路橫貫東西外，隔河永濟，有汽車西達太原，咸陽棉船，由渭河三日抵此。旋由黃河運至陝縣，減水時期，更可越三門峽而東放，然亦僅至鄭縣，舟子卽須折船售木而返。將

來鐵路展至咸陽，水運緩慢，生意必爲車運所奪。

車由瀋關東開，乘客人數倍增，三等車內，尤有服裝不整齊之軍人，三五成羣，任意擠坐，迨入豫境，車行峽道，連闖數山洞，時已入夜，外景不易視，悉翌晨天明，車行已過關鄉，函谷關（崖壁峽徑，僅容一林，險隘如函，故以爲名，關門上掛老子騎青牛像）靈寶（盛產棉花，纖維細，馬力長，可紡細紗，甲於全國，西鄉產棉亦同）陝縣（城中有甘棠古樹，黃河有兀立中流之砥柱）澠池等地，而至新安矣。夜來擠座之軍服人，早已下車而去。時某客買食，捫袋驚呼失銀，餘相繼告失者，凡四起，所失二爲包袱，係整包提去，三爲現銀，皆剪衣袋而竊。一左衽白鬚之老翁，失銀較多，當放聲慟哭，詢悉彼子傭工瀋關某油廠，不幸被殺於途，特由家鄉通許（在開封南，百數十里）赴瀋，向廠主領獲卹金卅六元，已如數失去云。某君贈以下車後之路費，彼仍啜泣不已。路警對彼干涉云：「人家好意給你路費，你也不問問貴姓大名，何方人氏，真是老糊塗。何況昨晚曾幾次提醒你們，各自小心東西，一路警頻呼小心，東西此誠有之，惟對散兵游勇，僅憑灰色衣幅，任其擠坐客車，致發生事故，倘不嚴加取締，終非維護交通，便利客商之辦法也。」

入洛陽境，土地肥美，一望平曠，縣城及西宮（城西大鎮）人烟頗形稠密。該縣古爲成周洛邑，東漢故都，所謂我國五大古都之一，且有東京之稱。二十一年春中央會以此爲行都，由西安抵此，可謂由西京至東京。城西南有伊闕，香山龍門，兩巖對峙，中貫伊水，夏禹所疏，香山寺及龍門石佛，皆魏唐時物，石佛大小千萬，碑碣林立，尤以龍門二十品著稱於世。此外，尚有周公廟、關帝冢、天津橋、安樂窩及中國第一古刹之白馬寺等勝蹟。蓋河南爲中原地帶，文化發達，宋代所謂伊洛學派，尤握學術上政治上最高權威。城中教育發達，現亦不失其爲豫省數一數二之文化區。高等教育，有省立高師一校；中等教育，計有省立八中、女中、農業及私立明德、河洛、復旦等六校；縣立小學，亦有相當發達。各中等學校學生數，少則百數十人，多者達四百餘人。省立學校不收學費，高師每月且津貼六元，故每次招生，投考人極形踴躍。去年各校學期會考，不及格人數，平均佔總數百分之二十。課外多喜打球運動，對軍訓亦甚感興趣。此則緣於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設於近在咫尺之西宮（距城五里）可得他山攻錯之助也。學生禁吸紙烟，犯者處以體罰，聞成績良佳，殊爲難得。

偃師縣梨園林木甚多，各車站堆貯棉包亦不少。洛河與車軌併行數十里，尚可浮划小船，在黑石關附近過橋後，即北流匯於黃河。鞏縣、滎陽均盛產煤，滎陽特產草帽繩，設工廠十餘家，銷路頗廣。抵鄭縣下車時，已入暮，巡禮大同路德化街等處，商肆鱗次櫛比，類多新式建築，市招飄揚，亦多一減價一大字，路人多操道地北音，出入華洋百貨商店之仕女，又多滿口「交關」「嘸哈」「一場糊塗」之滬語，聞之不啻身已返滬。

鄭縣（鄭州）爲隴海平漢縱橫交貫之中心，形勢重要，人口發達，爲豫省惟一大商埠，歐亞航空公司平粵與滬兩航線，今亦在鄭啣接聯運，其交通發達意義，自更較前濃厚。全市戶口（除四鄉在外）據公安局調查，十九年計二二、四三三戶，男五七、九五五人，女三七、五二七人，合計九五、四八二人，至二十三年底則增爲二七、八九二戶，男七四、〇八六人，女五〇、二九一人，合計一二四、三七七人。關於市政建設計劃，西北軍時代曾設有市政府，繼又有市政工務局、市政委員會及市政工程處（屬建設廳）等之組織，惟市政工程前因管理不得其人（僅由縣府第四科兼辦）例如馬路不留人行道，溝渠有進水井無進人井，新建店舖門面伸縮不齊，

均與市容交通有礙，致市政工程處今春開始初步工作，翻修馬路，疏通溝道，即感工程艱鉅之困難。

鄭市商業，以棉花爲大宗，豫西各縣及陝甘棉產，均先集中於此，然後轉輸滬漢青濟各埠。各埠棉商派人於此收買，每年約成交三十萬包，價值二千餘萬元，其營業盛衰，對於本市金融及全省農村經濟，均有直接間接之影響。該業自民十二三年蒸蒸日上，豫豐紗廠及豫中協和、大中等打包廠，亦先後應運而生。去年隴海路西綫展長，陝棉多在渭南潼關一帶交易，而打包廠亦在各縣次第成立，今復推及咸陽；且棉花撥水撥雜取締所，在鄭檢查棉花手續過煩，以及棉商抽佣受賄等問題發生，於是鄭市棉業貿易，遂漸呈西移各地之趨勢，而失當日集中之盛況。他如鄰近各縣之雜糧花生瓜子棗梨，本省西北及陝甘獸皮羊毛等出產，則仍多聚集於此，勉得維持其吞吐地位，然與十六七年最繁榮時期相較，究因受外來內在之種種影響，百業外強中乾，卽一般操奇計贏之能手，亦有老農「一年不如一年」之嘆也。

鄭縣俗及其關係歌謠

在鄭州下車之次日上午，有來旅館迎新婦者，置桌於院，燃香點燭，新郎肩披花紅，帽插金花，向桌三鞠躬，云拜婦家祖先。次司儀者高呼一請新婦上轎，新郎向新婦二鞠躬。一新郎如言行禮，新婦則頭罩紅紗，胸抱紙花，端坐中堂而受之。旋新郎出門上轎，新婦起行，他人爲備二席，其一鋪地而踐，其一高舉遮天，交相更用，直達轎門，即於鞭炮笙絃互奏之下，昇之而去。新郎軀幹弱小，年纔十四，新婦年貌不知，但體態則較高大。甫觀此幕喜劇之後，適同業劉留爪君來訪，乘興詢以鄭縣風土人情，承示珍聞甚多，茲先述婚俗如次：

鄭縣婚姻禮節，城市已漸採新式婚禮，鄉間則唯舊俗是尚。普通富家男孩年才二三歲，往往即由父母主持，託媒說親，擇其門當戶對，互送八字，雙方經一算命先生一推算，認爲五行不尅，八字相合時，男家即買耳環戒指等物，送至女家，謂之一押小啓。一越日再寫一龍啓，一（即訂婚帖）註明生辰年月及主婚人媒人之姓名，再買女用物數品，託媒送至女家，女家亦寫一鳳啓一及贈

男用物，託媒帶回，謂之「傳大啓」。一是日媒在女家既食喜麵條，回至男家又享大宴，宴席以肉多爲優，每桌有一二十斤或二三十斤不等，食餘由媒攜歸，蓋俗謂「吃不完兜回去」之所由來也。男女結婚年齡，多在二十歲左右，間有男家因特殊情形（如無人照料家務等）十二三歲即行結婚者，但女必長男數歲，故有許多新婚笑話之材料，即來源於此。婚前男家擇定吉日，託媒柬送女家，接到女家允帖，即可準備迎娶，女家亦備嫁奩，如箱櫃桌椅等物，最多與十八件，最少三件。婚日新郎有親往迎娶者，亦有僅令轎車往迎者，親迎者多爲富室及城市居民，租轎四五乘，由迎娶者及押轎孩等分乘至女家，儀式略如旅館所見。新婦在上轎之先，必穿男家所送紅襖紅褲，爲一催妝衣，一頭蒙紅巾爲一蒙頭紅，一所以避凶也。上轎時用椅抬至轎前，面向陰陽帖所規定之喜神方且須啼哭，以示對於娘家之留戀。女家送客，男二女一起輪後，吹鼓炮手同時工作，路上如遇井石廐宇，即貼上一紅帖，並用紅毡障蔽，意亦避凶。迎至男家門首，用預燒一犁頭，一繞輪三週，注之以醋，蒸氣騰騰，并放火炮已，始告落輪。新婦出輪時，二女童手持脂粉，塗其面，謂之一添脂粉。一他童另以菓子穀粒穀子制錢等物，亂撒其頭，謂之一撒喜錢。一鋪毡騎鞍，引入洞房，旋出天井與

新郎共一拜天地，一蹙入洞房，同啜一交心酒，一幷開始梳妝，參拜神祇及翁姑來賓，謂之一見面禮。受拜者各出資若干，以爲叩頭禮。黃昏時吃一團圓席。一夜深時由人掌燈導新郎入房，新郎向新婦作揖，新婦還拜，導者退出，謂之一送燈；一此燈終夜不熄，謂之一長命燈。一青年男女之好惡作劇者，竊臥床下，謂之一聽房，一能將新夫婦衣履盜出，次日并可藉以要挾糖菓，——但此則於僻鄉見之。

次日女家攜禮物來一看親，一第三日新婦回門，新郎并參見岳父母，謂之一認親，一第五日又來接去，謂之一叫閨女，一第九日又接去連住九天，謂之一住賢祠，一於是婚禮告終。婚日所請親友，多以錢爲禮。女家款待晨餐，席散發輪。男家午刻備席，凡來賀者，無論收禮與否，均一律招宴。信仰宗教者，則請主教人證婚，城中嫌舊禮繁縟，多已崇尚新式。

女子出嫁後初胎生男或女，向母家報喜，母家當給報喜人白布一方，鷄蛋若干，俟三天或九天時，又備送布匹飾物鷄蛋糖米各品，約族鄰往賀，謂之一做九。一主人卽張宴席，并廣送紅蛋或麵條，至生二三子時，則不若斯隆重。生子之家，小孩未滿月，親隣想盡取笑方法，爲之賀喜。其最普

通者，爲互用油墨亂塗面部；甚且強制小孩之父，身着女服，再繫爆竹二枚，倒騎驢上，遊行各處，以博衆歡，騎者雖面紅耳赤，心有未願，但亦無可如何。

中國婦女，數千年來，與男子未處同等地位，致一切不得自由，尤其關於終身幸福之婚姻，一任父母包辦，媒妁拉攏，儼若買賣商品，設所適不得其人，任何痛苦，只好終身以之，飲恨而歿。此種婚姻制度，近年來都市知識婦女，雖已得到解放，但在內地猶甚普遍。茲有豫省各縣（不僅是鄭縣）流行有關婦女婚事之歌謠數首，泣訴怨慕之情，至足感人，特附記之，以爲婦女解放問題研究之一助：

（一）紡花車，轉鍼連，養活閨女不賺錢，四盤菜，兩壺酒，打發閨女上轎走，爹踩腳，娘拍手，再養活閨女是老狗！（父母對女兒身分之輕視，婚姻之草率，可謂發揮無餘！）

（二）小紅鞋，綠綾鎖，從小爹娘嬌養我，人（土音讀惹，有人家意）的爹俺叫爹，人的娘俺叫娘，人的佛爺俺燒香，人的麵俺拌湯，（意即拌麵湯煮）人吃稠的俺喝湯，不怨爹不怨娘，光怨說媒的這臭柯子不在行！（安陽縣特別流行）

(四) 煮青菜，根根苦，我娘賣我彰德府，白天拾柴火，黑夜拐豆腐，熬的兩眼鷄屁股，也不得吃。
盤熟豆腐。

平漢路風光及定縣狀況

爲欲參觀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之實驗工作，特由鄭州轉平漢路，搭晚特快車北上。車由漢口開來，原多空位，過鄭適有某大學旅行團上車，人多勢衆，驟形擁擠。男生矯捷先登者，恆一人竊坐二三位，爭獻女生以竟坐，已復他適經營。一時喧笑歌唱之聲，幾將輪軌轆轤之音完全掩盡。

車抵黃河南站，停修車頭，良久始行。旋過長約二里之山洞，出洞即黃河鐵橋，車經其上，濡濡緩行，俯視濁浪排空，滔滔東流。橋長約六里許，原爲一百零三孔，因戰爭炸燬其三，曾拆邊三孔補之，故今恰有百孔。保險年限，早已逾期，從前車行需時六七分，今須慢至二十分餘，以防激烈震動，發生傾覆危險。橋墩深約十五公尺，近年迭經洪流衝刷橋基，尤其二十年大水災時，墩根幾被衝

路局急於各橋墩下，時拋巨量大石以抗水力，惟拋石既多，勢成掘河壩，恐上游河床日高，釀成水災，故豫省府曾通知路方，不得再拋石下河。至於重修新橋之經費，路方早於營業收入下，按年提存一折舊費，一已先後積成鉅額，本應早日興工，惜一被擱於直奉戰時，再被提於十九年之役，的款已無着落，現僅雇一外籍監工，每晨巡視一次，以驗可否通車，亦云險矣。最近鐵部已會同黃河水利委員會，勘定原橋稍東地段，建築新橋，估價約需二三千萬元，聞有向經委會及庚款保委會商借之說。

清晨三四時，天色漸明，車已別豫界而入冀境，適過邯鄲縣北之王化堡，土名黃梁夢，有韓祖廟，某述其地神話，謂羽動人，嗣抵邢臺，（舊順德府治，亦卽漢末張角起兵之鉅鹿，）煙囪高聳，有電汽工廠，工商尙稱發達，上下車人亦頗多，馬頭鎮燒焦炭，磚砌露天圓窰，行列整齊，如埋數十大缸於地下，烈焰噴吐如火山，臭熱不可一刻而耐，石家莊多新式建築，紅瓦碧磚，崇樓垂柳，景象可人，地當正太路與平漢接軌點，商貨出入山西，多取道於此，故日臻繁盛。此去正定新樂，直至目的地定縣，平時沃野，益覺遼闊，遠山含翠，野樹新綠，一路美景，應接不暇。

定縣東西廣約六十里，南北長約九十里，面積五千四百方里，戶口有六萬八千餘戶，人口縣數約計四十萬人。四境平坦無山，爲一平原，土質含沙，以肥沃論，非上選也。所有農出，賴井水灌溉者約占十之七八，其他仰賴溝河灌溉之稻田，亦數十頃。土地分配，據平教會調查，自耕農占百分之六十三，自耕兼租種百分之二十四，自耕兼租出百分之五，純粹佃農百分之五，其他百分之三。農田共計一百五十餘萬畝，每戶田地，不滿二十五畝者占百分之六十三，二十五畝至四十九畝者百分之二十三，五十至九十九畝者百分之六，百畝以上者祇占其一。

主要農產物，首爲穀子、小麥，次豆類、高粱、棉花、甘薯、玉蜀黍、花生、大麥及其他，棉花、花生，近年有增加產量之趨向。工業品有土布、線、蓆、柳、罐、葦箔、箆、籬等物。出口貨，主要者爲棉花、小麥、芝麻、花生、鴨梨（雪花梨）、棗、葡萄、豬、鷄、蛋、莊布、柳、罐、香油、花生油、眼藥（世稱定州眼藥）等，每年共值三百餘萬元。入口貨，大宗者爲小米、洋麵、高粱、黑豆、大米、煤、煤油、洋火、紙烟、鹽、磁器、洋布、洋線、油漆、自行車、藥品、裝飾品等，年值二百九十餘萬元，國貨約佔二百四十萬元，餘爲外國貨。

農村經濟，全縣農戶約計六萬八千家，每年賦稅負擔，總計四十餘萬元。農戶有債累者占總

數百分之六十七，約四萬六千家，借貸農家中，種地不滿二十畝者占百分之六十三，二十至二十四畝者百分之二十四，四十畝以上者僅百分之十三，借貸利息，普通二分五釐，間有高至五分者，因債務積累，家產全被沒收者，年有所聞，乞丐約二千餘人。

學校教育，有省立九中、縣立師範、縣立女師（職業學校去年停辦）、男師附小、女師附中附小，鄉立男高小二、女高小二，男初小三百二十二，女初小九十六。民衆學校及平民學校，不下數百處。青年不識字者占百分之六十二，學齡兒童中失學者占百分之六十。全縣四十萬人中，高小畢業者計六千人，初中畢業者約一千八百人，大學畢業者計四百六十人。

衛生方面，全縣醫生合計約五百五十人，平均每村合一，藥舖四百餘處。常患之疾病，爲眼、腸、胃、瘡傷、肺癆、小兒抽風、喉、疹、及皮膚病等。近年嗜好白面者日衆，正在嚴禁中。信仰方面，回教徒約七千人，天主教徒約六千人，基督教徒約五百人，一般民衆崇拜偶像，受中等以上教育者，多不信神。廟宇共約千座。風俗方面，俗尚早婚，男多十六歲前娶妻，女多十八歲前出嫁，大半妻長於夫，不滿十六歲之女子，已無纏足者。人民智識高於鄰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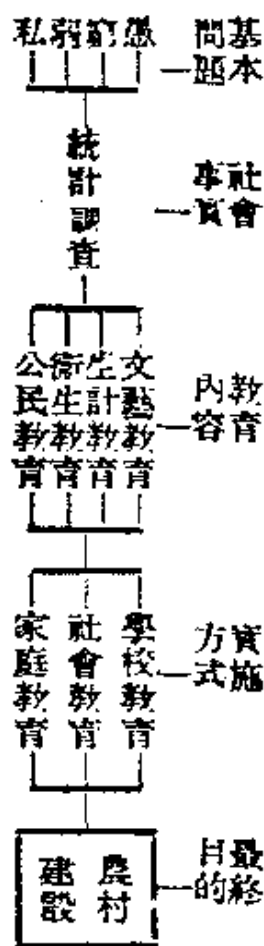
據平教會調查結論，認爲一該縣可以代表華北農村社會狀況，一愚一一窮一一弱一一私一一四大病象，顯而易見，大多數人民尙爲文盲，食品營養不足，有病弱狀態，缺乏公共心，須設法培養人民之智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團結力，否則農村建設沒有基礎。因此該會近年在定縣實驗工作，有四大教育與三大方式之揭示，誠所謂對症下藥也。

平教會定縣實驗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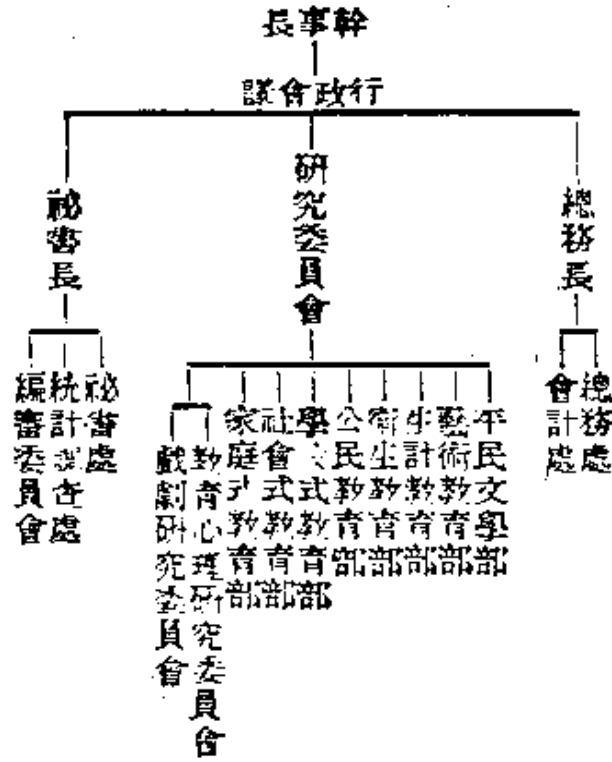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之組成，已有十數年之歷史。先是晏陽初氏於歐戰時，朝夕與五千華工相處，發覺華工不識字，對公私事務，均極感不便，并深切認識「苦力之苦與苦力之力」的偉大。若能培養其智慧力、生產力、強健力及團結力，擴而大之，使中國三萬萬以上之苦力羣民，均能由本身之自覺、己力之培養，自動的起來肩負起改造、建設、復興民族之鉅任，力量充沛煥發，成功自必真實而偉大。民國十二年晏氏及熱心平民教育之人士，乃籌組該會，從事平民施教研究，方法并決定選定縣爲華北實驗區，定縣教育原已尙較發達，更經該會人才物力之集中於此，更加

成績卓著，無異錦上添花。

平教會看出國家機能之鈍滯，由於百分之八十五之大眾，未能合作，欲其一致覺悟改造新國家，端賴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智識。故該會初步工作，即研究出版一種平民千字課，利用農隙之時，用「導生制」教授農民，即所謂施行文藝教育，以期掃除文盲，而培養其知識力。但在農民本身之需要上，若不改造其經濟生活，即有智識，仍與本身及國家無補；且人民之愚與窮，互有關係，愚尚能苟延殘喘，而窮則不保朝夕，乃又有生產教育，以培養生產力。後又感覺人民體質多病，而死亡率高，實為民族前途之憂，乃又有衛生教育以培養健強力。同時感到一般人民自私自心重，因之生活散漫，不能精誠團結，故又有公民教育以培養團結力。實施上述四大教育，則用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之三大方式，其工作系統如左：



該會內部組織，取分工合作聯鎖進行制度，晏陽初氏為幹事長，總理全部工作，有如下表：



該會由十五年至十八年，先在定縣東區素稱模範村之翟城開始實驗，旋劃東亭六十二村為工作區，并由民間探求實際問題。十九及二十年，工作仍為調查及整理材料。二十一年規定六年實驗計劃，要點在切合農民生活，授以智識藝能，解決其困難，隨時研究實驗所用方法，是否能幫助農民生活對象與結果，務須切合農民生活。四大教育之聯鎖，即「愚」「窮」「弱」「私」

期能造成「智」「富」「強」「公」使農民能自動運用己力，合作進行地方建設，成爲近代式國民。而該會并謂定縣實驗，係爲全國找出一套縣單位的教育與建設原則、方法、技術、制度、一切具備，更顧到縣單位的人力、財力、時間、組織，使之適於實用，庶不致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二十二年七月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成立，以定縣爲實驗區，亦設調查部；平教會因與合作，人力財力，互相援助，在工作成績上，已漸收相得益彰之效。蓋研究院工作性質是政治的，平教會工作是社會的，教育的學術的性質，其合作關係，殆可謂爲政治與學術之結婚，預料自可生出健美的子息來。

又該會四大教育工作概況，茲摘述如下：

一、文藝教育（甲）平民文學，第一從事文字研究，即研究何種字對於平民生活爲必要，或爲次要，或爲不必要，因而製定通用字表，計三千四百二十字，更用客觀方法，製定人人所必需知道之基本字表，計一千三百二十字。以及製定詞表，應用簡筆字，編輯課本、讀物、定期刊物。（乙）藝術教育，圖畫、音樂、廣播無線電、農村戲劇均屬之。各項用具，皆擬自造，如小規模無線電台之全

套機件，皆能自製。收音機及電瓶等亦能自製，而真空管亦已派人赴美學習。

二、生計教育 據稱目標在訓練農民生計上的現代知識及技術，以增加其生產，要創設農村合作經營組織，要養成國民經濟意識與控制經濟環境的能力。換言之，要從生計教育入手，以達到農村的經濟建設。工作範圍，包括植物生產、動物生產、農村經濟、家庭工藝之改進。(甲)植物生產改進之試驗成績 育種工作中，如試種中美棉花，以南京脫字棉為最有希望，經分析統計結果，其產量比較普通農家增百分之四十。小麥成績，七十二號白皮者較增百分之二十三，三十八號紅皮者較增百分之十八。園藝工作中，如白菜試驗結果，在農人同樣管理之下，改良種比普通種，每畝增加產量百分之二十五。梨樹整枝設計試驗結果，其產量亦較未整枝梨樹增加百分之二四·三。此外尚有肥料及土壤之研究，其他植物栽培及病蟲害防止之附帶實驗。(乙)動物生產改進 (一)豬種改良 自民十七開始研究實驗，試用波支豬種，(體長約五尺，高三尺，重二三百斤，)用純系繁殖法，盡量繁殖，將波支豬與定縣豬交配，所產第一代波支改良種，在同一飼養與管理之下，比本地豬多肉百分之十八，頗得農民信仰，改良種推廣民間者益衆。此外尚實行豬

種五代改良研究，預計實驗成功，改良種可與原波支豬品質相當。(二) 鷄種改良，係選「紅洛島鷄」與「力行鷄」以備推廣之用。歷年所孵鷄雛，多數推廣於表証農家，力行鷄改良種體量重，產卵大，數量多，農民頗信仰之。

三、公民教育 其意義在養成人民的公共心與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訓練其團結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與團結生活。該會研究工作範圍：(一) 國族精神研究工作，特選歷史上志士仁人之事蹟，製成圖說，附以歌曲，以為公民教育之材料。(二) 農村自治研究工作，目標在研究村自治之內容與組織，並訓練村自治基本人才，曾在高頭村實驗，已著相當成績。(三) 家庭式教育研究工作：目標一方面是要使家庭社會化；一方面是教育必須以全民為對象，要使家庭中之男女老少，都能得到相當的教育。在實施方面，多與社會式及學校式聯絡進行。獨立之工作，只有家庭會。此外，尚有(四) 公民教育材料研究工作，及(五) 公民活動指導研究工作。

五、衛生教育 目的即根據農村醫藥衛生的實際狀況，顧到農村的人材經濟，與可能的組織。一方面實施衛生教育，以人人為健康的國民，以培養其身心強健的力量；一方面要創建農村

醫藥衛生的制度，以節省各個農民的醫藥費，改良今日醫藥設備分配狀況，以促進公共衛生之環境。其施行略為每村設保健員一人，當任報告死生、水井改良、普及種痘、救急治療等工作。數村合組保健所，設醫師及助理各一人，當任訓練監督各村保健員，實施衛生教育、預防注射、逐日治療諸工作。縣設保健院，乃為全縣衛生教育與衛生建設之總機關。嘗往該院參觀，規模雖不甚宏大，但內部組織、醫藥設備、經費收支、訓導衛生等等，辦法都很科學很經濟和很實際，與推行波支豬、力行鷄、優選麥、種棉種等，同樣得到許多農民的信仰。

綜觀上文，平教會在定縣實驗工作的理論與成績，可謂已得其梗概矣。吾人赴定參觀，見該會工作人員，一點一滴地埋頭苦幹着，很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概，除深致敬佩之意外，實無間言。尤其該會看出國家機能之鈍滯，是由於大眾愚、窮、弱、私之為患，一語道破國家奄奄垂斃之病象，也是非常令人警惕而折服的。不過大眾之所以愚、窮、弱、私，在既成事實的表現上來說，固似乎是由於大眾未嘗受着「文藝」「生計」「衛生」「公民」的四大教育；但是追問大眾何以不得亦不能受此四大教育，那末呼之欲出的萬病之源的大魔鬼——帝國主義，實不容

再讓它躲在「膏之下膏之上」而爲患如故了！

此問題過去已有人討論過，不必多事發揮，現在可隨舉幾件例證，來做有力的答覆。東北唯一最高學府的東北大學，以及全國文化重心所繫的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各大學等海上各文化學術機關，飛機所至，墜於一旦，這不是帝國主義的不許我們「智」的明證麼？帝國主義者十數年來的經濟侵略，已將我大衆敲骨及髓；最近又擊破我關稅壁壘，這不是他們只許我們窮而不許我們富的明證麼？據國聯禁止鴉片委員會發表文告：各國輸入中國的毒品海洛英，去年達三萬餘基洛；其中二萬六千餘基洛來自日本，秘密輸入者，還不在內；又據定縣前縣長某氏說，定縣人民每年銷耗在白面毒品上的費用，在百萬元以上。事實如此，試問那能從小處講「強」我國政局，常陷分崩離析之狀，豈真是國人不懂和平統一之利，實際還是他們在後面作祟！再以小處說：「衣食足而後知禮義」，蚩蚩愚氓，衣食住的泉源，都被人吮吸擄奪，怎容易教他十分公忠體國？

要之：吾國大衆的愚窮弱私，是巨魔——帝國主義者所賜予的！我們不先用一種大刀闊斧

的辦法，把萬病之源除去，還想踱大方步，徐求溫補劑，恐三年之艾，求不到手，而七年之病，早將不免有壽終正寢之虞了！

嘗聞張伯岑先生批評平教會實驗工作說：這樣工作，是應該由政府從大處去做的，但政府不做，只好由平教會去做了。我想：這樣工作，假若在百年前就做，而且學張先生說的，是由政府從大處去做，那一定會有很好的效果；因為當時沒有現在這樣壞的環境。現在呢，憑你會堆象牙之塔，恐怕禁不住巨魔之一舉手一投足，便把牠捏成粉碎！

北平兒童節剪影

世界各國兒童節之榮興，係淵源於西曆一九二五年，各國代表，在比利時京城所開國際兒童幸福促進會。後起之秀的中國「四四兒童節」亦已早規定於民國十九年，而產生第一次紀念於民國二十年。關於兒童節理論宣傳，特別是今年兒童年之兒童節，富麗堂皇之宣傳，誠可謂美不勝收。惟冀兒童節的新生，更能合理化、真實化、普遍化，茲將此次故都各方面熱烈紀念兒童

節之形形色色，摘其有趣意者記之於後。

第一區衛生事務所，是日舉行兒童節的要義，是在兒童衛生常識之灌輸，與平日業務的旨趣一貫，尙較實際。記者從保定轉平，稍作勾留，因染眼疾，常到該所醫治，見該所大夫及護士等，諄勸導各家長，多給兒童吃些蔬菜、水菓、雞蛋、牛乳，一類富有滋養料且易消化之食物。故該所舉行節會遊藝時，尙以數女孩，裝扮白菜、蘋果，一類之化身，向觀衆（即函邀參加之兒童及家長）舞蹈啓示。不過却無雞蛋牛乳之裝演，此蓋緣於平日勸吃雞蛋牛乳，所答多爲「吃不起」之寒酸話，故是日特意另裝扮上一個「大太陽」這都是很有深意的。

次爲青年會所舉行之「貧兒宴」，要算是極漂亮的作品了！該會附設民衆學校之學生，皆會址附近之貧兒，被柬請參加者，共約四百人，其中誠有大部分是衣服襤褸，甚或泥首垢面之兒童，竟得步入歐化十足，平日票位貴至五角七角之光華影院，一觀壽頭勿壽腦之外國影片。看畢復回青年會，洗手盥面，並有摩登女服務員，捲袖幫助。聚餐時每棹豬羊肉熬蘿蔔、菠菜、雞蛋湯，計四盤，飯頭無限，八童共食。其後且選衣服整潔，品貌秀美者，唱歌照相。一般從未這樣吃過見過。

過之小朋友，自然是歡天喜地了不得；而青年會嘉惠貧兒的榮譽，自然也更膾炙人口了。

在普通宴會中，不易發現之現象，尚有數小點似乎不可輕忽過去。當開飯時，一位男會員說：「各桌所規定的服務員，請親自到廚房去取菜，分給所照管的兒童……」一位革履艷服的女服務員，把舌頭一伸，聳肩縮頸，向其他服務員做了一個鬼臉道：「得囉，沒法子，盡一盡有點價值的義務走走！」又有少數女服務員，上菜湯及添饅頭時，亟以手絹蒙鼻，頗有掩鼻而過，免為臭氣所燻之概。

有幾位小朋友，大概真是檢煤球之貧兒。在吃飯時，曾把饅頭藏留懷裏。被服務員發覺，勸他們不要這樣。我初很替他們引為羞恥，繼又想起前幾年看過的蘇俄生路影片，不是曾把許多貧苦無告的偷竊兒童，感化教養成闢草萊、修鐵路、種種建設有用的人才麼？何況我們的這些小朋友，平素并無那個行爲——因爲請柬是由管區警察調查送交故云——不過是怕散會之後，依然挨餓，所以才千方百計的想捎幾個饅頭回去。提到電影，又想起他們所看壽頭勿壽腦影片之後，我曾問過幾位小朋友，他們都不懂得什麼，因爲片子是光陸影院這幾天正在營業開映着的。

外國片倒也難怪他們。

當貧兒盥洗後，某男士曰：「諸位女服務員們，不要丟了自己的孩子。」有時且謂：「這孩子是你的麼？」女服員多是摩登小姐，聞此幽默的問語，自然只好很機警地緋紅着雙頰，羞人答答地莫置一詞。這些雖是無關宏旨的開玩笑，但亦足令勞累一日的主人們，藉此得些輕快之感，此外却沒甚麼。

至於平市兒童節紀念大會，是在中山公園正式舉行。上半日照常售賣門票，下半日却連東角門也開放了。前往參加之學校團體，達一百八十餘校，集團學生數，暨自由參加之兒童，約計五萬餘人，外加兒童家長，及趕熱鬧者，共達十萬餘人。真是人山人海，空前未有之盛況。但是無數的失學兒童，以及不識字不看報與平日買不起門票的人們，幸而還極少知道有這回事，不然一齊蜂擁而來，那擁擠的結果，豈僅打失兒童而已。（主席台上的音波擴大器，曾接連播送擠失兒童的消息。）

素以寬大著稱之東西長安街，只見車輛絡繹，紛向公園門前集中，但公園門前停車處，都早

已黑壓壓地停滿了汽車及包車自行車。不好擠進去，或已逛了出來的太太小櫻嘴，吐出一爲何不賣門票一的怨言。

大會儀式，先由要人演講，繼有問答五項。有一項是問我們的民族領袖是長，「四字甫呼出口，全場童子軍及其他軍警，一致立正敬禮，整肅之氣，令人感高呼口號，發給表演各項游藝兒童贈品。

兒童表演各項游藝，童子軍維持秩序，雙陞學校學生的演講，成績都很好。喜歡登假山，打鞦韆，臥透板一類的運動，天真爛漫，體態活潑，真是逗人羨愛。但利嘗見他們爭坐「轉椅」，椅位只六個，照例轉了幾次，就要換讓候補的人，那爭。不過於中也有個分別，就是衣服穿得漂亮的兒童，喜歡霸坐便霸坐，好像長讓人。若衣服蹙腳的，縱然勉強攀立一角，但一開始旋轉，即被旁觀者的冷拳暗若他坐着正位，更存有機會攜帶兒童參加盛會的家長，惡狠狠地將他或她拖塞上去，舒舒服服地坐着轉。

此外舉行兒童節典禮的，還有平市民衆教育館、香山慈幼院、師大附小，以及其他各小學幼稚園等等，不下十餘處。牠們各就平時教育力量所能達到的範圍內，把兒童們招集攏來，玩些遊戲，吃點糖菓，不要含有其他作用，亦無歧視兒童之心理。歡樂一天，便歡樂一天。學上海土語所說的，這箇「倒也嘸哈」。

是日許多繽紛滿目，美不勝收的宣傳品中，有一個統計，是極值得注意的：

全國四千三百萬學齡兒童中，享有讀書權利者，不過六百五十萬人，其他百分之八十以上兒童，完全流於失學。且中國嬰兒的死亡率，爲千分之五百四十，僅次於印度。紀念兒童節，應轉移國人之視線，對於兒童衛生，兒童教育，兒童救濟等設施，下最大決心。

他如「兒童是新中國未來的主人翁，」「兒童是建設新中國的礎石」一類預祝和恭維兒童的標語口號，詞句話意，當然都很好；不過被我們做成人的看了，總覺得毛刺刺地有些難過，有些着急！譬如說吧：今日東北四省的小同胞們，假使他們也想和關內小朋友們一樣地歡祝「四四」節，可是環境限制，事實上不可能，請想他們會責怪誰？不是會責怪我們這些「現在的

主人翁麼？不是更將責怪建築在他們「礎石」之上的那些棟樑之材麼？有人會這樣地說過：「臉譜在中國的勢力真大，有點害怕太陽，不敢面迎真理的人，都需要一具，去隱藏自己。」我覺得現在有些人所舉行的兒童節，有些現象，也很與面具相似。合理的、真實的、普遍的兒童節之到來，自然還要期待充分的培植呢！

歸遊濟南三勝與孔林

濟南之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三勝，昔嘗數遊其地；此次由平南下，又復下車一遊。大明湖在城內西北隅，占地數十頃，湖水冬可不冰。（黃河冬結厚冰，可通車馬，以流長性寒故。）清如明鏡。夏則荷葉翻風，蓮花舒日，大有一碧接天，千紅出水之概。寺宇亭榭，則有歷下亭、北極閣、匯泉寺、百花堤及張鐵會李各公祠。由西城門赴北極閣，陸行城上馬路，可通汽車。經西北城堡上，有亭翼然，無額聯碑文，但覺血光隱耀，云以紀念五三守城戰績，蓋取心版深銘之意也。千佛山在城南三四里，蒼松翠柏，風景清幽，仰登石徑數百級，始抵山寺。若更上高崗，眼界彌遠，黃河城景，一覽無遺。趵

突泉一如大明湖，同爲城市中之勝景。老殘遊記稱濟南「家家泉水，戶戶垂楊。」讀之無有不醉心其城市林泉之美者。蓋濟南泉水無慮千百，惟名泉七十二，趵突占第一。趵突泉大小各二三股，（前僅大泉三股）自地中湧出，鵲翻池水之面，高約尺許，濺玉跳珠，宛如繁星寶塔。現就泉改辦自來水，引用西池原有之大泉，於東池另鑿三小泉，藉供遊人之觀賞，然風景局勢，究已改換面目。舊有南池珍珠泉，雅似倒垂葡萄，或如斷線珍珠，顆顆串串，自下滾浮水面，尤稱美觀。惜此次往遊，已被自來水蓄池所埋矣！泉之南北爲市場，商肆林立，百貨雜陳。遊人雖多，顧客極少。尙有黑虎泉，僻居城隅，承友人何冰如君導遊，今始得見，泉甚洶湧，發聲宏大，惟風景則遜於趵突泉，深以自來水蓄池不設於此爲惜。

嗣至曲阜遊孔林，林距車站十八里，在城北三里許，夾道古柏，引人入勝。其地有石刻物像有「萬古長春」坊，有「子貢手植楷」，有「子貢守墓處」，有享殿，有洙水橋，有子思、孔鯉及其後裔無數附葬之塋墓，直至謁見莊嚴肅穆，挺拔千秋之「大成至聖文宣王墓」的石碑（卽孔子墓），一種寬闊、偉大、幽靜、古雅的感覺，却不自己的油然而生。孔子墓上有著艸，周約四十步，碑前

有祭台，柏檜交蔭，氣象肅穆。城中有孔廟，殿宇巍峨，丹彩輝煌，大成殿石柱雕龍，張牙舞爪，突出約五六寸，姿態栩栩如生。廟有孔子手植檜三株，其一在杏壇東南隅，世謂之再生檜。志載晉永甯三年枯死，隋義甯元年復生。其後數枯而復榮。明弘治十五年，又燬於火，尙有餘幹。清雍正十年生新條，至今猶存。願所生新條，係另行補植者；至燬火餘幹，尙用玻璃罩之，以防其朽。

遊時有一自稱孔聖後裔之嚮導，爲告趣聞數事：由車站去孔林，曾過一座寬大平坦，長達十八丈空之泗水橋，據謂此係張宗昌私人斥資所修。立於橋上，遙見金碧輝煌之孔廟，張氏亦曾以鉅款興修之；且向孔氏後裔，備致好意。殺人不眨眼之將軍張宗昌氏，所以有此舉動，非欲以博尊孔崇聖之名，亦非妄想身後食冷豬頭肉，乃欲將愛女字於孔子七十七代孫孔德成，借爲孔氏族庭反對，未成事實云。

孔德成雖爲衍聖公，（現明令改稱奉祀官）但因孔氏家族制度森嚴，尙有較大七八代，十代之長輩族長等，掌握宗法大權，舉凡族人糾紛訟訴，以及其他重要事件，都須由家族會議裁決。衍聖公婚姻大事，自然不能例外。孔德成今年十六歲，其婚姻問題，自拒絕張氏美意之後，雖屢經

提議，仍因族議紛紜，迄未表決。時代變遷，家族制度，不斷暴露缺點，此其一端也。

曲阜孔氏遺族，戶口頗稱發達；惟窮戶多，而富戶少。嚮導孔君談至此，曾喟然嘆曰：「聖人之裔，降至今日，除孔祥熙氏（現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是大員外，未見第二人。特別是我們孔家村的人，全村二百數十戶，大多數都是『吃大力』的，種莊稼的，說了也不怕丟人，私自跑往濟南府拉膠皮（人力車）的也很多。有些因為衣食實在顧不了，屢想打幹守孔林，守孔廟的差事，因為那裏也用着好幾十外姓人的。但是聖公府（即衍聖公住家辦事處）不允許，說是族人都是長輩，不好使喚。這個年頭，哪裏還好講究那些。何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學說，正是施愛時須由親及疎，由近及遠的一個遺教。換句話說，就是有啥好事惠及他人，應該先儘親近的人才是道理。所以我想，守孔林孔廟的差事，應該拿給我們族人來幹；而聖公府不肯從權達變，有啥辦法？兼之守孔林孔廟的外姓人，常向遊人討賞要錢，不知者還以為是我們聖裔幹的勾當，使我們常蒙不自之冤。『世無四海皆準，百世不變之法，聞孔君言，益覺信而有徵。』同時麵包問題，似乎比任何問題尙重要，聖裔孔君，亦已隱然假

乎言之。

曲阜每年四大丁，八小節之祭孔典禮，所用太牢少牢諸祭品，以及聖公府平日微如筭籌之用物，都由聖公府管業下之種地戶民供應。津浦路曲阜車站，本擬修近城邊，因孔氏遺族迷信風水，恐不利於孔林，甚或車行震動孔墓，乃一致請願改道，故車軌繞修於十八里之外。聞孔族死人，縱遠在他縣，相率附葬於孔林以爲榮，故孔林墓碑林立，無慮千百。爲保護聖蹟高古完美起見，似應加以限制也。

瞻仰孔廟孔墓後，即搭平滬通車直返上海，爲本報故總經理史量才先生執紼。時在廿四年五月朔又三日，先追隨各界肅然弔祭於禮堂，其佈置花圈素幃，席地幕天，電燈燦爛，光耀日月。仰瞻遺容如生，哀樂鳴於耳鼓，頓若置身夢境，惘惘若有所失。嘗憶去春受命首途時，承先生教以「此行任務，側重於邊氓疾苦及地利之調查，與夫外人侵略情形之察勘。」并謂「國人作內地視察，獲益必勝於重洋遊學，此無他，以所得較切實用故也。」其眷懷民生邊事之言，猶朗然在耳。詎料余在歸途遂聞噩耗，歸後則音容已渺，其宅正營營營，甯不悲哉！先生才識過人，平生致力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

於文化學術及公益事業。凡所擘劃，皆以國家社會利益爲前提。世人固知先生經營而見效之事業，莫不雲蒸霞蔚；抑知此後待先生掖植之偉業，正不知尙有凡幾？如挽救漏卮之溫溪造紙廠，竟以先生慘遭不幸，而遲觀厥成，卽其一例。然則先生之死，非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耶？雖然，生死隨化，終期於盡。先生功業在世，承志有人，身雖被狙於奸人，其精神則將永垂不朽也！

回憶此行，自出發以迄返滬，爲時凡一年有二月，遍歷西北各省市，除在北平候內部護照，哈密候新省當局覆電，安西候同行汽車路較稽延時日外，其餘大部份之時間，都經濟的用於旅途考察工作中。然究以西北地物博大，事象複繁，個人採訪記述所得，雖可舉一反三，仍多掛一漏萬。但願有志研究西北者，以此幅西北輪廓畫爲藍本，再作更精深而更較實用之研究與著述，則幸甚矣。